

# 士敏土



譯斯秋董 著夫珂特拉革



士 敏 士

草 拉 特 珂 夫 著  
董 秋 斯 譯

• 志 凱 堂 藏 版 •

# 士敏士

原著者 韋拉特珂夫

翻譯者 董 秋 斯

出版者 志 凱 堂

總經售 各地光華書店

版權所有

三十六年四月

No.37D1—2500



革拉特珂夫像

## 代序

P·S·戈庚作

在無產者作家、即內戰與統一時代的史實作家之中，菲陀爾·革拉特珂夫占着特殊的地位。他生于貧農的家裏。從十歲起，就在異鄉——有時在伏爾迦河或凱司皮海\*的漁場，有時在高加索的農村裏工作。後來——是做藥店的「學徒」，做石版印刷所的「學徒」，做印刷所的「學徒」。一九〇一年他十八歲的時候，卒業于市鎮的小學。于是窮困，飢餓，病院，窮鄉的教師，革命諸團體的加入，告發，勸拿地方的三年的流刑，古班——他在這里，以黨員的資格過了常有內戰的生活。有趣的是，革拉特珂夫在那自傳裏，說是：「雖然心醉于萊孟托夫，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但于普希金和戈哥里，是無關係的。」這樣的年青的文學底共鳴，在他的創作中也可以覺得。在那創作中，具有偏于萊孟托夫的巨人主義與惡魔主義，陀思妥夫斯基的矛盾，託爾斯泰的道德探求的傾向。而其中，如這粗暴的時代的別的寫實作家們那樣的直線性，是沒有的；和孚爾瑪諾夫、綏拉非摩維支相反，集團、民衆、歷史的不變的法則等，革拉特珂夫都置之腦後。站在他的小說的中心的，是個性——苦惱，思索，永是發掘自己的靈魂，爲了生長于靈魂本身的懷中的道德底矛盾，而使自己恍恍迷離起來的個性。他的作品中人物，

\*Caspian Sea - 亞歷作裏海。——秋斯註。

都爲解剖和反省所苦惱。這些人物，將我們從新拉回那所謂永遠底問題的時代去，於是革拉特珂夫用就了幾乎是藝術底的快感，鑽進他們的內部世界的隱藏的曲折裏面去，來刺戟人類的靈魂的重傷。當這個性底的東西和集團底的東西相衝突的時候，這兩者的要素互相衝突、喚起了精神的動搖的時候，從這兩者，也並不產生孚爾瑪諾夫和綏拉非摩維支（作品中所見）那樣的調和。在這兩者之間，並無妥協，而有真實的悲劇——有因爲違反了世界底道德律，遂以難治的苦痛爲罰，而被撕裂於戰鬥之中的靈魂。戲曲『暴風』和『漁場』的作者非陀爾，革拉特珂夫，因了那天分，其爲戲曲家是無疑的。而且這他，還將深刻的演劇性，也運進小說裏面去。他所注意的中心——並非大眾底運動，而是以內戰爲背景，開演出來的個性的戲曲。

在他那作品人物之中，並無只憑道德底的社會的本能、不加攷察、也不經增強意志的分析、但令人服從歷史的要求、以盡自己的義務那樣的鬥士的單純性。他的作中人物之中，是很有哈謨列德主義的，他們正如荷蘭皇子一樣在大叫全世界的機構之將崩，而命運對於使他們弱者在聯結全宇宙垂斷的線索，也正要爲之浩歎。

革拉特珂夫的小說『火馬』，是並非單單描寫這軍隊之間的衝突的。這——是更可怕的鬥爭，是正面相遇的兩個靈魂的旋風之間的鬥爭。這，是將好像因了那一時代的切迫的要求、已經埋葬了的疑惑和思想的層，又從人們的心底裏掘了出來的心理小說。

恭木伊略和安特來·古齊，是爲一種神祕的索子，互相聯繫着的。古齊是一個軍官，恭木伊略——是幼年時代他的好朋友。兩個人在一起長大，又一起打仗去了。安特來生了病，躺在野戰病院裏，恭木伊略坐在他旁邊，幾夜不睡，背他上茅廁，像對孩子似的喂他喫東西。他們簡直像是同胞兄弟的一樣，然而，安特來是軍官，是哥薩克，恭木伊略——却是一個兵。有一回，恭木伊略受了傷，躺在路

旁，呻吟着在求救。因為他那一隊遇見了伏兵，他就在那里中彈了。但安特來却在呼嘯着的鎗彈之下，爬到恭木伊略的身邊，背着爬回到友軍這一面。戰爭將他們結合，而革命却將他們分開了。革命之後這兩個好友之間的關係，便成了古怪的謎似的。恭木伊略常常覺得安特來在含着憎惡對你看，彼此沒有了相信的心，而且每夜有奇怪的人影，在先前的軍官的屋子的附近彷徨，於是消失了。他們的鬥爭的光景，就如惡夢一般。尤其是，恭木伊略使安特來致死的場面，爲衛兵們所殺的安特來的滅亡，還有屢屢使用着以「而且」開頭的文體。這些見慣的默退林克式的「聽着黑暗」和「用了看不見的眼睛凝望」，以及這越來越強的暴風雨的不祥之兆的增加——凡這些，是全出于象徵主義的，全出于革命前的知識階級的窄促觀念和病的感覺的。

然而這作品，却因此而更加深刻，更有意義了。要將帶着陀思妥夫斯基主義傾向的人物，拋在現代的戰爭的中央——是一個困難的藝術課題。在這里，也要指示出革命底本能，共同底工作的觀念，怎樣地在病底天性上也終于獲得勝利；偉大的歷史底運動，怎樣地將這感覺的無政府主義底的世界，也加了纏絆，使病底的歇斯迭里底的天性變成了健康——這是「火馬」的作者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所竭力想加解決的課題。安特來·古齊和恭木伊略之間的鬥爭——這是要佔領對手的靈魂的鬥爭。在安特來，在恭木伊略，都必需內面底的勝利的，在恭木伊略，是必須使安特來入於困頓，尋出他的弱點，捉住他那窮窘的一刹那，給他自己看一看探求真理而自以爲不屈不撓的這漢子，是怎樣地不定，動搖；必須將這真理輕蔑，蹂躪，給他自己看一看在這上面是不能立腳的。恭木伊略和安特來之爭，不能由白軍或紅軍——兩軍的那一面獲勝而被決定，作者是將革命鬥爭搬到完全兩樣的舞臺上去了。那創傷的靈魂，能由他的真理而醫好的就勝利，在自己的真理裏，不能從撕裂他的疑惑尋到出路的便敗亡。這兩人，都希望對在對手之前，來誇示自己的靈魂的力量。而且要藉此來確證自己的做事的真切。恭木伊略的對於安特



來的勝利，在革命的勝利之中，恐怕要算是最大的了，爲什麼呢，因爲在這里，集團底意志已經戰勝了第一強敵——人心；而恭木伊略則從「狂亂和沙敦」得救，脫離混沌境，「征服了狂暴以及什麼也莫名其妙的騷擾和混亂性了」。

在無產者文學的大作之一的那小說「士敏土」裏，革拉特珂夫是更深刻地提出着同一的問題。在「士敏土」裏，是兩種社會底要素在互相衝突的，就是建設的要素和惰性、無政府狀態、過去的呆滯的力。但在這里，戰爭却並不在軍事的戰線上施行，而在經濟底戰線上；代了軍事上的克敵的課目而起的偉大的課目，即組織的課目，亦即我們的經濟復興的工作，由這作者，又變形爲人類意識和來相衝突的力鬥爭之祭的心理底的課目了。作者敘述着怎樣地用了非常的努力，這纔能使被毀的工廠動彈、沈默的機械運動的顯末。然而和這歷史一起，也展開別的歷史來——就是人類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變形的歷史。機械的力，脫離了黑暗和停滯，在生活中輝煌起來，又用火照耀了工廠的昏暗的窗玻璃了。而和這一同，人們的智慧和感情，也就日見其是耀。從開頭的幾行起，我們就知道工廠將要開門，作者將敘述這國土的偉大的精力，而這精力，則是反映於所說的要素騰沸而作用於創造階級的意志使向建設的人們的集團之中的。但從開頭的幾行起，讀者還將換期一個另外的故事——就是，由戰爭回來的銅匠工會的藍衣工人格利·殊馬羅夫，遇着怎樣的體驗，他怎樣地體驗了由他之妻子黛莎的眼，觀察着他的新的不慣的事物呢？黛莎先前不過僅僅是他的妻，是村婦，但現在却是意識底的蘇維埃的女工了。

其實，是什麼事也沒有。格利從戰場上，帶回了十分的革命底憤激和建設的精力。況且黛莎也並非不愛格利，只是已經變了別一樣的女人罷了。她已用不着「生活的窠」；小市民底安樂的心理一掃而空，革命已將她裏面的一切以前的東西——恐怖和忍受的屈辱，都踏爛，燒光了。在「兒童院」中的女兒努爾迦，早不再「揉皺」小蕊上的小花，而且臥牀也無須再用鵝毛枕來墊起。他們的成了「戰友」，不

是爲了本身的義務的理解，也不是爲了對於工作的態度，而是因爲什麼地方的更深的，自己的意識的原始底根源。他們在自己的行動上，在事物的看法上，都早已同一的了。只在事物的感得上，他們却還不一樣。在這一點上，格利就還未成爲新的人，真的共產主義者。黛莎却走在他的前面了。黛莎的來觀察他，已不自居爲被征服的女性，也可以說，在她裏面，他已經覺不到先前的真的她的靈魂。她的真靈魂，在這三年間自覺起來，變爲頑強不屈了麼？她黛莎，從什麼地方吸收了這力量了麼？不是爲了戰爭，不是爲了背着袋子走，也不是爲了村婦的辛苦，這力量之所以醒了轉來，緊張如絃者，是爲了組合的精神，爲了如火的數年的苦痛，爲了在新的重的農婦的自由的重壓之下所嘗的悲慘的體驗，她用了意志的頑強，將它揉熟，於是做着軍事委員的他，就煩悶，失措了。

小說的興味的全體，其實卽在這意識的糾葛中。革拉特珂夫知道將這戲劇底要素，集中於內面的鬥爭，而不在外面的鬥爭上。在這里，革命的勝利，並不在於工廠的復閉。革命的勝利，首先，是在格利的靈魂之漸被變造這一點。革拉特珂夫的意思，以爲社會底諸關係的革命是手段，而目的，則是人。工廠的復活，只在格利毒殺了本身裏面的奴隸性，黛莎所已經分明知道的思想在他意識中得了勝利的時候，這纔能够成功，那思想——就是說「我們最後還須舉行自己的心的革命。我們本身裏面。應該有毫不寬容的同胞戰爭。沒有東西更強固於我們的習慣、感情、偏見的了。你的心裏，嫉妬在造反——我知道的。這——比專制主義還要壞得多。這是人對於人的榨取，只有喫人肉纔比得上的。」革拉特珂夫的小說的戲劇底要素，不在通常的嫉妬，或因女人而起的兩個男人的鬥爭中，是在格利放下妻子，出去戰爭，待回來時，却發見了一個因爲目視這幾年肩着一切苦痛的人們，遂失了先前那樣家庭底的眼睛，失了先前那樣對於男性和窠的愛執，舉動好像男子的女人了這一點上的。她的成爲這樣，是因爲關於個人底幸福的夢想，成了一種不足取的、可恥的、有害於事業的東西，以爲愛非怎樣從新建設不可了。要

他們倆之間再得到調和，不在於外面的世界裏什麼改變，而在內心底地蛻化，立於革命所致的意識的高處，這緣故，就因為倘不將革命的工作做完，即沒有調和，也沒有個人底的幸福，而倘沒有個人的革新，也就沒有完全的勝利的。

在革拉特珂夫的小說中，部分底的和全體底的，個人底的和社會底的东西，都編排得很工巧。這小說之所以成功，恐怕不是別的，而就在這小說的作者捉住了在革命的發展的這一階級上，提出於革命之前的根本底課目，亦即新的社會底個性之建設這一個課目的緣故罷。如果懂得了這小說的目的，如果懂得了「過去的復來」、**「在頭蓋骨裏呻吟着的疑問和思想」**以及**「從父親、從青春、從知識階級的浪漫主義」**所承受的一切、成爲革命道上的最大的障害、現於作者的面前，如果懂得了他的小說的全體，便是對於這根本底惡的鬥爭的歷史，如果懂得了他在竭力要從牠（惡）的一切發現中，將這惡擒住，而且不從外表的均齊性的見地，來看這小說，那麼——在這時候，說這小說裏缺少一致性，太冗長，黛莎的模樣沒有現實性之類的批難，恐怕就要自行消滅的罷。在這時候，小說的內面的一致性，那結構的獨特的均齊性，大約也就分明起來了。這不是做消閒之書的小說。這，是爲了要和作者一同、將那時代所提出的最重大的問題加以解決、因此來看藝術作品的讀者們而做的、艱深的小說。

工廠開工了，國內得勝了，在社會經濟的勝利的道路上，跨開了新的一步。但是，更重要的，還有別的一步——**「踏爛可詛咒的過去」**和毀壞**「病底的腦細胞」**的一步。重要的事，是**「不用腦子想而用臟腑想」**的兩匹猛獸，爲了私事而互相睨視作勢的格利和巴丁——這兩人，在工廠的開始勝利這一剎那，立即成了別樣的人了。個人底的东西，都沉沒在公共底的东西裏面了。由嫉妬和憎惡所隔開的兩個人，覺得自己是一個軍隊的士兵同志，而各人在對手裏面，都互相只感到那存在的偉大之處了。所有一切，全融合於公共的歡喜中，待到汽笛從新一嘯，各種聲音震動了鼓膜的時候，這在呼嘯的，就好像

并非汽笛，而是山，峭壁，羣衆，軍團，喇叭了。

『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  
第三章十五及十六節，  
魯迅據黑田辰男譯本並  
參山內封介本重譯。

## 圖 目

- 一 書名 (*Zemanu*)
- 二 荒涼的工廠 (*Das tote Werk*)
- 三 機器 (*Die Fabrik*)
- 四 伙伴 (*Die Arbeiter*)
- 五 小組 (*Die Zelle*)
- 六 鐵道 (*Der Brensborg*)
- 七 第一車 (*Der erste Kob*)
- 八 旗子 (*Das rote Fahnen*)
- 九 前進 (*Die Arbeit beginnt*)
- 十 波浪 (*Das Werk*)

## 圖 序

小說「士敏土」爲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學的永久的碑碣。關於那內容，戈庚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裏會有簡要的說明。他以爲在這書中，有兩種社會底要素在相剋，就是建設底要素和退嬰，散漫，過去的頹唐的力。但戰鬥却并不在軍事底戰線上，而在經濟底戰線上。這時的大題目，已蛻化爲人類的意識對於與經濟復興相衝突之力來鬥爭的心理底題目了。作者即在說出怎樣地用了巨靈的努力，這纔能使破壞了的工廠動彈，沈默了的機械運轉的顛末來。然而和這歷史一同，還展開着別樣的歷史——人類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蛻變的歷史。機械出自幽暗和停頓中，用火燄輝煌了暗的窓玻璃。於是人類的智慧和感情，也和這一同輝煌起來了。

這十幅木刻，即表現着工業的從寂滅中而復興，由散漫而有組織，因組織而得恢復，自恢復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見人類心理的順遂的變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顧及兩種社會底要素之在相剋的鬥爭——意識的葛糾的形象。我想，這恐怕是因爲寫實底地顯示心境，繪畫本難於文章，而刻者生長德國，所歷的環境也和作者不同的緣故罷。

關於梅斐爾德 (Carl Meffert) 的事情，我知道得極少。僅聽說他在德國是一個最革命底的畫家，今年纔二十七歲，而消磨在牢獄裏的光陰到有八年。他最愛刻印含有革命底內容的版畫的連作，我所見過的有「漢堡」，「撫育的門徒」和「你的姊妹」，但都還隱約可以看見悲憫的心情，惟這「士敏土」之圖，則因爲背景不同，却很示人以粗豪和組織的力量。

以上這一些，是去年九月三閱書屋影印這圖的時候，由我寫在前面作爲小序的。現在要複製了挿入

本書去，最好是加上一點說明，但因為我別無新知，就只好將舊文照抄在這里。原圖題目，和本書有不同之處，因為這回是以小說為主，所以譯名就改從了本書，只將原題注在下面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魯迅記

## 作者自傳

我於一八八三年，在彼得洛夫斯克區，沙拉托夫省，赤奈夫加村，生爲一個貧農家庭的一份子。我九歲以前的童年全在本村消磨。在這個時代，我從一個受過教育的「老信徒」學習讀書和寫字——我的父母都奉「老信徒宗」\*。我的祖母和過訪的教士們教給我偽經\*\*故事。我的音樂知識祇是從古宗教詩、詩篇、和禱文中獲得的。我的祖母（曾經作過農奴）和我的母親都擅長說故事和流眼淚的藝術，我在童年受了她們很強烈的影響。

到了九歲的時候，爲要出外與我的父母同住，我離開了鄉村，有時住在伏爾迦的漁戶中間，有時住在高加索的農人中間。在一八九五年，我們定居在克拉斯諾達，我的父親在那里受僱於一個汽機廠。我的母親日間出外作工。我有一種學習的熱情，如饑如渴地讀書。我讀一切名著。萊孟托夫，陀斯妥夫斯和托爾斯泰使我心醉。普希金和戈果里引不起我的興趣。我要入中學校，但是沒有被錄取；我考的非常好——但我沒有錢。既不能入中學校，我就作了一個藥劑師的學徒，我受不了這種工作，因即離開了。隨後我到一間石印局去作工。不久我又離開了。最後我作了一個印刷所的學徒。在那里一共住了六個

\* Old Believers，希臘教的一個支派。——譯者註。

\*\* Apocrypha，舊約中新教徒認爲不經的十四篇。——譯者註。



月，隨又跑開了。我對於城市懷着一種戀慕。在一九〇一年完畢了我的學業。

我求學時期的完結與我的父母長期間的失業相伴而來。我用作家庭教師得來的可憐的薪金幫助他們；又從當地新聞界掙取一個青年作家最初的收入。我所受的苦難和長時期的營養不足（我時常用老商場酒館的殘餘充饑）釀成一場重病。我在醫院中住了兩個月。我剛剛要離開醫院，我的父親就因行使偽幣而入獄。在被送到外貝加利亞受徒刑以前，他在獄中渡過了六個月。我隨從我的父母去西比利亞。我在查爾頓人\*中間一個荒僻的小村落中當教師。我的父親在一九〇五年被釋放。但又得履行強迫居留在那一區中的規定。爲他買了一點田產和農具，我就動身向莫斯科去，口袋裏一個錢也沒有，空懷着在大學求學的一種不着邊際的願望。革命的騷動開始發作。我又不去莫斯科了，我去到提夫利斯，在那里我入了師範學校。在六個月的末尾，我通過了通學生考試。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參加革命工作。我到古班去。我在那地方的社會民主黨的團體中活動。因受政府通緝，我逃去外貝加利亞，竟被警察捉住了。結果：勒拿河上的三年流刑。此後我又回到古班，在那里，以共產黨員的資格，我自始至終參加國內戰爭。

在十七歲上，在過學校生活的時候，我開始寫作。當地報紙發表我的小說。我很熟悉工人和流浪者的生活，我的小說很受歡迎。我與高爾基通信，他顯示給我很大的關切和同情。他在我身上的影響是非常寶貴的。克洛連到對我是同等的和善，我也同他通了一些時候的信。我的第一部重要的故事在一九一三年爲沙維埃評論\*所接受，但那個刊物在一九一四年被封禁了。我隨即把那個稿本送去同時代

\* Chaldons——譯註者

\* Zaviete,

者\* 而這個刊物又被禁止了。這個故事直到革命以後纔出現於世。

菲陀爾·伐西里耶維契·革拉特珂夫

作品·故事——深淵 (*The Gulf*) ; 狼 (*The Wolves*) 。

小說——火馬 (*The Carrier of Fire*) 士敏土 (*Cement*) 。

戲劇——流民 (*The Herds*) ; 緩衝板 (*The Dardwood*) 。

# 目錄

代序 (魯迅譯) .....	一
圖序 (魯迅作) .....	八
作者自傳 .....	一〇
士敏土	
第一章 荒涼的工廠 .....	一
第二章 紅頭巾 .....	三〇
第三章 黨委員會 .....	四九
第四章 工人俱樂部 .....	六七
第五章 隱匿的寓公 .....	八八
第六章 主席團 .....	一〇五

第七章	他的父母的住宅	三三
第八章	狂熱的日子	三三
第九章	繡道	一七
第十章	靈魂的內層	一七
第十一章	在罪惡中	一〇〇
第十二章	信號火	二二七
第十三章	緩和的步驟	二五〇
第十四章	悔悟者的歸來	二五二
第十五章	泡沫	二六九
第十六章	除皮	三〇四
第十七章	向將來突進	三二七
我怎樣寫作士敏土 (冰夷譯)		三五九

# 第一章 荒涼的工廠

## 一 家門

一切與三年以前的清晨此時相同；在工廠的屋頂和牆角後面，海水像煮滾了的牛奶一般在閃耀的陽光下沸騰。羣山和大海中間的空氣像酒一般的熱烈和光澤。

圍籬的嫩枝上還沒有吐出三月的鬚鬚；那些藍煙突，那些裹着三合土的工廠立體建築物，「快活村」的那些工人寓所；還有在日光中融解的黃銅一般閃光的、冰一般透明的山坡。

三年以前——一切都如昨日；一點也不會改變。這些煙霧迷濛的山：它們的深壑和小谷，石坑和巉崖——完全與他兒童時代的一樣。在遠處，在較低的斜坡上，可以看見他所十分熟悉的礦穴：立在山石與樹叢中間的搬運坑，狹谷中的橋梁和起重機。在下面的工廠完全和從前一樣：一個具有尖塔和鐘形汽室和圓屋頂的名實相符的城；在小山旁邊，工廠上面，是具有乾枯刺槐和宅前小院的同一「快活村」。假如你穿過那隔絕工廠和郊外的三合土牆的缺口（先前這是有過門的，現在祇剩一個缺口了），格利的寓所就在第二排的小屋中。

過不多時，他的妻黛莎，他們的女兒努爾珈，就要看見他；就要快樂地叫出來，隨即帶着快樂的顫抖來擁抱他了。黛莎不期望他會來，他也不知道在他出外的三年中，她有多少遭遇。在全共和國中，沒有一條大路、也沒有一條小徑、不爲人類的血所沾污。死神也會行過這里沿着工人小屋的街道嗎？他的

住處是被大火和颶風毀滅了嗎？

在黃澄澄的晨光中，沿着山坡的小徑，穿着還未萌芽的樹叢和燦爛的黃花，格利大踏步地走。他覺得空氣自身在唱、鳴、在青貝殼上跳舞。

在牆外的方場中，一羣污穢的兒童在遊戲，并有一些大腹的蛇眼山羊嚼着灌木或刺槐的嫩芽遊行。一些吃驚的雄雞奔起了紅冠，憤怒地叫着：

「這是誰？」

在格利心中——膨脹的顫動的心中——他聽見諸山和石坑、煙突和寓所發出深沈的嘈雜的迴音。……工廠的狄則爾機器。鋼纜道。礦穴。爐房中旋轉的汽筒。

在工廠的灰色建築中間，可以看見一條伸入海中的架空電綫，高架在三合土的拱門上，每一個門都作成一個大「H」的樣子。鋼纜像琴絃一般緊張，上面繫着靜止的吊運車；在它們底下是安全網的鏽腐的鐵紗。再下去，在海邊的碼頭上，一架電力起重機展開了翅膀。

光榮呵！再來一次，機器和工作。新鮮的工作。自由的工作，在鬥爭中得來的工作，用火和血征取的工作。光榮呵！

像輕浮的少女一般，那些山羊與兒童們一同狂叫，大笑。豬圈的阿摩尼亞臭氣。被家禽踏損的牧草和雜草。

這是什麼？山羊，家禽，豬？這在往日是不准有的。

三合土和石頭。煤和土敏土。礦渣和煤煙。電運機的精緻的塔。高於羣山的煙突。網狀的電綫。緊接着便是畜欄和家畜？該死的人們！他們死拖住這里的村子，這村子遂像黴菌一般展開了。

有三個女人，臂下夾著包裹，一個跟一個迎面走來。走在前頭的是一個生有女巫面孔的老婦，後面是

兩個乞丐一般的年青人。其中有一個是肥胖的、胸部飽滿的，臉上不斷地起笑紋；她的嘴唇幾乎不能掩蓋她的牙齒。別一個生有一雙紅眼睛和紅腫的眼皮，她的臉深藏在圍巾裏。她是患病呢，還是在哭呢？他立刻認出其中兩個來。那個老婦是機器匠羅沙克的妻；笑着的一個是另一機器匠哥勞馬大的妻。第三個是他從不會見過的陌生人。

當他在狹徑上走近她們時，他站開在路旁的高草中，向她們行了一個軍禮。

「早安，同志們！」

她們斜着眼睛視他，彷彿他是一個流氓，逕自從他身邊走過去了。祇有最後的一個，笑着的那一個發出尖銳的像受了驚的母雞一般的笑聲：「滾你的吧！像你這種行爲的無賴是太多了。難道人應當向每一個人問「早安」嗎？」

「這是怎麼一回事，婊子們。你們不認識我了嗎？」

羅沙克的妻陰沈地凝視格利——恰像一個老巫婆的行徑——於是喃喃地低聲對自己說：

「喂，這是格利。他已經從死裏復活，這個流氓！」

隨即走她自己的路，沈默，憂鬱。

哥勞馬大的妻笑了，但沒有說什麼。直到走近工廠的牆邊，她才從遠處望了一望，然後停下來，像一隻鼓噪的喜鵲一般叫起來。

「漢子，快去看你的老婆。假若你已經把她遺失，去把她找回來。假若你找到她，就再同她結婚吧。」

格利回頭凝視那些婦人，看不出她們是往日相好的鄰居了。這些工廠的女人們大概捱過一個很艱難的時期吧。

還是那個圍繞著四方呎的小院的老籬笆，臨街的一邊有一個形似崗亭的水廁。籬笆因為年老和東北風的關係有點傾斜，並在白色上面蓋了一層灰斑。當他走去開門的時候，整個的結構都震動起來了。現在，黛莎不久就要出來。在三年的分別以後，她將怎樣與他——曾經從火和死中過來的他——相見呢？也許她以為他已經死了，或把她永遠忘掉了；也許自從他把她一個人和努爾珈丟在這鬼圈中、在仇敵環伺的夜間出亡的時候起，她天天都在期待他。

他把他的軍用外套拋在籬笆上，除下糧袋來，放在外套上。然後把他那綴有紅星的尖盔拋在糧袋上。他呆呆地站了一刻，高聳了一下雙肩，寬伸了一下兩臂（人一定要平靜自己——把肢體整理一下）。又用襯衫的袖子揩了揩臉上的汗。但他的臉是揩不乾的；人將以為這不是一個臉，祇是一個漏篩。他再來看那屋門，暗黑的門縫中傳出開門的聲音。

正當他脫下襯衫，又來大搖兩臂的時候，那扇門大聲地響了，並且——

這是黛莎嗎，也許不是吧？

一個裹著頭巾、穿著男罩衫的婦人，站在門口的黑長方洞中，蹙着眉頭固定地凝視他。她的睫毛帶着驚疑顫動，彷彿她要哭出來。當她遭遇到格利的微笑時，她的雙眉即刻展開來，淚水在她的眼中閃光。

這是黛莎嗎，也許不是吧？

那個頰上有黑痣的圓鼻子的臉；頭在凝視時向側面轉動——這是她，黛莎。但此外關於她的一切——他說不出所以然——却是生疎的，不像一個婦人，是他以前不會見過的。

「黛莎；我的妻！我的寶貝！」

他向她走上一歩，他的靴子在三合土的路上刮刮地響着，伸開兩臂來擁抱她。他禁不住心中的跳蕩



和身體的痠癢。

黛莎站在門口內最高一級上。她在對他的衝動和反抗自身弱點的矛盾中呆住了。她的血液已經衝到臉上來，她祇能訥訥地說：

「是你嗎？啊，格利！」

在她的眼中，在她的眼的黑色深處，像一個火星一般，一種無名的恐怖燃燒起來。

這時格利捉住她——一個丈夫的、農民的、大力的擁抱——使得她的骨節咯咯地響；把他那刺人的、未剃過的嘴唇壓在她的嘴唇上。她完全順從了他的意志，在狂喜中失去了記憶。

「喂，那末，你是活潑的、健康的了；我的小鴿子？你是一向在等待我呢，還是在度一個風流寡婦的生活呢？呵，我的寶貝！」

她不能由他的身邊掙脫，用小孩子的聲音訥訥地說：「啊，格利！那是怎麼……？我不知道。……啊，格利！」

不過這情形祇在她的心中湧現了一秒鐘，在這一秒鐘內，黛莎覺得格利的舊勢力又臨到她的身上了。

呀，三年以前，她是一個年青的主婦，她的美麗像在窗箱中開放的天竺葵——在那時，她的男人的這種勢力是甜蜜的，可喜的，覺得最好捨去自己的意志而受他的保護。

但格利現在不能像在他們結婚的初期那樣把她像嬰兒一般摟在臂中，然後抱到房裏去了。黛莎堅決而溫和地脫出他的兩臂，含著一種驚訝的微笑傲然地凝視他。

「你犯了什麼毛病，格利同志？不要這樣粗野。安靜些吧！」

她踏下一步去，大笑起來。

「你這大兵！對於這種和平的鄰誼，你大概太容易興奮了。……鑰匙放在門上。你可以自己用煤油爐子燒點開水。但沒有茶，糖，和麵包。你最好去工廠委員會爲你的口糧登記。」

她又走下一步去。她那憂傷過度的面孔露出煩惱——一種不同尋常的煩惱，并非爲了她自己。

這不只是一種侮辱——乃是一種打擊！他尋覓一個人，却碰在牆上。他覺得羞慚和難過。他的兩臂依然伸開，他的微笑依然不能自制地閃動。

「你搗什麼鬼？「同志」！——怎麼一回事？你以爲我是一個死傻子嗎？」

黛莎已經走下臺階，挨近大門了。她站在那里，凝視着他，微笑着。

這是黛莎嗎，也許不是吧？

「我在市上、在糧食委員會的公共膳堂吃飯；我從黨委員會領取我的麵包。格利，你最好去工廠委員會，從那里領一張糧食券。我要有兩天不在家。他們已經命令我去鄉間。你在旅行之後好好歇一下吧。」

「喂！等一下，我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你從什麼時候起變成我的「同志」？總之，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在婦女部。……你不懂嗎？」

「努爾珈呢？我們的努爾珈在哪里？」

「在兒童院。去休息一下吧；我沒有一點空閒，格利。我們後來再談。好好休息一下吧。」

她邁着長的堅決的步子、連頭也不回地、匆匆地走了，她頭上那條紅頭巾在戲弄他，在招惹他，在笑他。

當她走到牆的缺口時，黛莎轉過身來向他擺手。

格利站在臺階上，手足無措，望着黛莎逐漸消失的身形；他不瞭解發生過什麼事。

他已經回了家，也會過了他的妻黛莎。他們已經分別了三年。三年，在戰爭的擾亂中度過的。黛莎也會度過這三年。她所走過的是哪一條路呢？他並不知道。現在他們的路又意外地會合了。在他們結婚以前，他們的路是並行的，後來就併入一條。隨後環境把他們分開，他們繼續前進，各不相知地走着一條不同的路，黛莎已經比他走得更遠了嗎？他們彼此已經成了階生人、不能在從前的愛情中會合了嗎？三年。這個沒有丈夫的妻遭遇過什麼呢？這三年，對於格利，是許多可怕事件的漩渦——對於黛莎又是怎樣呢？

現在他回到他一度在空虛的夜晚離開的家。這里還是他從幼年滿身煤油、煤煙、金屬粉末作過工的工廠。現在這個巢空了？而他的妻黛莎，在分離時曾經非常熱烈地依戀他的，現在却不會像一個妻的樣子來歡迎他，竟把他拋下走了，像夢中一個淪落的含仇的鬼魂。

格利坐在一級臺階上，突然間覺出他是很疲乏了。深刻地創傷他的，并非從火車站走過的四哩路，祇是這過去的三年，與黛莎莫名其妙的相會，這意想不到的慘痛。

爲什麼這樣沈默？爲什麼空氣顫抖，母雞尖叫着行過「快活村」？

這不是一些建築物，祇是慢慢消融的冰塊；煙突像玻璃柱一般淡藍。它們的頂上不再有煤炭；山風已經把煤炭掃淨了。其中一個的避雷針已經壞了——由於颶風？由於鏽腐？還是由於人的手？

從前人在這里永遠嗅不到肥料的氣味，但現時在從山上散披下來的草中，發現了穢氣撲鼻的牛糞。恰當山坡下的那座建築物，是機器匠的作坊。在舊日，當這時候，它那裝有數不清的玻璃的大窗子在日光中炫耀。現在人可以從破玻璃處看見內中黑沈沈的空虛。

在海灣對面的山上的市鎮——也已經改變了。它已經變成灰色的了。它爲黴污和塵土所遮蓋，因而混沒在山坡中間。人將說，這不再是一個市鎮，祇是一個廢棄了的石坑。

「格利同志！……」她微開未關的那扇門，向空房內部張望着。……暗下去的、被遺忘的工廠。他從前在這廠裏作過工。現在他卻是一個團長，披帶了紅旗勳章。

一隻公雞躡到籬邊，抬起頭來，用冷峻的眼光打量他。

「這是誰？」

那些山羊用它們的蛇眼驚奇地凝視他，一面用幼女般的嘴唇發出聽不清楚的嚙語。

「去，去，醜惡的畜生！我就要用鎗來打你們，滾蛋吧！」

## 一一 憂鬱

在狹街的對面，從一所住宅的敞開的窗子裏，發出喃喃的醉酒聲。這是雜工沙夫殊克的低音，藉著他的老婆摩提亞的歇斯迭里的聲音，她像一隻母雞一般在尖叫。

格利拋下他橫在籬邊的行李囊，走向沙夫殊克那里去。房內的牆壁給燈煙熏得烏黑。地板上躺着打翻了的凳子。上面依然散放了衣服。一個錫壺倒了下來，那裏邊的麥粉像小白星一般、飛濺在所有的東西上。

因為陽光留在他的眼中，格利一時分辨不出任何人來。隨後他看見兩個垢污的抽縮的身體正在地板上糾打，旋滾。

仔細地看，他看出這是沙夫殊克夫婦了，男人的襯衣扯成一條條，他的背彎得像一個輪子的曲線，他的肋骨像桶圈一般突出來。摩提亞的裙子圍在腰部，當他們在一起爭鬥時，她那飽滿的胸部猛烈地起伏。

格利雙臂摟住沙夫殊克，擠得他的肋骨咯咯地響。

「喂，你瘋了嗎？休息一下！站起來！」

沙夫殊克的肌肉顫抖。他十分猛烈地向空中把捉，使得指節咯咯作響。

摩提亞，忘記了光赤的大腿，用一隻手扶起自己，用另一隻手作手勢，張大了嘴，想要叫喊，但不可能。

「沙夫殊克，站起來，媽的！作一個男子漢！」

再來壓擠沙夫殊克，擠得他的骨頭震響，格利終於把他拖了起來，把他那起繭的脚跟豎在地板上。

「我就要重重地打他，你這個老鬼！你瘋了嗎？你這蠢貨！你也站起來，摩提亞。你的四肢脫了節嗎？振作起來！不要難為情；你就這樣子好啣。」

格利發出友好的笑聲。

摩提亞像小女孩一般羞慚地哭了。她把裙子扯下來把雙腿盤在裙子下，像刺蝟一般旋轉着。她像一個受了驚的小孩，藏在角落裏，哭着。

沙夫殊克認不出格利，用充血的眼睛瞪住他。隨即轉過去，筋疲力竭，吃吃地說：「你來錯了時候，我的孩子。滾出去！你出不去，我就要打破你的腦袋。」

格利又誠懇地笑了。

「沙夫殊克，我的老朋友！我來問候你呢。你不接待我嗎，同志？你知道我們在這該死的地獄裏一同勞作了多少年頭！什麼瘋狗咬了你，箍桶匠？」

沙夫殊克又用他那半性的眼睛來打量格利。他一面在地板上頓腳，一面揮手。紛披在他身上的碎布像一個稻草人。這不是一件襯衣，祇是一團破布。皮膚下的肌肉像拉緊的繩結子一般閃動。

「什麼，你這老鬼！格利！我的老兄弟，殊馬羅夫！什麼鬼把你從地獄裏拉回來？你這個老雜種！格利！看我！看我這醜陋的老羅盤針！假如你喜歡，踢死我吧！」

於是他把格利包圍在一種黏濕的流汗的擁抱中。

「起來，摩提亞！把你自己弄齊整一點；我現在是軟弱了，和平了。我們要換一個樣子。我要同善良的格格利坐一坐，訴一下苦，也同他談談心。起來吧，摩提亞！到這邊來。喂！讓我門講和吧！勿一下格利，我們的朋友和同志。」

像橡木刨屑，他的頭髮和鬍子一叢一叢地豎起來；像破綬木鞋。

摩提亞還像一個刺蝟一般蹲伏着，還哭，還把裙子往下扯到腳上來。

格利像一個快活的老朋友那樣嘲笑她。

「喂，摩提亞，沙夫殊克並不見得比你強壯。現在不要慌。你是一個自由的女人，曉得怎樣保衛你的權利。現在且停一下，——過後再來一仗吧！」

彷彿這幾句話刺穿了摩提亞那坦率的心。像一條蜥蜴，她用膝蓋爬向格利，她的眼睛像烈火一般射進他的眼睛。

「走開，不要挨近我！像你們這樣的人是太多了，你們這些該死的狠心賊！」

她爬到地板上有日光的地方，像火一般在蔚藍的光線和綠色的灰塵中冒熱氣。她那紛散的頭髮披在赤裸的雙肩上，同衣服的破布條混在一起。

「我決不走開，摩提亞。我要作你們的客人。你不用餅乾、烤肉、和糖茶來款待我嗎？你去作，你不嗎？」

格利繼續笑下去；撫愛地捉住她的一雙手，微笑地忍受着她的拳頭。

「摩提亞，還記得你是何等高尚一個女子嗎？我原想同你結婚，但沙夫殊克把你搶走了，這該死的老桶匠。」

沙夫殊克咬牙切齒地咆哮起來。

「她不是一個女人，她是一個癩蛤蟆。假如你是我的朋友，用機關鎗向她瞄準吧。我再也不能好好地過下去，她把一切都收藏起來。我既然沒有自己的家，又沒有人要我作工，她爲什麼還用家務和她一切的煩惱來擾亂我呢？正當的生活是沒有了，格利，我並不存在，同志。工廠也死了，他媽的！」

摩提亞突然站起來，態度完全改變了。她變了樣子；氣餒，疲憊，病弱。

「是的，沙夫殊克，你看一看我！我沒有氣力了。我被磨碎了。爲要弄一把麥粉，不就等於抄了我們的家嗎？我不在乎脫光了嗎？我不久就不得不顧一切體面而裸體下去。我有過小孩子——小男孩們——我是一個美麗的快樂的母親。現時他們在哪里呢，格利？爲什麼我不再是一個母親？我要一個巢；像一隻母鷄，我要小鷄。但他們已經死了。……我爲什麼活呢？讓我瞎了眼吧，格利；眼睛生來不是爲了黑夜，是爲了光明的白晝。」

她的嘴唇和兩頰都顫動起來，用含淚模糊的眼睛凝視他。

她不斷地把裙子往下扯到膝蓋上來，把罩衫往上扯到胸膛上來，她幾乎把這一身糟爛衣服裂開。

是的，這是一個不同的摩提亞了，受痛苦的，被激怒了。在她那下垂的嘴角中，在她那爲痛苦燒焦的眼睛中，潛有一種熱烈的依然不會發揮的勢力。格利還記得她在一夥吵鬧的小孩子們中間的情形——一個在懷抱中，一個緊捉著她的裙子，別的幾個圍着她遊戲；她在孩子們當中像一隻忙著喚雛的母鷄，這時她的眼中閃出恬靜的幸福和一個母親的快活的犧牲精神。

沙夫殊克抓起一張凳子，猛烈地投到桌邊。然後坐下來，像一頭疲憊的野獸，把拳頭擡在桌子上。

「我們已經來到天地的末日了，他媽的；我們在挨餓！格利大哥，我在失望。除了空虛和坟墓，一無所有。我因為力氣太多而日近死亡，親愛的格利。我滿有力氣，但我害怕。告訴我，為什麼我害怕呢？我不怕死：死對於我是毫無意義的。我怕這裏的憂鬱和荒涼。你看：這不是一個工廠——這是一個垃圾堆，工廠不再存在了，那末我是在什麼地方呢，格利？」

摩提亞凝視他，混濁的淚珠從痛楚的眼中流下來；格利從她的臉上看出一種對於丈夫的摯愛。

「穿起衣服來吧，你這大畜生！你不爲你這種流氓的樣子害羞嗎？你的臉看來倒像一個麻臉的舊水桶。固然我的臉也挨了一陣好打，不過你的已經給魔鬼打爛了。」

在摩提亞這種嗚咽中了祇含有一種假裝的怒氣，因為她的聲音中雜有憐愛的意味了。

格利大笑起來，

「你們是一對有趣的傢伙，你們真是！」

「摩提亞，到這里來。吻我，我的小愛人！」

沙夫殊克把她像小女孩一般舉起來，然後把她放在身邊。

在山後遙遠的地方，廢煙突的頂子像空滾桶一般閃光。沿着生滿深褐色的荒涼的山坡，那些靜寂的弔運車，像死了的烏龜一般懸在鏽腐的鋼綫道上。

「那工廠……啊，格利，想一想從前是什麼樣子，現在又是什麼樣子！但請回憶一下那些鏽子過去在籬桶場中如何顫動地歌唱吧——簡直像春天時節的少女呀。呵，老朋友，我是在這裏擱出來的。在這座山以外，我不知道有生活。」

沙夫殊克在想念工廠的嗚嗚聲和喧嘩聲。他爲過去活潑的勞動之死亡而流淚。在他追慕那消失了的死機器的生命時，他的樣子像一個瞎子，有着深思的微笑和向上的臉。



摩提亞緊站在他身邊，像他一樣：像一個飲泣的瞎子。一個失掉孩子的母親。

「你可以打我，沙夫殊克，如果你歡喜，但我的家是我的一切。喂，至少要按時作你那牛馬的工作。來，打我吧！」

「摩提亞，你要我像所有別人一樣嗎？我應當暗中爲農民造桶子嗎？你不會週身襤褸地從這一村到那一村的販賣我們家中殘餘的東西嗎，你這個流離失所的喪氣狗？」

他握拳，切齒。

摩提亞站立不動，像在夢中一般說着。

「我們有過一個美好的家，沙夫殊克，我們的孩子們又是那末可愛的小東西。你的血和我的血。讓我們來成立一個新的家，沙夫殊克。我忍受不住了；我不能忍受了，沙夫殊克。我要到大路上去找沒有家的孩子們了。」

他們站在那裏，摩提亞在一邊，格利在另一邊。

格利，深深地受了感動，把手放在沙夫殊克的肩上。

「聽我說，沙夫殊克，我的老朋友。當我們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時常一起去工作。那時摩提亞是我們的伴侶。當我在流血、在同敵人拚命時，你却坐在这里像貓頭鷹一般成夜地叫苦。現在我已經回來了。我再沒有家了，工場也關閉了。摩提亞是一個好女人。讓我們把力量恢復過來。沙夫殊克。我們受過打擊，但我們已經知道怎樣還手。他媽的，我們已經覺悟了，沙夫殊克！來同我握手，你這該死的老桶匠！」

沙夫殊克一面粗野地凝視他，一面搖頭。他不瞭解。他從一層充血的迷霧中看他。

摩提亞靠向格利，坦然地用兩臂圍住他的頸子。

「親愛的格利。……沙夫殊克是一個好人。使他發狂的正是他的氣力。沙夫殊克是好的，格利。除了期望有幾個小孩子給我照顧，我任什麼都不想。啊，何等的命運，何等的命運！」

「不要同他糾纏，摩提亞，他不是你的情人！」

格利愛撫摩提亞的手，大笑道：

「你們是多麼有趣的一對！」

## 二一 機器

從「快活村」到工廠委員會有兩條路：一條是穿過工廠建築物的大路，另一條是山上穿過樹叢、亂石、和廢石坑的錯綜小徑。

從這裡可以看見一大叢建築物。三合土的、鐵的、石頭的塔，棧道，連屋：這里顯現幾乎透明的圓球體，那里是構造樸素的長方形。它們堆積起來，彼此密切地連起來，或從高高低低的山坡上突然出現。在山谷中，有亂石散佈的壞車軌路，有被塵灰色的雜草侵入的廢搬運車；在危巖下或危巖上，孤寂的小房子從藍色的土坡土中零星顯露出來。像顏色鮮艷的花壇，那些石坑，一層一層地降下斜坡，終止於谷底的稚樹林中。還在工廠後面，在山岬融入迷濛的遠景的地方，是大海；地平線清楚地劃分屋頂以上的、高聳的煙突之間的、玻璃一般的碧空，在那里可以看見兩道防波隄，從市鎮伸到海灣的對面，從工廠伸到海灣，在隄的終點上是燈塔。又可以看見永在的半圓形的飛沫，白雪一般向工廠和碼頭滾着。完全像三年以前。不過在那些日子，工廠和羣山都因內部的震響而顛抖。山坡上的機器的轟鳴和電力的旋轉，使得工廠以及它那偉大建築物、煙突、碼頭饒有生氣，彷彿具有火山的勢力。

格利沿着小徑徘徊，往下張望工場和不爲溪水潺湲所擾動的靜寂的消沈的山谷，他覺得自己也在變得沈重，在向下傾跌，爲塵土所遮蓋了。

這就是他從幼年便認識的工場嗎？他是在它那生命的烈火和狂濤中養育起來的。他曾經游行過那里的大街小巷，地面在他的腳底下顫動着。當下沿着荒蕪的小路孤伶地走的他，一個眼中充滿狼狽和惶惑的奇特的怪物——便是那個穿着藍罩衫的機器匠格利，殊馬羅夫嗎？

在往日他是不開臉的——生着一種鬚曲的鬍子——他的臉滿沾煙灰和金屬屑；現在他刮臉了，皮膚比較白淨了，雙頰和鼻孔被荒原上的風吹裂了。這不再有煙灰和油氣的、不再因勞作而僵僵的人，真是他殊馬羅夫嗎？這頭戴紅星閃爍的綠盔、胸披紅旗勳章的陸軍軍人、勇敢的兵士、真是他殊馬羅夫嗎？已經發生過一種怪事。大山一般突起的地方，連根拔起來，翻入無底的深淵了。

他向前走，往下望着工廠和石坑，往上望着那些毫無生氣的煙突；隨後若有所思地停下來，以一種雜着嘆息的聲音喃喃地說道：

「這些該死的人們！他們已經把工廠弄成什麼樣子，他媽的；對於這些無賴鎗斃還覺不夠！他們已經毀掉一個何等希有的工廠，這些賤骨頭！」

他祇曉得一件事：這里是一個大墳墓，一個荒廢的破壞的地方；更曉得：他在這里，退出了軍隊，爲這種荒涼傷心。這墳墓把他嚇住了，他不知道怎樣辦好。

他向着工廠走下去，走向那長滿蔓草的、空虛的、煤污的院子。在過去，黑鑽石一般閃光的無煙煤的高堆子在這里矗立起來。俯臨全院的是一塊黃褐色的地層的懸崖。懸崖在破裂，那些碎石在埋葬人類勞動的最後的遺跡。鐵路在它的邊沿上作成一個半圓形。

在那二百五十呎高的胸牆後邊，一條煙突的藍柱體聳向天空；在煙突後面，是山一般聳起的發電所

的大建築物。

像一顆死了的行星，工廠在這些懶惰的日子中沈睡。西北風已經吹裂冰一般的窗子；山間的瀑布把三合土基的鐵筋剝露出來，牆壁突出部分一小堆一小堆的被士敏土渣重新凝固起來。

更夫克列普加走了過來。他身穿一件用舊麻袋改製的長衫，一直蓋到膝上來，連一根帶子也沒有。他那雙赤裸的腳上是一雙破鞋。破鞋爲士敏土掩蓋起來，彷彿他有一雙士敏土上的腳。他並不見得老，樣子像是不會離開過這里。他停了一會，漠不關心地凝視格利，隨即繼續地前進——一個過去時代的幽靈。

「喂，你這個老廢物，你要到哪里去呀，你這個老僵屍？」  
多毛的臉上現出驚訝和恐怖。

「外人絕對不准穿過這里呢。」

「昏蛋！工廠的鑰匙在誰的手裏？」

「鑰匙？再也用不着鑰匙了；再也沒有鎖了；都給人拿走了。你願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工廠裏有山羊……還有耗子……都是咬東西的畜生。至於人，連半個也沒有了……都不見了。」

「喂，你自己也不過是一頭灰色的老耗子罷了！像一隻螃蟹躲在窟窿裏，……像一個無賴四處遊蕩，你這個老雜種！」

克列普加陰沈地凝視他，用手搔他那生着一束一束爲士敏土黏合的頭髮的頭。

「滾蛋，連同你的尖盜——魔鬼的尖角！這里是無所用其責備的……已經沒有了人。」

他邁着搖曳的步子走去，一雙舊鞋互相磨擦着。

一條架在石柱上的棧道連起工廠的主要建築物。三合土的牆到處被人胡亂地穿了孔——機關鎗的射眼。這工廠會被白衛軍用作壁壘。也曾被用作馬房和戰事犯拘留所。在列強干涉期間，這些拘留所曾經

變成了魔窟。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工廠內部吧。

沒有門；從門樞起被人扭脫了。贅着士敏土的灰塵的蛛網，灰色破布一般擺動。從工廠的龐大的黑暗的腹中透出靈微氣和滿含舊礦坑的灰塵的微風。

微光因幽絕處的迴音而顫動。橋樑、梯級、迴廊、橫杆、管子、轉運帶——都斷了，積成一些垃圾堆。處處是士敏土的猛烈的辛辣氣味。龐大的爐房煙突上的灶門已經被扭脫。空氣以旋風的掃蕩力直衝上煙突來，像一條瀑布在轟鳴，在把格利推入和吸入它那悲鳴的口中。在往日，一道鐵鑄的門安穩地掩住那轟鳴的風孔，煙突雷鳴般地吸收那由大腹火爐中發出的灼熱的生煙。

格利從一道作金屬聲的梯子上走下，用鏗鏘的步子傍着塵灰瀰漫的窻子行走。迴旋爐的大水槽把他顯得像玩偶一樣小。在往日，它們那些龐大的紅熱的身體，噴出地獄一般的火焰，發着有秩序的轟鳴和怒吼來旋轉，在它們底下，聚有像激動的螞蟻一般的爲火所支配的人。在火爐上面，縱的橫的厚重的管子蜿蜒作複雜的結子和螺旋，如同鐵鑄的仙人掌的贅生物。這里又有動力帶沿着牆壁爬行，把空氣劈開。

「豬羅！醜醜的豬羅！他們把這樣一個偉大的工廠弄成什麼樣子？他們把它弄成怎樣一種光景呵！」

穿過一條長的黑暗的隧道，格利來到了機器室。從天空透入的平靜的光線照出這莊嚴的機器的聖殿。地板是用棋盤形的花磚砌成的。那些用金銀裝飾的狄則爾機器像黑雲母石像一般站立。它們一長列一長列地穩定地牢固地站立，隨時都可以工作——祇消碰一下，它們那光滑的金屬肢體就可以開始跳舞。飛輪彷彿在飛動；格利幾乎感到向他衝過來的滿含滑油和硫黃的空氣的熱流。機器一行一行地站

立，像是在要求獻祭的神壇。飛輪靜立不動，但彷彿在飛轉。他將手放在機器上面；它們牢固地站在那裏，在地上生了根，一點也不能移動。大能的結晶——隨時可以發動。

這里，同往日一樣，一切都是整齊而清潔的。機器的每一部分都顯出可愛的人類的關心。像往昔一樣，平滑的地板閃光，沒有一點塵埃蒙蔽那些透進藍色的和琥珀色的光線的窗子。一定有一個人執拗地生存在這里，在他的管理下，機器也在緊張的期望中生存。

這一個人，穿着藍罩衫，戴着便帽，突然間從機器中間的一條通路中跳了出來。他用棉紗屑擦手；他的眼睛和牙齒的白色使人注目。一頂扁平的帽垂到他的鼻子上，而這鼻子也像他的帽子一樣平。他臉上長滿紅色的直豎着的鬍子。他是強壯的，多毛的，像狐狸一般銳敏的。

「哈囉，老朋友！是你嗎？現在你是一個勇敢的司令官啦！彷彿有人告訴我你還活着，戰鬥着。我猜你會回來，我們要像從前一樣作事。好的，你的確令我喜歡。讓我們用一點機器油來塗一塗你吧！」

這是工程師布林沙，他的老朋友。

他是生在這里的，他的父親是一個機器匠；他在機器中長大，機器就是他整個的世界。格利和布林沙在一起長大，在童年時一起進工廠。

「好了，我們的戰士回來了！讓我們好好地賞鑑你一下吧。你現在戴着一頂尖盔，我知道了；但祇有你的鼻子和紅星彷彿已經長大了一點。我認得出你的手和腳，不錯：它們是十分可觀的。」

格利發出一聲歡呼，張開兩臂來擁抱他的老朋友。

「布林沙，我的老夥伴！你還在這里啦？你不曾像大多數工廠無賴一樣專門背着畜糞袋去收集鱗蟬。也許你在製造打火機吧？這里一切非常乾淨，人將以為你就要開工了呢。」

布林沙握住格利的手，把他拉到機器中間的狹路上去。

「看看這些妖怪，朋友！你看它們是什麼樣子？它們是多麼整潔呀？祇要說一句：『把她開動，布林沙！』這所有的好機器就要開始轉動，奏出一種鐵的進行曲。像你的軍隊一樣，機器需要訓練和活人的照顧。當我同機器在一起的時候，我自己就是一架機器……你們大家可以滾開去喊着從事政治活動，拚命地戰爭；打破彼此的腦袋；在鮮血中洗澡；盡情地破壞！這一切都與我無關。在我祇有一件事：我的機器；我們是一體的。」

「布林沙，我認識你那雙能幹的手；你生就黃金的手……這裡也有山羊嗎？奉魔鬼的名字，讓那些蠢人們和無用的人們跟它們一起去要吧。至於打火機，我知道你不會碰的。你這個老妖怪，你已經同你的機器一起埋葬在這里，一點也不知道已經發生的各種變化。一顆砲彈也喚不醒你。」

布林沙突然完全不動地站立，固定地注視格利。

「住嘴！你在進行煽動和政治集會嗎？你不能把我引上那條路，老兄。你當下是在機器中間呢，並非在一個群眾大會裏。你是曉得的，你不嗎？——所以不要說了！我先前怎樣應付這種事呢！喂，從前，這裏有的是工作，現在呢，所有大路上都有游民。有時這些無賴中的一個蕩到這里來，後腦勺子上挨了兩下好打。這些好空談的人們的好地方是在工廠委員會。人們唧唧咕咕得發了狂！他們是又懶惰又好勝叨。在這里說大話是沒有用處的。這些是機器，機器不是空話；它們是手和眼。」

格利撫愛地摸機器的滑面。他用濕潤的、近於陶醉的眼睛固定地凝視布林沙。

「喂，老朋友，你已經在這里得到一種真實生存的組織起來的東西了！人不喜歡離開它。但工廠已經變得那麼殘破；人們已經變得那麼腐敗呀。當工廠不過是一個垃圾堆、工人是無用的游民或刻薄小人

時，到底爲什麼你還留在這裏、拼命地爲這些機器操作呢？在你未死以前，離開這裏吧。」  
布林沙怒得從腳顫抖起來。他的臉扭歪了。他的心彷彿在炸裂，他的血在發狂地沸湧。用盡所有力量他把拳頭撞在機器的閃光的側面上。

「工廠應當再開辦，格利！它不應當死。它應當活，否則它將把我們吞掉。你知道機器怎樣活嗎？不，你不知道！假如你真知道並且感到這一點，你會發狂的，但有誰知道呢？我知道——祇有我！」  
布林沙從不會顯露這樣的絕望。他曾經與機器在一起生活，一生都站在它們旁邊。到末了機器不響了，人們離棄了它們，走出工廠去革命，去從事內戰，去忍餓和受苦——這時布林沙依然留在機器室的沈寂中。他過機器所過的生活，完全像這些莊嚴光潔的機器一樣寂靜。

「這個工廠一定得開辦，格利！既然有機器，它們一定得工作。呵，假如你能瞭解這一點！但是不論你瞭解或不瞭解，你應當盡可能地幫助我們開工。注意這一點，不要有一分鐘忘記。」  
格利捉住布林沙的手，帶着歡喜的興奮與他相握。

「對，老朋友！如果這是一個工廠，那就一定得工作。讓我們握手爲定：我們去開動她！即使殺了我，我們也要把她開動！把你的機器準備好。我們要竭力去幹！」

#### 四 伙伴

在工廠辦公處的地下室中，在含有濕土微土氣的狹窄的陰暗的複道理，許多工人們擁聚在一起。這里有蒸氣浴的和強烈的菸草的氣味。雜在這種穢氣中間的，是與樹葉和工廠的建築物一般爲石坑和大道上的灰塵所沾污的人們。他們是憂鬱的，煩悶的，像晚間的天色那末黯淡。這里有彷彿市場的喧嘩，偶



然雜入轟然的笑聲，使四面的牆壁都震動起來。爲了口糧，爲了公共膳堂的飲食，爲了石蠟、衣服券、打火機、山羊，爲了受各種流氓欺壓的窮苦工人，他們咒罵和辯駁。

工廠委員會辦公室的門開了；那裏有同樣的臭氣和煙霧，以及聚在那裏的群眾的汗氣。

當格利擠過人叢時，沒有一個人認識他。他們陰沈地冷淡地凝視他；他們帶着掩藏不住的憎惡看他那紅星尖盔和掛在胸前的『紅旗勳章』。但當他經過他們身邊時，他們並不轉過頭來看他；剎那間，他們已經在淡漠中忘記了他。這里不是有很多的委員們在遊蕩嗎？辦公室附近不是有各式各樣的、帶書包的、不帶文書包的人們在徘徊嗎？

門前有一個青年，戴着一頂女人的白帽子，外套上披着一件胸衣，刮過的嘴巴上掛着一片假鬍子。他在跳舞。稠密的群眾緊緊地擁擠他，但他用臂肘推開他們，用矯揉造作的尖銳的女性聲音叫喊。

『讓我來介紹我自己吧。……呀，饒恕我！……喂，公民們，我是一個高尚的無產階級的女子！呀，不要摸我——不要搔我！』

隨即唱起歌來：

啊，小蘋果，你滾到哪裏去？

他逍遙自在溜進辦公室。

群眾的叫好聲和咒罵聲淹沒了他的歌詞。

『嘿，你這下賤的豬羶！米特加——你這魔鬼！這小風寒手：他一向都是這樣子；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不論是魔鬼，是教士，或是蘇維埃！』

門口上站有一個怒氣衝衝的小瘦子。他祇有一隻憤憤地閃光的眼睛。這是機器匠哥勞馬大。格利很驚異他在過去三年中變得何等老練。

『不要喧嘩，同志們。你們應當爲這種行爲害羞。我們彼此不能正當地瞭解——』

米特加攔住他：

『呀，委員同志。饒恕我，請你。把你的神經打成一個結子，釘在你的肚子上去吧。我覺得麻木，疲勞，沒有氣力！我要把胸衣放在地板上，把帽子戴在前方，用弔褲帶作馬具。我就這樣威風凜凜地去示威，唵喇！』

於是，繼續着他的滑稽表演，用臂肘排開人叢向門口走來。群眾隨從他，好像被這一種新奇的現象迷住了。

格利進了委員室，靠牆站在工人們的背後。在桌子旁邊，在哥勞馬大下首，坐有駝背的機器匠羅沙克，像從前一樣的衰老，垢污，黧黑。羅沙克的胸和戴着摸成油光的帽子的頭靠在桌上，像一塊無煙煤。在他的臉上，祇能看見他那扁平的鼻子和充血的眼睛。他像石像一般一動不動，而哥勞馬大則興奮起來了，吐痰，跳起來，又坐下去，指劃着，叫喊着。

一個臀部肥大的像肉凍一般顫動的婦人在叫喊。

『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誰教你們來欺壓我們哪，你們這些壞蛋？我們窮人快要死了，爲了你們要填飽你們的肚皮呀。看他們那些胖臉！當我必得到這里來同這班肥肚子吵嘴的時候，我的丈夫却黏在家裏爬搔山羊！』

有一些工人拍她的背，他們幾乎笑斷了氣。

『繼續下去！罵下去，阿都提亞老娘！用你所有的價值來發誓吧！生有這樣一個大屁股，你的氣力

是多的！」

「安靜一些，你這豬羅！你們設在這里的工廠委員會是作什麼用的？是在照顧我們嗎，是在爲我們設想嗎？他們是在爲工人作事嗎？」

她往後退了一步，隨即把她的腿高高地踢向空中，讓她那笨重的靴子碎的一聲打在桌上。高舉起來的裙子露出她那青腫的大腿。

羣衆轟然大笑，鼓起掌來。

「妙呵，阿都提亞老娘！你給我們演了一齣戲。把戲幕再扯高一點，讓我們看主要的一齣吧。」

羅沙克像一個憤怒的無名偶像一般坐住。哥勞馬大跳起身來，舉起他那疲弱的爲癆病所耗損的臂來：

「女公民！同志！不拘如何，你是一個女工。工廠委員會在盡它的責任。……呢——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你應當瞭解。……」

「說呀，阿都提亞老娘！替我們大家答覆！」

「滾你們的蛋，你們這些無賴！她這是什麼意思！這里牆上有列寧同志的像，這潑婦竟敢裸出半個身子來。」

「閉上你的鳥嘴！你們委員會給我的靴子在什麼地方啦？看它們。我必得帶着口袋徒步去哥薩克村，隨後我們三個人到食堂裏吃那祇配餵豬的飯。你看這靴面縫成什麼樣子，這裏都露出腳趾來了！像這樣的靴子有什麼用處？我一定要你把它們吃下去！」

她把一隻腳從靴子裏脫出來，在地板上用力頓；那一隻張嘴的靴子酪酞地旋轉，落到羅沙克的胸邊。

但羅沙克像一塊無煙煤一般靜坐不動。他平靜地拿起那一隻靴子，把它放在面前。

『繼續下去，女人，說你的話：我們要聽你所說的。』

哥勞馬大再也忍不住了。他跳起來，發狂地搖着兩臂。連最後一滴血都聚到他那蒼白的、土一般的兩頰上來。

『我不能忍受這個，羅沙克同志！這女公民說話完全不合邏輯——如此這般。……這在她那一方面是可恥的；工廠委員會並不是一夥強盜！我們不能忍受像這樣子的挑釁。』

『忍耐些，哥勞馬大，一個好的蒸氣浴是沒有害處的。我們要將這事按道理來判斷。喂，你這可憐的小孤兒，對我們說明一下吧，這一雙靴子是你用什麼工作換來的呢？』

『你不要欺騙我，你這個駝子；不管我工作不工作，我已經拿到了靴子。』

『住嘴！用你的腦筋來代替你的舌頭吧。我在問你：你憑了什麼特殊工作來要求你那灑過糖的玉米粉和牛奶？——喂？把另一隻靴子也交給我。這都是國家白白送給你的。我們在徵發豬肉來作湯，用來灌滿你那空肚子。你來申辯吧；假如你能够，你就把它們拿回去。來呀，說吧！』

阿都提亞靠在背後那些人的身上，使得全體人羣移動了一下。

『文明點，該死的！小心點，弟兄們，不要碰傷她！』

羅沙克，以同樣抑鬱的平靜的態度，拿起靴子（靴底像一條半舌頭垂着）遞給她。

『這是你的東西，我的好女人；拿去吧！叫你的丈夫把它補好，那末你就可以穿了。下一次再來吧，好讓我們大家笑一場。當工廠復工的時候，我們要把你送到石坑裏去：不用炸藥你就可以把石頭炸開了。』

胖阿都提亞拿着靴子，坐在地板上，開始把她那肥大的腫脹的腿用力塞進靴子去，一面繼續哼着一種怨訴混合的調子。

「聽明白，傻瓜，」她說。「聽明白蘇維埃政權怎樣改革一切。他們沒收農民的五穀去和資產階級作戰；他們沒收資產階級的工廠——像我們這樣的工廠。現在沒有工廠了！他們沒收資產階級的貨物，說道：『把這些東西分給你們工人們，於是就沒有浪費的東西了。』不錯，幹下去。……但當工廠復業的時候，那就不同了。你們爲什麼不回家去，你們這些木頭腦袋！」

格利終於挨到桌邊，行軍禮，然後大笑。

「你們好，夥計們？我們分別以來，時間是很久了。我終於回來了，但現在這裏沒有工廠了；這是一個真正的屠場。你們把工廠弄成什麼樣子了，我的朋友們！你們都應該挨餓，我的親愛的同志們！」哥勞馬大跳起來，推翻了他的椅子。

「格利，親愛的老同志！你不認得這是誰嗎，你這個老駝子？這是格利·殊馬羅夫。我們的格利！死過一回，現在又活了！看他，羅沙克。」

像一個黑偶像，羅沙克坐定不動，把憂鬱的凝視停在格利的身上，那凝視是他天天用來看顧工人們、胖阿都提亞、以及從早到夜在工廠委員會辦公室中喧嘩的所有的人們的。

「好，我知道了。這裏已經有你的報告：從前你是一個機器匠，後來作了軍人。這都是我們所喜愛的，請注意，軍人，你應當幫助進行整理工作。你看我們的工人們是怎樣的墮落。你看工廠變成什麼樣子了。說到修理作坊，他們正在那里製造打火機。太糟了！」

他慢慢地把他那異樣長的沉重的手從桌上伸給格利。格利覺得有一點奇怪，這樣一隻大手竟屬於羅沙克。

各作坊的工人們都過來了，用驚訝的眼光凝視格利，彷彿他是一個復活的僵屍。他們驚訝地面面相覷，低聲地談論着他們的詫異，互相擁擠，以便同他握手。

隨後突然靜下來，祇留下男人們深長的嘆息。紛亂和吵鬧已經隨着米特加和阿都提亞消失了。

「喂，殊馬羅夫同志！我們現在替你找到一種工作，不錯，你知道怎樣。……我們已經把廠主趕走了。……現在怎樣呢？一切都在消失。這一個拆去零件，那一個把銅器拿走，又一個偷去了帶子。……現在我們自稱爲廠主——看來倒有一點像呢！」

這些控訴是從誰發出來的呢？那是很難說的：實際上這是一種衆口一詞的抗議；每一個人都覺得他自己在訴說。

格利向這一羣人凝視，快樂地點他那戴尖盔的頭。

「哈！箍桶匠們，冶金匠們，電匠們，機器匠們——我知道我們全在這里了，弟兄們！」

那個瘦小的人，哥勞馬大，拿着一張椅子穿過人叢，砰地一聲放在地上。

「讓開一點地方，同志們！讓一點地方給我們的殊馬羅夫同志。他是我們從紅軍回來的戰士，又是我們工廠的工人，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利用他。假如殊馬羅夫同志不會加入紅軍，你們大家應當知道，在作過農軍\*以後，一定有許多人到現在還沒有加入俄共\*\*呢。曉得吧，同志們這就是殊馬羅夫同志對於我們的意義。」

聲音又從工人們中間發出來：

「你還活着啦，老哥？……很好。……你不過想在這裡快活一下子。……你想在這兒作什麼呢？……菸葉——我們去採來。……工廠是沒有希望了——死了，完了。」

\* Crops 內戰時單獨行動的農軍，他們大致是幫助紅軍的，但也有時改變態度。——譯者註。

\*\* C. R. P. 俄國共產黨的簡稱。——譯者註。

但哥勞馬大又在搖他那露骨的兩臂，用他那尖銳的喘息的聲音叫喊。

「同志們，我們的階級爲了管理生產工具而戰爭；現在我們還有這樣一種搗亂的傾向，乃是一種羞辱。我們在前綫上都是勝利的，把一切都清算了；臨到生產工作時，難道我們不能作一點什麼嗎？」

格利是靜默的。他察看工人們蒼白的消瘦的臉，察看那名字中含有事務意義的小個子的將死的哥勞馬大，察看那彷彿如瘦削的石頭一般的腦袋竄下來的羅沙克。坐在那里，靜默，疲倦，他覺得他的生活就要採取一條新的途徑。一切都彷彿是清楚的，簡單的；一切都在照常進行。不過，在他的心的深處起了一層隱約的憂愁。

已經從他的身邊走過去的、生疏的、隔閡的、傷害他的心的他的妻黛莎，……那所空虛的房子……具有塵垢的蛛網的工廠……在他看來，一切都是生疏的。在他看來，軍隊才是他所愛好的。……

「是的，朋友們，你們這里的生活是不愉快的。你們究竟爲什麼把一切弄成這樣糟？我們在外邊打仗，被殺掉，流我們的血……但是你們在這里作些什麼呢。弟兄們？你們爲什麼鬪爭呢？工場現在像一件美術品，是不是？你們目前在作什麼呢？你們大家都發昏了嗎？你們曾經在這里作什麼呢？」

哥勞馬大想說一點什麼，但不能把握那誇大的言詞。工人們也想競賽着叫喊一下，但他們的叫喊中途流產，在嘆息聲中消滅。其中祇有最後面的一個看不見的人的聲音可以聽見，他在用粗啞的笑聲喊道：

「假如我們大家都留在工場裏，媽的，我們早就像蒼蠅一般死掉了。還有鬼在工廠裏？」

格利咬牙，用緊握的拳頭捶打膝蓋。

「喂，你死了又算得什麼！你是可以去西方的，但工廠依舊要進行。」

「哈，從前我們也會聽見過那種老調子。你最好去告訴他們那些給我們講故事的人。告訴他們，他

們現在已經忘記我們的一切；滾他們的蛋！」

從駝背的深處發出羅沙克的低音來。

「你已經回到工廠裏來了——那很好，格利，你現在就要開始工作。我們一定要把事情整頓好，那很好！」

用了滿含熱情的眼睛，哥勞馬大，向格利凝視，想說幾句他不能說的大話。

格利脫下尖盔，放在羅沙克面前的桌上。

「我回到家中；我的老婆連脚步也不停地離開了我，這年頭人不能一見就認得出他自己的老婆。我家裏有臭蟲，但沒有麵包。看朋友的情分，給我寫一張糧食券吧，羅沙克。」

格利的話還未說完，工人們的笑聲打破了沈寂。

「哈，哈！他是一個偉大的演說家，但他的肚子是空的。恰好像我們一樣。你應當從這問題談起。來吧，朋友們！一個弟兄來到我們這里了。他同我們住在一樣的地方——他的肚子也是空的。」

「同志們：殊馬羅夫同志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他是我們的……他曾經打過仗……噫，如此，這般。」

「喂。那又怎樣！老肚皮還是得去填。我們回家吧，弟兄們。……」

格利站起來，把尖盔戴在頭上。

「弟兄們！……」

他喊出這三個字的聲調，對於他們所團聚的地方是太高了；他像過去在軍隊中那樣用盡所有氣力喊了出來，工人們停下來，聚在一起，一動不動了。

「弟兄們，這是真話：肚皮是應當填滿的。我會經在那邊打過仗，我就要在這里打仗了。我們要為工廠的復業作戰。我可以去死，或炸裂，或發狂，但一定使這個工廠開動。我也許要被活活的燒死，但工



廠的煙突就要冒煙，機器就要旋轉：我要用我的腦袋來打賭！」

工人們站在那里，在惶惑和驚訝中換着腳，眨着眼。

「要它開動，格利！那正是我所說的。努力，小夥子！拼上我的駝背，好的！」  
瘋狂一般的哥勞馬大，笑着圍着桌子跑。

格利顫抖了，喉中有一陣收縮。從窗子裏他望見一個上流人樣子者聳肩的老人，疲乏地倚着一枝手杖沿着三合土的路走。但並不是，這不是一個老人，這是一個生有銀色鬍子的高個子。這是那個工程師克利斯特。他又與格利窄路相逢，與先前那一次一樣。

## 第二章 紅頭巾

### 一 冷落的家庭

格利沒有在家中休息。這樣一所荒涼的住宅，其中是塵蒙的窗子（連蒼蠅都不再向着玻璃嗡嗡地叫）不洗刷的地板、成堆的爛衣服，已經變得生疏，不適於居住，令人窒息了。四面的牆壁彷彿緊緊地夾住他，沒有轉身的餘地。向右兩步——有一道牆；向左兩步——又有一道牆。當黑夜到來的時候，那些牆壁更來得近，空氣濃厚到可以令人把泥。最壞的是顯子和霉黴。沒有妻，沒有黛莎。

格利在荒涼的工廠中、在長滿灌木和雜草的石坑中、休息。他四處徘徊，坐下沉思。……

他在夜晚回來，不見黛莎。她不像三年前那樣，當他從工廠回家時、在門口上等候他了。在那些日子，房內是舒適的，愉快的。窗子前面掛有薄紗簾子，窗臺上的花像小火焰一般表示對於他的歡迎。在電燈光下，油漆的地板像鏡子一般閃光，白色的床和銀色的桌布更像霜一般發亮。還有一個銅茶爐。……叮噓作響的小磁鐘。……每一個角落都住有黛莎：她唱歌，嘆氣，大笑，說明天的事，又同她那活娃娃、他們的女兒努爾玩耍。不過，即使在當時，有的時候，一剎那間，她也會蹙起眉來；她那剛復的性情有時從她的愛情中透露出來，

那是許久以前了。那是過去了，過去已經變成一場夢，新近作過的夢。

這是使人痛苦的，因為它是過去了的了。這一個荒廢了的發了黴的家，簡直令人作嘔。

凡有耗子擾亂的地方，便沒有安靜。就在舒暢的火消滅了的地方，聚滿了惡臭的蟲子。黛莎在半夜以後纔回家。她再也不怕經過那荒涼工廠的暗黑角落。

燈裏的小火舌，暗淡，生疏，燃在指印模糊的燈泡中；繫在黯晦的彎曲的線上的薔薇形的燈罩，像一朵凍結了的花一般懸在那里。

格利躺在床上，從他那下垂的睫毛中，他在遲滯地打量黛莎。

不，這不是黛莎，不是從前的黛莎。那個黛莎已經死了。這是具有風吹日曬的臉、堅定有主張的下頷的另一婦人。在她那裏頭的火紅頭巾下，她的臉彷彿大了一點。

她在桌邊脫衣服。她已經剪了髮，她在嚼一片領回來的麵包。並不看他一眼。他注意她的臉，疲乏，但緊張，嚴峻，好像在咬牙。是他攪擾了她嗎？還是她不想驚動他的睡眠呢，或是她沒有意識到她的生活中因他回來而起的變動嗎？他的黛莎是冷淡的，疏遠的。

他決意去試他一試。

「對我解答這問題，黛莎：第一，我住過軍隊。第二，我打過仗，沒有自己的家，沒有一點鐘的時間屬於我自己。現在我已經回了家，在我自己的家中，而你不是其中一部份。我會像一個伶仃孤兒一般在徬徨地等你，我在夜間也不會睡。總之，你知道我們已經有三年沒有見面了。」

她並不為他的聲音驚擾：還保持着她進門時的樣子。她連瞧也不瞧一眼地說道：

「是的，三年了，格利。」

「就是這，你彷彿是不很快樂的。這是什麼意思？你還記得我們分別的那一夜嗎？我揮身受了傷，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呢。你還記得你在樓上的小閣子裏怎樣看護我，當我是一個小孩一樣嗎？當我們分離時你是怎樣的哭呵！現在你為什麼這樣冷呢？」

「真的，格利，我現在是不同了。我不常留在家中。我不是以前的那個我了。」

「正是這樣。這正是我所說的。」

「我們那一個家，我已經忘了。我並不因此難過。我從前是一個小傻子。」

「好的，好的！那末我們的家在什麼地方呢？在這個老鼠洞裏嗎？」

黛莎從她那下垂的眉毛底下注意地看他。她把紅頭巾圍在手指中間。隨後，她靠向前邊，把一雙拳頭放在桌上（桌上再也沒有桌布，祇有黑的油膩的垢污）。

「你想在窗臺上有一些花、還要有一張放絨毛枕頭的床嗎，格利？不，格利；我在一間沒有火的臥室裏過冬（燃料的飢荒，你是知道的），在公共膳堂裏吃飯。你知道，我是一個自由的蘇維埃公民。」

她再也不像從前當她是他的愛人時那樣凝視他。現在她是勇敢的，堅強的，有自覺心的。

格利從床上坐起來，在他那習見流血利喪亡的眼中透出驚異來，一個好丈夫！必須另眼看待。

「努爾珈呢？我想你已經把她和花一起丟給豬吃了吧？那倒是一什好事！」

「你多麼蠢哪，格利！」

她轉過身來從桌邊走開，彷彿已經不注意他了。

在外邊的黑暗中，一隻貓頭鷹在深谷裏叫——像一個孤苦的孩子。……在地板底下，飢餓的耗子在泥土和木屑中間往來疾走。

「好。努爾珈在兒童院裏。我明天要去那里把她領回來。」

「好哇，格利。我一點也不反對：你是父親。不過我的工很忙。所以你要照料孩子，你不嗎？」

「你不能對她有一句親熱的話嗎？」

「喂，格利，把床上的鋪蓋讓我一分。我是沒有什麼成見的。」

「好的，如果是這樣，讓我們來開始辯論吧。現在輪到我發言了。」

「你想你說的什麼，格利？今天晚上沒有辯論，也沒有發言。住嘴！」

格利從床上起來，走向房門去。他又覺得這臥室是太小了：牆壁在擠他，地板在他的脚下咯吱咯吱地響，顫動。

他凝視黛莎。靈巧地敏捷地她翻開床，把鋪蓋放在臂上。並不看他一眼，她在房角上爲自己預備了一個平坦的不惹眼的睡覺的地方。格利覺得，當她拋過裙子時，彷彿向他譏誚地微笑。

喂，這問題是一定要解答的：她是否還像一個婦人像先前那樣愛他，是否她的愛情已經死掉，是否她已經隨着愛情的死掉而改變了呢？

他不瞭解在她的內心什麼最佔優勢：一個婦人的詐術呢，還是敵意的警戒？一個謎：她在把他當作一個男人來試探呢，還是在扭斷那把他們縛在一起的最後的絲？

她已經捨棄了爐邊，離開了家庭；她那女人的肉體的溫香彷彿已經隨着整潔和家務一起消失了。在這過去的三年中，她用她的身體給誰溫存和愛撫呢？一個健康而活潑的女人，日夜同男人們在一起工作，是不能像一朵無性花一般過活的。她不會爲他蓄藏她那可愛的婦人的熱情；她已經在意外的遭遇中把它消失了。這不是她那冷淡和生疏的理由嗎？格利這樣思想，他那痛苦的靈魂在他那帶獸性的狂怒的眼中放射出來。

「是的，女公民，是這樣。……我們哭着分離；現在我們重新見面，一句話也沒有得說。在這三年中我常常想：我的妻，黛莎……她在這里……在等我，等等。……末後我回來了。……回到這一個可咒詛的地方。我彷彿祇在夢裏結過婚。有過許多男人，對的……但不是我。不是這樣嗎？」

黛莎驚訝地轉過身來，冷峻的微笑又在她眼中閃光。

「你呢，離開我以後你不會同女人們來往嗎？自首吧，格利，我還不知道你回來時是健康的，還是染上了病呢。喂，自首吧！」

她繼續地微笑。她不經意地說，彷彿談一個可厭的題目。聽了黛莎這一番話，格利發得發抖，隨又軟下來了。這小心保守的夜間的祕密——黛莎知道了！她知道他的比他知道她的多許多。並且，因爲，不待任何較親切的接觸，她就看穿了他，像絞破布一般絞出他的力量來，他，這位戰士，軟下去了，動搖了，屈服了。

隨後，他硬着心腸清醒過來，他甚至微笑了，喘息了。

「好的，那末，就這樣；我自首；有的時候是這樣。前綫上的農民雖不開死……但女人們是不同的。作妻的有不同的命運，不同的顧慮。」

黛莎已經脫去衣服，但還不會躺下。她靠牆坐着。她并不怕羞。在襯衫底下，她那一雙圓滿的乳房徐徐地起伏。她輕蔑地凝視格利，用一種痛苦的懂事的凝視尖銳地打量他。她衝口而出地回答。

「不錯：一個女人有別種顧慮！那是一種命運——作奴隸，沒有自己的主張，總在作配角。你讀的是那一種共產主義A. B. C. 呀，格利同志？」

不等她說完這些話，熱血就湧上格利的頭：他的猜疑並不會弛緩。她……黛莎……他的妻……某一個人的某些夜間會爲她所陶醉；她自己的血也曾因另一個人狂熱的血而陶醉。

他邁着沈重的堅決的步子走向她去。帶着一種兇狠的樣子，帶着一種野獸的樣子，他注視她那坦然地戲弄地微笑着的臉。

「喂，那末，這就是說——不拘說不說——這是事實？呃？」

一種狂熱的顫抖從他的心中發作，扯動着他全身的筋肉。

她——他的妻——黛莎。……

外邊是一種難耐的寂寞——星，蟋蟀，晚鐘。在工廠以外，大海臥在一片燐色的閃光中。大海用雷的低音唱歌，這種深沈的迴響，彷彿不是從海發出來的，祇是從空氣、羣山、工廠的煙突發出來的。

「喂，那末，告訴我，你過去同誰來往？誰是你夜間緊抱在懷裏的人？」

「我並不要問你在前綫時的女人們，格利。你爲什麼注意我們的愛人呢？清醒一下吧。」

「喂，記往，黛莎，我要去調查這件事。我要去發現你的祕密。記住吧。」

她向前移動，她的眼白在閃光。

「不要瞪住我，格利。我可以像你一樣發怒，不要動吧。不要顯示你的氣力吧。」

兩個敵人？她，眼中冒火；他，強壯，勇敢，頸骨緊閉，雙頰深陷。

那用倔強婦人的殘酷眼光凝視他的是不是黛莎呢，或許他永不會瞭解她在過去三年中顯露的這固執的，不受控制的真實靈魂吧？

黛莎這種力量是從什麼地方吸收來的呢？

不是從戰爭中，不是從背着口袋乞食的人們中，不是從女人的日常職務中；這種力量的覺醒和形成，乃是由於工人的集體精神，由於年來的困苦，由於新獲得的女性的自由之可怕的重擔。她就用這種力量的威勢把他戰敗，他，一個紅軍委員，變得惶惑失措了。

忽然一下子：他把她捉在兩臂中，摟得她的肋骨咯咯地響。

「喂，要怎樣——要活還是要死？」

「放開你的手，格利！你不能用手碰我。你不過是一個平常人，格利。」

在格利的雙手下，她的肌肉像蛇一般在扭動，她在拚命地掙脫。

「現在告訴我，當你的丈夫不在時，你把你的愛情用在什麼地方？快點，告訴我！」

「放開我，你這個畜生。我要打你！我要鬥爭，格利！」

因了他自己的血液的沸騰，他如狂似醉起來，他把她帶到床前，同她一塊滾下去，扯着她的襯衣，飢餓地摟着她，像一隻蜘蛛征服一頭蒼蠅。她在轉動，掙扎，咬牙切齒地毫不羞慚地一聲不出地爭鬥，用力把她那赤裸的創傷的肉體從他的懷中掙脫。用了一種最後的努力，她把他拋到地板上，然後貓一般地跳到門口上去。她不看她，深深地呼吸着，整理着她的衣服。

「不要碰我，格利！這樣祇能得到很壞的結果。我已經學會保護我自己。這些方法在我這里是行不通的，格利。你的確是一個軍人，不過你不能戰勝腦袋。」

格利，目瞪口呆，像有一些潰瘍在他的靈魂中燒灼。這種痛苦比任何肉體上的傷痛更大。他不應當打她。人應當在戰場上打仗，但在家裏就必得找別的方法。隱藏在她內心的這樣強壯而難以捉摸的敵人是在什麼地方呢？

他靠着床，坐在地板上，認了輸，帶着慘痛的悔恨切齒。

黛莎的眉毛顫動起來；她笑了，走向角落她自己的床去。

「格利，熄了燈睡吧。你需要休息。疲乏太過使得你發狂。」

「黛莎，寶貝，我們的愛情在哪里呢？是煩重的工作把你變成魔鬼了嗎，你已經不是一個女人了嗎？」

「躺下來，養神吧，格利。工作使我筋疲力竭。明天我又被派到鄉村去組織婦女部，那里到處都有暴徒的隊伍。保不住要喪命的。不要發癡，格利。」

她走到桌邊熄了燈；邊即躺下，用衣服蓋好。不再作聲。格利聽不到她的呼吸。



他坐在黑暗中，等待。

痛苦和羞辱。他的靈魂彷彿在燃燒。黛莎同時是非常近，又非常遠。

他等待她的聲音和愛情。他希望她會來他這里，並且像先前一樣溫柔地把他的頭壓在她的胸上，像一個母親、像一個朋友那樣低聲說話。

她躺在那里，像一個陌生人，她的心拒絕了他。他帶着希望和痛苦來感受孤獨。

他悄悄地走到那里，坐在她旁邊，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黛莎，像往常一樣愛我吧。你知道我經過火和血。我好久沒有受到撫愛了。」  
她拿起他的手，把它放在她的胸上。

「你是多麼傻呀，格利。……很強壯，但很傻。……不，不是現在，格利。我沒有力量來撫愛。安靜一些吧。……你和我時候就要來了。……我的心像鐵石一般反對調情；而你，你是熱情的，我還沒有話同你談。躺下去，睡吧。」

他枯寂地凝視藍色的窗子，天空佈滿了星，大概是在羣山中間，遙遠的雷聲帶着一種轟然的迴響從深處發出來。深谷裏的樹在東北風的吹動下唱着歌。

他站起來，搖動拳頭，然後悶悶地躺在床上。

「我得想一個方法……否則就不是我了。小心！直到今天，我從不曾讓過步。記住吧。」  
黛莎是寂靜的，冷淡的，接近的然而……一個陌生人。

## 二 兒童院

在早晨，還在睡着的格利覺得這臥室並不是一個臥室。祇是一個空洞。帶春天氣息的一陣一陣的微風在窓和門中間吹動。他睜開眼。真的；太陽從窓口射進光輝來了。黛莎站在桌子旁邊，正在整理她那火一般的頭巾。她一面看他一面笑。一種琥珀色的光在她的眼中閃動。

「我們這里是不這樣晚起的，格利。太陽像鼓一般打下來了。我已經替婦女部作好一個關於兒童院的報告和布匹家具的估計。作是作好了，不過錢從哪裏來呢？我們像叫化子一樣窮。我們要給黨委員會一個警告，他們可以從資產階級擠出些東西來。從現在起，我就要爲這事掀起一場爭辯。你呢，我記得你還不會看過努爾珈。你想同我一路去兒童院嗎？那地方就在附近。」

「好。一——二——我準備好了！黛莎，到我這里來一會吧。」

黛莎一面笑一面走近他身邊，她那新鮮的清晨的臉上帶着一個疑問。

「喂，我來了。還要怎樣呢？」

「把你的手給我。……就這樣！祇要這樣。你同從前那個女人一模一樣，同時你又是一個新的黛莎。我也許再也不是從前那個機器匠了吧？我也許是一個新的格利，如同一期新的玉米一般長了起來吧？好的，我們要學習。現在連太陽的光也不同從前了。」

「是的，格利，太陽和玉米都已經改變了。我在等你呢。……快點吧。」

在去兒童院的路上，黛莎總走在前頭，沿着叢荊和矮樹中的小路，那條紅頭巾像火一般時隱時現。格利覺得她在故意躲避他。她在戲弄他呢，還是怕他呢？

黛莎，她的內心有一個謎。一個女人究竟是一個女人，不過她的靈魂的進程是慢的。

兒童院——「克魯普斯側亞」——建立在山谷內一叢一叢的樹中間，紅屋頂上發出高高的煙突來。牆壁是用粗石砌成的，構造堅固的，用土敏土黏合的。窗子是像門一樣大的，完全敞開了的，從暗黑的內部傳出小鳥一般的嘈雜聲來。哭聲和人語也從庭園的綠樹叢中發出來。有兩層樓，每層都有陽臺和寬大的臺階；有飾着希臘柱頭的遊廊。在廊上，是像在太陽底下成熟着的甜瓜的小孩子們的頭。即使站在遠處，也可以看出他們的臉像骷髏一般。男孩子？女孩子？無法說明。全穿着灰色的長襯衣。穿灰衣戴白帽的保姆們也站在那里吸取陽光。

在右邊，在建築物的後方和上方，是深藍色的閃光的海。像一隻黑龍蟲般的汽船從岸邊盪開，後邊留下一個三角形的波紋。市鎮和遠山看來很清楚，很接近。灼熱的空氣帶着一種金屬絲的聲音顫動。這是流星一般的蜜蜂和嚶嚶地叫的蒼蠅。

不知是什麼緣故，格利覺出在靈魂中展開的翅膊。這一切，山、海、工廠、市鎮、以及地平線外無邊的遠處——俄國全部，我們自身。這一切廣大——山、工廠、距離——一切都在從內心唱我們偉大勞動的曲子。一想到我們那非常勞苦的任務、巨人們的任務——我們的手不發抖嗎？我們的心不將因血液的湧湧而炸裂嗎？這就是工人的俄羅斯；這就是我們；許多世紀來人類夢想過的新世界。這是那起頭：第一次攻擊前的第一次深吸氣。是這樣。將這樣。雷鳴了。

黛莎站在高柱頭旁邊的臺階上，等着他，深深地呼吸着。

「多末美好的空氣，格利，像海。努爾珈住在二層樓上。」  
她向上走了幾步。她彷彿在回家，彷彿覺得非常適意。

從遊廊上，格利看見更多的小孩，聚在下邊雜草中間和一叢一叢初春剛發芽的樹中間。小孩們，像工廠裏的山羊一樣，四處游蕩着，彼此爭打着，叫喊着。有一小羣在翻土，像小偷一般，貪婪地匆忙地發掘着，恐慌地瞥着他們後方。他們掘了又掘，然後從彼此的手中傳遞和爭取他們的戰利品。比較強壯的和比較敏捷的小孩推開這些小身體的堆子，然後帶着他的掠奪物跑開，貪婪地咬着，嚼着，噉着，用手和嘴撕着。在圍牆附近，有一些小孩子聚在糞堆子上。

格利一面咬牙，一面用拳頭搥欄杆。

『這所有的小窮孩子就要餓死在這里啦，黛莎。爲了這一種工作，你們全體應該挨鎗斃。』  
黛莎驚訝地揚起眼眉，向下望了望，便笑起來。

『你是說他們的爬泥嗎？……這并不十分可怕。還有比這個壞得多的事呢。倘若沒有人在這里照顧他們，他們都要像蒼蠅一般餓死了呢。我們有兒童院，但我們沒有糧食。假如這些職員們可以任意作，他們會把小孩子們的頭咬下來。不過他們當中也有好的——黃金的心腸……由我們訓練出來的。』

『努爾珈呢——她也是這樣的光景嗎——我們的努爾珈？』  
黛莎平靜地反應蒼白了臉的格利的凝視。

『有什麼方法能使努爾珈好過別的小孩們呢？她也曾度過她那艱難的歲月。假如沒有這些女人們，那些小孩子在好久以前會生生地被虱子和疾病吃掉，爲飢餓收拾乾淨了呢。』

『你的意思是說，努爾珈會被一夥狂叫的女人們所拯救，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嗎？』

『是的，格利同志。一點也不錯——祇有那樣，沒有別的法子了。』

在下山的時候，他們會看見廊子上的小孩，但當他們來到近前，小孩們和保姆們都不見了。大概他們已經跑去告訴參觀者來臨的消息了。

太陽照在廳堂中，空氣是濃厚的，酷熱的，滿有睡眠的氣息。床鋪排成兩行，蓋着破爛的縫補過的粉白兩色的被單。有一些小孩穿着灰襯衣，有的穿得很襤褸。他們的臉是蒼白的，他們的眼睛陷入藍色的眼窩中。保姆們來來往往地穿過廳堂。四壁上懸有許多小畫片，兒童俱樂部的工作。

過往的保姆們謙恭地停下來。

「你好，殊馬羅瓦\*同志，保姆長就要來了。」

黛莎在這里并不拘束。這就是她的家。

「我來了，努爾珈！」

一個穿着一件最小的小襯衫的小女孩，擠開其他的孩子們，帶叫帶笑地跑向他們來。所有別的小孩都赤着腳辟辟拍拍地跟在她後邊跑，他們的眼睛像小兔子子的眼睛。

「黛莎姨來了！黛莎姨來了！」

努爾珈！就在面前了，這個小鬼頭！無法認出她來；一個陌生人，但在她身上還有一點很熟悉的什麼。她跑向她的母親；鳥一般飛向她來，同時叫着，笑着，跳着。

「媽媽！媽媽！我的媽媽！」

黛莎也笑了，把她舉在臂中，吻她。她像努爾珈一樣地叫道：

「我的努洛契珈\*！我的小女兒！」

這又是從前的黛莎了；像從前一樣，像他過去從工廠歸家時她同努爾珈等待他的樣子。同樣的熱愛同樣眼中含着淚，同樣含有戀慕的顫抖的音樂一般的聲音。

\* 意即殊馬羅夫夫人。——譯者註

\* \* 努爾珈的略稱。——譯註者。

「你的父親在這里，努洛契珈；他在這里。你還記得你的爸爸嗎？」  
努爾珈睜大眼睛，慌起來。她帶着畏縮的好奇心打量格利。

他一面笑，一面伸出手來。但他覺得他的喉嚨收縮起來，如同被一根繩子紮住。

「喂，吻我，努洛契珈。你是多麼大了——你同媽媽一樣大……多麼大！」  
她縮了回去，又銳利地望住她的母親。

「這是爸爸，努洛契珈。」

「不，這不是爸爸。這是一個紅軍。」

「不過我是爸爸，又是一個紅軍。」

不，這爸爸不是爸爸。爸爸看來就像爸爸，不像一個叔叔！」

黛莎的淚從眼睛中笑出來。格利的笑聲壓在喉嚨中間。

「好的，真對。第一次我不是你的爸爸。不過你還是我的小女兒，讓我們作朋友吧。下一次我要給你帶糖來。即使我必得從山裏掘出來，我也要帶給你的。但媽媽爲什麼會比我好呢？你在這里，她在別的地方。」

「但媽媽是在這里的；她白天的時候在這里，不是白天的時候也在這里。爸爸就不這樣了。我不知道爸爸在哪裡。他在同資產階級打仗。」

「哈哈，你說得真好。吻我一下吧！」

小孩們圍着跳舞，凝視着格利，渴望地等着黛莎的聲音和手。頭髮剪成男孩樣子的女孩們不斷地向黛莎伸出拿着紫羅花的手。每人都想第一個把花放在她的手裏。

「黛莎姨！……黛莎姨！」

在別處一間房裏，『兒童國際歌』的調子在鋼琴上奏着，不和諧的兒童的聲音在叫喊：

起來，未來時代的兒童！

全世界大自由的青年！

黛莎一面笑，一面拍小孩們的小頭；他們顯然受慣這種撫愛，像等待食品一樣地在等待。

「喂，小夥子們，你們吃過什麼，喝過什麼呢？誰的肚子是滿的，誰的肚子是空的呢？告訴我！」他們用一致的喧聲喊出他們的回答。他們抓着頭和腋部。有一個骯髒的小孩不斷地叫喊，不斷地吞唾液；他的眼睛腫脹，他呻吟，抓着襯衣底下污穢的胸膛。格利走到他身邊，掀起他的襯衣。血的抓痕和痂痕！但那孩子叫起來，恐慌起來，跑到角上的床後躲起來，祇能看見他的頭和突出的眼睛。

「嗒，嗒，嗒！這里有你一個英雄：看他已經伏在障礙物後面了。」

那個男孩子和黛莎以及別的小孩子們都大笑起來；太陽也從那些敞開的，像門一樣大的窗子裏大笑起來。

黛莎握着努爾珈的手往前走，並不看格利一眼；這情形使他難受。黛莎和努爾珈是像一體的——在她們看來却是陌生人——一個陌生的隔絕的人。黛莎，同努爾珈手挽着手，真是一個母親，在這里比在家裏更像。他却是孤獨的，在這里，在家裏都一樣……沒有孩子。

是的，這里也是一樣，生命是必須加以克服的。

他們參觀各層樓和膳堂，擺着碟子的，圍坐着孩子們的膳堂；他們走進滿有食物氣味的熱氣騰騰的廚房，那有更多的孩子。然後走進那光禿禿的俱樂部，牆壁上蒙着霉黴和隨意畫。

在這里團團地圍着一個一邊頰上長滿褐色瘰的短髮女郎，孩子們用震耳的不和諧的聲音唱着「國際歌」。

起來，未來時代的兒童！

光明世界的建設者！

他們的隣人，杜瑪沙和利薩維達，也在這里。格利也從她們身上瞥見一些新的東西，從前不會見過的東西。她們在這里也彷彿很自在。

杜瑪沙在廚房中幫着作飯，她很熱，很忙，捲着袖子，一點也不覺得拘束。她用親嘴來歡迎黛莎。『看！我們的老闆來了！你還得去吵鬧那個討厭的人民教育委員會\*；需要的是工作，不是在手巾上揩鼻子。你也要警告那個糧食委員會\*\*，我們怎能用蟲子和鼠糞來餵小孩子們呢？我看見你那親愛的丈夫又在纏着你了。趕開他！你要他作什麼？我的丈夫不會回來，謝上帝，滾他的蛋，這些日子杜馬是不值錢，你可以隨意選擇。喂，不要張開大嘴瞪我——我是不怕的。……不要想用你那高貴的帽子來騙我！說到糧食委員會，我將親自去走一遭，順路去人民教育委員會。我要重重地踢他們一頓。……』

黛莎打他那寬闊的肩頭，大笑起來。

『你又嘮叨了，你這老笨鵝。你是一個不好惹的傢伙，杜瑪沙。』

\* Narodbraz.

\*\* Prodkom.



「呸！他們全體都該死……這些可惡的鬼。他們祇顧肚子飽，一點事情也不幹。我就要脫掉他們的褲子了。」

格利笑得氣促起來。

「簡直是一隻母狗！她竟不停呼吸一下！」

他們在貯藏室中看見利薩維達同女管家。她同女管家都是高大的好看的婦人；她們穿得很整潔，看來像保姆。女管家是暗黑色的，生有稀薄的鬍子，是一種阿美尼亞風的。利薩維達是白淨的，由於飢餓和困難，她的臉是腫脹的。她們在把貨物過磅，計數，登記。

利薩維達帶着驕傲的態度問候黛莎，笑着的祇是她的眼睛。

「黛莎，到洗衣婦那里去看吧。麻布一洗出來便都破爛了。小孩子們不能替換。我們明天就要有一種裸體的示威。誰的腦袋該挨敲？小孩子們到山中去取木柴，木柴全被工人們收集了去。沒有東西煮飯。誰應當爲這事挨打呢？」

黛莎記下杜瑪沙和利薩維達的話；她的鼻子上的額頭湧起皺紋來。

「利薩維達同志，你是被派來調查院中一切事務、隨後向婦女部報告的。實際情形要發掘，是真的。我們必須吵鬧一場，也是真的。」

利薩維達祇看了格利一眼，隨後再沒有注意他。

格利還見到更多的女人，有戴白頭巾的，也有不戴的，全都和靨地謙卑地向黛莎微笑。

她們敏感地輕蔑地凝視格利。他是誰？也許是討厭的視察員中的一個吧，這些人是要加以小心地視察的，以便發現他們的弱點。

格利不斷地想握努爾珈的手；他不斷地低聲說：

「努洛契珈，來，把你的手給我。你把手給媽媽——爲什麼不給我呢？」她轉過身去，把手藏起來。但當他彷彿不經意地和她親嘴並把她抱在臂中的時候，她突然容忍下來第一次堅定地沈思地凝視他。

「你的努洛契珈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

這是保姆長的話，她是一個小婦人，老鼠一般靈活，滿臉雀斑，鑲着金牙。

黛莎眼望着牆壁和窗子走過去，她的臉又變得嚴峻無情起來。

「喂，不要說了，不要談努洛契珈……他們全體在這里是平等的。他們全體都應當是可愛的。」

「是，當然，當然。我們爲無產階級的兒童作一切事。我們應當用全力照顧無產階級的兒童。蘇維埃政權非常關心。」

格利幾乎不能制止他的憤怒。

她從帽子底下說話。我們就要看出這裏邊有些什麼內容。

隨着是怨言，怨言，怨言。

黛莎用格利從不會聽見過的聲音，拳擊一般的詞句來回答。

「不要發怨言，同志，顯出你的能力來，不要發怨言，發怨言是無濟於事的。」

「當然，當然，殊馬羅瓦同志！同你一起工作是很舒服的，很愉快的。」

格利咬緊他的牙齒。

黛莎到每一處，看每一件事，問許多問題。後來，忍耐不住了，她走進職員室。

「哈哈！爲什麼這些房裏有椅子，靠椅，沙發？呵，還有花和畫，小塑像和各種東西！我告訴過你們，不要從孩子們那里拿任何種東西。這是令人生氣的！你不想有時孩子們喜歡在沙發上和地氈上滾一

下嗎？他們也喜歡圖畫。不能這樣作下去！」

「好的。……是的，殊馬羅瓦同志。你是對的，當然。但教育的實習。……教授法。……此外，這是有毒的——養成懶惰的。你知道……灰塵……和傳染。……」

保姆長的眼中含有一種銳利的光，黛莎，頰骨飛紅，不看保姆長一眼，用同樣冷峻的聲音往下說道：「什麼實習，滾你的蛋！我們的兒童已經像豬一樣住在洞裏。……給他們畫片，光線，好的傢具。凡可以辦到的東西都應當給他們。把俱樂部裝點起來，使它好看，他們必得吃飯，遊戲，作一些適於天性的事。爲我們——一無所有，但爲他們——一切所有。即使我們必得把自己割碎，即使我們必得死，我們也必得把一切東西給他們。所以職員們不應當偷懶，她們可以睡在污穢的小閣子上。……不要蒙蔽我的眼睛，同志。我很懂得——你所說的實習，等等。」

這個生雀斑的鑲金牙的靈活的小婦人讚揚地笑起來，但鋒利的光依然在她的眼中閃動。

「誰懷疑這個呢，殊馬羅瓦同志？你是一個非常的女人，眼光遠大，理解銳敏。在你的指導下，每一件事都將進行得很好，每一件事都將弄得非常好了。」

當他們臨走的時候，黛莎再來擁抱努爾珈，撫愛她，小孩們發着響亮的小鳥一般的聲音來偎依她，努爾珈很久地沈思地凝視格利。

「你喜歡回家嗎，努爾珈？像往常一樣在那里玩耍……同爸爸媽媽一起玩耍？」

「什麼家？我的床就在那邊。我們剛喝過牛奶，現在我們就要去體操和唱歌啦。」

她第一次羞怯地輕輕地用兩臂圍住格利的頸子，在她的眼中閃出一種疑問的光來，那雙眼睛恰像她母親的眼睛。

黛莎在從兒童院到大路的途中默不作聲。熱情依然在她的臉上閃光，凋謝得很慢。在大路上她說話

了，對自己說的，比對格利說的多。

「我們婦女部的人有許多事要作。我們所必須訓練的不是兒童，乃是那些該死的女人。假如沒有我們的眼和手，她們會把所有的東西，連最後一片麵包都偷光了呢。她們是卑劣的，奴隸一樣！呵！到處都有敵人——多少敵人哪！像那種人，鑲金牙的，這在他們是很自然的。……但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的，格利！像奴隸一樣嗎！你對於徵發，作何感想，格利？」

### 第三章 黨委員會

#### 一 舒克同志說話了

勞動之宮是一個方形的、磚造的建築物，有兩層樓高，矗立在碼頭上，離那，具有黝黑的基層伸入海灣的防波堤沒有多遠。屋宇正面的每一邊有一道不整齊的三合土牆，把碼頭和火車道分開。從牆上的窟窿和裂縫中可以看見那些生鏽的殘破的鐵軌，時合時分，像鐵的神經系。河的支流沿路直達車站；在遠處，在山脚上，像古代的高塔，起重機的頂子顯現出來，上面佈滿了蒼苔。起重機在山底下閃出火一般的紅光，巍巍然像一座龐大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廟。

車子在經過牆邊的路上嘈雜作響。具有粗大泊船鐵環的灰色碼頭，在狼籍的殘破貨車中間閃爍鐵隱軌的金屬光，由荒涼的人造港和防波堤把海灣分成許多石方形。在遙遠的地方，透過了春天的煙霧，船塢在明淨的光點中跳動，漁船的白帆像海鷗一般閃放眩目的光輝；肥背的海豚潛入，躍起，銀色的魚也在陽光中閃耀。

寂寞的船塢，饑餓的大海。……在什麼海中，向什麼岸邊，漂蕩着那些被擄的船呢？

在勞動之宮附近，在門前金字塔形的高臺階前邊，是一個長着栗樹的花園。不過再沒有什麼花了，栗樹是零亂了，籬笆也被毀作燃料了。散布的向日葵子代替了花，棧色的菌在樹底下作出陰鬱的點子。高高地在屋頂上，人却可以看見R. S. U. S. R.\* 這幾個字母，像白色的野菊一般在紅旗上時時現。

兩條交叉的走廊——一條直達大會堂（紅旗從敞開的門中閃出血一般的光），另一條從右而左終止於兩個黝黑的大洞中；右邊是黨委員會，左邊是職工會委員會。

含着菸草氣息의空氣因過熱的水蒸氣而加厚；牆壁是污穢的，上面濺有洗杯盤的水，塗牆的白粉也殘缺了。這里有帶顏色的告白，有穿黑色的或黃色的皮衣的男人，有帶文書包的，也有不帶的，有的男人——祇有男人，穿着襪襪的衣服，有穿靴子的，也有赤脚的（雖然三月剛到，但天氣是暖和的）。在或遠或近的走廊和房中，可以聽見唱歌的聲音。靴子的踐踏，光脚的輕拍，以及特務委員會的辟拍的鎗聲。

格利下了走廊向右轉。有兩個人站在黨委員會的玻璃門旁。他們的側形清楚地影在磨暗的玻璃板上。一個是禿頂的，生着土耳其式的鼻子，他的上唇是短的，他的嘴在微笑中半開着。另一個是扁鼻子的，前額很低，上邊有着深刻的皺紋，大下頷像拳頭一般突了出來。

「太壞了，太不體面了，我的親愛的同志。絕對地不體面！」

這是那個扁鼻子的人在說話，也可以說他不是，祇是在吠。

「官僚主義在腐化我們。……官僚主義。我們幾乎來不及去埋葬我們的同志的屍體……他們的血還不會乾呢……我們便像將軍一般坐在私有的房中和帶漂亮腰枕的安樂椅上了。……還有那些官樣文章——摘錄文件，門上標有「閒人免進」……我們不久就要恢復「閣下」的稱呼了。我們有過同志。現下在哪裏呢？我覺得勞動階級重新在受壓迫而且窮困了。……」

★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譯註者。

★★ Chelka.

「你錯啦，舒克同志。不是這樣說。你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人不能像這樣爭論。這是不重要的。我們有許多敵人呢，舒克同志。我們需要無情的恐怖，否則共和國就要滯留在生死關頭。這纔是我們應當考慮的。我瞭解你，舒克同志，不過蘇維埃必須有一種堅定的、有效能的、靠得住的行政機構——即使它是官僚主義的——祇要它的工作是妥當的。」

「你也這樣說！同一切人一樣。一切人都這樣說。這於勞動階級有什麼益處呢？唉，謝爾介同志。……真難受，……沒有一個談得來的人。」

「祇有一件是重要的，舒克同志，那就是羣衆中間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民衆必須參加共和國的行政機構，直到頂上一級。列寧同志關於廚子的名論一定要完全實現。這纔是重要的呢。你在犯一種錯誤。你在用力推一扇敞開的門。」

「不要說啦，謝爾介！……你也許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不過你是瞎了眼的。……勞動階級需要更多的同情，至於敵人——滾他們的蛋！過去我們已經有對付他們的方法，現在我們可以用同一的方法。但對於黨的職員和工人們應當怎樣呢？他們一旦獲得很高的位置，即刻由朋友、同志一變而爲壞蛋。……困難就在這里，謝爾介；這才是敵人呢，同志！」

從他正在狂吠的怨言，從那瘦削的側面，格利認出他的老朋友，舒克，由南部鋼鐵托辣司工廠來扭旋盤手。他並沒有改變；他的叫喊和訴怨正同三年以前一樣。

格利走上去，拍他的肩頭。

「哈囉，我的朋友！我看見你在叫喊，咒詛。到什麼時候你纔不再咒罵呢？你應當去從事組織工作，努力地去幹，而你祇在撒嬌，你這個老扁鼻子！」

舒克，吃了一驚，睜大眼睛。他手足失措，頭腦昏亂。他吸氣，吹噓。

「格利；親愛的老朋友！你這個老戰士！喂，我是該死的。」他猛伸開雙臂把他抱住，他的熱和汗使他不能呼吸。

「這真是你嗎？啊，我的朋友，我們即刻一同去分派他們大家。我們要把他們所有的人都安置在適當的地方。……你是從什麼行星裏跳出來的？喂，謝爾介，我頂老的老朋友來了。我們一同見過紛亂和流血。」

「不要專講憤慨的話，舒克。發怨言是不會使我們勝利的。」

「你聽見了嗎，謝爾介？他就要剝他們大家的皮，一定的！這纔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一類漢子，謝爾介。他就要打翻三十三座大山。」

格利同謝爾介握手，僅祇彼此的手指懶懶地接觸了一下，像陌生人一樣。格利從謝爾介的手指中間感到一種少女的柔軟和怯懦。」

一個知識分子！……嫩手的。……細緻的。

格利仔細地看他的臉。他的頭髮是紅褐色的，有一種微笑潛伏在他那傾斜的口角和紅褐色的眼睛裏。微笑中含有一種譏諷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一種寬厚和疑問的暗示。

「我已經認識你了，殊馬羅夫同志。我已經在註冊局裏見過你。主席團正討論到你。你來得正好。」

「喂，你知道，我的朋友？我們的將軍們發見了一個敵人。你要用軍事態度來對付他們。否則他們就要使你吃苦。他們也想抓我，不過，對於他們，我太聰明了，我知道我在作什麼。……我要把他們揭穿，他們所有的人。」

「好的，那末解說一下吧，舒克。所爭論的是什麼呢？」

「我不信任他們。他們時時談到工人。但在實際上，除了他們自己的肚皮，他們是滿不在意的。營



私的人們！做假的人們！說大話的人們！」

「那末，舒克，讓我也見識你們的將軍們。領我去見他們，舒克！」

「到書記那里去吧，殊馬羅夫同志。他在聚會，但他吩咐過，教用電話找你來。他的名字是希德基。」

「不，你領他去，謝爾介。這是你的職務。我隨後就到，看他們能不能够赤手抓住他。」

「我很忙，舒克同志。鼓動宣傳委員會\*正在開會，隨後教育局有一個會，隨後我要去演說。」

「啊，謝爾介！你也許是受過教育的，但對於服從和謙卑却比一個教士還要壞。」

首先進房的是格利，不是謝爾介。因為地方小，也許因為裏邊祇有女人，格利覺得把它塞滿了，沒有轉動的餘地。他覺得他的尖齒觸到天花板，磨擦着上面的粉灰。

梅荷娃同志，黨婦女部的書記，坐在窗子附近，手裏拿着一支筆，穿着一件藍襯衣。她的頭髮像木刨花一般捲曲在紅頭巾底下，在日光中閃爍。她的上唇有一層淡淡的像男孩子的毫毛，她的雙眉很有神氣地顫動。她很快地擡起生有長睫毛的圓眼睛來看格利，她的眼眉像蜻蜓的翅膀一般顫動。她那帶酒渦的雙頰像女學生的一般飽滿和紅潤。

黛莎正站在桌邊高聲地興奮地說話。她向格利瞥了一眼，但顯出不認識他的樣子。她的臉像一個陌生人，擺出認真辦事的不可親近的樣子。靠近她，沿着牆壁，坐有女人們。她們大家都戴頭巾，都在聽黛莎的報告。

梅荷娃同志向別處看，彷彿她不存聽報告，像一隻貓在陽光中取暖。

舒克大笑起來，捉住格利的袖子。

「一個危險的地方，格利大哥。女人們的戰線！她們就要咬死我們，砍碎我們，用狂叫震聾我們。你要小心一點！」

謝爾介昏亂地微笑了。

格利把手舉到失盜旁邊。

女人們即刻向舒克叫喊，在一片吵鬧中，無從瞭解她們是生氣呢，還是故意取笑。

「喂，看！一個魔鬼委員會！她們中間沒有一個生前還要養小孩子的。她們這可惡的一幫就要同我們絕交了——這些母狗！」

黛莎猛然抬起頭來，停止發言，用手拍胸。她在等男人們走開。她又向格利瞥了一眼。在這一瞥中，除了嚴峻的冷淡，格利看不出別的來。

梅荷娃同志用拳頭槌桌子。

「够了！請坐，代表們！守秩序！走開，男同志們——不要打攪我們。說下去，黛莎。」

黛莎既經開始說下去，梅荷娃又插嘴道：

「殊馬羅夫同志，在你回去的時候，可以來看我嗎？我想同你談談。」

「好的。」

陽光在她的眉毛上跳舞。她的眼睛圓大，清朗，像小孩子的眼睛，在它們的深處却含有莫名的憂鬱之表徵。

「所談的並非公事。我想認識你。」

「好的。」

黛莎正在報告市鎮中兒童院的狀況。

## 一一 一個具體的提議

希德基的室門剛一敞開，裏邊便發出一陣汗的惡濁和菸的氣味。

在這一間房裏，太陽不像在梅荷娃的房裏那樣投射黃金的斑點，祇從窗口射入淡綠的光線，它的末梢與桌子相接。光線燃燒；塵埃跳舞。

這間房也是小的，人們都浴身在注滿煙氣的陽光中。希德基和特務委員會主席希比斯都穿着未扣鈕的皮衣。他們兩個人的臉都刮得很乾淨。希比斯臉上有一層薄塵，他的眼睛在白睫毛後邊金屬一般閃光。他坐在桌邊，與希德基相對，彷彿在休息。他的雙頰顯出深刻的直皺紋；他的鼻子確乎是亞細亞式的，具有敏感的鼻孔。當他抬起眼睛時，他用凝視洞穿你，那一雙敏感的鼻孔同時抽動起來。

窗臺上坐着一個骨瘦如柴的、纖長的青年，雙腳踏在門柱上。這是盧哈伐，當地職工會委員會的主席。他的襯衣同他那亂蓬蓬的頭髮一般黑，他的臉是咖啡色的。他的眼睛是熱情的。他靜默地聽，下頷靠在膝蓋上。

格利把手插到尖蓋旁邊，行了一個潤度的敬禮，但希德基並不加以注意。到他這里來的黨員太多了，沒有工夫去歡迎所有的人。他不過凝視他，吃驚，縮鼻。

「不錯，那末。我們已經有一些伐樹的人。……還有區森林局。我們已經有了供給。」

他每說一句，用拳頭捶一下桌子。

「那末，其次是什麼？主要地是木柴的運輸。這東西是在沿岸的山上。我們的存柴愈來愈少，在多

季未到以前，我們應當有可靠的迅速的運輸燃料的方法。絕對不可用東拉西扯和敷衍了事的手段，我們應當堅決地大規模地進行這工作。我們應當用全力去作，這將是廣大力量的集中。區森林局不會完盡它的職務；各種壞蛋都在那里——每個人都想做領袖——應該鎗斃的腐屍們。工人們不久就要暴動，他們已經在挨餓。我們必得有木柴，否則難道用我們自己的工人和小孩子來燒火嗎？在一個星期內經濟委員會就要開會，我們應當準備好。說話，盧哈伐。你平常是那樣的煽動家，今天你却啞口無言了。」

坐在窗子上的那青年人未聽見希德基的話。一股熱力在他的內心燃燒。

希比斯不看任何人，若要從他那垢污的臉上看出他是在思想呢、或祇是在休息，那是不可能的。

希德基把拳頭砰地一聲槌在桌上。

「他媽的！我們大家都是混蛋！糊塗蟲！都該鎗斃！我們走到死胡同裏去了，孩子們。」

盧哈伐用他那露骨的手把膝蓋捧到胸前來。這一轉身他就可以面對他們。他突然發出小孩子一般不連續的狂笑，那本是他用力去抑制的。

「你發昏了嗎，希德基？你所說的是什麼死胡同？媽的，如果你走到死胡同裏去，你就應當打開一條出路，用你的頭腦。否則你就應該挨鎗斃，希比斯可以毫不費力地執行這一項職務。並沒有死胡同。祇有問題，我已經替你把這問題解決了。」

「你的具體提議呢？」

希德基的鼻孔彷彿貪心吸收空氣一般抽動，顯出一種狂喜的態度。

「我們就要運用由工廠來的力量。」

謝爾介舉起手來，請求發言。

「且說，我要……關於盧哈伐的提議。……」

希德基雙頰上的皺紋突然裂成狂放的親切的嘲弄的微笑。

「謝爾介有一種切合實際的提議，同志們。說吧！」

「關於盧哈伐同志的提議，我要請你們注意我們殊馬羅夫同志的到來。假如作為工廠工人的殊馬羅夫同志，對我們發表他的意見，我們關於這問題的討論也許可以縮短。在這時我應當——」

用一種迅速的手勢，希德基打斷他的話頭。

「喂，住嘴！謝爾介，你照舊在開始亂說了，你的禿頭又要變得通紅了。」

「我即刻要去參加鼓動宣傳委員會的會議，繼此而後又要到教育局去。」

希布斯微笑了，銳利地凝視着謝爾介，沒精打彩地說：

「知識份子！他口中的那個「繼此而後」竟像念經的聲音。因為有太多該死的問題，晚上他不能睡。知識份子總是驚裏的驢子；他們總覺得自己有罪過，受壓迫。我們最好把他們串在一條線上，倒是很好看的。」

謝爾介的臉紅得更厲害，變得昏亂起來；淚珠在他的眼中閃動。

「不過你也是一個知識份子，希布斯同志。」

「是的，我也是一個知識份子。」

希德基依然含着有一種親熱的嘲諷微笑。

「好的，殊馬羅夫同志，走近一點。你必得站立了，沒有椅子了。」

格利來到桌邊，用立正的姿式站立。

「我會以熟練工人被遣散，現在聽候黨委員會的指派。」

眼睛不會離開格利，希德基伸出手來，當他們握手時，他的鼻子裏哼出友好的笑聲。

「殊馬羅夫同志，我們已經指派你作工廠組的書記。這一組現在被解散了。偷私的人和投機分子——他們大家對於山羊和打火機已經發了狂。工廠是公然地被搶劫了。你大概一切都知道了。你必須把它整理好，使它走上工作的軌道——軍隊的紀律。」

「好的，希德基同志！」

盧哈伐再把下頷靠在膝蓋上。他在咀嚼口角上的一枝菸捲，在用熱情的半閉的眼睛含着一種銳利的挑釁的疑問注視格利，這疑問深入格利的靈魂。實際上是答覆格利的話，他冷淡地隨便地向希德基提議道：

「把這位同志派到組織部去。我們不能用瑣碎事浪費這一次會的時間。」

他繼續凝視格利，在菸捲的煙中斜着眼睛。格利掉過頭來，他的眼與盧哈伐的眼直接遭遇，但他沒有說話。他祇覺得胸上着了一下沈重的打擊。盧哈伐的眼睛用一種不明顯的惱人的暗示來激動他。

希比斯在濃眉下銳利地瞥了他一眼。

「是的，你是一個熟練的機器匠。也是一個軍事委員。爲什麼當工廠既經停業多年你又離開軍隊呢？」

格利轉向希比斯，但他的回答是對他們所有的人說的。

「停業，你說？是的，是這樣！一個腐敗的地方，一個垃圾堆，一個荒涼的憎物。從前是怎樣一個工廠：從前是一個龐然大物，一種美術品，全世界都聞名的。你們應當抓住工人們的頸子，把山羊趕走。生產是什麼？它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即使殺了我們，也要使工廠進行。沒有它，工人就不成其爲工人，祇是羊群。」

他重新遇到盧哈伐的凝視，重新遇到那惱人的挑動和含笑的敵意。格利反過來固定地凝視他，從盧哈伐的凝視中，他又感到胸上沈重的打擊。

「紅旗勳章的英雄們，在他們的勇敢之外，也應當瞭解當下實際的情形。」

希比斯向後靠在椅子上，冷淡，矜持，在他臉上那裏垢的假而下，無從知道他是在參加討論、或祇是在休息、對一切都厭倦。

希德基由鼻孔吸氣，雙頰上的皺紋因微笑而加深，他舉起拳頭再把桌子搥了一下。

「我還不會讓你發言，盧哈伐。坐下。讓我們繼續燃料的討論吧。」

盧哈伐的話，與他的微笑一樣可惱，加以他那半閉的眼中的諷刺，使得格利顫抖，他的心血漲溢。

「殊馬羅夫同志。我們連一根引火的柴都沒有。我們在挨餓。兒童院裏的孩子們也快要死盡了。工人們沒有組織。你現在怎能說到工廠上去呢？夢話！問題并不在那上頭！你對於從森林中運輸木柴有什麼話說？你怎樣利用工廠作這一件事？你對於盧哈伐的建議有什麼話說？」

「燃料？好的，讓我們先討論燃料吧。不出一個月我們就可以把燃料聚到這里來。我願意負責辦這件事。」

「好的，告訴我們，怎樣才可以把這件事實際地作好，不要說許多廢話。」

「是的，我們就要曉得真相。」

格利停頓了一會，沈思地凝視着窗子。

「祇有一個方法。我們先用通到山上去的繚道；然後用通到碼頭的吊運車。把它們裝好，運到市鎮和車站。我們要在所有職工會裏舉行一個星期日義務工作的競賽。我沒有更多的話說了。」

舒克喘着氣，噴着鼻，大量地流着汗，抱住格利，快樂地微笑着。

「你們坐在這里，像一些肥肚子的舊馬桶……無可如何地裝屎裝尿。現在，看哪！格利開始工作了。他纔算真正地開始，起勁地工作。就是這一幫，揭露他們全體，老朋友！」

沒有人聽他的話，他那稔熟的形狀隱沒在人叢裏，一個廢物。他時常在他們眼前，但他們永不會看見他，他從內心發出來的叫喊是沒有人聽的。

希德基，雙頰上刻着微笑的皺紋，不是在寫字，祇是在紙上畫着許多直線和長的曲線。他的臉變得平靜，恢復了慣態，因此他陡然顯出衰老和憔悴。

「我想在這一點上你是要說話的，盧哈伐？」

盧哈伐從坐的地方興奮地跳起來，在格利面前走過，隨後又回到他的窓臺上去。

「我所想的大致與殊馬羅夫同志的路線相同。他比我計畫得好。我們應當毫無疑問地接受他的建議，請他到經濟委員會的會議中把這意見向他們報告一下吧。」

希德基把鉛筆地在桌子上；鉛筆滾下來，落在格利的腳邊。格利跳過一旁，兩手留在衣袋裏。

「這是「烏托邦」式的，殊馬羅夫同志！不要時時談論工廠吧。工廠是一個石頭墳墓。我們所要的不是工廠——是木頭！並沒有什麼工廠——祇是一個空虛的石坑。對於我們，工廠不過是過去的、或未來的、但并非現在的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祇能談論運輸木柴的事。」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烏托邦」是什麼意思，希德基同志。假如你不說工廠這一個字，工人們是一定要說的。你說的是些什麼：工廠是過去的或未來的？假如工人們天天向着工廠努力——像他們現在這樣——工廠便在那裡，它在等候工人們的手去開動它呢。你們開什麼笑話，同志們？你們到工廠去過嗎？你們見過狄爾機器和工人們嗎？工廠是一座完整小市鎮，機器又是立刻可以開動的。為什麼工人們却掠工廠呢？為什麼風和雨蝕進鐵和三合土裏去呢？為什麼破壞要繼續下去呢？為什麼垃圾要堆積起



來呢？爲什麼工人們無事可作，空着肚子胡混呢？工人並不是一個孵蛋的母雞：你不能教他坐在蛋上孵雞！你不斷地對他說：工廠不是一個工廠，祇是一個荒廢的石坑，他於是唾你的臉，極力咒罵你。他怎能不這樣對待你呢？他應當掠奪工廠，把東西一點一點拖回家裏去；因爲無論如何工廠都要毀滅了。你們會把各種美麗的話輸入他的腦袋，但關於使他成爲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不要作一個吝嗇的小氣鬼，你們作過些什麼呢？你們必須這樣處理問題，我的親愛的同志們。」

在家中和工廠中苦惱着格利的煩悶，在這里是一樣的，他不能緘默下去了。這種煩悶在用狂怒毒害他那健康的血。

希德基顫抖起來，他的眼睛睜大了。

「你在把工廠當成偶像，殊馬羅夫同志。當我們這里有土匪和飢荒的時候，當我們蘇維埃機關聚着許多奸細和叛徒的時候，我們要工廠作什麼。在這種年頭，喂，誰要你們的士 士，誰要你們所有的作坊？你要用它來建築公共墓地嗎？當農民像韃靼遊民一般向市鎮遷移的時候，你還在宣傳工業復興呢。」

「關於那種事，我像你一樣明白，希德基同志。但你不能赤手空拳來從事工業，也不能用裸體的人們把它建設起來。放下你那小小的修補計劃吧！我們應當即刻從事生產的改造和復興。這就是我們當前的問題！否則我們就等於放棄一切？祇有袖手而坐，等待農民來屠殺我們。」

希比斯站起來向門口走去。人不能說他在想什麼。他在門邊停下來，單調地一句一頓地說道：

「我們的特務部是很苦的，我們既然可以談到工廠，爲什麼不也可以談到兵士間的狀況，以及向資產階級的進攻呢？這都是漂亮話，我可沒有工夫去玩味。後來，也許吧。」

他推開門，連頭也不回便走出去了。希德基向門凝視，會心地微笑。

「我們不要辯論吧，殊馬羅夫同志。主要問題不是使工廠復業，祇是組織羣衆。這不對嗎？」希德基大笑起來，用力握住格利的手。

「你也願意給舒克一點小小的訓練吧，殊馬羅夫同志？不受訓練，他就像一隻饑餓的耗子。」格利用臂圍住舒克的肩頭，把他拉向門口。舒克想要擁抱他，但辦不到。

「格利，我的親愛的同志！我們現在就要進行，我們要把羣山移動，把噴火口填滿！」在他們後邊，他們又聽見希德基的聲音。

「殊馬羅夫同志，假如你同執行委員會主席巴丁直接談一次話，那是於你沒有妨礙的。你也應當去同盧哈伐好好地爭論一場，以便日後成爲好朋友。」

盧哈伐在門口握住格利的臂肘。在他的眼裏和話裏都有一種熱力。

「我從黛莎那里聽到你。我們就要聚起來考慮你的建議，用它作我們工作的基礎。我們工作應當根據事實，不應當根據空談。『將來』是在我們的腦子裏，但我們必得用我們的筋肉來實現它。」這兩個彼此固定地打量。格利又覺得對方的話和注視在深深地刺傷他。

黛莎？盧哈伐？也許盧哈伐就是這難解的謎的解答吧？

## 二二 生鬚髮的婦人

格利回到梅荷娃那里去。他不經意地靠在桌子上，桌子像一個喇叭那樣響起來。梅荷娃忍着笑，驚訝地冷淡地凝視他。

「輕一點進攻，殊馬羅夫同志，這不是一尊礮。我們是在和平時期的環境中工作呢。」

「對不住，我的臂肘是慣於佔地方的，而這裏像雞籠一般狹窄。」

「喂，練習邁小步吧。我們就要把你位置在這里，你就要從事你的蘇維埃工作；隨後你就必得像一切別人那樣從事單調的煩雜的行政人員的工作。你就要忘記那火藥的氣味和不怕死的行爲。你就要變得溫和，憔悴。同志，我相信他們已經指派你作工廠組的書記。好的，我們就要知道你怎樣管理那一羣傢伙。你不能親近那些女人：她們都帶着豬羶、山羊、馬糞的臭氣。每一家都是一所出賣賤贓的小鋪子和收藏賤贓的貨倉。再過六個月，工廠就要一點一點地消滅了。一個什麼樣的工廠！」

「啊，我們正在設法使工廠復業。我們就要開動那些狄則爾和發動機，我們就要建設通山頂的鐵道來運輸燃料。」

「啊，你們大家說一樣的話。聽你們說話，覺得你們都是聖人，但事實上，你們通盤的意見祇能使你們自己舒服一點，成爲蘇維埃資產階級。這裏的時光是過得很黯淡的。在軍隊中是比較有生氣的。我想加入軍隊，但他們不讓我去。不感到無聊的祇有你的老婆；她能在一切瑣碎中找出值得作的事來。」

黛莎，靠牆站着，戲弄地微笑。她時時顯出不耐煩的樣子。

「我不瞭解你們的談話，同志们。所說的是些什麼，有什麼好處？出去，大兵，你在妨礙我們的工作呢。你還是好好地走開吧。」

她談諧地微笑。

「喂，看她！真是一個嚴肅的認真的女人！」

「真的，黛莎對於家務徹底忘了工。」

梅荷娃大笑，搖着她的鬢髮。

「她沒有盡作太太的職分嗎？何等的羞辱！革命完全把女人弄壞了。」

黛莎陡然大笑起來，不過不是他那舊時情人的媚笑。

現在所有女人們都笑了。她們把舒克推到走廊上去，由門內向他喊道：「你們的統治算完了，你們這些剪了毛的山羊！自從你們刮去鬍子以後，你們簡直像一羣女人。女人們看來倒像男人呢！你們再也不能追回以往的好日子了。」

梅荷娃再來親切地看格利，他覺得她在口饑般地玩味他。

「你還不會真地受過地方化；你還滿有戰爭和軍隊的習氣。人將以爲你明天就要回你的團部裏去呢。請把你的功績告訴我。你是什麼時候接受紅旗勳章的？倘若你知道我怎樣愛軍隊呵！你知道有一個時期我也在戰壕裏打過仗呢。那是在曼尼契。」

她微笑，不過她并非對格利笑，雖然她在看他。在她的眼中閃出半隱半現的歡喜。

「奇妙呵！在我一生中。那些日子，例如莫斯科的十月的日子，是不能忘記的。英雄主義？這是革命的火。」

「是那樣的，梅荷娃同志。但在這里工業的戰綫上，我們也要有英雄主義。一種困難的地位：破壞，紛亂，饑餓。對的！山已經倒下來，把人像青蛙一般壓死。現在，要有一種實在的大力量，一鼓作氣，把大山推回原來的地方。不可能？底確是的。英雄主義的意思就是作那不可能。」

「是的，是的。那正是我想同你談的，殊馬羅夫同志。英雄主義正是那樣：祇要有一種大力量，便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她又大笑起來，她的眼睛更加閃光。

「一鼓作氣，真是！妙極啦！你算用到恰當的字眼！用盡身上每一根纖維。我們應當一同談這問題，殊馬羅夫同志。我住在蘇維埃宿舍。」

黛莎一面微笑一面驚奇地凝視梅荷娃和格利。隨後她走近格利，攀着肩頭把他轉過來，然後把他推向門口去。

「現在一定要離開這里，大兵，你在這里是沒有什麼可作的。」

格利轉過身來，把她攬住，然後把她拖向房外去。女人們陡然大笑起來；梅荷娃也笑了。這一種在大眾面前毫不羞慚的撫愛，使得黛莎尖叫起來，她張開雙臂抱住格利。剎那間格利感到黛莎往日的愛情，聽見她那可愛的婦人的笑聲，那種笑聲是難以形容的，因為它是從血中流入血中的。

「殊馬羅夫同志，你知道你的黛莎是怎樣一個人？她會把她的冒險告訴你嗎？她經過許多危險，也許比你自己所經驗的還要多呢。」

黛莎吃了一驚，隨即從格利的雙臂中跳出來。

「我不准你談到我身上來，梅荷娃同志，無論好壞。再不要取笑了，梅荷娃同志，不要攪擾我吧。」

「啊，我還不知道這是犯禁的。」

爲什麼她這樣吃驚呢？爲什麼她不讓梅荷娃說下去呢？爲什麼，每一個人都知道她幾年來獨居的生活，她竟一點也不告訴他呢。

盧哈伐，站在門口上，用燃燒的眼睛向格利凝視。

「格利經過他身邊，留心着不去碰他。但盧哈伐捉住格利的外套的袖子，把他攔住。」

「殊馬羅夫同志，召集一個組特別會議。我想來報告一下。明早到職工會委員會見我；我們要關上門討論全部問題。對於一種大計畫，我們應當有精確的細節目。我不祇談燃料，也談工廠。我已經考慮過了。我們就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鬥爭。不要忘記，這要成爲一種真的鬥爭，要用我們所有力量去應付的。也不要忘記這時間或許像是不利的。這是一種爲將來的戰爭，因此表面上像烏托邦和胡鬧，我們

當然知道，祇有藉了勇敢和力量，纔可以使將來變爲現在。讓我們開始工作吧。」

他把格利的手用力握了一下，隨即匆匆地穿過婦女部門口。

梅荷娃在走廊裏與格利遇合。

「站住，殊馬羅夫同志，你還沒有告訴我們，你同希德基在那邊安排了一些什麼。我喜歡即刻得到報告。在這一個人洞裏，我們在開始腐化，每天的例行公事在把我們大家變成盲目的鼯鼠了。革命的意義不是這樣的。假如你要使蘇維埃和黨脫離舊軌道，你必須有很好的牙齒。我一定贊助你，殊馬羅夫同志。無論你作什麼，我一定贊助你。我覺得你是不會陷入普通軌道的，你加入過軍隊。還有一件，同志：你不必爲黛莎發愁。……啊，我方纔作得很蠢。……她就要自動地來同你好，你就要知道，她一定這樣的。喂，你打算作什麼？」

「作凡能使工廠復業的一切——除非我們跌斷了脊骨。」

「好的。前進；這正是我所要的。」

她向他微笑，她的眼睛和金色的髮髮在閃光，隨即匆匆地走回去。

舒克在街上遇到他，快樂地揮舞兩臂。

「喂，我們的頭目們現在變成什麼樣子啦？我就要把他們揭穿，大哥。我就要到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隙縫去把魔鬼搜尋出來。他們很認識我的。我每天都到那里去——壞蛋們——我不讓他們安心。喂，有了你，我們就要把所有大山翻轉，我們就要把所有官僚主義者除掉！」

## 第四章 工人俱樂部「共產國際」

### 一 俄共小組

工人俱樂部「共產國際」設在過去經理的住宅，那所住宅是一座堅固的德國式的建築物，用三樣顏色的粗石——黃的、淡藍的、綠的——砌成的。建築物的兩層樓從爲冬青和其他樹叢所掩蓋的山嘴上聳立起來。它的格式嚴肅、樸素、莊重像一個禮拜堂，但具有許多走廊和華麗的陽臺。庭院中有許多外屋，也是素樸而堅固的，還有一些花壇和運動場。往裏去，有數不完的房子，看不清的走廊和台階，橡木方柱上全戴有染色的玻璃燈。每一間房都有絲質的牆紙，雜色的玻璃窗和名家的圖畫，高大的鏡子和不同時代的傢具。

在住宅的前面，沿着山坡，有一個花園，已經荒蕪了，有一部分被山羊吃掉了。園子周圍有一道石腳的鐵柵欄。在右邊，在山外，聳起工廠的大藍煙突；在左邊，更多的煙突；往上去是石坑和殘斷的線道。

先前這里住過一個神祕的老人，工人們祇從遠處望見過他，但永不會聽見他那全能的声音。這却有一點奇怪，像這樣一位莊重高貴的經理，居然能够住在這樣的地方，并不怕他那三十開間的宮殿的空虛，也不怕那聚處在醜惡的貧民窟的工人們，畜類般生活的貧困，污穢，惡臭。

後來戰爭和革命來了——一場大災難。爲要從覆滅中拯救自己，那位困苦失望的經理逃命去了。那

些工程師們、技士們、化學家們同他一起逃走了。祇有一個留下來，那就是克利思特工程師，工廠建設者中的一個。他把自己關在總管理處的研究室裏。總管理處延築在大路的另一邊，略低一點，與那宮殿相對，乃是她最近的創作。

在一個晴明的春日，灼熱的陽光在海面、山頂、雲端遊戲，太陽四射的光芒刺痛人的眼睛。工人們曾在修理場集合。在叫喊聲、腳踏聲、和菸草的煙霧中，機器匠哥勞馬大提議：「讓我們把那個吸血的經理的宮殿沒收，把它改成勞動階級的俱樂部，題名為『共產國際』。」

就這樣把建築物的下一層用作俱樂部、黨小組、和青年共產同盟的辦公室，上一層設有圖書館，休息室，和特務委員會。

那地方從前是靜寂無嘩的，那地方從前是不許工人進來的，連宅邸四週的三合土路也不許行走的——現時在晚間，當窓玻璃在夕陽的火中閃光的時候，便發出俱樂部樂師的金屬的喇叭聲和雷一般的大鼓聲。他們把逃走了的職員的住宅裏所有的書籍都搬入經理的書室。那是一些美麗的書，有閃光的金面，但却有一點神祕：這些書都是用德文寫的。

哥勞馬大被選為俱樂部的管理員，當他在一個工人大會中報告圖書館問題時，他說，「同志們，我們有一個寶貴的圖書館，其中的書籍是從資產階級和資本家沒收的，充公的——不過都是德文原本。喂，按照無產階級的紀律，我們應當讀它們，因為我們應當記住，工人們是屬於國際大眾的，因此，應當通曉各種文字。圖書館是公開的，不論能否讀書，一律歡迎。同志們，我請你們到那里去創造文化，不要怠工呵。……」

工人俱樂部「共產國際」便是這樣的；不再是經理的住宅，祇是一個共產黨的中心。

工人們依舊住在他們的寓所中。具有幾十間發迴聲的空房的職員住宅依舊是荒涼的，可怖的。



工人們在修理場中製造打火機。在傍晚的時候，他們便到山上去找尋他們的山羊。婦人們步行到哥薩克的村子裏去，隨後又到其他鄰近的村子裏去，當作一種投機事業來買賣食品。

二層樓上發出轟轟的喇叭聲和隆隆的大鼓聲。

每禮拜一照例舉行黨小組會議。討論各種不同的問題，例如：（一）公共膳堂中牛油和蠶豆的失竊；（二）用公共膳堂的食品餵豬；（三）黨員們的宗教活動；（四）爲了交換和投機而掠劫工廠，等等。

格利在俱樂部中召集全組特別大會。

這是一個寬大的房。其中有嘉列利亞的樺木窗格和同樣木料的手製傢具。夕陽的光線把牆壁和傢具鍍上一層金色。

他們從休息室中搬了一些粗糙的木板凳進來。

格利坐在高出的桌邊，從那里他可以看見所有人的臉；這些臉看來都很相像。他覺得是這樣，雖然它們實際是不同的，不過在它們全體中間有一種共同的特徵，那特徵使它們合而爲一。這雖存在而模糊、使人用力凝視、用力思想來下它一個定義的東西是什麼呢？人要爲它找一個相當的字，但在他的舌頭上偏就沒有這一個字。隨後他突然明白了：這是餓。

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同格利初次會面的，也懶懶地淡淡地向他招呼，彷彿他從不會離開這里。他最後一次在村子裏是在那日落的晚間，那時，在工廠的門前，軍官們會把他從過往工人隊伍中拉出來，會殘忍地鞭打他和別的工人們。

他們中間有一些含着勉強的微笑、熱誠地同他握手的人，哄然大笑起來，不知說什麼好地用模糊的發音說道：

「哦？後來呢，老哥？情形還好嗎？怎樣的？」

隨後他們走去坐下。既經坐下，他們又帶着不能抑制的微笑凝視他。

隨後哥勞馬大——人小名大\*——來了，用他那癆傷的聲音笑着，噎着。

「現在有一點不同了，殊馬羅夫同志——呃？真的！現在我們要前進了！我們共產黨員怎樣地入了山羊和打火機的迷呵。……但不要再容許討論。說得清清楚楚地，不要留一點矛盾！」

他轉向工人們，他的熱心幾乎使他不能透氣。

「你們知道，無業遊民們？這里有一個人，他經過死亡，等等……我宣佈——。當然，現在輪不到我說話，不過我要首先聲明，是他，殊馬羅夫同志，使我成爲現在的樣子——是他把我帶進俄共的隊伍。」

他們笑着聽哥勞馬大說話。哥勞馬大像這樣說話是不常見的。殊馬羅夫彷彿笑一個衝動的青年一般笑他。笑着，咳着，工人們在濃厚的菸草氣味中欠伸。

「說下去，哥勞馬大，繼續下去，往下說！我們就要勝利了，好了！」

韃沙克坐在遠處的角落上。黝黑，駝背，他像一塊無煙煤一般雜在工人們塵灰蒙蓋的破衣服中間，他靜默地坐着，比一切都渺小，但他眼中那憂傷的靜默的問題是顯然可見的，使大家感受壓迫的。他的眼光越過衆人向遠處望去，但他隨時都會用像他自己一樣黑的、像他那爲煙灰和五命層薰灼過的臉一樣硬的話沈重地壓在他們身上，於是每一個人都要爲他的重量吃驚了。

女人們是侷促不安的，摩娑着她們的襤褸衣服，粗野地微笑着，像麻雀一般地唧咕着。作爲她們的

\* Gromada, 龐大之意。——譯者註。

嚮導和領袖，黛莎與她們彷彿隔離，但赫然在目。她的紅頭巾像靜止的火焰一般照耀。她不時走近女人們，她們於是聚在一起，低語着，嗤笑着。

大家都在等候盧哈伐來報告排除散漫和危機的鬥爭。門敞開了，沙夫殊克進來了，襤褸，赤脚，眼中充血。

龐然大物，肌肉上滿呈無處可用的氣力，他悶悶地坐在近門的地板上，他的背靠着牆，滿帶擦傷和痲痕的膝蓋突了出來。一種腫脹的痛楚在他那失望的眼中燃燒。

黛莎把沈重的窗門推開。

「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哪，在這一組裏！一切工作都在煙霧裏進行！吸菸是懶腦袋的工作！」

她剛把窗子推開，便有一陣嘈雜的聲音傾注進來，使得屋子發出迴響。在二層樓的陽臺上，喇叭吼叫，鼓聲震響。

從他們那洞一般的家中流浪出來，忘記了工廠——工廠的喧聲、煤煙、塵土、機器——他們自己的身上現在也蒙着山風的塵土，工廠的工人們背上揹着袋子，正在爬上山坡。

沿着大路和小徑，經過山坡和草原，爲飢餓和盲目的貪婪所驅使，如在原始交易的時代，他們走向鄉村和哥薩克的部落。這些工廠勞動者，從前不聽晨鷄、只聽汽笛的勞動者，在過去幾年間已經習好豬圈羊欄的魔力、肥料的辛辣、鷄窩的溫暖了。從前在機器的喧聲中工作的這些人們，現在要聽農場的鷄叫，關心豬、鷄、山羊——討論吞掉某人的口糧的小野豬了。

供給工廠和工人寓所的電力已經停止；汽笛被塵土塞滿了；在這一首田園詩中間，除了鷄鳴和豬叫，便歸靜寂和沈悶所統治了。

但在這「共產國際」俱樂部中，在這工廠的小組會上，共產黨員們都在揉擦他們的眼睛；他們那泥

污的手和衣服放出家禽和牲畜排洩物的氣味。他們擁擠着坐在一起，喇叭的怒號和不習慣的話從過去喚起一種遺忘了的生活。格利也是屬於過去的，彷彿是昨天纔回來的，放射着煤油、融鐵、以及冷酸渣的硫黃蒸氣。於是照樣來一次：工廠……生產……繚道……作坊！

黛莎剛離開窗子，謝爾介便帶着羞怯的眼光、禿頭頂、落到肩頭上的鬚髮走進來。他走到格利身邊，向他彎下腰來，裝模作樣地對他低語。

格利站起來，靈巧地把帽子拋到憲臺上去。

「同志們，盧哈伐不能來，伊伐晉同志來代替他了。盧哈伐同志下去會碼頭工人；他們爲了口糧發生暴動。我們現在要開會——安靜些，他媽的！現在我報告你們一件事；我早已聽到這一種謠言，現在無線電把它宣佈出來了。別的國家——聯盟國——就要同我們通商，正在派船來。我想我們是不會反對這種事的！當然不會！我們就要很高興了！我們也可以作我們的一份呀。」

他爲自己的笑話引笑了。

哥勞馬大開始作手勢，他的眼睛快樂得放光。

「同志們，因爲我們本是一個堂皇的工廠的工人，但已經被豬、羊等等拖累住了，如此，這般……呢。是的。……離開你們的豬窩吧，同志們。我提議我們把所有剩餘的東西清算給兒童院。因爲我們是勞働階級——」

大鼓的咚咚！一陣營營的騷動聲音雜在煙氣和灰塵中。

「豬……總有許多入算計別人的財產！誰的東西是從鄉村和農場中偷來的？他專替自己設想。……少爲別人打算。哥勞馬大的老婆因在鄉村盤旋把衣服都磨破了。」

「清算？……滾它的蛋！表決，殊馬羅夫——讓本組來表決？」

「呵，弟兄們！……沒有東西吃，你們知道！什麼！一場兇惡的戰爭，呃？……喂，弟兄們。……」

格利搖鈴子，教會衆守秩序。

「不要吵，同志們！現在還沒有禁止養豬養羊，如果你們想同這類東西一塊混，那是可以的。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們就要用真正無產階級的方法來對付它們，像我們過去對付資產階級一樣。」

因了這一種談話和一場大笑，他把秩序和安靜恢復過來。

「同志們，我建議我們選舉一位主席。」

他這一句話剛說出口，坐在會場一隅的女人們，由杜瑪沙和利薩維達領頭，跳上跳下，揚起她們的手，叫着一個名字，但互相爭競着，看誰叫得最響。

「黛莎！黛莎，殊馬羅瓦！黛莎！」

男人們也在叫喊，但不能一下子把女人們的聲音壓下去。

「哥勞馬大！殊馬羅夫！沙夫殊克！」

沙夫殊克的名字在一陣哄笑中沈沒。

哥勞馬大在桌邊跳起來，粗野地向女人們搖着雙臂，向男人們喊着道：「同志們！我不反對女人們——她們有同等的權利，同是人類。……呵，是的。至於年青的人們，他們一定要作領袖。當然的。但讓他們再等一等。我們要一個有鬍子的當主席。」

「殊馬羅夫的鬍子在那里啦？你的鬍子呢，被貓舐去了嗎？」

女人們在用盡氣力喊。

「黛莎，殊馬羅瓦！黛莎！哥勞馬大簡直不配給她遞一杯水！沙夫殊克的鬍子恰好當爐刷用，摩提亞倒很認得他的拳頭！」

「沙夫殊克！殊馬羅夫！羅沙克！」

格利不斷地搖鈴子。

「我們要表決一下，同志們。黛莎，殊馬羅夫是頭一個被提出來的。雖然她是我的老婆，我是不反對女人當主席。誰贊成——」

當他還未說出黛莎的名字，女人們又叫起來。

「黛莎！你們爲什麼不給女人們機會，你們這些飯桶。」

格利是第一個舉手的人，女人們和謝爾介同他一起舉手。別的工人們一個跟一個地彷彿不情願地舉起手來，咳嗽着，哼着鼻。

沙夫殊克，沒有舉手，從他的角落裏咆哮道：「把她們撵出去！這些女人！把她們都趕回家裏去！唉，我不能忍受她們！」

格利再大聲地搖鈴來平靜這一場吵鬧。

「現在我們要表決哥勞馬大。……票數很少。現在表決羅沙克……祇有少數。請就位，殊馬羅夫同志。」

女人們開始鼓掌，像一羣母鷄在鼓翅。

「好哇，女人們！我們已經勝利了！對這些有鬍子的和刮淨臉的山羊們顯顯你的身手，黛莎！」

黛莎邁開穩定的步子，走到桌邊，站在格利身旁。

「同志們，請保持安靜和無產階級的眞精神。把議程單給我，殊馬羅夫同志。請伊伐晉同志報告。你可以說十五分鐘，同志。」

謝爾介吃了一驚，帶着狼狽的樣子笑出來。

「這條規矩太嚴了，殊馬羅瓦同志。」

「不要耽擱工夫，伊伐管同志。如果你要說話就請說，否則我們就要進行別的事了。」

「她自己覺得很不錯呢！我告訴過你，我們並不要一個女人……」

「把她們踢出去！讓她們都回家去，這些吵鬧的母雞！我就要扯住她們的襯裙，把她們提起來，從窗口拋出去。」

「不要出聲，沙夫殊克同志！我要你們停止這種搗亂的行爲。記住你們是共產黨員，同志們！」

黨涉是對的。很短的時間就夠了；在一個對工人們的報告中有些什麼可說呢？謝爾介的腦子裏的話太多了。她知道他現在所要的是什麼。枯燥課本上的句子是奇怪而不可解的，像謝爾介自己一樣玄妙和迂闊的，這一點在他的話中和性格中都看得出來。

「同志們：一種可怕的經濟崩潰……一個不可忽視的危機……勞動階級一個最困難的試驗。軍事前線結束。……我們所有的力量都應當用到工業前線上。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定出一種新經濟政策。無產階級是唯一的力量。……共和國工業的復興……讓步和世界市場。……（唉，這些愚蠢的知識份子！）我們應當擁護無產階級的國家……十倍地增進我們的力量，要有鐵的隊伍。……我們已經打破封鎖。……勞動階級和共產黨。……（結束吧，伊伐管同志！）燃料供給的恢復。……工廠權力的使用。關於這問題，殊馬羅夫同志比較我說得好。」

「同志們，現在報告是擺在你們面前了。請安靜些，哥勞馬大同志！」

「且說那位作報告的同志。……他的父親并非勞動階級的份子。……盧哈伐是一個更有力的演說家。

……雖然這位同志是同情的，但他的議論沒有一點用處。我們已經聽夠空話了。俄共究竟在作什麼呢？」

「哥勞馬大同志，你彷彿一點也不懂得秩序。現在請殊馬羅夫同志發言。」

聽衆沈靜下來。好的，我們且聽聽格利·殊馬羅夫說些什麼。主要的力量是在他身上。明天全靠他的話來決定。

「同志們，我們不要玩弄字句吧。我們已經同豬和打火機玩弄够了。——够了。工廠再也不是一個工廠，祇是一個牛欄。我們是一些昏蛋。這是正經事嗎，同志們？每一個人都有兩條路可走：你可以讓魔鬼捉住你，也可以抓住他的尾巴來擺佈他。這全要由你們糊塗的程度來定。我們的手不是生來養羊養豬的，是要作別的事情的。我們知道這這一層：我們的手是這樣，我們的靈魂和心思也是這樣。讓一切蠢事滾蛋吧！正如伊伐督同志所說，當下有一種新經濟路線。這種新經濟政策是什麼呢？它的意義就是：用一種建設上的大力來打魔鬼的嘴巴，士敏土是一種有力的結合原料。我們要用士敏土來完成共和國偉大的建設。我們就是士敏土，同志們：勞動階級。我們要把這一點記在心上。我們的玩笑早已開够了；現在我們要開始正經工作了。」

在喧聲中無法瞭解全組在說什麼。在通紅的臉上，白的眼睛起了血筋。哥勞馬大跳起來，粗暴地搖着兩臂；沙夫殊克也咆哮着從他的角落裏跳出來。

格利舉起臂來請大家注意。他的下頷的肌肉顫動了。黛莎發狂地搖鈴，教大家安靜，大聲喊道：

「同志們！共產黨員們！你們依然是烏合之衆！保持紀律。我不會讓你發言，沙夫殊克！」

「好的，同志們，讓我們仔細考慮一下吧。問你們自己。工廠裏缺乏的是什麼呢，弟兄們？沒有燃料！工人們沒有燃料！我們已經達到一無所的程度。冬天就要來了，就要給我們苦頭吃了。我們要在山坡上裝一條新鐵道。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木柴運到鎮上。我們就要到經濟委員會去對他們說：給我們汽油和精油，你們這些卑劣的東西！你們儲藏了多少油？我們已經接到取油的命令。假如他們對我們



要手段，我們也就用我們最後的手段，從特務委員會一直鬧到革命裁判所。繞道——是我們的第一步。我們由職工會組織星期義務工作。我們要教我們的工程師起草計劃，監督建設工作。讓那些該死的山羊滾蛋吧！」

沙夫殊克擠到桌邊，把拳頭擡在下面的文件上。

「呵，可惡的懶東西們，牧豬奴們！」

「守秩序，沙夫殊克同志！」

「你爲什麼不准我說話，女人？這里既然有養豬的和造打火機人的，我怎能不出聲？」

「沙夫殊克同志——這是最後一次！」

「啊，你這母狗！格利同志，踢你老婆的肋骨。呀，可惜，她不是我的老婆。……你們這些不中用的東西。……放羊的人們！你們的手和喉在哪里啦？且說，特務委員會是怎樣處分克利思特工程師的？格利，克利思特工程師算什麼朋友，是他把你送去受死的呀？我不能忍受這個！讓他們把克利思特工程師帶到這里來！」

「對的！那個專家。……克利思特工程師。……把他捉住，送到特務委員會去！他已經像洞裏的耗子一般躲起來。他像小偷兒一般到處溜走。……先前他不是要害死你嗎？」

克利思特工程師。他曾握有格利的性命，他把它拋給劊子手，彷彿一把垃圾，克利思特工程師。……格利的生命抵不上克利思特工程師的生命嗎？不過這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他們兩個生命又遇在一處。

這時駝背的羅沙克直視黛莎，隨即靜默地舉起手來。

「請羅沙克同志發言。」

所有的頭都轉向坐着駝背機器匠的角落。他的話總像石頭一般打出，並不顧惜他的聽衆。

「是的，我們想要作工，但我們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話。現在輪到我說話了。我們已經像一堆水泡：我們已經脹起來，迸散了。任用適當的人，事情才能進行。關鍵就在這里，你們這些白痴。至於克利思特工程師。他也許是一個討厭的傢伙，不過——我要這樣說：誠然，他把格利交給他們，但他怎樣待黛莎呢？克利思特工程師怎樣待黛莎呢，當他把她從死裏救出來時——？」

黛莎突然從桌子上靠向前邊來，用手推羅沙克的腕背。

「羅沙克同志，他不是這一次討論的題目。住嘴，或本着報告的題目說。假如你沒有話說，那就回到你的坐位上去吧！」

羅沙克瞥了她一眼，作出一種氣餒的姿勢回到他的坐位上去。

又是黛莎。又是這個祕密。……

格利用很大的力按住自己。他再三考慮，同自己的思想角鬥着。

「好的，同志們，如果是這樣，讓我自己同那個工程師面對面的交手吧；現在我們且擱開這個問題。」

疲乏的工人們用他們的襯衣的袖子揩着額上的汗。

黛莎把一張紙舉在眼前，從那上面向室內四周打量。

「同志們，我們必得認真地考慮黨委員會的問題。我們接到命令，派遣本組若干黨員去公共農場作工。這是黨的命令。」

全組中又像爆發了一個炸彈。

「不，我們不能接受命令。命令我們去這里，又命令我們去那里！簡直是把我當糧食丟給土匪。這不是「派遣命令」，這簡直是謀殺。我們不是被送去屠場的牛羊。」

「不過，同志們，我們是黨的一組，并非一羣空論家。我不過是一個女人，但我告訴你們：我從來不會有過一點鐘爲我的命運擔憂，這一點是你們深知的。」

「假如你喜歡，照命令派你自己吧，把你所有那些該死的母雞都帶了去吧。」

「多末厲害的女人！她要來約束全組！把女人們從小組中趕出去！」

隨着是沙夫殊克的聲音。不過連他也不能把喧聲壓下去。

「派遣哥勞馬大！他是葬身在他那工廠委員會裏的！」

「還有羅沙克，弟兄們；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們已經過够安閒日子了。」

格利邁著沉重的步子，平靜地從桌子後邊走到室中央來。他皺起面孔，緊張的肌肉凸了出來。

「派我，同志們——共產黨員們；也派我的老婆。她稱你們作空談家，她是對的。我到過那些比你們所說的還要壞得多的蜂巢。三年以來我與死爲鄰。那些遭癘的山羊把你們拴住了！」

「好的，那又怎樣？你還沒有死呢，殊馬羅夫！過去幾年誰沒有見過血呢？」

「就是這！他們爲什麼沒有殺掉我呢？我像長生不死的伽希查伊\*一樣結實。我已經同死亡結成夥伴。假如你們見過一滴血，你們應當知道死神是有銳利的牙齒的。并不是裝腔做勢的！喂，看一下，賞鑒一下吧！」

他作了一個闊大的姿勢，把他的罩衫和垢污的汗衫扯下來，拋在地板上。借了煤油燈的光，他們可以看見他從頸部到腰部的肌肉，在皮膚底下伸縮自如地動着，爲陰影所加重。

「誰要來摸它們。喂！來摸它們！」

他用手指叩他的胸膛，頸頸，和肋部。凡他叩到的地方，滿呈青紫色的傷痕。

『要我連褲子也脫下來嗎？需要這樣作嗎？啊，我是不害羞的；我的下體也帶著同樣的裝飾品。你們想要別人替代自己去工作，因此你們就可以睡在你們的羊圈裏，呃？好！我要到那里去！選我來擔任這一項職務吧！』

沒有人行近格利身邊。他看見圍着他的濕潤的眼睛，看見他們怎樣突然靜下去。他們凝視他那赤條條的滿帶結節和傷痕的身體，爲他的話所震驚，所激動，他們汗氣蒸騰，靜默無聲，呆坐在他們的坐位上。

『同志們！這是一種羞辱。……同志們，我們的靈魂墮落到什麼程度了？』

哥勞馬大在癡癡地嘆氣，扭扭，作勢；他內心狂熱的感情找不出語言來表現。

一個有鬍子的工人從一張板凳上站起來，猛烈地捶他自己的胸膛。他是極端地受了感動。

『寫下我的名字吧！快點！我要去！我是不怕死的！是的！我養了三隻山羊和一隻帶小豬的母豬。是的，我也沿着鄉村的路背過商人的袋子。……有什麼可說的？我們已經在我們的洞中腐化，孩子們！』

在他後邊，許多沉重的手掌靜默地舉起來。

黛莎，用她那遲滯的眼睛看着格利，舉起手來。

『同志們，我們的小組比別的壞嗎？不，同志們！我們有好的工人，好的共產黨員！』  
她是第一個開始鼓掌的人，她的牙齒在微笑中粲然閃光。

當所有的人又平靜下去，事情順利地進行的時候，黛莎用議程外的一種動議使他們吃驚起來。

『同志們，那些逃走了的職員的住宅：都是空的。我提議我們在那里開辦育兒所。這種可咒詛的家

務。……我們需要自由的無產階級的婦女。」

「聽，聽呵！這些女人們——她們像母雞一般吵，公雞一般叫！她們一定把這種事交代給我們了，弟兄們！」

「沒有異議？議案通過了！讓我們唱「國際歌」。」

## 一一 奧古斯特·倍倍爾和摩提亞·沙夫殊克

從俱樂部到他們的家，祇須在山坡上走十分鐘的路。格利和黛莎，摩擦着肩頭，搖擺他們相握的手。

工廠後面黑紫色的遠景；海和市鎮四郊是迷濛的，在它們那荒涼的空氣中擾動：生命的閃光與上面的黑影相交替。燈塔上有一道火光射向工廠，隨即斷成許多結子。人可以看見下墜的流星倏然落到遠處的海面。曲折的羣山輪廓上的天空具有孔雀尾一般的光彩。

格利和黛莎默默地行走；他們想說話，但說不出。

在鎮後的羣山中間，在海上的峯巒中間，神祕的火光時隱時現。它們熄了，一切變成暗黑，不久又亮起來。黛莎摸格利的手。

「你看見那些信火嗎？那是白農軍的信號，他們還要鬧許多亂子呢。他們就要給我們許多工作，並且要流不少的血。」

她雖這樣說話，但在她的話中含有另一種精神，斷然不是尋求他那男性力量的保護和愛撫的精神。這不是格利所希望的話。離開他以後，黛莎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呢？什麼力量給了她一種不同的人格

呢？這一種力量已經毀掉先前的黛莎，現在的黛莎比往昔的黛莎更壯大、更精美了。橫在他們中間的就是這種牢不可動的力量。

黛莎用穩定的敏捷的步子行走。雖然小徑是看不見的，她卻能在夜間像貓一般看得很清楚。

「告訴我，黛莎。你同克利思特工程師是怎麼一回事？」

黛莎保持緘默，她的眼睛透過黑暗看着格利的臉。

「你不知道嗎？」

「關於你的生活你告訴過我什麼呢？一個僅僅相識的人也可以完全知道的，我究竟是你的丈夫呵！」

格利看不見黛莎的微笑。

「好的，那末——我同一個反間諜組工作——摩提亞請求克利思特工程師。……他答應了。出面爲我擔保。……我參與了農軍的工作。」

「農軍！你不知道作這種事會喪命的嗎？你竟安全地脫離他們的掌握嗎？把這件事告訴我。」

「啊，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當我們有更多時間的時候，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你。現在我們還有別的事要作呢，格利。你不能一下子合上我的步驟。……」

她從他身邊走開一兩步，並且增加了她的速度。在這些急遽的動作中，格利覺察出她的驚惶來。他記得，當他們一同走着去兒童院時，她有過同樣的行動。

「小黛莎，有一點什麼煩擾着你，我可以看得出來。有人同你要好麼？一個漂亮男人要想討你們女人的歡心，那是一點也不難的。」

「格利，就我所知道的來說，你並不是一個下流人。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完全是出於糊塗；不過下一次說話要小心一點。」

在他們那帶微氣的不適意的臥室裏，她坐在桌邊，從一個紙包中拿出一些書來。她選了一本，把燈挪近一點，把頭枕在手上。

「很好！你現在讀什麼嘉言鈔呵？」

沒有從書上擡起頭來，她低聲說：「奧古斯特·倍倍爾著的女人與社會主義。」

「好極啦！——別的那些書呢？」

「都是列寧同志著的。如果你願意讀，就拿去吧。我們共產黨員必須盡量汲取知識。」

寧沙專心地讀書。遇到困難的字，她低聲地半吞半吐吃力地讀，到了容易的部分，她便很快地讀過。隨後又遲疑起來，向別處望一下，思索著，搔著眼眉，隨後又開始讀下去。

從敞開的窗子飛進許多夜遊的昆蟲，遊蕩着，繞燈織着一條一條活動的線，在燈筒上自焚着，撒穀一般向桌上墮着。像蚊蟲一樣，星光從黑夜中透進窗子來。貓頭鷹的驚叫像發問一般地在山林中震響：「是——否？是——否？」從對過的沙夫殊克的窗子裏，也透進一道黯淡的低微的光線來。

格利站起來，光着頭走出去。

沙夫殊克夫婦準備睡了。桌上還有晚飯的殘餘。祇剩了脫衣，洗澡，去睡了。摩提亞，穿着襯衣，靠着桌子作事。沙夫殊克，光着腳，頭髮照常蓬鬆，彷彿在用力扯起他那笨重的呆板的身體。他為格利開門，顛顛地站在床邊。

「在這樣的深夜你到這里來作什麼，你這個老流氓？在白天你像狗一般吠，在晚上你又像蚤子一般跳！」

這是沙夫殊克常有的激動而親熱的吠聲。

摩提亞羞慚地把襯衣往胸上拉，蓋着她那雙胖大的豐滿的乳房。

「你是我們一家人，格利。……我現在已經換了晚裝。你不要出去曬舌吧。……」

「不要怕羞，摩提亞。即使不這樣，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女人。我不會從沙夫殊克手中把你搶走的。他是可靠的；你不能用炸彈來動他一下。喂，請告訴我，你和沙夫殊克過了一些什麼的日子？」

「沙夫殊克？他是一個愛鬧的人，然而好的。……我已經把他完全制服了？」

「不要胡說，你這母狗！他昨天打過誰來？你已經忘了嗎？」

摩提亞的眼睛發光。她像一匹貓一般的跳起來。

「你自己纔胡說呢，你這老狗熊！我打過誰的嘴巴，你記得嗎？」

格利笑起來。他們是很有趣的，沙夫殊克兩口子！

「喂，你是怎樣過活的：沙夫殊克，我的老同志，從今天起，絕對不許你的手碰摩提亞。要準備你的手去作別種工作。」

摩提亞歡呼着跳起來，衝到格利前邊——不再爲雙乳坦露而害羞了。

「是的，是的，格利！啊，我們多末需要工作！祇要有了工作啊……格利，親愛的格利，我們此後不就可以有一種比較安靜、比較充實的生活嗎？我們從前有工作，就有小孩……工作死了，小孩也跟着死了……」

她眼中含着淚走到桌邊去。

「好的，格利，你這個流氓，假如我手中無工可作，你明天就不要活了。我明天要去籬桶場，聽我的小姑娘們唱歌。你的老婆是一個厲害女人：她可以把整個小組繞在她的小手指頭上！」

摩提亞的眼睛閃光，她深深地查看格利，祇有女人纔能這樣。

「我不了解黛莎。她怎可以把努爾珈像一條狗似的交給生人的手中呢？沒有小孩和家庭的女人就是



一個野人。她想拉我入她的夥，不過我不是這樣一個傻瓜。我寧死也不肯離開我的家。」

沙夫殊克把拳頭打在膝蓋上。

「一個厲害女人——你的老婆！啊，她怎樣地把握住那個小組，哈，哈！」

格利專等着摩提亞發言。那些話正是他所期望的。她懂得他了嗎？她曉得這幾天同黛莎的生活情形了嗎？祇有女人們纔能够洞察別人的思想。當他擱下摩提亞的話而來回答沙夫殊克的時候，她用明亮的眼睛看他，含着一種不十分明顯的暗示。

「那是真的。離開我，黛莎已經長成一個大無畏的女人。沒有我，她怎末能够活下去，我不知道。她是驕傲的，不肯誇張她的行爲。」

摩提亞的眼中發出憤怒的光，她彷彿抑制她自己。

「不要到這里來說那種話，格利。不要牢籠人。你把黛莎留給痛苦和死亡，現在你不要想一下子把她控制住。不要耍手段。我知道你在變戲法，呃？我不是傻瓜。她既然是這樣子，你就沒有辦法。你拿她來試驗——因爲你也像你們那些該死的男人——。好的，現在你已經燒了你的手指頭，是不是？我任什麼都不告訴你，假如她不會告訴你，假如你的爪子還不够長，就不要想用你的手來發掘什麼。」

格利昏亂起來，用笑聲來掩飾。

「你長了一個狡猾的鼻子，摩提亞，這是真的！好，真的就是真的。舊日的黛莎已經不存在了，她的遭遇如何我也不知道。我感到在這女人的內心有一點什麼。也許她走入了女人們將要走的錯路？那末讓她來說吧；我不是一個妖怪！」

摩提亞再用眼睛斜視他，格利知道她看穿了他那隱藏的計畫。

「啊，格利！你要來騙我，你不害羞嗎？回家去睡吧。不要這樣裝模作樣——這是沒有用處的。不

過黛莎爲什麼？——我十分愛你的黛莎，格利！不過她爲什麼把努爾珈加送入那個兒童院去受罪呢？努爾珈過去同我住在一起。她爲什麼不把她留在這兒呢？一個女人沒有丈夫和兒女怎末過活呢？你們男人是多末傻啊！你們不能從女人們的內心看出這一點來。」

在過道中，當摩提亞送格利出門時，她帶着一種少女的嬌羞的笑握他的手。

「啊，格利你是我們一家人。……我們一個真正的朋友。你不知道我有多末快樂。……你不知道。我快要作母親了，你曉得——一個快樂的母親，格利！」

在門口上，她突然爲了可憐格利而嘆了一口氣。

「啊，格利，有多末不幸！你再也不能同黛莎親近了。不過你應該這樣，你們男人——把你們的女人們像那樣拋給狗子！」

格利發見黛莎同他離開時一樣，讀着書，雙手捧着頭，她那嚴峻的臉，勤懇地喃喃地讀着書。當他進來時，她向他投了探問的一瞥。

「喂，你從我們沙夫殊克同志家曉得了些什麼呢？」

格利走近她身邊，他的臉上滿帶痛楚。他擁抱她，用一種異乎尋常的調子說話。這不是那個經過戰爭的暴風雨的格利了，祇是一個爲愛情和渴望所磨折的男子。

「黛莎——告訴我吧，我的小鴿子，告訴我。……像你往常一樣地和氣。……這使我太難堪了，黛莎。我覺得你像一個生人。彷彿你在胸前藏有一把刀子。」

黛莎沒有說什麼，但格利覺得她顫抖，在她的內心對於他有一種反應。他覺得她的頭和肩依靠他；他覺得她又變成從前那個可愛的馴順的婦人了。但她依靠他，還在同自己鬥爭，還沒有恢復控制力。

「好的，即使發生過什麼事情，也不是十分重要的。在惡劣的時代，任何人都會遭遇得到的。」

她從他的臂中脫出來，深深地嘆息着。她隨即像摩提亞那樣，仔細地看格利的眼，含着憂愁斷續地低聲地說道：

「是的。……是那樣——。的確發生過，格利……並且還不止一次。」

彷彿有一隻魔鬼的手把格利和黛莎隔開；彷彿有一個大膿瘍在他的胸中潰發。一種獸性的狂怒使他的臉上充血。使他的雙拳充滿野獸一般的力量。

「那末這是真的了，是吧？真發生過了！你曾經像一個淫賤的娼婦同一般流氓躺在溝裏？你這醜陋的母狗！」

怒氣使他發了昏，他的眼睛睜大着，他的心房脹得使他的胸容納不下，用蹲伏着的步子，他向黛莎撲了去，他的拳頭舉起來。但她已經從椅子上迅速地起來，牢固地站好，彷彿比日常高大了。用一種不像女人的、彷彿從胸部深處發出來的聲音，她立即制伏了格利那獸性的憤怒。

「你醒一醒吧，格利，你不覺得害羞嗎？這是什麼事？」

她不出聲了，含着滿臉的怒氣。當他，為她的叫喊所制伏，顫動着嘴唇突然停下來的时候，她平靜地帶粗啞的低聲說：「我要試驗你一下，格利。你不能像一個人一般行動。你還不能規規矩矩地聽我的話。剛纔我對你說的不過幫助我看得更清楚。你到摩提亞家去偵探——我知道的。我很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真的。不過你也是一個野蠻人，需要一個女人作你的奴隸，同你一起睡。你是一個好軍人，不過在日常生活中，你却是一個不好的共產黨員！」

她又開始鋪床了。

## 第五章 隱匿的寓公

### 一 秘室

那些粗大橡木架中間的窗子永不會敞開過，從石坑飛來的灰塵，由窗隙滲入，像天鵝絨一般堆積在窗臺上。

在早晨，當羣山閃出藍紫色的光的時分，當太陽的光線曲折地溜入窗欄中間、透過玻璃的時候，虹色的石坑灰塵結晶體燦爛地發光。那位技術家克利思特工程師，常在窗前佇立很久，觀察這些細小的迴旋着的世界。夢想着那過去的地質學上的時代。一種可以觸摸的濃厚的寂寞包圍住他。

彷彿由於一種幸運，這一間房迷失在迂曲的迴廊盡頭，那地方在白天為夢一般的沉寂所主宰，夜帶回黑暗的空虛和零亂的影子，工程師的研究室彷彿可望而不可即，像山谷中長滿野玫瑰和長春籐的那石坑一樣僻遠。

在工廠被荒廢以後，被竊走的門和窗留下來的暗藍色缺口發問般地面對小山迸發岩和裝有殘斷的鏽腐的鐵道的石坑臺階——於是生命不得不停下來，分解成兩種元素：紛亂與平靜。那末，一個死工廠的工程師獨不然呢？這樣作時他不受任何拘束，時光呈着穩定的平衡流去了。

要緊是不要推開窗子的橡木架，祇要玩味雙層玻璃片中間的蛛網的結構的深義。在間於過去和現在的某一不定點上，克利思特工程師已經從窗子中間空懸的繁複的蛛網中突然觀察出一種淵深的美和意義

來。

生有圓肩、長腿、整潔的銀色頭髮的他，常在窓前佇立很久的時間，凝視着光潤的蛛網，凝視着在各種角度上相切相傾着的發光面，各梯級的無數反射，用它們那非常緊張的力量交織和糾結。

沒有人造訪他的研究室。工廠既像墳墓一般沉寂，堆在潮濕的倉庫中的士敏土也在好久以前便變成鐵一般的硬塊了，綫道是壞了，電線也斷了，吊運車出了軌，滾下山坡去、躺在草叢和垃圾中間、因雨水而鏽腐，當這種時候，誰還需要這位技術家呢？機器匠們既已懶洋洋地沿着大路和小徑、繞着空洞的建築物，穿着庭院游蕩，把木材帶去當燃料，用機器的金屬部分製造打火機，從轉輪上拿去帶子，當這種時候，沒有人需要這位工程師呵。

在下面的半地下室中，在那些空房的半暗的光線中，可以聽見工廠委員會的踐踏，怒吼，和叫喊。克利思特工程師覺得這是一家酒館，住着許多暴徒和匪類的一個罪惡的淵藪。從他那塵埃迷漫的窗子，他看見工人們在三合土的台階上跑上跑下。他注意他們的臉：憂鬱，黯淡地呈着饑餓和痛苦，印着深刻的皺紋。這些人專心從事他們自己那可怕的莫名其妙的把戲，一點也不理會他。

用了他解決一個簡單數學問題的細心和靈巧，他已經瞭解一切事情的內幕。從他那遙遠的角落，他帶着一種譏笑和狂怒來窺察這些工人們。所有這些人爲飢餓和失業、爲反抗這種狀況的革命——那大悲劇，那大糜爛——耗盡精力了。就是他們這一般人，已經毀掉他的前途，把世界像一把廢物似的燃燒了；他們已經忘記，在這隱匿的房裏，有少許過去的殘餘。

他的窓外的三合土平臺和臺階在赤日下閃光。彷彿已經達到白熱度、進入發火點了。人會以爲水在燒熱的平面上流動，噼噼地冒着泡，發着汽。實際上不過是工人們在三合土臺階上的鬆散的士敏土和圓石子上的脚步聲。在那里，他們像螞蟻一般穿行各門，出入工廠委員會。

現在爲什麼要有一個工廠委員會呢？從前沒有這末一個東西、工廠不是馳名全球嗎？這些工人們在一度有完備組織的大事業的殘餘中養成了懶惰，他們還能作什麼呢？假如明天像今天一樣，假如後來不過是一串同樣麻木的日子，像雙層鏡片下無窮反影一般相同的日子，那又何必這樣熱心的奔忙呢？

每天剛到一點鐘的時候，聽差雅各便帶着一個銅盤子進來。他靜默地進來，冷峻，嚴肅，僵僵。他那具有銳形的尖端的灰色鬍子和紅頭皮上的淡藍硬髮，彷彿玻璃一般透明。他放一杯茶和兩塊小紙裏的糖，然後向後退兩步，低着腰從地板上用手指尖拈起兩塊麵包，小心地放在桌子下邊的籃子裏。牆壁是白淨的，在橡木架中間，那些建築圖看來像過去一樣嚴肅。

「已經一點鐘了嗎，雅各？」

「剛剛一點，荷曼，荷曼諾維契。」

「很好。你可以走了。不要讓任何人來算計我。」

「是，大人。」

「把窓擦一擦，雅各，但不要推開。」

「是，大人。」

克利思特工程師背向着雅各站在窓邊。他那銀色的硬直的短髮使他帶一點煩惱的氣氛；他頸部的肌肉像彈性的帶子一般動，他的舊短衫從肩上直垂下來，下部突出，像一條小尾巴。

在他那廊子以外的遠處什麼地方，時時發出微弱的聲音，也可以聽到計算機的鏗鏘聲。經濟委員會已經派新人到這里來了。

他們是誰？他們在那里作什麼？克利思特工程師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有他的研究室，爲一切人所遺忘、爲雅各所防守的研究室，在那里祇有「過去」存在，「現在」經過它，但並沒有發生接觸。

「現在」在與汽車、小車、人民和工人的羣衆沿大路飛奔，這些工人們已經無拘無束，無意識地叫喊，賭咒——這是從前工廠當局嚴加禁止的事。

他注視大山的圓體，山上鑲着石層邊緣的條紋，披着灌木和杜松的叢林。在高高的山坡上，有一所用粗石建築的宅第，像一塊大石頭矗立着，被太陽照得像火一般紅，它的高塔和拱門爲它平添出一種肅穆的清淨的莊嚴。

「現在那邊是什麼，雅各？你叫它什麼？」

「工人俱樂部 and 共產黨小組總部，荷曼·荷曼諾維契。」

「他們已經製造出一種新奇難解的語言。裏邊含有一種革命一般的殘暴意味。請不要讓任何人到這房裏來，無論如何不要把窗子推開。你可以走啦。」

工程師凝視經理的住宅（「共產黨小組」），讚賞着它的牢固和偉大的體積。這所住宅就是他克利思特工程師建築的。

在左邊，向山坡的那一邊，在綠色的斑點和石頭中間，工廠的鐵的和三合土的煙突向上聳立；從窗子裏望去，它們彷彿比羣山更高。他可以看見鐵道後面和烟突底下的許多工廠建築的圓屋頂和覆道，這些也都是由克利思特工程師建築的。在他的創作未毀壞以前，他不能逃往國外去。他親手造成的傑作阻住他的路，比羣山更難移，比時間更不減；他已經成爲它們的俘虜了。

這一間有着光潔地板的房，還保有工作室的簡樸和氣氛。牆上的和大橡木書桌上的草圖；沉重的彫刻的嘴特式的傢具之莊嚴。時光已經在這里停止，「過去」已經在這里凝結，變成可以觸摸的了。

在克利思特工程師這合於邏輯的安排中，曾經溜進一個錯誤嗎？或生命有時不合人類理性的定律嗎？總之，克利思特工程師這孤立的世界圈突然像生了鏽的電線一般斷了。

祇在一點鐘以前。雅各那照例的訪問還會保證永恆時間的不變性，克利思特工程師生活概況可以用一種嚴正的圖案很容易地表現出來：一個圓圈和一條切線。在他那幸福的安息的時刻，為許多牆壁保護着，他坐在他的寫字桌邊，面對工廠建築的舊設計，遵守着他那辦公室傳統的作風，不知不覺地在他那英文活頁簿上畫同一圖形：圓圈和切線——適於一切結構的圖形。

隨後一切突然被炸毀，被裂成微塵了。圖形突然變得毫無意義了。切線變成撞破他的存在的外殼的石頭。因為一切來得非常簡單，非常平靜，克利思特工程師遂被嚴重的恐怖捉住了。

他去過廁所，在那里比往常留得久。因為惡劣的飲食，他時常患腸胃病。經過走廊回來的時候，他看見他的房門開了。這是他和雅各從不許有的。

當雅各離開他不久的時候，他看見有一些工人站在外邊的平臺上向石坑那邊張望；隨後他們轉過身來凝視他的窗子。即使在那時，他已經感到他內中有一種輕微的震擊，一種短時間的不安，隨即把它忘記了。而現在他們的房門大大地敞開了，他又感到這震擊。但這一次這震擊燃燒起來，伴有非常討厭的預兆。

保持着他那呆板的自尊和習慣的態度，他邁着勻整的步子踱進房裏來。他在門口上停下脚步，不能立即猜中發生了什麼。在他那寂寞的世界中，一種粗暴的意想不到的變故確已發生了。窗子敞開了，塵



土紛飛到桌上和窓臺上。從窓口透空氣的地方，那滿綴春天的樹葉和石堆的黃銅山坡可以清楚地看見，並且顯得擴張起來。在遠處，在石坑的高坡上，立有一所兩個窓的小屋，屋角和金字頂的輪廓清楚地從天空中刻畫出來。烟的繚繞和蛛網的閃光明淨地混入氣流中。

一個戴尖盔、穿軍服、繫裹腿、刮淨臉的男人，口中衝着烟斗，站在窓子旁邊。他有凸出的頰骨和凹下的兩頰。

「喂，你已經在這窠裏胡鬧得夠了，技術家同志！」

用了他的布盔，他在掃蕩蛛網，在殺害驚逃的蜘蛛。

「你在這裏掩藏得很好，同志。不過這地方太寂寞了，太偏僻了。」

克利思特工程師用不穩定的步子向他的桌邊走去。先前有過一個時候，這個遭打的和受傷的人，曾被宣告死刑，曾用他那浴血的臉向他蹙起。

而現在，出乎意外地，他來了，來得如此奇特地可怕地平靜。

「是的。……我從不開窓。」

「不錯，技術家同志；從我們那邊來的是一種有毒的空氣。……這些布爾什維克們，真該死，把一切都顛倒過來了，把一切的內容都撕露出來了，把一切都拆散了。這些該死的人們！」

「雅各爲什麼不傳報你的過訪呢？」

「我們正差你的雅各到糞桶場去鋸木頭。我們是不能有奴僕的。你應當還記得我吧？」

「是的，我記得你。好的，現在情形怎樣？」

「呵，糟極啦。無產階級政權是在我們手中；但我們赤手空拳地與經濟的灰燼鬥爭。工人們、工廠和我們的運輸都缺乏燃料；鐵線道是壞了；工廠也差不多毀掉了；而技術家們却都像耗子一樣躲在他們

的洞裏。爲什麼這裏有蛛網？爲什麼你自己和工廠都在爲蛛網所遮蓋？這就是應有的問題，技術家同志。」

「倘使我已經想過這個問題，並且得到我認爲滿意的解答，你要我作什麼呢？」

「好的。……我衝到你這障礙物裏邊來，直入你這小藏身所。……我想，我們把這地方改變一下吧，這是我一種很壞的習慣，技術家同志。」

「我不要說許多廢話。我不瞭解也不想瞭解你所說的是什麼。請好心不要打攪我吧。」

格利走向桌邊，微笑着，突出着他的下巴。他從口中把煙斗取下來，凝視克利思特工程師。是關於蜘蛛的反省在他的眼中跳舞呢，還是嚇人的鬼魅站在格利旁邊呢？克利思特工程師的臉蒼白了。

「技術家同志，你總還記得那一個晴和的晚間，你很仁慈地把我指出來，用鞭子把我的週身都打過吧？你施給我的刑罰倒很不輕呢。像那樣一種教訓，倘使沒有殺掉你，倒是有益處的。我來同你談談以往的好日子 我喜歡與老朋友們見面呢。」

他把煙斗插在口角上，一面伸腰，一面大笑。

「現在我要請你猜一個謎，技術家同志。一個很小的謎，不過很有趣，在春季的一天，這里有四個該死的昏蛋。該死的白軍抓住這些昏蛋，把他們帶到這同一的房裏來 那時他們的臉簡直不像臉，看來却像一些舊鞋子。問題是：爲什麼這些受了傷的東西被拖到這裏來，四個死昏蛋怎樣一變而爲一個活昏蛋？祇是一個小小的謎，謎底却有一點費解呢，呃？」

格利繼續笑下去，笑他自己的滑稽。

「現在我告訴你的不過是一個笑話——一種逗笑的事，技術家同志。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他走到窗子邊。把身子探出去，大聲地喊道：

「噓，弟兄們！等一下，我就要出來了！我正請教技術家同志一個謎呢。一個血腥的好謎——滿有機智的謎！」

他的聲音在遠處也可以聽到，使得他的整個身體顫動。工人們回答的聲音來得更近，雖然辨不出他們說的是什麼話。那赤熱的平臺上繼續發出爆發着沸泡和蒸氣的滾水一般的聲音。格利回到桌邊，帶着一種愚弄的微笑注視克利思特工程師。他在等待一個回答。但沒有回答發出，他用行軍的步子連頭也不回地從室中走出去。

克利思特工程師在那里坐了好久，在這一場遭遇之後，感到筋疲力竭。從敞開的窗口可以看見羣山的山脈和裂口。敞開的門向廊子張口。克利思特覺得難過、悲慘，痛苦地激動。雅各回來了，非常嚴肅依舊站在室中央。他彷彿失了神，他的臉驚得起皺。克利思特把熱烈的凝視轉到他身上來，非常平靜而嚴峻地問道：

「是你嗎，雅各？你能告訴我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嗎，雅各？」

「這不是我的錯，荷曼·荷曼諾維契，他們在這里是不受任何約束的，一點限制也沒有的——不論什麼地方，不論什麼事情。他們有權力，荷曼·荷曼諾維契，他們的力量就是法律。」

雅各的出現是愉快的。在他那冷靜的忠誠裏含有一種慰安。

「那末，這真是共產黨小組嗎，雅各？」

「機器匠殊馬羅夫已經從前線回來了。現在他是首領。他主持一切，荷曼·荷曼諾維契，一切都握在他手裏。當下還有什麼反抗他們的辦法嗎？他們已經壓倒一切，荷曼·荷曼諾維契。」

「你也不能拒絕他們嗎，雅各？」

「我不能，荷曼·荷曼諾維契。很苦惱，你的平靜被人擾亂了。」

克利思特沉默起來，好像他沒有聽雅各末後的話。平靜而恍惚地他燃上他的捲菸。

「你記得，雅各，你不嗎？他們共有四個人。那是痛苦而殘酷的吻。你記得鎗斃他們的那一晚。……我的確知道他們已經死了。」

「他們挨了打，被折磨死了，荷曼·荷曼諾維契。」

「是的，雅各，那是一種可怕的行爲，人所永不能忘記的。不過這里有一件事應當加以考慮：我所作的事是經過相當思慮的，絲毫不受外間的影響。恐怖？懾伏？報復？不，都不是。祇有一種強迫。那便是時間——萬事萬物的主宰。因了同等的考慮，我用盡方法救了這個工人的妻的性命。」

他不能制止頭部麻痺的顫動。他不能穩定地架住手指間的菸捲。

「同我在這里留一會兒，雅各。……我覺得不大好。」

「你應當回家去，荷曼·荷曼諾維契。你需要休息。」

「哪里，家？國外？你不想想，我的勇士，我們兩個都在這里逼這最後的幾點鐘呢？」

「你怎能相信那個，荷曼·荷曼諾維契？我們的工人全是粗暴的叫喊的人，這是真的；但他們是和平的，不會殺人的。安靜點吧，荷曼·荷曼諾維契。」

不過雅各也在痙攣地顫動。

他剛說完這幾句話，克利思特工程師向椅後靠了去，他的臉變成灰色。

「你記得嗎，雅各？我把這個人送去處死，而他的死已經反應到我身上來。陪伴我吧，雅各。」

他站起來，僵僵着，眼中滿含着恐怖，走過雅各身邊。用了衰老的、痙攣的姿勢，雅各拿起工程師的帽子和手杖，邁着短促的步子跟他走入廊子的暗處。

克利思特工程師走上山坡，沿一條圓石閃光、垃圾散布的小徑，穿過野荊和長青、荊棘、杜松的叢林。夜的影子彷彿從下邊的窪地湧到山坡上來。在下邊的大路上和工廠的三合土建築物中間，黑影更加濃厚。花園和牆壁攔住影子的去路，它們於是積成一片濃重的黑霧。還未長葉的、部分透明的秦皮和山榆的紫斑淡薄地顯現出來，白楊像冒烟的大火把一般高高地搖擺它那多枝的頭。

在山脚下是工廠的堅固的建築叢。往上去，在工廠的屋頂和高塔上面，大海像無光的結晶體一般出現。再往上去，蛋白石一般的天空鑲了許多星。海灣另一邊的市鎮，再也分辨不出，祇有許多光點、大的和小的、在大山的黑影中閃動。一切都彷彿是遙遠的生疎的。在克利思特工程師看來，祇有由他建築的那些鋼骨三合土的龐然大物是同他接近的親暱的。在那一刻，世界上唯一的東西是這些偉大建築物的精美的能力和他自己，這東西的創造者，克利思特工程師。在這一個可怕的時間，荒廢的工廠睡熟了，在它那空闊的院子的陰影中間是驚人的寂寞，一個鏽腐的機器的墳墓，克利思特工程師，像一個飄忽的影子，沿着鐵路和梯級，靠近牆邊和塔邊溜動，他的靜默和工廠的靜默融成一片。

這一晚，他第一次看見工廠四壁大張着的裂口和過去之堂皇的死亡。他所畫的公式愈來愈見得是真的了：歷史的輪子沿着一定的軌道不顧一切地在奔馳。

與格利·殊馬羅夫這意外的相會，對於克利思特工程師，這意義就是：這軌道已經達到盡頭，他的生命已經將近終點了。

這工廠在可能時應當加以炸毀，他也應當與它同歸於盡。按着抵償律來說，這乃是一種最好的反擊。

假如現在有人同他作對，他是準備好了。一定要作出來的事實在是極其簡單的：祇消捉住他，在頭上打一鎗就完了。那些準備的階段已經完成了。他祇想在這些建築物中間再流連一會，他的生命曾經在這裏凝結成了強大而嚴肅的建築物。

工人格利·殊馬羅夫所帶來的新文化是來自哪一個世界的呢？從血中復活的他是無畏的，不能克服的，在他那可怕的眼中滿含着力量。今天當他們會晤的時候，格利曾經微笑，在這微笑中含有一種難於推測的深意——克利思特不能把握的一種知識。他那奇特的尖盜正是這難解的意義的一部分，臉和尖盜是一體的。

一個頑強的兇惡的臉——一頂頑強的兇惡的尖盜。

這尖盜加強這險惡的現在。在尖盜和格利·殊馬羅夫的臉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無路可逃。克利思特工程師準備好了。在一些大建築物中間被殺掉，好過在家中被殺掉。這些龐然大物和他自己是分不開的；殺掉他就是毀掉他內中的精神的聖殿。

在遠山和市鎮之外，天空像逐漸變冷的鐵一般緩緩的暗下去；羣山的雉堞像一所大工廠的黑色小塔。這是一片清楚的和諧的沉寂。在附近什麼地方有一塊金屬物在疲倦的手下嘯，鳴。一隻受了驚的杜鵑在遠處啼叫，在同一方向的什麼地方，有下墜的鐵片的震動聲和辟拍聲。

格利站在塔頂上，塔是像蛛網一般用鋼桁織成的。往時煤從這裏裝入吊運車，運往發電所。吊運車爲起重機送入豎井的黑洞，然後由鋼纜拖過那穿過地道直達發電所的鐵軌。現在這臺上是空了。欄杆後邊張開一個黑暗的深淵。

他在用力握欄杆的鐵條，直握到手指作痛。他熟視鐵和三合土的建築物，向星空聳立的高煙突，繫

着靜止的吊運車的弓絃一般緊張的鋼纜。他緊閉雙顎，切着齒。

工廠像地獄的火一般怒吼。大地因機器的狂暴而震動；天空爲從火紅的窗口中、從風爐的火光中、從紫月一般的泡沫的飛濺中、從山中心炸藥的爆發中來的閃光劃開。在海灣那邊，偉大的海船沿碼頭停泊，它們那不能滿足的肚子吞着成百萬噸的新鮮土敏土。從工廠到碼頭，從碼頭到工廠，吊運車像飛行的海龜一般滑着，嘯着，哼着。成千爲火光照紅的工人，猶如惡鬼的隊伍，在把大山摧毀，在把它縮小爲瓦礫和塵土；白晝爲硫黃的煙和飛旋的塵所瀰漫，黑夜爲火紅的窗口和怒吼的火光所照耀。

這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所有的是靜寂——一座大墳墓。通到工廠的鐵道、鋼軌、和大路，都長滿了青草。金屬物爲鏽所腐蝕，建築物的鐵和三合土的牆顯出裂口和爲山水沖成的孔洞。

克利思特工程師往前行走，時時停下來靜觀那高大的長方建築物，過去時代的靈廟。他沉思地凝視。他往前行走，隨又停下來，沈思地靜觀着。

格利從鐵欄杆上探出身子來，留意地察看工程師的模糊的影子。

這里有一個人，是他隨時可以滿懷高興地用手勒死的，這也許是他一生中很快樂的一刻。那從報仇的精神來說，這一個人會把他交給一羣軍官刑殺。格利永不能忘記那一天。

那時，工廠的工人們在辦公廳前的大路上被排列起來。他們剩下來的已經不多，有許多藏起來，有許多已經隨着紅軍走了。他和他的三個同志不會得到逃走的机会，直留到巷戰以後。一個拿着一條鞭子的軍官，在從一張紙上讀出人名。當每一個人從行列中走出時，他就用鞭子打他，把他交給別的軍官們。他們又來用鞭子和手鎗柄打他。模糊地，由他的意識的表面，格利可以聽到工人們的慘痛的呼號，**噯**，遠分辨不出這是反抗的呼聲呢，還是軍官們在鞭打他們。隨後有一時他從淚和血中看見他們四處飛**噯**。軍官們拿着皮鞭和手鎗在後邊追。當他們當中的四個、滿面浴血、被拖到克利思特工程師的辦公室

的時候，他向他們看了好久，面色蒼白，他的下頷顫動着。軍官們帶着軍人的氣派用短而有力的句子同他談話，他默不作聲，隱藏着他的激動。他固定地凝視格利，格利從他的眼中看出混有憎惡的同情。隨後他含愁地低聲地說道：

「是的，這是他，……還有那些人——是的，是的；就是這些人。」

「你還有別的話要說嗎。克利思特先生？」

「以後的事是在我的權限以外的，諸位先生。這是聽憑你們諸位裁奪的。」

他們隨即被拋進一個空披間，打了又打，一直打到夜深。在有知覺的刹那，格利還感到打擊——有的輕微而遙遠，彷彿沒有傷害着他；有的沉重而可怕，幾乎要把他搗成肉醬。不過連這種打擊也彷彿是意外地不關痛癢的，彷彿他被釘入一個桶中，有人在上面無目的地不得要領地在踢。

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瀝青一般黑而且靜了。他開始繞着披間爬，恐怖，軟弱。他觸到他的同志們的身體，冰冷、僵硬，血滑。沿着牆壁爬行，他發見一個大洞，就從那里爬出去了。為夜和濃厚的灌木遮蔽着，他向家中掙扎，從那時起，沒有人見過他。

不拘過多久，他也不能忘記這件事。

在白天，當格利在克利思特的房中時，他曾記起這件事。現在，當他窺見那工程師在下邊空地上像一個飄忽的影子在徘徊的時候，他又想起這件事。

「晚安，技術家同志，一片很可觀的廢墟，不是嗎？全共和國有許多這樣的地方，不過都還比不上這里呢。」

克利思特工程師站在那里，彷彿變成了石頭，隨即很快地清醒過來，留心觀看，所看的不是格利，祇是機器廠的破窗子的黑洞。



這一個人無所不在。他并不追逐克利斯特，祇站在他的途中，像一個鬼魅在恐嚇他。他那世界的鐵網已經毀壞，要想再織一個新的是不可能的了。他不能避開這人的紅星尖刺和力量。他從什麼時候得到這一種克服他的力量呢？在往日，這工人混在一羣穿油漬的藍罩衫的工人中間，沒有他自己的臉或聲音。像所有別的工人一樣，沒有一點分別，他作足了分配給他的工作。生產之偉大的複雜的過程中一個無足輕重的單位。爲什麼克利斯特工程師、從前多麼強大而且重要、現在再也不能抵抗這個人的粗暴的野蠻的力量呢？這一種新的發展是從哪一點上飛躍出來的呢？它從過去興起，是從他把他送去處死的一剎那呢，或是從他今天在辦公室中看見他的那一點鐘呢？

這好像打一拳那樣簡單。他所等待的東西，佔去他一整天的東西，已經到來了。它像一個狹小的無底深洞在他面前張開。

「到這邊來，技術家同志，從這上邊看，這墳墓就更深了。你在散步嗎？我也是天天如此。不過這有什麼意思呢？請好心到這邊來吧，技術家同志。」

事變的邏輯祇有殘酷的終局和深仇的起頭。沒有什麼意外：意外是一種幻覺。心中帶着一種作惡的苦痛，恐怖地發着眩，克利斯特工程師慢慢地走上那道震響的、顫動的樓梯——時光在流入窒息的黑暗——但在他這生死關頭，他還保持他習慣的莊嚴和無言的平靜。

「小心點，技術家同志；我說這里有一個深洞，他媽的。假如你失足跌下去，便要跌成肉醬了，這是一個豎井，由你建築的。這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克利斯特工程師冷淡地嚴峻地回答。

「我們把它建築得永存不朽：堅固而富有思想。但你們把一切都變成紛亂和灰燼了。」

「喂，不過你犯了一點錯誤，技術家同志。你們把它重重疊疊地建築起來，一切都是爲了你們自

己。一座攻不下的砲台，呃？但它並不牢固，它陷落了。你一切的用心都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你那能存在許多世紀的工程現時在哪里啦？」

格利，吸着他的煙斗，在黃昏中顯得像一個巨大的鐵像。因為他是這樣的平靜，坦率，說出這樣深刻重要的意義來，克利思特工程師覺得他不能逃過這個人，此後不多時的結果便被操在他的手中。工程師像癱瘓了一般，靠着欄杆站立，他的頭帶着麻痺的痙攣顫抖。

「看一看工廠，技術家同志：多麼大，多麼美呦！呵，使一個墳場復活過來！再把火爐點起來，把這一切鋼纜和動力線復活過來！這是一種建設的奇蹟！」

挺直，威武，胸部凸出，格利捉住鐵欄杆，往下邊工廠的黑色建築物望了好久。他為它們那龐然的壯大和無邊的寂靜感受壓迫。是他的肋骨在襯衣底下作響呢，還是他正在切齒的聲音呢？克利思特工程師聽到一聲深沈的、悲傷的嘆息。

「一個墳場……一個普通的墳場……他媽的！」

為什麼工程師站在這裏，憔悴而僵僵？為什麼他這樣緘默，像一個判決的囚犯？

在格利心中有一種與工廠相同的東西，有一種煩悶而迫人的東西。呵，過去！他的同志們的受痛苦和死的回憶使他難過。不能忘記的！他應否把他投到深坑裏去呢？兩條堅固的鋼纜從屋頂投向發電機。人將說，它們是蛇的舌頭，而豎井則是一個索取養物的胃口。

格利瞥了克利思特一眼；但他覺得沒有報仇的意願。

「那末，技術家同志；你過去是一個長於建築紀念物的人。當你死的時候，這裏有一個為你預備好的墳墓。你看見這個洞嗎？我們要用一輛吊運車把你送下去，把你葬在那個最高烟突底下。」

幾乎失去知覺，克利思特工程師突然挺起身來，從欄杆上把身子扭開。他週身劇烈地作痛，彷彿要

溶成迷濛的空間。他喉中蓄有一聲狂叫，逐漸改變爲一種啞聲的窒息的呻吟。他癱瘓地緊閉他的顎骨，這努力使得他的頭感受緊張的楚痛。

「你……殊馬羅夫！看上帝的分上，快點作你必須作的事吧！」

格利行近工程師；他是熱烈的，緊張的。

「技術家同志，我們已經胡鬧得够了；我們需要頭……和手。我們必得使各事進行！煤和煤油！給工人們溫暖和麵包，共和國工業的復興。……山上有許多採伐下來的大木堆。我們可以不用馬力、祇用工廠的機器力把它運下來。成千成萬的大木頭。……滿載的吊運車……星期日義務工作！成千強壯的手和背！——」

他捉住克利思特的肩頭，帶着快樂的激動搖擺他；在他的手中，工程師像一個稻草人一般顫抖。他的帽子從頭上跌下來，像一隻夜鳥一般投入下方的黑暗去。

「够了，技術家同志！我們就要使你工作。我們已經證明我們的力量。你的頭和手對於我們是黃金一般寶貴的。像你這樣一個技術家——喂，你是共和國最偉大的一個！」

在他這最後一次求生的掙扎中，克利思特工程師從深心瞭解，這一雙染着死亡的可怕的手，已經堅定不搖地送他還陽了。他呆了，捉摸不定這紛亂的事件的意義；他站在那里，思慮全無，光着頭，心中如萬馬奔騰。

格利用拳頭撞欄杆，鐵格子發出迴聲。

「好啦，技術家同志，把你的頭腦準備好，我們就要工作了。我們要建築比這個更大的東西。一個新的世界，技術家同志！」

克利思特工程師，僵僵着，曳着脚，用顫抖的手摸索他和格利中間的空處。隨即倒下來了。

格利走下梯子，他那沉重的靴子在鐵級上響着。

## 第六章 主席團

### 一 主要的環

一個身着軍用外套的灰帽（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服裝）的長鬍子聽差，坐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辦公室的門外。他像狼一般從濃眉底下凝視格利。他那多毛的手習慣地握住黃銅的門柄。他天天這樣看守主席辦公室的門，從上午十點一直到傍晚五點鐘，從不離開他的椅子，即使在主席出外辦公的時候。不管他是挾皮包的忙人，或是不知名的烏一般馴順地伸着頸子的請願者，沒有兩樣：每一個人必得經過這從濃重的灰色眼眉下狼一般凝視的靜默的陰沉的衛士——沉默寡言，冷僻難近。每一個人謙卑地站在行列中等候自己的班次，除非他的事務的急迫性得了執行委員會書記的證明。

在行列中，人們穿着制服，在站立；有文書包的，沒有文書包的，帶文件的，不帶文件的。忍耐的，暴躁的；不過大家都知道，要想圖過這狼一般凝視的老鬼是不可能的。

在裏邊近門的地方，打字機在發出金屬的聲音，更有一種粗啞刺耳的聲音在叫：「這是一種羞辱，這是一種污點，同志們。……官僚主義和官樣文章正在吞食我們。你們大家都該滾蛋！否則就該像鬼子一般挨鎗斃！」

格利向門口走去，他和傳達彼此靜默地看了一眼。

「喂，你這個掃帚毛的老鬼，放開門柄。」

長列中的人們開始訴怨，這是怎麼一回事？格利比任何人都高一籌嗎？爲什麼他要先進去？倘若他們能够忍耐地等候班次，爲什麼他不應當照樣按規矩作呢？

辦公室中現在是靜寂的。門是緊閉的，上邊黏着一張紙，寫道：「未經預報，不准入室。」下邊又有一張紙：「非有公務相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概不接見。」再往下去還有一張紙：「逾次磋商要事，必須經執行委員會書記許可。」

一種可惡的排場。要想改正它，一定得把它破除。

格利向書記辦公室走來。這裡是擁擠，混亂，又一長列的人。一個打字員正在匆忙地打字，砰然地關閉文件櫃的抽屜。女孩子們被安置在一張染污的舊桌子旁邊，翻弄着紙包，一點一點地吃着她們的黑麵包。她們對於這一種習見的汗喘的噪雜是漠不關心的。那個金髮的瓷娃娃照常在凝視提包內的小鏡子，在用手指梳攏她的頭髮。這大概就是有着灰色頭髮和年青的臉的書記彼普羅、當他凝視周遭那些灰色臉時、在發出微笑的緣故吧？他那不山己的微笑露出兩行勻整白淨的牙齒，齒邊沾有唾液的泡沫。

彼普羅認識每一個人。他平靜地聽這種噪雜。這書記知道各樣事情；吸着菸，他坐在那里，從不露出匆忙的樣子。一切事務是一樣的，并不需要翅膀。

時而在這一個角落，時而在那一個角落，一種粗嘎的高音壓下騷動的羣衆的喧嘩。

「應當把你們都踢出去，你們這些可惡的懶骨頭！你們使工人們受苦！我們應當用戴角的頭和鐵的拳頭來打破你們這種顛覆的官僚主義。我要使你們老實下來！我要教給你們去摧殘勞動階級。……」

這喊聲消沉下去，沒有回答，書記彼普羅繼續坦然地微笑。顯然他們大家聽慣了這種叫喊。機器在開足速度工作，市民們的反對和憤怒不過在輪子上擦一點油罷了。

舒克，渾身是汗，眼中含着淚，像着了魔一般在邁着闊步兩頭走，憤怒的壓力使他個個下來。

格利挽住他的臂，把他的帽子拉到後腦上來。

「不要這樣勞神，舒克！不要吠這末多，也不要把兩臂像風車一般掄吧！」  
舒克用腫脹的眼睛凝視格利；他喜歡得發抖，即刻舉起手來，停下脚步。

「哈囉，格利，我的最親愛的朋友！眼見勞動階級這樣的被虐待，使我多麼難過！不過當我還活在這個苦惱的世界上的時候，我不能使他們安心。我在這裏實在沒有事作，不過我來鼓勵一下。……我今年已經到過經濟委員會——一團糟！我又到過糧食委員會——也是一團糟！到處都是一團糟！而這裏，他媽的，又是多麼糟呵！所以你知道，我到處破口大罵。」

「舒克！你瘋了，同志！人應當行動——空談是沒有益處的。」

「我，……你要我——。不過，他媽的——！我就要把他們揭穿。我就要把他們制服了。」

「我應當給一點工作你作，舒克，否則你放來放去不過是一個空彈藥筒。你在浪費你自己。不要忘記：我要找一種適合你的職務。」

「不，格利老哥，親愛的同志。他們終究要認識我。我要提醒他們一九一八年。……」

他向天花板搔摸他那緊握的拳頭，邁着沉重的步子走開去。

不等他的班次，格利穿過人叢，走到彼普羅身邊，羣衆在向他叫喊，訴怨。

「書記同志，請你把我的名字交給執行委員會主席——」  
彼普羅帶着一種坦然的微笑打量他。

「先要加入這裏的行列，然後你還要加入那裏的行列。」

「什麼混帳行列，書記同志。我有很迫切的公事。你可否即刻通報我的名字？」

彼普羅雙頰暈紅，吃了一驚，搖動他的鬚髮。

「迫切？什麼公事？關於什麼的？」

喊聲在人叢中沸騰起來：「我也有迫切的公事！——重要的公事！——你以為這公平嗎？」

彼普羅呈着一種閃光的微笑在凝視格利。他並不聽他說話，祇聽別人說話。格利挺起身子來，他的眼睛變得像舒克的一樣。他舉起拳頭來，迅速地向門口衝過去。在走廊中，他把那個多毛的衛士推在一邊，一直闖入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辦公室。火一般的太陽把他浴在一種紅光中。強烈的光線使得他的眼睛作痛。房內的牆閃出白光。

「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為什麼當我還沒有見人的時候，你就闖到這里來？我很忙。」

格利看不出誰在陽光的幕後說話，不過顯然這不是一個平常人。主席具有一種洪大的金屬的聲音。格利避開陽光，於是一切東西就都回到日常習見的樣子。寫字桌，一個穿着黑皮衣服、胸部靠在桌上的人；他的臉為日光烤得像銅造的一樣。另一個穿着塞加希亞的服裝，帶着短劍和手鎗，站在桌旁邊，他的手放在椅背上。他的手緊緊地壓着椅背，使得手指變成死白色，並且在顫抖。他的面部肌肉在抽動，眼睛突了出來。他的鼻子是高加索式的，鷹鼻子。他是「敢死百人團」少年英雄中的一個，那些英雄們在戰爭中有過驚人的成績，在他們的刀子上，血是不會乾過的。

格利行了一個軍禮，坐在桌子旁邊，面對着主席。他們用一種靜默的凝視互相打量。主席的前額垂直地投射在眼睛上邊，像一把鏟子。他並不看那穿塞加希亞服裝的人，剎那間他也就忘記了格利。他清楚地單調地對他那靠在前桌上的黑而多毛的兩手說話。

「波爾奇，不要忘記：從現在起，假如在一個月以內你不曾得到五穀的附加輸送，在九月內得不到農民交還先為他們墊付的穀種，我就要把你鎗斃。我並非隨便說話，你是很知道的。你既然是你那一區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一切你都對對我負責。記住。」



波爾奇想要回答，轉動着眼睛，咬着牙齒。

「巴丁同志。……我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抗議！」

他的聲音開始是沈着的，但後來變得很粗嘎。主席冷淡地遲滯地往下說道：

「是的，正因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所以我要鎗斃你，假如這一種計劃沒有完成。在你們庫爾加區，你們在爭辯，口角，向富農\*的勢力讓步。」

「巴丁同志，你應當聽我說。……這祇是一個延期到明年來償還穀種的問題。你應當瞭解現在的情況。自從去年秋季以來，產物強迫徵發已經舉行了四次。農民們快要餓死了。我們在用這些辦法增加白農軍的數目。他們就要把我們殺光。我們就要被砍成肉醬。」

「那末，好啣。砍成肉醬也罷。分配給你的工作一定嚴格地刻期地完成。」

「巴丁同志！我要求將這事放進議程裏去。我要向執行委員會證明——」

巴丁直坐起來。他那皮外套的摺痕閃光。

「波爾奇！」

他站起來，慢慢地把頭轉向那個哥薩克。

「區執行委員會主席波爾奇！」

他微笑了，彷彿因為他這鐵一般的微笑他的顎骨會震響。

波爾奇倒退了一步，挺起身來。他的濕潤的眼睛閃光。他的聲音是粗嘎的。

「巴丁同志，這運動一定實行。我要盡力地作去。不過這要成爲一場屠殺，巴丁同志。」

\* Kulaks 這些人拒絕送糧食給蘇維埃，並要榨取貧農。——譯者註。

「不要害怕，我們將派遣地方民軍首領撒爾大諾夫作你的助手。」

他再坐下去，剎那間他已經忘記區執行委員會主席波爾奇。而波爾奇，敢死百人團不屈的戰士，挫敗了，馴服了，向他投了表示反對的最後的一瞥，匆匆地頹唐地走出室外。巴丁用他一雙毛手托住他那沈重的前額。

「你有什麼事，同志？簡單一點說。」

「以一個工人得見你，主席同志，比攻破一道戰壕還難呢。」

「你有什麼事？說正經的。」

兩個人含有敵意的凝視遇在一起，衡量着對手方的力量。主席冷酷的堅定使格利不快，他頑強地兇猛地用石子一般的字句打破這行政常軌的平靜。

「下一次我就要抓住你那鬍子衛士的大腿，把他從窗口拋出去。這樣繁重的排場對於我們是不合用的。」

「同志，因為你的恐嚇和粗暴，我即刻要逮捕你。你是誰？」

他站起來，雙手放在桌上，使得桌子在他的拳頭下喀喀作響。主席剛一說完這幾句話，格利，面孔搖動着，推開他的椅子，伏向巴丁去；捉着他的雙肩，用充滿全房的聲音說道：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同志，一個工廠的工人在對你說話！好心坐下去吧！你沒有把工人們從你的辦公室中趕出去的權利呀！」

巴丁的厚脣裂成一個微笑，炫示着他那閃光的牙齒。他重新坐下；掏出一包菸捲來，他點上一枝，把菸包遞給格利。

「我在靜聽。請簡單地正確地把你的來意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格利也坐下去。他拒絕了菸捲，把他自己的紅軍菸斗拿出來。

「小組和工人大會已經議決用機器的牽引力——繃道——從森林中運輸木頭。工廠的技術家供給圖案和工作計劃。每一工會祇需要有三星期日義務工作，我們就可以把木頭裝進吊運車。算一算，從現在起，到下一個秋天，我們可以得到多少木頭！木頭的強迫徵發是沒有用處的；農民們逃走了，入了土匪的夥。駁艇是腐爛了——滾它們的蛋吧！——它們已經被大浪打碎了。喂——我的名子是殊馬羅夫，一個機器匠，一個團部委員。」

巴丁向他伸出手來微笑了。

「是的，這是我們必須慎重舉行的一件嚴重事情，告訴我，黛莎·殊馬羅瓦，是你的太太嗎？」

格利，正在忙着吸煙，銳利地向巴丁的臉上瞥了一眼；隨後他的眼睛溜到他的手上去。用了一種幾乎撕開他的外套的線縫的迅速的圓熟的姿勢，他把手伸給巴丁。

「問題并不在這裡，主席同志。你對於工廠的復業有什麼意見，我們可否把這問題排在今天的議程上？」

巴丁向格利凝視；細小的金點在他的眼中閃光，他向椅子後邊靠了去。他的眼皮微微地掀動。

格利·殊馬羅夫，失蹤的丈夫。黛莎，不同別的女人。黛莎，他曾向她伸過手。沒有一個女人不為的眼和手所降服的；但這一回他碰到像鋼彈條一般的一個，向他反擊過來，將他完全打敗。因為這一個女人，當地無產婦女的領袖，堅決地在執行她的職務，組織婦女的鬥爭團體，於是在男人中間征取一個地位，巴丁不知道怎樣纔可以像接近別人一樣去接近她。他每天都在考慮怎樣去接近黛莎，一下子攻破她的抵抗。

現在又面對面地發見了一個人，突如其來地把他自己位置在巴丁和這個女人中間。

「現在我們且不要討論工廠問題吧，殊馬羅夫同志。使它開動不是我們權力以內的事。至於裝置線道問題，我就要在下次經濟會議中提出討論。」

格利一驚把菸斗跌落在膝蓋上。他隨即檢起來插在嘴裏，重新碰到主席的凝視。藏在這一雙眼的深處的是什麼呢？他想像不出那是什麼。突然間彷彿有一道紛擾的黑色的洪流在他們中間穿過。

「爲什麼不在我們的權力以內呢？這是一種羞辱！工廠連自己的衙堂的燈光都不供給了。不要說工人們的寓所了。到處是衰殘，沒有門，也沒有窗。有門的地方又沒有鎖，祇有繩子或鐵絲。你怎能期望工廠不有一點地或一下子被人搶光呢？誰在助成這一種破壞，是你們呢，還是工人們呢？爲工廠取得流質燃料的命令已經發出，但貨物在哪里呢？工人們要知道誰在侵吞他們的煤油。你看這是多麼糟？有這麼多的潛能，力量，和原料——不過堆棧是空的。組織預備工作？你們大聲責備浪費者和游惰者，但你們自己却在餵養許多懶骨頭。你們這經濟委員會，負責職員們和技術壞蛋們，都應當被視同蘇維埃政權不能感化的敵人，一律加以鎗斃。這就是處理問題的方法，主席同志。」

「殊馬羅夫同志，我們也懂得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像你一樣高明。不過我們應當從當前實際情形着手。不得到國家計畫委員會\*的諒解，我們不能解決這些關係全國的問題。」

「我也懂得關係全國的意義，主席同志。我正在說它那關係全國的意義。當你們經濟委員會高談闊論的時候，爲什麼你們不從這點上來討論問題？」

「我們要在適當的時候這樣作，殊馬羅夫同志。一切事都得由新經濟政策的配景來決定。那時刻是相離不很遠了。」

\* Gosplan。按照全國的比例來調劑蘇維埃生產及其將來發展的一個機關。——譯者註。

「主席同志，你可以給經濟委員會一個電話嗎？」

「爲什麼，這在現時是沒有用處的？」

「給經濟委員會一個電話，請你，主席同志。我們就要同他們嚴重談判。我想在你面前知道經濟委員會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的，那末；我們同他們談一談繚道問題吧。」

巴丁把電話聽筒舉起來。大的煩惱又從他那冷峻的譏諷的微笑中流露出來。格利不看他，從菸斗裡噴着煙的雲朵，用指尖剔着煙灰。

兩種勢力……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工人殊馬羅夫。兩種勢力已經相撞，一個火花發出來了！這人的眼睛後邊燃燒着的是什麼呢？一頭野獸？一個英雄？一個姍姍的男性？

「每一個負責工人，殊馬羅夫同志，如能按照他的能力集中精神在手頭的迫切的工作上，便更有價值。我的格言：不是一般的——祇是目前的工作。不是神話，祇是一塊麵包。你知道我們受土匪的威脅嗎？他們已經把我們包圍起來，那些狼們！抵抗他們的鬪爭消耗了我們恢復經濟生活的力量。我們應當有一種新的戰鬥方法和一種新的力量配備。你那使工廠復業的計畫是荒謬的，你沒有估量到目前的經濟狀況。假如你把往市鎮運木頭這事辦好，你便成就一種非常的工作了。」

格利從口中拿出煙斗，向巴丁凝視。爲什麼這傢伙竟不瞭解這最簡單的問題呢？

「你太注意小問題了，主席同志，因此你看不見大問題。你是在扛着一柄大鎚來追風子！我們要追究問題的根本。當你們這一夥人正在養活懶骨頭們的時候，紅軍已經佈滿整千哩的地方，把聯軍消滅了。關於生產再建，你們究竟作過什麼？一無所作！這個問題必須即刻——目前——確定地寬廣地加以討論，一點也不能延遲。」

打了一個大轉身，格利彷彿要在空中畫出一個大圓屋頂的輪廓。

「我像你一樣明白這一點，殊馬羅夫同志。我們在每一次黨代表大會中，在每一次蘇維埃和職工會會議中，都談到這問題。生產力；共和國之經濟的發展；電氣化等等；但你那實際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就在這里！」

「讓我們看一看吧！」

「就在這里。工人現在作什麼，你知道嗎？農民怎樣過活，你知道嗎？直到而今，我們祇知道踐踏農民的田地，但現在田地需要耕種了。在工廠的煙突沒有冒煙的時候，農民就要變成土匪了。」

主席大笑起來，眼中驚奇的神氣消失了。

「這並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殊馬羅夫同志。這事就要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中加以討論。」

「不，並不新奇……不過一樣使你爲難，呃？」

這工人的固執與他的直率 and 短見是相似的！正如于與複雜的行政工作常軌的一個在野黨。這些作夢的人對於將來懷着一種幻象，一種輝煌的空想，因而看不見這多災多難的現在。

人民經濟委員會的主席進來了，臂下挾着一個皮包，從帽到靴都是黃皮作的。他有一副馴順的太監的臉，在怯懦的鼻子上鉗着一個夾鼻眼鏡。他不打任何招呼便坐在格利對面的桌邊，作出一種牽強的、不自然的安靜態度。他頭也不搖，手也不動，連眼睛也像蠟人的一般呆板。他週身一切都像真的，不過他乃是一個人體模型。

「聽，施蘭：假如在幾天內提出士敏土廠部分復業問題，經濟委員會能作什麼呢？」

施蘭彷彿沒有聽見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問話。他面部的肌肉一點也沒有顫動；當他說話時，他的嘴唇

也很少活動。他沒有回答巴丁的問話，祇用留聲機的聲音、慢慢地不停頓地說下去，好像在背誦一個官方報告。

「經濟委員會已經完成一種驚人的工作。已經作好一張國家財產——從最複雜的機器到舊馬蹄鐵——的清冊，並且已經保存起來。我們不許人從我們的產業中取去一支釘子，也不許人摸一摸我們的機器，我們不理會各種企業和私人送來的種種計畫和建議。」

「那都是很好的。不過現在你們的經濟委員會必須從一個吝嗇的主婦一變而為一個邁進的工業家。從現在起，你們的機關必須加緊工作。」

施蘭的臉像先前一樣呆板，像太監的臉一樣蒼白，不自然。

「經濟委員會祇接受工業局的工作和計劃。」  
執行委員會主席投給他一個惡毒的不悅的眼色，全身向前靠在桌上。

「你躲在工業局的背後以掩護你那經濟委員會。你可曉得在你那會所的兩層樓上有什麼事在進行嗎？由你的書面報告看來，彷彿除了三翻四覆的算帳和造清冊之外，你一點事也沒有作，你有數不清的部分和屬部，總共有兩百個職員——但你沒有給我們最小限度的實際的開創工作。關於工廠，作坊和其他事業，你那經濟委員會在最近的將來有什麼主張？」

「經濟委員會主張，最要緊地先保全國家的產業，不要有任何無把握的企圖。」

「區森林委員會工作得怎樣？」

「那與我無關，或者，可以說，間接有關。他們是在我的管理之下，不過他們另有他們自己的機關。」

「關於森林委員會的工作有什麼貢獻？」

「何種樹木須加採伐的計畫。」

「還有把木材向各區運輸的吧？」

「那不是經濟委員會的職務；那是區燃料委員會的責任。」

「那末好的，施蘭，聽。市鎮、四郊、運輸機關在冬季都必須得到木柴。我們應當即刻使工廠的發動機開動，把纜道裝到山頂上。經濟委員會必得盡速用工廠的機構來完成這工作。」

「那不是我的職務；那是工業局的職務。不得到他們的認可，我們不能實行這計畫。」

「這是我們的職務，並非工業局的職務，我們用不着他們認可，就要執行這職務。」

一種悵惘的神情第一次呈現在施蘭的臉上，像浮雲一般渡過，不過他的眼睛還像先前那樣呆板不動。

「有多少煤油分配給工廠？」

「運輸是很壞的。根據我們的統計，有百分之三十消耗。掉得了工業局的認可，我們已經不得不提取煉油池裏留給工廠汽機用的煤油。關於工廠的電氣化和纜道建設：這些項目都不會列入工業局認可的本年工作計畫裏邊。這個問題先要送到國家建設部和工業部去審查，這樣他們可以規定細則和成立預算。此外，我個人要竭力反對這些計畫，這種計畫的施行祇能使人民的金錢和財產被掠奪。」

執行委員會主席的眼睛閃起光來。

「你不能反對這件事。我們知道怎樣去強迫你——懂吧！你要在經濟委員會下一次會議中報告。現在還有一個問題：你知道你負責管理的人民的財產是在公開地被掠奪嗎？」

血液衝上施蘭的臉，一個黑影在他的眼中閃過。

「這我可不知道。根據最近可靠的清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巴丁像先前對區主席波爾奇那樣微笑了。



『沒有疑問你是對的，因為經濟委員會是嚴守保存人民財產的觀點的。』吃驚了，施蘭凝視巴丁，捉摸不定執行委員會主席在說什麼。

格利把菸卡上的煙灰抖進煙灰碟，第一個結子，很小的一個，已經結好了。其他的結子會跟着來的。他站起身，向巴丁伸出手來。他看見他眼中含有一種微笑，這一次是一種不閃光點的靜默的微笑。

『執行委員會主席同志，我們的內臟會綻裂，我們的脊骨會折斷，不過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工作！』

『前進，殊馬羅夫同志。工廠復業問題就要在一定的期間加以考慮了。』

格利在施蘭面前立正。

『我們就要把你的工業局從背後一脚踢開！我們懂得怎樣去作！我們就要派經濟委員會全體同你一道去清除廁所！這一個糟地方充滿了霉黴和官僚習氣；不過我們知道怎樣來清除它！』

經濟委員會主席驚訝地看他。血液從他的臉上消失，眼中的影子也凋謝了。他的臉重新變得馴順，呆板，平靜。

『不要威嚇，請你，同志。我們不接受外界任何設計。送給我們的那些計畫，我們并不加以審查，祇收藏起來留給後來的人。我們憎惡一切沒有把握的企圖和計畫，我們必得改正我們同志們各種冒險的傾向，那是防免混亂的狂熱之最好的辦法。』

格利大笑起來。把煙斗插進嘴裏，他凝視巴丁，又遇到他眼底的一個微笑。

『我們的靴子都有一路上的塵土氣味，經濟委員會主席同志，它們是釘有平頭釘的。我們的手都拿慣了來復槍和鎚子。既然是共產黨員，你應當明瞭這一層，你是一個共產黨員，不過你一點也不知道工人們的政策。你既沒有嗅到火藥，也沒有嗅到工人們的汗氣。我一點也不關心你那鳥機關。……你們那里聚起一羣一羣的耗子，他們磨利了牙齒來吃容易掙來的蘇維埃麵包。你把一切都巧妙地安排好——』

點鐘一分鐘地——巧妙地掩飾起來。不過我們也有一種好的嗅覺和好的老虎狗的牙齒。」

黑影子又閃過施蘭的眼睛，他把頭垂下來。

「主席同志，我請求……」

但格利不等他回答，便穿過陽光走向門口。

現在去見希比斯呀！現在沒有比希比斯同志更要緊的了。

#### 四 夜間望海的眼睛

在一間敞開一個窗的小辦公室中（房間是這樣的小，傾注進來的光線未免太強烈了），希比斯和格利一同坐在一張沈重的書桌邊。希比斯彷彿在微笑，但并非微笑——彷彿他的臉是在煙霧後邊。這臉像是坦率的，生有詼諧性的眼眉，彷彿隨時可以發笑。同時他是十分乖覺的，總有一點詭祕。現在快樂在他的臉上顫動，眼睛周圍湧出小皺紋的網。

「殊馬羅夫同志，假如你的事務急迫，你可以即刻發言，否則你得等幾分鐘。我祇有一分鐘的空閒。說你所要說的話。工廠進行得還好嗎？」

「目前我們祇考慮到它，離工作還很遠呢。我們還是在宣傳時期。」

希比斯并不聽人說話。他因和暖陽光的逼迫而側起眼睛來。

「我現時在望海。從這里看起來，海像一個肥皂泡。它是彎曲的，顏色又是這樣這樣。……你看見了嗎？那不是夢，那是現實。它使你想洗澡，或到海濱去長臥。那是奇妙的而且極其簡單的：彷彿投入另一境界，離開人的視線……向海中拋石子。在樹林子裏也是奇妙的。不過望一望海，它是怎樣在起

落，蔚藍。喂，我在這里，海在那里。它同我總是這樣子，你明白它的意思嗎：「永遠」？這有一點心理學的臭味了，呃？你對於心理學有什麼意見？」

「滾它的蛋！出去走一個鐘頭，游泳一下！有什麼東西留難你呢？」

希比斯的臉上沒有微笑，祇有灰色的假面。他睜開眼睛，假面跌下來。他用孩子般的、眼對眼的、從內心發出的眼光凝視格利。是格利覺得這樣呢，還是希比斯暫時忘記了自己？一個淚珠在他的眼內閃動，一種彷彿兒童的眼淚，在那後面是一個不明晰的黑點。這黑點旋動，在淚珠裏舞着，跳着。格利不瞭解爲什麼這黑點這樣痛楚地觸動他的心，不過他覺得希比斯自己的神祕處就在這個轉動的黑點裏，不在別的任何地方。是否爲要不使人看見這個怪物，希比斯才用長睫毛遮住眼睛呢？

格利揚起眼眉來，等候希比斯說話。

孩子般的眼淚，後面有一個跳躍的怪物。這種眼睛在夜間是不睡的；它們可以看穿牆壁。希比斯他自己永遠不說出來的語言；夜的形象羣聚在他的腦細胞裏邊。他用奇怪的難以瞭解的句子說話，那些句子溶成孩子一般的微笑。

「希比斯同志，我不知道你要怎樣說，不過經濟委員會裏的這些豬糞在要求揜鎗斃呢。」

「不錯。森林委員會的和國外貿易委員會的那一些都該如此；別的也是一樣。……」

「好的。我們應否鎗斃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全體人員？」

「是的，經濟委員會是一個你不能赤手去取的巢。你將爲你的工廠和緯道感受痛苦。你應當努力地準確地攻擊。」

「你覺得經濟委員會主席怎樣，希比斯同志？我方纔在執行委員會主席辦公室裏把我對他的感想告訴他，不過我罵出了圈，罵到工業局方面去了。」

希比斯又向海、山、碧空中雲堆般漂浮的雲望了好久；同兒童一般的微笑徐徐伸展到他的臉上。

「你見過挨鎗斃的人嗎，殊馬羅夫同志？」

「見過，在戰時。我記得初次見他們的眼睛轉動，聽他們像狗一般吠，怎樣地使我吃驚。」

「是的，不錯！他們的眼睛不斷地跳動，他們的身體是死了，很污穢。其中有些人在還活動的時候，便默默地死了。你提議我們應當用誰來接管經濟委員會和森林委員會呢。不要忘記，這些昏蛋有的最善於運用聰明的實際的工人們呢。他們知道怎麼看和怎麼拿。……」

格利的罩衫緊縛胸部，妨礙着他的呼吸。他站起來，笑得閉了氣。然後再坐下，把拳頭放在希比斯面前的桌上。

「希比斯同志，你是無價之寶！」

希比斯在睫毛掩蔽下投了他一瞥，又變得疏遠，詭祕。

「施蘭是一個有力的共產黨員，肯為他的職務犧牲；他肯讓自已像一條柱<sup>\*</sup>一般被人打倒。他是一個中無所有的共產黨員，他們把他填起來，造成一個連麻雀也嚇不住的稻草人。不過這是一個固執的稻草人，他以爲自己是毫無過失的。稻草人是一種理想，不過在它的破絮裏邊隱藏了多少害處呵！傻瓜是更有價值的，因爲他們知道怎樣把清水攪混。你知道感到自身不可少是怎樣的事嗎？哈，感到是一件事，知道是另一件事！不要讓那種思想發長起來，否則就要發現自己是世間的孤獨者，整個宇宙都壓在你的肩上。使世界不舒服的是：黑夜不斷地在它上面爬行。學習把適當的地位留給不可少這思想，黑夜就不再它們的幽靈來恐嚇你了。」

驚疑不定的格利觀察希比斯，彷彿他的腦袋在思想的壓力下脹大，破裂；希比斯的手對於這桌子是太大了，像蛇一般蠕動。

「希比斯同志，對於舒克你有什麼話說嗎？在你的估計中，是他一個有害的傻瓜嗎？」

「對了！現在我們已經把這事辦妥。明天派他到我這里來。我們用派他到經濟委員會和森林局去作聽差。好啦，你去吧。告訴他們，給你一張到這辦公室來的永久通過證。」

他連手也不握便走開去，按了一下電鈴。格利在門邊轉過身來，他的眼睛遇到一個陌生人的臉。他覺得他要說一件重要的事情，但記不清楚是什麼。

「你見過列寧嗎，希比斯同志？」

「我見過與否是無關重要的。」

格利不信任地笑起來，戴正他的尖盔。

「你在亂說，希比斯同志！你見過列寧。」

## 第七章 他的父母的住宅

### 一 書 蟲

在三條剝落的圓柱頂上的灰色嵌線上，「人民院」這三個字清楚地從石頭上顯出來。

你若走過圓柱，你將看見走廊裏有一扇破裂的橡木大門，門上貼着一方白紙。謝爾介走上發熱的臺階，近視地凝視那張紙。他父親的筆蹟。雖然有一點衰老的氣概，不過在那些字的奇怪寫法中還向他發出青春的微笑。在一聲低音的長嘆中，一種悲哀的記憶像波浪一般湧上他的心頭。在花園內窗子下的杏樹雪一般白的花；一面吻他一面爲他試穿新衫的、蒼白的，靜默的母親。……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頗像夢中模糊的形象。他有幾年不會見他的父親，自從他脫離了家庭，便不會見。

圖書館員菲洛契珈，他過去的學生，照舊徬徨無主，曾在市鎮上遇見他（當然，她會的！）。她從來不能首先對他說話，不過她的眼睛和敏感的顫動彷彿期待他說話，隨後她便照常低聲地說道：

「是你嗎？謝爾介·伊凡尼契。……我正在尋找……」

在她的手中，一張紙一隻鳥一般鼓動。

「你從父親那里來嗎，菲洛契珈？」

「從伊凡·阿謝尼契那里來。是的，是的。……啊，假如你知道！」

她在微笑，不能從他身上移開她那閃着驚奇的光的圓眼睛。

「你還在圖書館裏嗎，菲洛契珈？我的老人還用許多深奧無用的題目來把你絮聒得要死嗎？」但她不能回答他，祇把她的驚訝的微笑拋給他。在他的父親的衰老的稚氣的筆跡中，他讀道：

「我兒——當我想到意識決定生命時，乃是我不朽的思想克服命運之反覆無常的一種偉大勝利。當一個人考慮到生存比意識佔優勢的時候，他就明瞭人是無可驕傲的。你就要發見這所以然的道理，當你有勇氣來我這書之寺中見我的時候。因為一些瑣碎的，所以是討厭的（因為瑣碎事總是討厭的）事情我想見一見你。我此刻正坐在我的寺內像螞蟻一般激動的聲音的書中間。我在微笑誦讀「馬卡斯·奧利理阿士」。一個書蟲，由於命運的偶然——你的父親。」

謝爾介讀這帖子時，熱情地微笑。

為一種模糊的預感所困擾，他走向圖書館。他在想像中看見他的父親，像他一樣禿，但周遭有光輪一般亂蓬蓬的白髮的頭，與下頷成直角的突出的鬍子。在這頭裏邊有一種稚氣的東西，在他那不適當地表現的智慧中有一種軟弱的浮動的東西。

透過陰涼的充滿可憎的耗子氣味的走廊，透過半開半閉的門，謝爾介看見一個浴在多塵的微光中的大廳，在架子上擺着長列的書籍他聽見書頁的沙沙聲。

在這大廳裏邊從前有過一個電影院。地板緩緩地斜下去。祇有兩個狹小的窓，所以這裏總有彷彿寺中的黯淡。這裏也有寺的寂靜，古老，滿帶衰敗氣象。牆壁是看不見的：從地板到天花板祇看見列成平行的行列的書。為什麼這里有這許多書呢？一個人在短促的有知覺的一生中可以讀盡這些書嗎？它們所以緊緊地擠在架上，是否因為戀慕着太陽的光輝的人已經對於它們那足以吞噬他的生命的數目吃驚了呢。

菲洛契珈在一堆書後邊的櫃臺上微笑，又喜，又驚。

「謝爾介·伊凡尼契！可以嗎？伊凡·阿謝尼契。……祇消一些些時間。……」

在大廳中央，像祭壇後面的雕刻物，是一個滿載著書的大書架，附近有一個白髮飄蕭的老人，便是謝爾介的父親，身上穿着一件麻紗的長襯衣。他從遠處凝視他的兒子，揚起眼眉來。當謝爾介小心地在傾斜的地板上走近他的父親時，他看見他是赤腳的：他的腳，醜陋，垢污，滿蓋着炎腫和痂痕。

「你愛我——我可以看得出來。到我的祭壇旁邊坐吧。你有從兒童時便那樣的眼睛——着了迷的眼睛。」

他用惶惑的低聲一邊說一邊笑。他用急切的探問的眼神銳利地固定釘住他。

「你知道着迷是什麼意思，謝爾介？那就是斯多噶主義；一種關於人生的無邊的好奇心。這種人是痛苦的，因為世界上有一種可悲的必要：那就是，睡眠。」

謝爾介對於他的父親這種親切的話發出微笑；每當在他面前的時候，總感到快樂的興奮。他彷彿是偉大的，不可解說地與他接近。

他的父親在很低聲地笑，把他那急切的探問的眼神留在謝爾介身上。他有證明一個問題的答案的好好奇心。他用顫動的手指把些少鬚鬚塞入口中，戲弄地笑着。謝爾介覺得他有一種嚴重的傷心的事情要告訴他。

「你在這個洞裏不覺得煩悶嗎，父親？」

「謝爾介，所有書籍的命運是要成爲思想的牢獄的。每一本書都是人類自由的圈套。所有這些書架子看來不像鐵柵欄嗎？因爲想不朽，人類的精神生產一本書——它自己的墳墓。一種頑強的劫數，謝爾介：人類是在永久的叛變中，而叛變也不過是從這一個監獄溜進別個監獄罷了；從母親的子宮進入社會



的子宮，進入必須服從的法律的鎖鑰。又從那里——進入墳墓裏去！馬卡斯·奧利理阿士不是一個平常人：當他的鐵索郎當作響時，他知道怎樣去意識自由，並且具有充分的智慧以看穿監獄的牆壁。」

「父親，我想真正的自由祇在我們的意志和辯證法的必然性之創造的統一中。人在創造的集體主義的原動力中是不朽的。」

他的父親，帶着一個懷疑家的冷峻的微笑，留心地看着他。

「你爲什麼不問到你的母親？假如她今天死掉，你得怎樣？」

謝爾介沈吟了一下，望着他的父親的眼睛。

「她的情形很壞嗎？我喜歡見一見她，如果祇費一些些時間。」

「她爲了對於孩子們的憂傷的愛而瀕於死亡。她快要死了，小謝爾介。」

他的眼眉在一種滿含慘痛的微笑中顫動。

「不過我是不至於就死的。安靜點吧。我的孩子，真生命的意義就是不斷地從倚賴中解放出來。因爲世界祇是相對的，眞幸福在於剎那間的忘我。不祇馬卡斯·奧利理阿士，連留克利希阿·加拉士譯音自己，也可以同我作朋友。」

謝爾介在他的靈魂中感到一種恩惠的平靜和安寧。在他這緊張的、興奮的、爲失眠的夜所毒害的口子中間，他能怡然地委身於書籍的靜默，讓他的靈魂無思無慮地、不受驚擾地、單獨地休息。他在蘇維埃宿舍的小臥室的夜是苦惱的、爲頭痛所侵擾的；因爲蘇維埃宿舍永不睡眠。廿四時中充滿了菸氣和電話鈴聲，人心每一根纖維都被織入共和國的電的網。蘇維埃宿舍裏是不分晝夜的——就在那里，有一個

令人感受過度緊張的痛苦、感受努力與克己的嚴肅的小房間。

「我的親愛的謝爾介，你的母親病得很重。去她那里吧。是的，是的。即使你不同她談話，祇像你在幼年時那樣看她，你將給她極大的安慰。」

謝爾介愈來愈覺得苦惱。在他的父親這種雜亂無章的言詞中，他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不安，那種不安賦給他的話一種特別的意義。從來都是這樣：不論在幼年或壯年，謝爾介永沒有接近過他的父親的靈魂，這靈魂彷彿毫無餘剩地溶入他的眼的深處。他的父親過去總像一個年青的孩子，在圖書館的微光裏消磨他的光陰；他帶着驚恐和惶惑看他由工作得來的錢；他他自己家中的陌路人，當母親在百忙中對他說話時，他羞怯地發笑。母親充滿了整個家庭，從廚房到臥室，即使在夜晚，在他的睡夢中間，他的母親那為憂慮所消磨的、帶濕潤的、腫脹的眼皮的臉還時時現隱。

「來呵，父親。我現在想去看她。」

「是的，是的，小謝爾介。你使我非常歡喜……非常歡喜。但聽呵：假如你見到你的哥哥狄密特利，你持什麼態度呢？你的哥哥，你的哥哥，……關於他的事，不要問我；我怕他的程度過於怕你。無論如何，我不怕任何人和任何事，因為我滿有好奇心，我的孩子；你是知道的，好奇心就是智慧，我的親愛的謝爾介，恐怖並不在事物的深處，祇在動作的簡單成分裏——在匆匆的一瞥裏，在一個姿勢或一聲叫喊裏。我的朋友，在這裏邊含有人類的大苦難：加於人類身上的咒詛。」

## 一一 在母親的床邊

為籬笆圍起的果園，臥在一種櫻色的霧裏邊。赤裸的枝子和柔條交錯織成活動的結子。祇有杏樹開

放大堆大堆的白花。

當謝爾介還是一個孩子時，這花園是由他的父親親手栽植的。他沿着籬笆走，從罅隙中張望，看見那些著名的樹，荒蕪的小徑。上面覆着一叢一叢野葡萄的帶格子的亭子。當他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他也曾一同用力經營過。這一所石頭宅子似近而實遠，好像兒童時代的一種紀念品。

「自從你在這里生活和長大，我的謝爾介，時間是很長了吧？你還記得你的小閣子嗎？」

老人笑起來，捉住謝爾介的手，即刻又放開。他的帶疤痕的脚用短促的步子往前走。謝爾介知道他的父親喜歡見他，但爲他自己的快樂害起羞來。謝爾介突然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父親的不整潔的不注意的外貌和他的眼睛的空虛的深邃。

「你們的革命是歷史上最快樂的革命，謝爾介。」

花園在太陽下閃光，彷彿爲春天的泥土和突出的嫩芽的香氣所陶醉，爲跳舞着的杏花所陶醉。這里是他度過兒童時代和學校時代的小閣的窗。

在覆有去年的落葉的小徑的盡頭，在杏樹的雪浪——由遠處看是彩虹色的——底下，站有一個高大的、獨臂的、刮淨頭皮的人。他穿一件露出他那黑胸膛的白罩衫和哥薩克的短褲。他那瘦削的眼睛深陷入他的面部；一個長鼻子像船嘴一般突出在他的嘴唇上邊。

「父親，我覺得同狄密特利會面於我們并無好處。從前我們以朋友分別，現在我們或以敵人相見呢。」那個獨臂人從遠處用銳利的、像鳥一般的眼睛凝視他們，瘦長的臉像一具骷髏一般露齒微笑。他用他的右手——唯一的手——搖擺，用騎兵的姿勢喊出雄壯的唱歌一般的聲音：

「我在和平的慈幃下誠心誠意地歡迎這位紅星的戰士！哈，哈，我的謝爾介！哈囉，親愛的朋友！」

一片快樂的聲音在盛開的杏樹下震響，不過在他的話中含有一種勉強的無誠意的東西。他不來迎接謝爾介。站在那里不動，繫着黃色的裹腿，牢固地插在地球上。

謝爾介隨便地揚起手來回答，帶着一種敏感的顫抖和模糊的眼睛走上走廊的梯級。

像往日一樣，他的母親的小臥室爲下垂的簾子遮黑，塞滿了衣服，衣櫃，衣箱。像往常一樣，有多年以來親密舒適的溫暖窒息的氣味。謝爾介每一次想到他的母親，他可以強烈地意識到這種氣味，使他起一種身臨其境的幻覺。

這種氣味是滯留在爲他的歷史所浸透的舊式牆壁中間的寧靜之不可分離的部分。最近因爲別人在這里住宿，傢私和用具在四角堆積起來。

從柔軟的白枕上，一個在深陷的雙頰上緊貼着黑色髮縷的乾枯的頭在凝視謝爾介。他用趾尖走近床前。在垂死的微光中，他向他的母親的生疏的臉注視了好久：生疏到彷彿他從不會見過她。他拿起她的手來，感到從她的身體傳入他的身體的一種強烈的顫動。

這一隻爲愛而顫動的手，這一個裹在髮縷中的頭，與他是無關的，但却接近而且親愛到流出淚來。謝爾介呼吸老家的悠久的氣息，在這些堆積起來的景象中間，不曉得怎樣應付這一隻蒼白的手。

他的母親從她那一隻將死的模糊的眼睛的深處沉默地凝視他。

謝爾介自己默不作聲，帶着一種內在的顫抖等待他的母親的低語。他不期望一種聲音或一種銳叫，祇期望一種低語。但祇有在膠結的睫毛後邊的眼睛。

狄密特利在靠近謝爾介站立。他的眼睛裏含有一種挪揄的戲弄的光。他滿有生命，骨骼大到使他的皮膚顯得太緊了；在他的額頭的皺紋中和柔軟的嘴線中，含有猛禽般的神色。

顫動的絲縷突然折斷，母親的手落到床上。

父親在微笑，他那清楚的注視並沒有昏花。

「這是多麼奇怪，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孩子，又是多麼奇怪，你們兩個都是陌生人——在你們彼此看來，或在我看來。」

含有諷刺的疏遠的意味，狄密特利的睫毛挪揄地閃動。

「你是知道的，謝爾介，父親像往常一樣，很像柚子裏的老戴俄澤尼\*那樣嘲笑。他祇用蒼蠅和說話來營養自己。他像一隻麻雀一般天真，我很愛他。」

謝爾介感到他的哥哥的凝視的壓力，他粗暴地向他問道：

「此刻以前你到那里去了。我們幾年沒有聽到你的消息？」

「我不要告訴你。否則我祇有撒謊或告訴你假話。我是德國前線上的一個上校，後來因病回家。現在我是一個沒有一定職業的公民。」

狄密特利突然舉起他的母親的手來接吻，這一吻的動搖使得這病婦人像受了一下打擊。她帶着沉默的恐怖看他，她的眼睛不能離開他的臉。

狄密特利的眼睛依然發光，他抓住謝爾介的肩頭。

「好久沒有你了，謝爾介。……從我們的少年時代起。……讓我們擁抱吧。」

但謝爾介帶着一種漠然的懊惱轉過身來，向他的父親走去。

狄密特利大笑起來，打了一個軍操式的半身向後轉，走出去了，腦後的短髮在閃光。

父親的闊額上暗淡地湧起兩條很深的皺紋。他用顫抖着的手想把鬍子放到嘴裏，但總捉不到手。面色蒼白，帶着模糊的眼睛和苦悶的微笑，他把背靠在牆上。

「你是怎麼，父親？」

「要有無情的堅硬，不要對誘惑讓步，謝爾介。不過有的時候，連一個斯多噶也會作他的感情的奴隸。學習怎樣從你那盾牌的後面去研究人，謝爾介……從你那盾牌的後面。」

母親，在一種痛苦之發狂的努力中，用臂肘支起自己，隨又臥到枕頭上去。她的眼中含有溫馴，靜默，恐怖。

謝爾介，震顫了，慢慢地離開臥室，走下廊子的臺階，隨即迅速地走上通門口的路。

在籬笆附近的街上，他碰見狄密特利。他的哥哥，一隻手插在他那寬闊的哥薩克褲袋裏邊，銳利地凝視他，斜着眼睛。

「再見，謝爾介！我們就要重新相見，我們不嗎？在別的環境，謝爾介？那時我們可以安閒地一起談話。再見！」

他矯飾地鞠了一躬，露出他的牙齒。但他的眼睛并不笑；它們那尖銳的瞥視在刺傷謝爾介。

## 第八章 狂熱的日子

### 一 工人們的血

在這些日子，太陽并不灼熱；天空鋪滿了白雲。空氣不够人呼吸；市鎮和群山，人民和船塢，都為時時夾着細石的風所鞭打。這些日子祇在人們的心中、沉重地顫動的心中、灼熱起來。

格利，尖銳溜在腦後，跑去職工會委員會，黨委員會（即刻召集全市黨員大會！），鐵路人員會（同志們，趕快把油槽送到煉油廠！），工廠行政處，布林沙和狄則爾等待工作的發電所。

希德基在沉重地拍格利的背，在為熱情所燃燒。

「該死，老殊馬羅夫！把你自己裝配在工廠上，不用發動機，你就可以一身使它工作起來。我們應當派你到歐洲去——你會在那里發起一個大騷動！」

「那是一種理想！我們要把全歐洲鼓動起來！」

「主要的事，殊馬羅夫，是不要忘記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們一切建設都算不了什麼，除非為革命的紅火燃燒過。記住這一點，加以銳敏的警守。」

「是的，我們在逕直地前進，希德基。我們正在用盡力量來幹！唯一的問題是不要作得太過，不要打過我們的目標！危險就在這裡！」

「我愛你，殊馬羅夫，你是一個真實的人！」

格利，鼻孔顫動着，帶着感情急促地呼吸。

他跑去見盧哈伐。但像往常一樣，盧哈伐是不在職工會委員會的，他不能留在辦公室的牆壁中。每天從早到晚，他由這一職工會跑到那一職工會，跑到各種作坊，討論着生產的一切工作和工人們的生活；組織着特別會議，排解着不同的意見，咒罵着浪費的人們，在榮譽的赤表上登錄着勞苦的英雄們。他在辦公室、機廠、作坊、經濟機關、糧食局來來往往，撫摩着文件，發着命令，詢問着，推擠着，喚醒着懼心，激發着熱情。他永不疲乏，永不知道筋疲力竭的意義；一種熾熱的不滅的火在他的眼中燃燒。他照這樣子深入工人們的靈魂。

格利時常留給他這樣的便條。

「快到鐵路工會委員會去。」

「督責經濟委員會的怠工和官僚習氣。」

「督促煉油廠的工廠委員會。」

盧哈伐這里那里地奔走，面孔焦黑，眼睛冒火，頭髮像黑色的火焰一般飄揚。

在工廠裏，電力匠們已經開始修補裝置品。在工人的寓所裏，由工廠庫房取來的電燈泡已經在空電燈座上裝好。電燈發光，把快意的反光投入窗子；電燈的出現使得女人們和小孩們都感動得發出微笑，工人們臉上那種飢餓的晦氣在一種快樂的預覺中消失了。

修理廠中再也不製造打火機了。當下各種工作在進行。在鐵的錚鏘聲、磨切聲、吹嘯聲、吁吁聲，嗚嗚聲的旋風中，機器復活過來了。穿着爲硫酸銅染污的藍襯衣的工人們在院中來來往往，從這一作坊到那一作坊，從這一建築物到那一建築物。但羅沙克和哥勞馬大都不在那里。他們有別的任务：工廠委員會。在工廠辦公室的地下室裏，在工廠委員會的辦公室裏，在那些滿有士敏土和廉價紙菸氣味的房裏



——煙味強烈到連鬼都可以薰死——人們在從這個門到那個門地擁擠，踐踏，牆壁和窓子都因叫喊與轟笑的迴音而震動。

工廠委員會……增加的口糧……力量的分配……繃道……機廠內機器的旋轉……流質的燃料……明天發動機就要工作，明晚工廠就要被喚醒了。……

格利——他是工廠管理處的工人代表——這裡那里地奔跑，流汗，大笑，拿起工具來，切，鋸，穿，孔，合不上他的心臟的狂跳。

他時常過訪布林沙，那人用充滿廣大機器間的喊聲來歡迎他。

「呵，呵，司令官！動起來了！機器準備好了！燃料，我的司令官，我們一定要有燃料！此外再沒有別的了！現在你已經從地獄裏還陽，迴轉輪就要發動。我知道它就要發動！你的頭是像我的狄則爾一般的機器。燃料——煤油和精油！這是我們唯一的需要！假如你在兩天之內不能給我一些，我和我的狄則爾就要飛騰起來。並且當我飛到天一般高的時候，我要捉住你的腳，把你也牽上去！」

在機器中間，他的助手們——看來都有點像他——四處走動着，揩拭着，使金屬物發着聲。布林沙向他們點頭，在他的偏斜的便帽底下眨眼，快樂地露着牙齒。

「你看：弟兄們已經努力開始工作！前幾天的閒談和游蕩都忘記了，我的朋友。這就是機器的能力的意義。在機器還活着的時候，我們是不能離開的。對於機器的想念比對於愛人的想念還要強烈呢。」他那宏大的聲音突然充滿了整個的工廠！

「燃料，燃料！十槽——就够開動的了。十槽！否則我要把你砍碎，司令官！」

同着克利思特工程師，有一些技工們和工人們沿着山谷、經過長滿草的場子從石坑走來。嚴肅，沈默，眼睛下陷，克利思特工程師在察看那條舊繃道。

兩個作過工廠職員的技工，按着傳統的習慣，走在工程師兩步以後，他剛一靜默地點首，他們就帶着卑順的敏捷跑到他身邊來。工程師并不看格利，不過格利很知道，工程師祇注意他的來往，祇在他的權力下存活。當克利思特對技工們說話時，格利覺得他實際上在對他說話，在等待他所不能違抗的他的吩咐。

他們決定修理工廠全部運輸系統，把繞道從石坑的最高級築到山頂上去，約有八百米突。

重新坐在他的辦公室裏（現在兩個窗子都大大地敞開了），在作好計畫和估計以後，克利思特工程師說：

「假如我們得到這樣一種保證：明細的計畫書完全得到認可，更有充分的勞動力供給我們，那麼，在一個月內這工作就可以完成。」

格利俯向工程師，用手拍打文件。

「技術家同志，這工程必須在四天之內完成。現有五千工人聽你調度。工廠管理處就要按照你目前的需要供給材料。假如有任何怠工，我就要把他們制服：我們曾經攻下比這個更困難的巴士底獄。不要一個月，祇消四天，技術家同志！多加注意，直達目的。」

克利思特工程師親切的凝視格利。他的臉上第一次現出淡淡的微笑。

籬桶間簡直是一個沒有用處的棚子。玻璃屋頂已經給頑皮的擲石頭的小孩子打碎了。木棒，金屬碎片，斷籬子，以及各種廢物都堆在架子上和剩下來了幾塊玻璃板上。工作堯、帶子、圓鋸都給鐵鏽和大風（掘墳的好手）吹來的山上的和大路上的塵土蓋滿了。所有東西上面浮有一層藍色的朦朧的光。在三年以前，這些工作堯、鋸子、沒有完工的桶子，因了這種光線，不都是藍色的冰一般透明的嗎？

格利也到這里來，在門口上停住。在過去時代，黃金色的木屑在火紅的螺旋中燃燒，周身木屑、爲火花飛繞的桶匠們是快樂的，爲酒一般的木頭氣味和鋸子的迷人歌聲所陶醉。

格利沒有往前走；這就够使人轉頭他去的了——有太多的事要作呢。不過日子將到，這地方也將輪到；木屑將再閃光，鋸末將再飛舞，鋸子將再唱它們的青春之歌。

他想走開，爲工作、工作——到處的工作、所呼喚，但他停下來了，一個笑容跳上他的臉。沙夫殊克！他背着格利坐在他的舊凳子上，察看着它，用腳試着踏板，用拳頭試着凳子，試着它的力量，壓得它像老人一般喘氣，咳嗽。

「哈，哈！你在嘆氣，你這個老雜種！喂，挺直你的身體。你不會忘記怎樣作工吧，呃？」

他赤着腳走到鋸子旁邊，用他的大手掌拍它們那冰一般的圓盤。它們發出像在夢中的輕微的迴音。

「哈，哈，我的漂亮飽滿的女郎們呵！因爲沒有男人來玩弄你們，你們已經生出麻子來了。讓我們知道你們將唱哪一類的歌！略等一下——就要有一些人到這里來。我們就要用你們製出桶子來。不是給女人們醃蘿蔔的桶子，是要到海外世界各地去的桶子。不裝蘿蔔，祇裝士敏土。呀，我那寂寞的人兒呀——你們就要得到你們的新郎君了。」

這該死的沙夫殊克！像熊一般大，你不能用咒罵或親嘴來動搖他！但在一個棚子裏，他却像一個害了相思病的青年那樣悲嘆着，低語着。像這樣作着的——這個有着拖車馬一般的大腿和小車一般大的拳頭的毛鬼，看樣子像我們的沙夫殊克嗎？

格利不敢嘲笑和驚擾沙夫殊克。當一個人的健康的力量正覺醒，熱血正在在高漲的時候，是不應當加以妨害的。這是他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的一剎那呢。

格利悄悄地走出那個作坊。重新走入外邊的陽光，他用手掌拍他的尖盔，笑得痙攣起來。

「該死的沙夫殊克！你就要把我笑死了！」

在那一天，當石頭和鐵軌彷彿在太陽下融化、空虛的工廠在陽光中閃爍的時候，一個喘息着的火車頭，噴着水蒸氣，拖着—列裝滿精油和煤油的槽車，向工廠駛來。穿長罩衫的工人們出來歡迎它，叫喊着，搖着手。

## 一一 死裏逃生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接到一個電話的報告：區執行委員會主席波爾奇用馬鞭打派去幫他徵發糧食的區民軍司令撒爾大諾夫。於是撒爾大諾夫向波爾奇開鎗。

據報告上說，撒爾大諾夫，帶着一隊紅軍，正在攻打哥薩克人和市鎮的居民，正在從穀倉裏提盡所有的糧食，從畜欄裏趕走所有的牲口。於是，當車子在紅軍保護下，向區執行委員會總部走着的時候，樂隊奏起「國際歌」來，同時農婦跟隨車子，向車輪碰頭；她們的哭聲混着牛羊的喧聲。就在這時，在這諸聲並作時，波爾奇就和撒爾大諾夫衝突起來了。

巴丁正在讀電話報告的鈔本，他的臉像日常一樣冷靜，書記彼普羅站在桌子旁邊。帶着日常闊張的鮮紅的微笑等候他的命令。

「有一羣昏蛋！彼此在爭打！立刻預備一輛馬車，彼普羅同志。我要親自去調查這件事。」

「是！」

「請你打電話到黨委員會，請殊馬羅瓦同志立刻到這里來。她會索取車馬去同一地方。我要送她到那里去。」

「好的！我要不要通知殊馬羅瓦同志，說你和她同行？」

彼普羅書記兩眼簾閃動着向巴丁凝視，甜蜜地微笑着。

主席擡起頭來注視彼普羅的臉，書記從桌邊向後退了一步，不過臉上的微笑並沒有消失。

「是的！」

巴丁坐下來，彷彿鐵鑄的一般重，他的胸靠在桌上，他的頭垂在兩肩中間，彷彿比他的身體還要重。書記剛一離開房間，巴丁便站起來，高高地搖動兩臂，然後在房中踱來踱去。他的頭和肩的金屬一般的重量消失了；他挺直地站立，周身突出伸縮自如的筋肉，頭部頑強地豎立起來。

在婦女部中，梅荷娃在走廊裏捉住黛莎，用臂挽着她的臂，同她一起走到門口。

「聽，黛莎：派一個別的代表替你去好不？每一個禮拜你都被派出去，別人却在家裏過安閒日子。路上的襲擊愈來愈多。我們應當照顧你；我們很難找人補你的缺。你每一次出外，我都替你擔心，」

「梅荷娃同志，你說出這樣的話來應當害羞。我再也不是一個小女孩了，我知道我自己的任務。假如因為害怕便把我們的心藏在靴子裏，我們的婦女部會變成什麼樣子？」

波利亞焦急地凝視她，停步下來。黛莎親熱地拍她的手，隨即敏捷地走到街心去，搖擺着她的文書包——她自己手製的——裏邊裝着各樣東西：文件和麵包。

在執委會總部門前停有一輛黑色的光潔的馬車。鬍子馬夫正在噴着鼻子消遣，在寬闊的衣袖上揩着。

在佈滿垃圾的爲人畜踐踏的列樹路上，有兩個穿破套褲的男孩子，有着藍色的腫脹的臉，在塵土中滾着。像污穢的煙一般，塵土在他們上面旋轉，在刺槐的櫻色枝幹中間消失。黛莎站在馬車旁邊，向下望列樹路，然後向上望執行委員會主席辦公室敞開的窗子。隨後她再向下望列樹路。

這兩個孩子是誰？這兩個流浪兒在這裏作什麼？民軍在作什麼，爲什麼兒童委員會是這樣的盲目，沒有辦法？也許它已經像這些可憐的孩子一樣墮落下去了吧？

她走過石子，來到列樹路的欄杆旁。她在那裏站了幾分鐘，在看這醜陋的小鬼頭們的相撲。

「小孩子，誰要麵包？我知道你們的小肚子是空的。到這裏來！」

孩子們像兩隻受了驚的小狗一般奔起耳朵來。這婦人帶着一種親切的樣子微笑，一點也不令人吃驚。她頭上戴有一條紅頭巾，手中拿着一塊麵包。紅頭巾引起恐怖（因爲他們早就知道這紅頭巾是代表威權的），不過麵包是新鮮的，即使在幾步開外，他們也可以嗅出濕潤的麥粉氣味來。

「是的，是的。……我們知道。……你這樣招呼我們，隨後你就要把我們送到院裏去了。」

兩個孩子當中的一個搖擺他的破衣服，像一個活動的稻草人一般移動。黛莎大笑起來，把麵包變成兩塊。

「儘管來吧。小豬羅！我不把你們送院。喂，給你們每人一塊。你們是多麼膽怯的小東西呀！」她是非常高興，和善（假如沒有這一條紅頭巾啊！），那塊黃金色的麵包應當是蜜一般甜的。

兩個孩子斜着眼睛相看，慢慢地賊頭腦地走過來，盡可能遠地伸出手來。她給他們每人一塊麵包。她想拍一拍第二個孩子的亂蓬蓬的頭髮。但他狂叫起來，恐慌地跑開了。

努爾珈住在兒童院，她比這些裸體的小動物更幸福一點嗎？黛莎有一次看見努爾珈和別的孩子們在糧食委員會膳堂後邊掘垃圾堆。在當時她彷彿覺得她的女兒已經死了，她，黛莎，不再是她的母親；因了黛莎的罪過，努爾珈已經陷入飢餓和困苦之中。她在兒童院偶然的照拂彷彿不是一種母性的愛，祇是一種無性的花。她會把那女孩抱在臂中一直送進兒童院，她的心爲痛苦所磨折。

現在巴丁已經站在馬車旁邊，他的黑衣在閃光。他從嚙啣的前額下直視黛莎。

「上車吧，殊馬羅瓦同志，我們就要走啦。」

他沒有等她，就先攀進去，所有彈簧在他的重量下響起來。黛莎坐在他旁邊，覺出他的臀部的頑強的壓力。巴丁更加注意她；他像平常一樣緘默，冷靜，嚴肅。

「這一條路是不通汽車的。即使坐在這樣的馬車裏，我們也祇能在山中走蝸牛一般的慢步。你怕馬賊嗎？我祇帶着一支手槍。也許我應當派幾個紅騎兵來伴送我們吧？」

黛莎瞥了他一眼。是巴丁自己害怕嗎？不過她推測不出來。他的臉像往常那樣堅定，不動——一個黃銅的臉。

「隨你的意思，巴丁同志。假如你害怕，就派一個衛兵。不過我是習慣不帶衛兵出外的。」

「那末好啦！我們走吧，伊戈利耶夫同志！」

伊戈利耶夫同志，吃了一驚，兩次三番回頭望着巴丁，想說幾句話，但說不出來。於是他向他的馬叫喊，噴鼻涕，攏起繮繩來。

當他們在穿過市鎮的時候，他們默不作聲，像這樣舒服地安穩地搖擺而前，黛莎感到非常的愉快，有趣。

在街上他們看見謝爾介。他向她低下他那紅色的禿頭頂，他的紅髮髮像刨花一般動搖。舒克也遇到他們，驚得呆立不動，臉上帶着一種惶惑的表情。

巴丁帶着一種討厭的微笑抵起他的厚嘴唇。

「我不能容忍那一類東西。」

「舒克同志？真的嗎？不過他是一個好旋盤手，也是一個自覺的共產黨員。他不喜歡我們的將軍們和官僚們，遂不免無謂的苦惱。」

「舒克簡直是一個飯桶，也是一個破壞分子。像這樣的人必然應當趕出黨去。」

「不，巴丁同志。舒克同志是好的，他肯說實話。當他發覺了什麼時，你們就都生氣了。那是對的嗎？你們全體負責的黨的工作者，真是祇從你們私人工作室裏看工人階級嗎？」

「你錯了。一個負責的戰士的私人辦公室，比起像你那好舒克同志一類好爭吵的人來，更接近工人階級；因為一切都通過這些辦公室，從國家的複雜問題到日常生活最小的事件。我就是在一個人負責的黨的私人辦公室裏認識你的丈夫的。」

他大笑起來，不是他日常的笑，却像一個大鼓的轟鳴；他的話和他的笑是相似的。巴丁這種笑法總使黛莎不安。

市鎮已經留在他們後邊了。他們正在駛過深谷；在左邊，山坡為葡萄園遮蔽起來，在右邊，是一片依然光禿的、藍色的、微黑的樹林，枝上飾有蛛網一般的突出的嫩芽。樹木在移動：前幾排在後邊，後幾排在同黛莎前進；彷彿樹林在動亂中旋轉，完成着一件肉眼看不見的偉大勞動。

「喂，你的家庭生活怎樣？一方面是夫妻間的職務：一張平凡的床和污穢的被單。另一方面是黨的工作。我相信你也懷了孕，必須從婦女部和家務中間選擇一樣。沒有疑問，你的丈夫已經在提出特別的要求。你有一個大拳頭的小夥子在那裏呢。」

黛莎縮到她的角落裏去。一種不安的波動從心中湧到頭上來。

「我的丈夫和我各過各的生活，巴丁同志。我們要緊地是共產黨員，不是游手好閒的人們。」

巴丁的笑聲又像敲鼓一般發出來。他的手放在黛莎的膝蓋上。

「你像所有女共產黨員一樣說話，不過床究竟是床。不過你的話比大多數人來得真切；你的話是從心裏發出來的。我早就知道要找出與你相同的意見是何等困難。」



黛莎從膝蓋上推開他的手，盡可能地遠離開他。

「巴丁同志，共產黨員總可以在相同的工作上得到相同的意見的。」

巴丁重新緘默起來，像鐵一般沈重。他突然避開黛莎，她看見他眼中的閃光，那閃光痛楚地擾動她。

「坐舒服一點吧。我並不要吃你呀。」

他的嘴唇扭成一種攻勢的微笑。

「我並不怕你的牙齒，巴丁同志。我們彼此都知道。」

他們在靜默中前進，每一個人都從他或她的車邊望出去，沿着深谷，清晨被危巖和叢林遮黑了，小溪潺潺地流動，鋪有彩色的圓石。但黛莎意識到巴丁的血怎樣跳動，他怎樣用間斷的咳聲來掩飾心跳的聲音。她知道他在自己的內心作戰，沒有猛烈地投在她身上的氣力。她知道他還沒有被馴服；當他接近她的時候，便有一頭發狂的野獸在他的眼中咆哮。假如他不在這時候投到她身上，他會尋另外一個時候，他覺得比她更強壯的時候。她覺得她的血因懸慮而波動，她也不能克服她的焦急，她怕她自己的力量不足。假如這事情發生在現時，她不能抗拒他那發狂的牛一般的臂力；馬車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不穩定地擺動，使她不能堅定地鼓起精神來抵抗他。

那條深谷共有三哩長，隨後是一條通過山谷的平滑的寬闊的大路。在它的盡頭，在山腳上，在花園和菓園中間，是一個哥薩克的市鎮。

具有棕色斜坡、危巖、峭壁的高山聳入天空。危巖和石塊在陽光中閃耀；扭曲的山脈、石堆、礦渣彷彿是流動的，像融化了的金屬巨流一般。在下邊，徘徊的朦朧的黑暗在樹林和叢莽上顫動。在羣山和林木之上溢出蔚藍的天空，浮雲像冰山一般立在那裏邊。下面的樹林彷彿從峭壁中迸出來；不能通過，

豐腴而濕潤的夜爬過濃密的森林，帶着隱約的凶兆嘆息着，嘈雜着。

人不能看見前面的路：從右到左，從上到下，路都給大石小石遮斷了。在他們前面，他們看見一片樹林，糾雜着蔓藤、鳳尾草、在峭崖中間生長的灌木——一個荒野的地方。當他們達到那里時，樹林連同其間的苔石和爲地下潛伏的溪流而淚滴濺濕的峭壁都彷彿移開了；它時左時右地移開，向絕壁下飛躍着，向可怕的高峯攀登着。黛莎沒有看山嶺，她閉上眼睛，像小女孩一般縮在一隅。此外有別的黯淡的深谷，滿有宣示恐怖的寂寞，在那裏邊隱有神祕或藏有馬賊的巢穴。

伊戈利耶夫同志在座位上轉過身來，他的鬍子拂着他的肩頭。他的眼睛從蓬鬆的眼眉和鬍鬚中濕潤地閃光：

「你錯了，主席同志，一個騎衛兵也不帶。土匪一定在這里殺死我們。這里幾乎每天都有投機商人被殺。你作錯了，主席同志。」

黛莎記得先前見過像這樣的眼睛。在反革命的地窖的黑暗中轉動的泥污的眼睛。

用力抑制自己的巴丁，血液漲溢着，因了血中獸性的鼓動顫抖着，深深地坐在馬車的靠枕裏邊。他彷彿是石頭造的，無畏，平靜；不過在他那濃眉底下，在他那固定的眼睛裏，在那黑珠貝般的眼睛的深處，興奮從血液的跳動中閃耀出來。使他昏亂的是危險呢，還是黛莎的強的體香呢？當這樣無敵的強壯而勇敢的巴丁在這里時，伊戈利耶夫怎能害怕那些驟忽的土匪呢？巴丁石頭一般的重量使呆坐不動的黛莎感受壓迫和痛苦。不過在這種危險的時刻，感到這鋼人的可靠的支持，倒也是愉快的。

巴丁微笑了，凝視伊戈利耶夫的鬍子。

「怯懦比土匪更危險，伊戈利耶夫同志。用心執行你的職務，緊握住你的馬繮和鞭子吧。路是不十分壞的。」

伊戈利耶夫像挨了一擊一般俯下來。他再不揚起聲來催馬前進；緊執着馬繮，他兩邊轉頭，艱難地嚥着唾液。

他們又駛過一哩路。突然間，黛莎覺得巴丁的肌肉緊張起來；顯然他在用所有的力量與他的感情、他那祕密的衝動作戰。他深深地呼吸，用全身的重量把她擠進馬車的一角。一條臂圍住她的肩頭，另一條按在她的胸上。

「巴丁同志，你不敢，巴丁同志！縮回你的手！難爲情！」

他狂醉般地微笑。他從鼻孔中沉重地呼吸，他的臉是蒼白的。

「正相反，我一定敢，也看不出其中有什麼了不得的難爲情。我們是很好的壯健的一對，我們用不着裝模作樣，也用不着嘮嘮叨叨地說道學話。讓我幹吧！你都知道，只要發生了戰爭，我是永不會讓步的！我要作什麼，我就作！在一場鬥爭中，我使用所有的武器。」

黛莎拚命地想從他的手中掙脫，但巴丁按得更緊，窒着她的氣，使她發出尖銳的叫聲。他把她拉近自己，即刻黛莎看見他那巨大的黑頭和瘋狂的露骨的臉。於是他的臉用粗野的接吻和一種男人的強烈的汗氣使她不能呼吸。

隨後她突然覺得他的手、脣、鼻孔的血湧到她身上來，隨後是一種疲乏，一種女性的柔弱的波動，一種混着喜和懼的波動。她祇覺得她的心在胸中不斷地狂跳。她還知道另外一件事：她應當兇猛地鬥爭，攻打，分開他的手來扼他的咽喉，使他窒息，從這種鐵的、非人的臂中掙脫出來。

馬車突然跳了一下，把他們擲到座位上去。森林彷彿翻轉過來，飛到天上去了；危巖彷彿就要壓在他們身上了。

黛莎看見伊戈利耶夫兩邊搖擺了一會，隨即像一個布袋一般滾到前輪上去。在同一時刻巴丁放開黛

莎，跳上前去把馬繮捉住。那兩匹馬開始掙扎，在車轅中間立起前足來。

「住下！舉起手來！我們已經捉住你們了，你們這些雜種！」

從後邊的石路上和叢莽裏出來一些潛伏的塞加西亞的外套和蒙茸的皮帽子，手裏拿着來復鎗。

黛莎祇看到這些帽子和帽子底下的眼睛。她注視他們那貪婪的眼光。她隨後看見，在他們附近，有一個面貌清秀的哥薩克，光着頭，唇上噴着沫，向馬前衝來。他的上唇顫抖，露着腫脹的牙齦和釘子一般的淡紅的小牙。

黛莎祇來得及死力地叫道：

「往前趕！」

她從車中跳到那個哥薩克身上，同他一起倒在路邊滿貯石子的溝裏去。

隨即有一種難以忍受的重量壓在她身上；好像整隊的人都落在她身上，在她身上用腳跟跳舞，把她推入一條狹窄的山縫裏。那里有一陣強烈的濕羊毛和綁腿布的酸味。他們在打她；她記不起有沒有鎗聲，他們有沒有追趕馬車。她好像被投進一個赤熱的大槽裏的沸水。她祇知道一個怒號的深淵，一種壓碎人的重量。

當她恢復了知覺的時候，她在靠一塊石頭站立，整隊的人團團地站在她面前，向她叫喊着，散放着濕羊毛的臭氣。他們推擠她，扭她的臂，拖她的頭髮。

「女人！一個兇惡的女人！一個女人！這母狗！踢死她！」

馬車沒有了；祇能在遙遠的山谷上聽見馬蹄的飛奔和石頭滾落斜坡的聲音。黛莎一聽見這種遙遠的聲音，她清醒過來了；她的精神旺盛起來了。巴丁同志在那里！在遙遠的路上。巴丁未受傷。

在路的另一邊，在黛莎的對面，伊戈利耶夫躺在他的馬夫外套上面，靠着巖邊翹起一條腿（在裏腿

布中間露着一隻光脚)；他那壓扁的帽子拋在路上。他的頭髮、耳朵、鬍鬚的一部分都在血中凝結起來。

在一塊石頭的後邊，有一匹馬在噴氣，在咬它的鐵銜。別的哥薩克都帶着流汗的驚慌的臉四下里奔走。

「把她帶到這裏來！你們在這里搗什麼鬼！」

一個有鬍子的、戴皮帽子的哥薩克在石頭旁邊停下，挺直地站立，舉起手來行了一個軍禮。

「一個女人，司令。讓我們把她弔起來結果了吧！利馬連珂就是被她打倒的。允許我們吧，司令。」

「把她帶到這裏來，不要多嘴！我不弔死她，倒要弔死你們這些孱頭！你祇能同女人打，你這豬糞！」

唧噥着，轉動着他們的來復鎗，這一羣人把黛莎像玩偶一般拖了走——她不是走，祇是被他們用手曳上前去——曳過石塊和車轍，曳上草地，把她放在一匹馬的面前，那匹馬正在顛狂地噴氣，凸着眼睛，跳躍着，黛莎感到馬身上的汗熱氣味；她感到無恥的手貪婪地摸着她的屁股和大腿。軍器戛然作響，大家一起喊道：

「是的，真是一個女人，司令！讓我們捏死這瘋子！」

黛莎挺身站立，直視那個司令。他固定地注視她，柔和地向他那匹動着的馬搖手。他穿着一件塞加西亞的外套，佩着一條銀帶，銀肩章，帶着一頂阿斯脫拉干的扁帽。他的臉是污穢的，好久未剃過的；他的長而黑的鬍子垂過他的嘴唇和下巴。他的鼻子是短的，有一個發光的圓尖；他的凸出的眼睛閃出嘲笑或侮辱的光來。

「放開她！向後兩步！」

當她覺得周身比較輕鬆自在、不再嗅到濕羊毛氣味的時候，黛莎知道，她一個人站在這馬賊司令和一隊人中間。她仔細地看那司令。她的頭巾已經被扯了下來，在混戰中受了踐踏。用全身的氣力制止着膝部的顫抖，她牢固地直立在地球上。

「你的頭髮是剪過的。你是一個共產黨嗎？」

「是的，一個女工。」

「同你坐車的是誰？」

「巴丁同志，蘇執委\*的主席。」

「蘇執委？這是哪一種語言？」

「俄國話，哪里有別的？」

「你撒謊。俄國話是不像這樣的。這是你們的隱語——猶太話或土匪黑話。」

「在蘇堆埃俄羅斯，我們沒有很多土匪。我們毫不憐惜地鎗斃他們。」

有人在她後邊像馬一般哄笑。

「該死的雌兒。她像喜鵲一般噪！」

「我就要把她吊在這里一條樹枝上，那時她將叫出另一種調子來了。」

黛莎同那司令彼此不斷地凝視。

「你們所有共產黨員都像你們這個首領嗎？把同志們丟在危險中間是應當的嗎？」

「從來不這樣。我是自動地來幹的。」

\* Polkom、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縮寫。——譯者註。

司令撫他的鬍子。他的雙頰微微顫動，吹脹起來。他微笑了。

「你自動地？你以為我們是愚蠢的吧？」

「如何打破這個謎是你的事。我這樣作了——不過如此！」

司令在搖他的馬鞭，在含着一種加爾摩克偶像的微笑凝視黛莎。

自始至終黛莎感到非常的安逸。她均勻地平靜地呼吸；她心中空無所有——沒有為她自己思想，憐惜，或恐怖。她覺得從前永沒有像現在這樣自由，年青。她不明白危巖上那棵孤立的松樹為什麼這樣吸引她；剛好在山的絕頂上——多末高呵！為什麼她初次看見籠罩山坡的這紫色的濃霧？不過松樹和紫氣都不是真正重要的；還有一點別的什麼，深奧的，親近的，飛翔的，她不能給它一個名字。

「你說話坦白，也不害怕，你這個短頭髮的片子。你裝得若無其事。這情形却是我第一次碰見的。每當你們共產黨落在我的手中，你們時常像蟲子一般蠕動。他許你料定我要放你，因為你是一個女人？一刻也不要存這種想頭。我就要弔死你。我不鎗斃你，偏要弔死你。」

「這在我都是一樣。我是預備好來接受的。」

司令鼓起他的雙頰，他的鬍子像一個蜘蛛一般活動。

「我是你們不共戴天的敵人，我毫無憐惜地殺死一切共產黨。雖然如此，我必得承認，你裝得很好。現在我要看看你在套索底下是什麼樣子。」

他的眼睛沒有離開她，他把馬鞭舉到頭上來。

「巴伊斯特力烏克！」

一個有鬍子的戴黑色的蒙茸的皮帽的哥薩克從人羣中走了出來，他的鬍子掩不住他的嘴唇，他的嘴唇是紅的，他的眼睛是綠的。他是緘默的，馴順的，笨重的。

他捉住黛莎，他的手也是笨重的，濕冷的。彷彿不是他的手牽着她走，却是她帶起他的手來走；那隻手對於她彷彿是太大了，好像她隨時都有被它壓倒的可能。

那棵松樹站在群山頂上朦朧的火紅的空氣中。呵，多末高！有一種甜蜜醉人的春天的氣息；嫩葉在舒展，像彩虹中的螢一般在改變它們的顏色。小溪與石頭遊戲，彷彿它們是饒舌者。這一隻笨重的無情的手把她拖下來。黛莎的心是非常清楚的，但沒有思想；所有的祇是紫色的發光的空氣。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白的，非常輕快的。因為那一隻手像一具死屍一般的壓着她，又因為山頂那棵松樹在向地點頭，黛莎想記起一點什麼來，但記不起：極端重要而不能捨棄的一點什麼。春天的空氣是多麼甜甜呵？那棵飛翔中的松樹斜靠在山崖上，伸着它的翅膀。呵，多末高！是的，是的……這是要緊的：巴丁同志是活着的，巴丁同志，一個有價值的戰士。而她，黛莎，不過是一葉草；她過去是——現在沒有了。

在她旁邊，那個毛人正在哼着噴着鼻。她沒有看他；她祇看霧氣和那紫色的深處。

什麼地方有繩索的摩擦聲……很遙遠……在她的頸背上……並不觸動她的感覺，一點也不傷損她。是的，是的，格利……不過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親愛的，愚蠢的格利！他是非常大，非常近，也非常蠢。他在她的心上閃過，不過她並不覺得悔恨。啊，多麼遙遠：紫色的深處，松樹和春林中間的火之雨。

繩子重新滑過她的意識，那隻像一具死屍一般沈重的手也重新壓在她的肩頭上。

是的，她是在天空底下走回來了。前邊是櫻色的山坡，後邊是迷濛的叢林；再往後去，在空氣的距離中，上達天空，是碧綠的群山。

司令又像一隻公牛一般頑強地凝視她。他的鬍子像一塊破布一般濕漉漉地垂在他的嘴唇和下頷上。



除了她和這騎馬的人外，沒有別的人了。

「你還勇敢，你這短頭髮的傢伙！你這腳色演得很好。特別因為你是一個女人。你可以走啦。連狗也沒有一隻來碰你一下了。」

他舉起鞭子向馬打了一下。那匹馬跳了兩下便在叢林中消失了。

## 二 吹脹的小雞

黛莎永不能記起她是怎樣從那山谷中走出來的，她不記得她在路上曾否遇見什麼人，是否她獨自一個，是否像一頭受了驚的野兔那樣跑，是否用盡所有力量來爬。她祇記得一件事，愉快，歡樂：灰色的小鳥飛去又飛回。當她走過時，它們受了驚，飛了去，又飛回來。也許當時在山谷中實際上並沒有這種事，祇是現在——有毛茸的小灰鳥。

在羣山前面的寬闊處，展開着微斜的低坡，她覺得她是一個人在這些山和空洞的迷濛的距離中間。那條路是灼熱的，灰色的；這所有地方都彷彿含有一種原始的恐怖。山坡像一片盲目的不可捉摸的虛空向她爬來，把她變成一粒目不能見的微塵。

她後面的羣山一層一層地聳起峭壁，危巖；蒼翠的山坡和山谷為樹木蒙茸的黑色深壑所分裂。

深壑是荒涼的。在這為一方一方的耕田和牧地所區分的、為阻絕於駝峯似的小山的灰色的路所穿行的孤零的寂寞的小山中間——她變成無可奈何的、孤獨的、遭罰的、被遺棄在這茫無邊際的空虛中的了。

山谷……受不住的笨重的手。……是的，是的，遠處山頂上的松樹。

黛莎滿懷恐怖地向前奔走，她的喉發乾，她的肺發焦，她的心發煩，她的呼吸不暢。

在遠處在傾斜的小山後邊，在一個高丘之上，伏有哥薩克市鎮。到處都是花園，在花園上邊聳起禮拜堂的鐘樓，好像頂上帶一隻黑眼睛的白柱。在哥薩克市鎮和小山的後邊可以朦朧地看見羣山的脊背。黛莎爬上小山，她的氣力逐漸消失。不和善的、生疏的、陰鬱的、哥薩克市鎮是留在遠處了。它是盲目的，但用了大草原上的眼睛來看，像一匹母狼。那有鬍子的、帶皮帽的、會把它的死手放在黛莎上的、把她拋入一個寂寞的荒野的，便是哥薩克市鎮。它是盲目的、多毛的、粗鄙的、它的眼中充有蠻野的血。

黛莎爲一塊石頭絆倒，向前跌入路上的塵土中。她的膝蓋上的一種銳利的疼痛使她重新回復了知覺；跛着腳，她轉過一邊，坐在一近田的草上。路邊的草上雜有短小的黃色蒲公英——非常嫩非常小的花，使人想到剛孵出來的小雞。它們彷彿向着黛莎腳下跑。

黛莎看見這些花的時候，一種柔情克服了她。她的心臟跳得很快，她喊出來，哭起來了。隨後她慢慢地變得平靜，沉默。她不能起身；她沒有氣力了。她不斷地凝視蒲公英，不想着什麼特殊的事，傾聽着大地的靜默。

她不能說，在她耳中響着的是否緊張的絲絃一般的寂靜，是否一隻雲雀在歌唱。她凝視透明的羽狀的浮雲。絲絃在遠處震蕩。這也許是浮雲在唱，也許是金色的蒲公英在笑。

突然間在小山後邊出現一大隊紅騎兵，背上揹着來復鎗，跑着飛快的步子。在他們前面，有一個穿黑皮衣的黑人，用非常的速度跑着。黛莎突然起身，雙腳跳起來。

巴丁同志！

那些紅騎兵即刻全體喊起來，露齒笑着，搖着他們的臂。

黛莎也喊過去，並向巴丁跑來。

他勒住馬，從鞍上跳下來。

「黛莎！」

她用雙手捉住巴丁的手，笑着，叫着。

那些紅軍圍起他們來，喊着辨不出的句子。

內中有一個騎兵靜默地看了她一些時候。他有突出的頰骨，一張大嘴和深陷的眼睛。他下了馬，碰了黛莎的肩頭一下。

「同志，這里爲你預備了一匹馬。上馬。讓我幫你上吧！」

黛莎笑起來了，她像剛纔拍巴丁的樣子拍那紅軍的手。

「謝謝你，同志，你們都是非常好的人。你們整團出發來援助我。巴丁同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紅軍們團團地站着，他們的馬的肋部摩擦着，驚詫地看着她，笑着。那個大嘴的人，兩耳相連地張着嘴把她放在馬鞍上，依然默不作聲，從別一個兵士的脚下曳出腳蹬，然後跳到他身後的一匹馬的屁股上去。

巴丁在黛莎旁邊騎着馬走。他一路都在留心她的每一句話，幫她跨過難走的地方，察看肚帶、鞍子、馬勒的妥當與否。黛莎體會出他的關照，溫柔地向他微笑。

「喂，你遇到什麼啦？告訴我們吧。」

「啊，沒有什麼，巴丁同志。他們起初有一點橫暴，不過後來他們就把我放走了。女人對於他們沒有多少用處。他們鞭打了我一頓——不過如此。」

她又笑起來。

巴丁用乖覺的眼睛銳敏地凝視她，臉上含着一個顯明的微笑——從來沒有人在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臉上見過的一種微笑。

在禮拜堂和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前面的鄉村方場上，車子和沒有鞍轡的馬成行站立，牛在搖它們的尾巴，不安地兩邊點着頭，哥薩克們像在市集的日子一般一面踏步，一面叫喊；女人們痛切地哭着。男孩子們，有光着頭的，也有帶皮帽的，在旋陀螺，作跳背戲。不知在什麼地方，在執行委員會的院子裏，或藏在人叢裏邊，有一種醉酒的聲音粗嘎地憂鬱地唱道：

吹脹的小雞

裸體又赤腳。

這聲音無力把聲句唱完。

着了迷的一般，它悲嘆，飲泣，哽咽，一遍一遍地粗嘎地重複着同一的句子。

波爾奇，披着一件高加索的外套，帶子上插着短劍，睜着一雙轉動的亞細亞式的大眼睛，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勤勉地塗寫着。他抬起頭來，向黛莎瞥了一眼，這個敢死百人團的戰士的面部肌肉一點也沒有動。他一味亂叫道：

「呵，你算微幸，這一次是死裏逃生！」

巴丁邁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桌邊，正如在他自己的辦公室。他又變得冷峻，沉靜。

「波爾奇同志，把撒爾大諾夫叫到這里來。」

波爾奇，帶着一種機警的女性的媚態，向門口走去。

「撒爾大諾夫同志，執行委員會主席有請！」

隨後依然柔順地走回他的坐位。

撒爾大諾夫剛一進來，行近桌邊，巴丁，直視着他，冷冷地在齒縫中說道：

「撒爾大諾夫同志，現在免去你現任的職務，並要受逮捕的處分。明天你同波爾奇一起去市鎮。我馬上把這問題交革命法庭。」

撒爾大諾夫行了一個軍禮，用驚疑的帶笑的眼睛固定地看巴丁。他向後退了兩步。

「我已經小心地正確地履行我從省執行委員會接受的全部命令。」

巴丁轉過去，靜默地瞥了波爾奇一眼。

「波爾奇同志，你要向我們最有利的方面了結這一件事。當地的爭端應當加以排解。當你從市鎮回來的時候，你必須澈底查究這一件事。我們到方場上去吧。」

當他們中間的三個，巴丁，波爾奇，和黛莎，來到那排列着裝好的車子的方場上的時候，哥薩克們、農民們、女人們都用深陷的眼睛凝視他們。裝好的車子已經在這里停了二十四小時了。農民們不肯離開它們，在夜間他們像吉卜四人一般圍着燭火坐着。

巴丁跳到一輛車上，冷冷地凝視人群。

「市民們，哥薩克們，農民們！」

女人們開始活動，圍着車子叫喊，掩沒了他的話。彷彿受了女人們的喊聲的傳染，農民們也叫喊起來。他們搖動兩臂，他們的臉脹得像西瓜一般大，快要炸裂了。

波爾奇也跳到車上來，搖着兩臂，震耳地、狂暴地、像一個司令官一般叫喊着。

「安靜，魔鬼的兒女們！聽執行委員會主席對我們說什麼！爲什麼這樣吵，我們沒有一點酒。假如

我們有酒，我們就要敲鼓了。」

他大大地張開嘴。波爾奇這喊聲像波浪一般蓋過人羣，止住了喧嘩。波爾奇是同村的哥薩克，他們中間的一個。在前一行你可以看見白牙齒在鬍子上閃光。

「市民們，哥薩克們！因為違法的行爲，本區民軍司令已經被逮捕了。備好你們的馬，帶着你們的東西回家吧。現在豁免你們附加的穀類徵發，那是政府徵收來補助紅軍的——幫助你們自己的正在同貴族們和將軍們打仗的兒子們的。我老實告訴你們吧：我們現在並不關心戰爭了。我們不要血在我們的田地上流。我們主要的顧慮是人民的經濟和建設。不過，假如貴族們和將軍們不留給我們一刻的和平，這不是我們的錯誤，乃是我們的不幸。我們所憂慮的不是流血，祇是田地。我們不需要兵士，祇需要田裏的工人。我們需要和平的工作和大量的家畜。穀類徵發是過去了；你們不再聽到這一句話了；但我們要看見穀倉滿盈，你們所有的田都耕種過來。我們需要輪種的方法。……把工廠製造品供給鄉村。」

巴丁講到納稅，合作運動，紅軍復員，鐵，工廠製造品，和雜貨店，也講到把生命獻給工農的列寧同志。

羣衆跳腳，哼着鼻，吸着氣，在兩個主席脚下形成一個稠密的羣。巴丁說不下去了，舉起手來，還要往下說，但一陣若斷若續的喧聲從農民們與女人們混雜的羣衆中發出來。成羣地或單個地，他們搖手，帶着快樂的臉爬上車來。

當他們剛一安靜下去、流汗的臉漸漸離遠、車輪戛然作響的時候，波爾奇露出白牙齒，笑着。

「喂，巴丁同志，我求你釋放撒爾大諾夫同志。我們兩個都有一點神經錯亂。我們將來就要聰明一點了。」

巴丁變得冷峻而且疏遠。

「波爾奇同志，我們應當把所有負責同志的爭吵和錯誤，成一種教訓，不祇教訓他們自己，也教訓所有別的同。我說什麼就作什麼。當你離開這裏的時候，找一個可靠的同志來代替你。明天你要同我去市鎮。」

在他們附近，一個喝醉酒的哥薩克擺動他那彎曲的腿。他是一個沉醉的哥薩克，生着薄薄的鬍子和充血的濕潤的眼睛；他在摘他的帽子，用一種衰竭的粗啞的聲音喊道：

吹脹的小雞，

裸體又赤腳，

方場去散步。

他被捉去了！

他被捏死了！

波爾奇在醉人前面停下，眼簾一動也不動，用敢死百人團的戰士的眼牢牢地釘着他。

那個小農民開始說聽不清的胡話，立脚不牢，摔在地上。他有一兩次用他那黑腫的手指向空中把捉，開始恐懼地含糊說道：

「好的，好的，好的，大將軍——執行委員。你是我們的父親。……我們不過是些死屍……狗娘養的……好的，哎呀，哎呀，哎呀！」

他躺下去了，一切不顧了。

黛莎整天整晚同哥薩克鎮的女人們在一起。巴丁也同她在一起。他們兩個同女人們談話。她們有許

多來參加這個快樂的日子。黛莎圓滿地完成她的工作。在哥薩克鎮的女人們中間的工作是極端困難的呀！

黛莎從不曾見過巴丁像那天晚上的樣子。她每一遇到他的凝視，路旁的金色花就在她的記憶中閃光。在那雙眼睛中，黛莎看出靜默的陶醉和對於她的不熄的愛火。他整晚沒有一分鐘離開她，溫馴，乖巧。

在執行委員會的招待室中，黛莎（她永不知道這是怎樣弄成的）同他在一張床上過了一夜，他那狂熱的血在這一夜間把一個女人難忘的熱情爲她恢復過來，這是過去幾年來的第一次。



## 第九章 繚 道

### 一 羣衆

格利所感到的不是各個人的擁護，卻是他附近的羣衆結合起來的力量。

浴身在汗水中，格利像牛一般工作，用錘子翻轉着將要變土放土的灰和泥。他這種蠻氣力并非來自他的智能，祇來自他那強壯的體格的潛力；并非在他的體內爆發，祇從這曬着、哼着、帶着錘子和錘子從深處上昇着的，從煙突和工廠建築物、從石頭上被挖成的裂口、從上衝架動力線的尖塔的煙霧中出現的螞蟻一般的大衆，通過大地的雷鳴，跨過石頭和鐵軌，像巨浪一般湧到他身上來。

白色的、羊毛一般的雲球在蔚藍的天空滾動；在羣山青葱的斜坡上，初春的花一團一團地開放。在一種蛋白色的霧裏，灌木在石頭和縫隙中間閃光。在這邊，從右到左，是高大的羣山；在那邊，是天空一般蔚藍的、茫無邊際的、具有高出羣山的地平線的大海。在海和山中間，空氣因太陽的光線而顫動。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螞蟻一般的大衆的勞動怒潮。他們便在他面前；要想一個一個的計算、或接觸他們、或分辨出每一個人的臉，乃是不可能的。

這數不清的大衆乃是活動的花朵。紅頭巾在跳舞；這是那些麗春花一般的女人。藍的、白的、櫻的、襯衣和短衫在日光中活動。

這就是：格利不久以前想到的；他想要在勞動的煩悶中創造的。

瘦長的克利思特工程師，技術家們的領袖，倚着一根粗重的手杖，在指揮大眾的工作。倦得幾乎倒  
下來的、老練的職員們、技術家們、敏捷的工頭們不斷地走近他，請教於他。

嚴肅的克利思特工程師，僵僵着，平靜地冷冷地向他們發出安詳的命令。

克利思特工程師是蘇維埃共和國一個熱心的技術家。……工人格利·殊馬羅夫現在可以成爲克利斯  
特工程師的朋友了。

工程師停在格利附近，精神貫注，屢次留心察看山上用全力進行着的工程，格利從他的眼中看出愉  
快和興奮的閃光。

用一種習慣的姿勢，格利把他的尖盔推在頸後，揩乾臉上的汗，快樂的微笑，露着所有的牙齒。

「喂，你以爲怎樣，技術家同志？你記得嗎，你說這工作要一個月纔能進行，看，不過三天，我們  
已經使工廠進行了。一些聰明的傢伙，呢？」

克利思特工程師冷冷地微笑，保持着他那自大的態度，不過因爲事務的緊張，這態度也在相當地  
減退，他說道。

「是的，是的，用了這樣偉大的力量，是可以作出奇蹟來的。不過是一種不經濟的力量消耗。沒有  
等級，也沒有組織起來的分工。這種熱情好像一場傾盆大雨：不能持久，也不大健全。」

「不過這是一個重大的事實，技術家同志。藉了熱情，我們可以把大山推倒。在這廢墟中間，這是  
唯一的進行方法。當我們把這一切恢復起來，我們就可以進而研究合理的生產過程了。」

克利思特看出格利眼中的笑意，遂冷冷地聳肩。倚着手杖，他向着閃光的電綫尖塔走上小山。  
一種不能忍受的氣味從日炙的石頭和燒乾的草裏蒸發出來。人的嘴和眼都在被塵土刺痛。

山中鈴子在響。

這是很好的。一切都是廣大的，不可衡量的。太陽像人一般活潑，接近，跳躍；人的血液與太陽合拍地跳動。

成千的手在成千的動作中舉起來；鏟子與啄鋤的喧嘩聲；成千的身體在一致的活動中像一個身體一般強有力地動搖。一架把石頭連根動搖的活人的機器。

在高處：一條鐵軌伸到日光照耀的絕頂。

明晰的鐵軌從枕木上伸入下面的海灣，直達工廠所在的山脚；隨又上昇山頂，直達電綫塔，通到藍色尖塔的圈子。在下一點鐘，鋼纜將被拉緊，像白熱的電綫一般在日光中伸展；吊運車呢——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走動着——唱着金屬的歌。

波利亞，梅荷娃，大眼睛，鬢頭髮，慢慢地走上山來，疲倦地倚着她的鏟子。她在顫厥，發着微細的呼聲，像鏟刀一般偃偻着，笑着。

盧哈伐站在發電所諸塔中間的石墩上，他袒胸站立，穿着一件敞開的黑罩衫。他彷彿就要達到搖臂發喊的程度。

波利亞在筋疲力竭地笑，日光、她手中的鏟子、在同石子閃照。

『啊，我多麼疲乏呀，殊馬羅夫！扶住我，一個軟弱的女人！』

她把一條臂投在格利的肩上，用胸部靠住他。她的呼吸雜有微細的呻吟；她時時窒息地大笑。

格利倚在鏟子上，她倚在格利的胸上；他們兩個在面對面地含情默默地笑。在她那飽滿的奶房下，他聽見她的心跳。他從她那雙眼睛的沉醉的面色中和牙齒的濕潤的閃光中，看出她傾心於他的體力的意向。在她每一次透過奶房的心跳中，在眼睛和牙齒的閃光中，他聽見一種聲音在他的內心戲弄地說：

『怎樣？怎樣？』

肩上扛着一個尖嘴鋤，邁着穩定的步子，黛莎走了過來。有一羣女人跟在她後面，頭巾像麗春花一般招展着，笑着，叫着。她們在走向發電所去修補道路。

「我的黛莎來了。……領袖！試想她從前不過是一個嬌小的妻。」

他在途中一抱把她捉住，緊緊地攬着。她大笑起來，掙脫自己，笑着用她的尖嘴鋤恐嚇他。

「小心，梅荷娃同志，」她喊道。「格利可以用一個手指頭來毀掉你；我已經領教過了！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叫我來幫助你吧！」

她的眼中再沒有那種冷光了；現下祇有驚奇和快樂之溫暖的撫愛的光輝。肩上扛着尖嘴鋤、雜在女人們快樂的合唱聲中，她連頭也不回便走開了。

「我的黛莎是一個寶貝！一個真正可愛的女人！我們得承認。」

「她非常愛你，以你自豪，殊馬羅夫。黛莎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我非常喜愛她。」

淚珠在梅荷娃的眼中閃動。

這情形在他的記憶中永不會消滅。他繼續凝視黛莎，大受感動，一種熱情的洪流在他胸中湧起。在那一晚間，她不會像前十天那樣談話。她粗率地簡單地向他述說在深谷中的遇險。在說着的時候，她密切地觀察他，在電燈光裏，可以在她的臉上看出混合起來的疑問和得意。

當黛莎述說她怎樣從馬車裏跳出來、那個帶鬍子的兵怎樣帶她去上吊的時候——她微笑着敘述得十分單純——她眼中悸動的光與這平凡的單純的言詞如此強烈地對照着，使得格利顫抖起來。這并非對於黛莎的畏懼，也非對於巴丁的憤怒和嫉妬；這祇是對於黛莎自身的一種迷惘的犯罪感覺，混有對於她的忠實之驚奇。他現在決定一件事：從這一點鐘起，他永不責備她一句，也不用武力或撫愛像一個丈夫那樣來勉強她。他極力想這樣，這是真的，但他不能。

從他回到現在，他們同居的這些日子已經被羞慚和他對於她的無法應付所毒害了。在她說話中間，這意思突然未經考慮的出現，她的言詞中沒有對於已發生的事懷着恐怖，沒有哭叫，也沒有矜誇。他靜默地聽她，顫抖着，不能從她的臉上移開他的凝視。隨後，雙手插進袈裟，他走近她，但沒有碰她。

『黛莎，我們都是傻瓜和壞蛋。我們都應該被吊死，但不是你。你是一個奇蹟，黛莎。不要對我這樣一個可憐的狗雜種發怒吧。』

他移開了，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分躺着，他在床上，她在地板上，黛莎開始掀動她的破被，憐愛地說：

『格利，你睡了嗎？』

『小黛莎，你是一個十分勇敢的人！沒有錯！當我想到那條繩子時，我顫抖，我的心在爆炸。』她在被底下大笑，想要說什麼，不過又說不出口；隨後忍耐不住，重新大笑起來。

『假如我告訴你，格利，我當時同巴丁睡過？我猜你一定要演一齣戲了。你時常想打我。』

格利大吃一驚。從黛莎的笑話中，他聽出悲痛和煩惱的實情，不過並沒有動搖他。她的話是一種打擊，但并不傷人。在前些日子他的嫉妬不會燒盡嗎——黛莎對於他不曾變成一個超於妻子的人嗎？他的內心祇感到對她的熱情，好像對於一個從未認識的新朋友的熱情。

『我的頭像火爐一般熱，小黛莎。……我在想那條繩子和你的冒險，我整個的心在作痛。好的，假如發生了那種事——好的，就讓它發生吧。我們都是畜生，你可以任意咒罵我。人應當從另一個角度來與別人接近。由它去吧。……時候就要來到，那時我們要學習如何去澈底理解人們。現在我的心在痛，不過如此，小黛莎。』

黛莎又在被下大笑。

「喂，睡吧！我不曉得——彷彿生命又回向我那青春的時光，不過它走的是另一條路。」她靜靜地躺了一會，隨又掀動起來，說道：

「格利，你睡了嗎？」

格利來不及回答，她已經從她的地鋪上起來，光着腳走到他這邊來，溜進他的被窩裏去。

沙夫殊克，在建設隊伍的前頭，把鐵軌釘在枕木上，轟鳴着他的鏈子，像一個正在工作的狂熱中的瘋子。他的臉是紅的，他的眼是充血的，他的手和頸的粗壯的血管環繞着他那汗濕的皮膚下的肌肉打成結子，像繩子一般膨脹

格利扛起尖鋤，離開梅荷娃，向工人們的前列走去。

「鏈呀，沙夫殊克，鏈呀！用力地鏈呀！」

「我們正在盡力地鏈呢！你使工作進行，算是見到大處，老朋友！我們也將為工廠找到燃料了。」

「嚨喇，同志們！我們要使這座老山搬家！嚨喇！」

他高舉尖鋤，他頸子上的血管因怒吼而脹起來。大眾突然喊起來，揮舞着他們的尖鋤，鏟子，和鏈子，好像一支軍隊揮舞他們的武器。

「嚨喇！嚨喇！」

從高處格利看這一片強大的騷動像波浪一般滾下山坡去。山底下的人小得像螞蟻。他們也在揮動他們的手和鏟子，大約也在叫喊。

梅荷娃在凝視格利，她的眼睛大睜着。

最後一批鉄軌正往枕木上釘。鋼纜像蛇一般垂下，發出一種金屬的聲音，好像提琴的絃索。輪子在吸收着電氣飛馳。

紅軍們，倚着他們的來復槍，在警備山路。在他們上邊和四週，灌木像綠沫一般紛披下來。當紅軍同志們警覺地巡察危巖和山後暗坡的時候，來復槍和尖盔表示力量和注意。

筋疲力竭了，紅着臉，顫抖着雙膝，謝爾介從工人中間走出來。他走到梅荷娃那邊，疲乏地坐在石頭上。

「喂。我的親愛的知識份子。你大概要說共產主義的勞動的根株不常是甜的了把？」

梅荷娃帶着一種友誼的態度用手拍他的臂。

他的臉上現出一種快樂的、孩子般的微笑。滾熱的汗水流到他的鼻子上，頰上，滾到他的手上。他拿起波利亞的手，加以有力的友好的一握。

## 一一 一種決死的鬥爭

每當一個人快達到目的時，工作總是更興奮，更熱烈。最後的一擊是最有力的，最正確的。當盧哈伐在發電所的高塔上喊出警告時，前幾排的工人們在警疑和恐慌中集合起來。

在遙遠的山頂上，空氣彷彿要爆炸，要裂成碎片。因為正在進行的工作的喧嘩，起初聽不見鎗聲。在路口上，紅軍們四處奔走，在石堆上跳着，散亂地放着鎗。

盧哈伐，搖着雙臂，在用盡氣力叫喊。

「鎮靜，同志們！每個人站在原來的地位。山背後有一些土匪搗亂。不要停止工作。不要慌！」

排鎗在擊碎空氣，空氣彷彿紛紛落在地上。

工作突然停止。成千的人跑下山坡。跑到半路上，慌起來了：他們的恐怖突然發作，羣衆像一條奔騰的瀑布一般瘋狂地衝下來，跌着，滾着，堆積着。成羣的人也向左右兩邊跑，也有單身的，往下騎着，隨又起來跑着。

格利爬到石崖上，揮動尖鋤。

「站住！停在原處，該死！共產黨員們，到這邊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顯出怯懦的樣子，用你們的尖鋤打他們！」

建設工會的領袖們跨過枕木和石頭，向着格利跑來。別的人們跟在他們後邊跑。在較低的地方，起初一個一個地、隨即衆口同聲地在喊道：

「站住！站住！」

這洪流向左右兩邊繼續下去，衝着，跳着，在石頭上和灌木上滾着。

鎗聲好像山石在爆炸一般響。

格利拋開尖鋤，從石頭上跳下來。

「沙夫殊克，哥勞馬大，還有你、黛莎！跑下去，教他們站好！抓住他們的頸背；重重地從後邊踢他們一頓——這些畜生！」

沙夫殊克，哥勞馬大，黛莎和更多更多的人，現在好像下墮的石子一般跳下斜坡去。

「共產黨員們，到我這邊來！拿來復槍，同志們，然後上發電所去。快點，開過來！我們要用鐵豆子款待他們，同志們！」

他是第一個跑去拿鎗的人。共產黨員們跟在他後面跑，非黨員的工人們又跟在後面跑。



在山坡上，五金工人和電氣匠們都在安靜地默默的工作。祇在他們的眼裏有一種驚恐的表徵。

人們在取來復槍和子彈盒，鎗腔滴暗作響。他們背上的襯衫在浸濕。他們在用手指抹汗，搖着，用袖子揩着。非黨員工人們也跑來領鎗，但他們被拒絕了。米特加，那打跌的弄手風琴的傢伙，帶着刮青的頭顱，在咽氣，發怒。

『不要太興奮！不要發昏，你們這些雜種！我久在期望像這一類的事呢！』

搖着臂肘，他擠到前邊去，抓了一枝鎗；隨即以口示意，露着他那大而白的牙齒。

『就是那些傢伙！我們追上他們去，殊馬羅夫同志！我們要打出他們的腸子來！』

工人們在這里那里地跑，關着來復槍的後膛；突然蹲下去，然後四人一排地爬行。

燃燒一般的空氣，被熟石子反射過來，抓住人的咽喉。有一種日光和焦草的氣味。波亞利在與格利並肩爬上石坡。他感覺到她那柔軟的肩，和強烈的女人的汗香。

『你來作什麼？在你加入這樣一種工作以前，你必得加以再度的考慮。』

『爲什麼我不應當來？爲什麼你可以去我不能去。』

『我已經習慣這一類的把戲，你的經驗還不夠呢。』

波利亞大聲地笑起來。

在他們前邊紅軍和武裝工人在來來往往的跑，突然地停頓，跪下放鎗。在遠處，在海上或山後，彷彿有一些汽笛在叫。

『那是子彈，格利。我好久沒有聽見它們的聲音了。』

格利走上去，他的槍準備着。波利亞貼在他身旁走，也帶着一枝鎗。她的臉上除了一雙大眼睛，彷彿任什麼都沒有了。她的長鬢髮在太陽下發光。

格利不再是工人，又變成紅軍戰事委員了。他用清楚嘹亮的句子，他命令一隊人出發，攻打土匪的左側，把他們從小樹林中逐到路口紅軍彈火下的山坡。他自己要在兩隊人都可以看見他的山上一個地方指揮軍事行動。

『你聽見嗎，格利同志？他們來近了。他們在從山頂上放鎗。他們要造成一場恐怖，把繚道破壞。』

『格利沒有回答。他在勇敢地爬上山峭壁，頻頻地轉過頭來望那條繚道。梅荷娃不肯離開他。她把裙子扯到膝蓋上來。』

『看！我們的人已經把他們緊緊地夾住了！我們將把他們全數驅逐出去了！好久以前就應當這樣作，以便把這所有的耗子趕出它們的洞去。好的：我們當下要給他們一頓好打。』

波利亞的臉上祇剩了眼睛。

山峯像起了火的圓屋頂一般閃光，在它的頂點，一個測量的鉄三脚架在鏽中輝煌地發光。

他們爬到絕頂的陡坡上，從那上面他們可以看見帶有樹木的裂縫和脊脈的下斜的山嘴；在遠處，他們可以看見別的上抵地平線的大山的雪帽。

他們挨近三脚架臥下去。高處和遠處都不見了。在他們手下是大大小小的石塊。有一種燃過的草和燒熱的士敏土的硫黃氣味。

『我任什麼都看不見，格利。他們在哪里嘍？』

波利亞雙膝跪起，向三脚架靠過去。

突然一根鐵柱尖銳地響了。

格利粗暴地抓着波利亞的裙子把她拉下來。有一種扯裂的聲音，一根裙帶斷了。波利亞大笑起來，在格利旁邊坐下。

「你已經扯掉一個褲鉤，你這個笨熊！」

「坐安靜點兒吧！假如他們看見你，你就被打中了；我不喜歡死屍的！」

他用一雙充血的眼睛凝視她。隨即爬到三脚架後去。

山峯右邊是一堵牆的藍黃色的殘餘。四處有其他前代建築物的廢墟。在它們中間長滿了棧色的灌木和野玫瑰。

格利平臥在地上，伸着頸子觀望。

一個黑色的哥薩克，光着頭，手按着槍機，偷偷地在碎石中間往上爬。當他在石頭中間蹲下來的時候，他是十分隱祕的。

「我要用鎗打他，格利！我不能等下去！」

波利亞的手在顫動。人祇看見她臉上的大眼睛。

「你敢，我就要扯碎你。躺下去！」

波利亞露出她的牙齒，靜默地笑着。

在叢林的掩護中，格利開始從石頭上向廢墟那邊爬。隨後波利亞看見他彎着腰在石堆中間跑。他是無聲的、灰白的——分辨不出的——石頭的顏色。

哥薩克突然停下來，驚慌地翹起頭，舉起槍；隨即蹲下來，看不見了。

是波利亞的心房這樣跳動呢，還是子彈在樹林裏放射呢？是羣山在震撼呢，還是割裂她的內心激動呢？

他已經跑走了呢，或正在躲藏和窺探呢？他肯讓格利走近他嗎，他會殺死他吧？

波利亞的牙齒在震響。她咬得雙顎流血，但她的牙齒不肯停響，她的肌肉在耳下轉動。倘使人能跳

起來，在火和煙中跳，叫，隨復那樣叫！

她沒有聽見鎗聲；祇有一陣熱氣從她身上經過，疾馳到下邊去；深壑發出墮石的迴響。在辟拍聲中，一種野獸的聲音粗嘎地叫着，哼着。這不是格利：格利不能這樣叫。那野獸在咆哮，在咽氣，鬆散的石子像碎玻璃一般辟辟拍拍地墮下來。

波利亞，手拿鎗，向格利所在的石堆跑去。他不會留下足跡。不過她知道他是從哪裏走過去的。她前面的石頭炸成碎片，塵土騰作火一般的雲。石頭的碎片打她的臉，燒着她的雙頰和前額。

在右頭的另一邊，踐踏着野草，格利和哥薩克像狼一般打成二團。一枝來復槍，突然拋了過來，落到波利亞的腳下。格利，脊骨彎着，彎着，兩肩聳着，臉因努力膨脹着，他在嘗試從哥薩克的手中把鎗奪過來。

帶着一雙瘋狂的、凸出的眼睛，他的臉爲唾液和汗水所塗污，那哥薩克，像熊一般強壯，在把來復槍扭來扭去；人可以看出他的肌肉在他的罩衫底下伸張，在打成結子。他氣喘，喉鳴，切齒發着咒詛和辱罵，在把格利拉向石壁邊沿，預備一同滾下山坡去。在他們背後，子彈在射擊石頭和廢墟，揚着一團一團塵土。

當梅荷娃把鎗瞄着哥薩克的腦袋時，格利已經用右臂挽住他的頸子，把他的臉向來復鎗上磨擦，同時用另一隻手抓住哥薩克的手腕，把它往後扳，直到把它折斷。

那哥薩克連疼帶怒地咬牙切齒，一面吼叫，一面用盡氣力突出格利的夾持。格利，緊張地顫抖着，收緊加在哥薩克的頸子上的攪抱。波利亞的本能這樣告訴她，不久格利就要支持不住，兩個人都要滾下峭壁去。波利亞用盡氣力，發狂地用鎗柄打那哥薩克的肋骨。他軟下來了，像一頭野獸在吼。

「我完了；我不能——！我投降了！你們捉住我了！」

格利的手從哥薩克的頸子上溜下來，用鐵的握力捉住他的另一隻手腕。用一雙猙獰的充血的困獸的眼睛，那哥薩克瞪視格利。他的眼睛因了恐怖和極端的痛恨發暗。一種混着血和唾沫的黏液從他的鼻子和口中滲出來。他的雙目外凸；他在兩邊搖頭，爲血和唾沫噙着。像一頭被追逐的野獸在喘氣，他粗嘎地吼道：

「放開我吧！我完了——傷了！」

手放在格利的肩上，波利亞把他拉回來。

「快離開這里，格利，快！你不知道我們是鎗靶子嗎？」

格利從肩上呆呆地看她，放開哥薩克的雙臂。他的胸在猛烈地起伏，幾乎把罩衫漲裂，更把雙肩向耳邊聳着。他把手伸向手鎗袋，但他的手鎗已經不在那裏了。

那哥薩克筋疲力竭，吐着血沫，粗嘎地唧噥着。他突然立起來，扭歪着他的嘴唇，露着他那血污的牙齒，跳到深谷的邊緣去。

「你這豬羅，齷齪東西！你想打敗一個哥薩克，你不嗎？現在來捉這個哥薩克吧！」

像哥薩克在馬操時的樣子，他吶喊了一聲，一步跳過深谷的邊緣去。

格利跑到邊緣上，看那哥薩克的身子在很深的地方兩頭旋轉着，從這一塊石頭碰着那一塊石頭，反躍着，直到他破爛地橫在底上爲止。

波利亞又把他從峭壁邊上拉回來。

格利突然聽到子彈碰在石頭上的辟拍聲；雜在一陣小石頭和塵砂的暴雨中間。

他俯伏着跑到一堆石頭後邊；但波利亞平靜地沉默地往前走，像一個瞎子。眼中含着的一種憤怒的光，格利跳回波利亞身邊，舉着他的拳頭。

「一會兒我就要打你！把你像癩蛤蟆一般壓扁，你這個該死的木偶！」  
波利亞靜默地、固定地、神情恍惚地凝視他——像一個瞎子；隨後她跳起來，用槍銃輕輕地打他的手。

「放下你的手，傻瓜！把你落在路上的武器拾起來。」  
於是她回到絕頂的三腳架邊去。

人們在從矮林中向各方奔跑，跌脚，放槍，倒着，滾着。槍聲、煙、火、叫喊的騷動從紅軍埋伏的山後發出來。波利亞在平臥，也在放鎗。來復鎗痛楚地震她的肩，不過在狂亂的興奮中，她在攀鎗的後膛，向遠處野兔一般四下奔跳着的人們瞄着，射着。

她模糊地意識到格利從她身邊跑上山坡，以及他在山後邊喊出的號令之隱約的迴響。

## 三 第一車

發電所的輪子在轟轟地響；金屬輪輻像黑翅膊一般在各種斜面上和角度上鼓動着旋轉。像蛛網上的絲一般，綱纜在胖大的線輪邊緣上繞起，鬆開。電器匠們，勞動者們，青年共產黨員們，由焦黑的盧哈伐和克利思特工程師率領，在靜默的讚賞中視察着輪子的電一般的飛馳，傾聽着復活的機器的音樂。

像崩雪一般的人們，沿着一哩深的山谷、經過爲風雨剝蝕的土敏土和石板、雜在圓石中間、穿過溝渠、往下奔跑。羣衆用成千的聲響在沸騰，在起伏，在吼叫。羣衆彷彿在肌肉的痙攣中、在一條類似太蜈蚣的身體的痙攣中、時發時止地搖擺。

從纜道的頂點，下至樹有金字石堆的底部，這人的奔流被分成兩部，其間有四條粗大的鋼纜發着奇特的聲音伸過一條煤屑路。

更往下去，劈着這兩道人的奔流，一個方龜爲發出汽笛一般嘯聲的滑車拖在綱纜上移動。

「嚨！嚨！嚨！嚨！」

你將以爲這不是羣衆的吼叫，祇是高山上煙突一般噴火口中的狂風的怒號。

武裝工人隊，列着零亂的隊伍，在從山頂上往下走。紅軍已經在那里恢復了崗位，像警覺的猛禽一般在不斷地向高處窺伺。格利和梅荷娃一同在率領武裝工人們。在他們後邊，一個同志的屍體被托在來復鎗上。

工人隊走到機器旁邊，把鎗架起來。他們的臉留有方纜熱情的痕跡，並爲塵土和汗水所蒙蔽。他們把那死同志的身體——他的頭是一個大血團——放在羣衆腳前的三合土地上。彼此推擠着，不和諧地叫着，羣衆向工人隊衝過來，稠密地包圍着它。笑着，叫着，他們推開工人們，扯着格利，把他吞沒到他們中間。隨後，手足翻飛着，他像木偶一般被拋到空中，接着墮回稠密的人羣裏。又被捉住，在笑聲和哄聲中，他們又把他拋到頭上去；再來一次……又來一次……

別一羣人，靜默，嚴肅，滿臉憂傷，聚在屍體周圍，在這凝血的頭上，不能辨別奏手風琴的米特加的面貌了。他曾用力奪了一枝鎗，投身到共產黨員的隊伍裏去。

在羣衆的騷動中，共產青年團的女孩子們在爲受傷的人們包紮傷口。

「你們很勞苦了，同志們！你們看來都很好！喂，我們已經教訓他們一頓！他們已經掘下他們自己的墳墓，不是我們的！」

「呵，呵，工人們！我們就要把他們趕到地獄裏去，那些雜種！」

一個咽着快樂的聲音：

『我要把他們全體消滅！多培植一千將軍——我們要把他們驅逐出去！啊，我的小兄弟們，有褲子的，沒有褲子的——！我們唱「國際歌」！我們制服他們了！女人們，親愛的小母親們——我多麼愛婦女部呵！把全婦女部的人都叫來，我要擁抱她們所有的人！』

更多的人走來，更多的人歡呼。格利又被熱烈地拋到空中去。隨後他們圍住屍身，憂傷地喃喃着。

梅荷娃用臂肘在人叢中擠路，不斷地喊着：『同志們！同志們！』

她的臉祇剩了眼睛。

克利思特工程師行近格利身邊，他的臉敏感地動着；帶着日常的嚴肅神氣，他靜默地緊握格利的手。

黛莎，經過格利身邊的時候，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用濕潤的眼睛凝視他，眼中含有一種新的驚奇的喜氣。

『格利！』

『小黛莎！』

但她繼續向前走，淹沒在羣衆的急流裏。

現在，最重要的——羣衆。勞働的喧嘩聲。輪子的飛舞。那一夜工廠的眼睛睜開了，彷彿電的月亮；工人寓所中熄滅了的朦朧的電燈泡，突然重新燃起它們的絞絲來。工廠！它已經顫動了；它那隱藏的威力已經在它的深處發着迴聲，它的窓子戀慕地往外看，像一個人。羣衆已經把那死在荒蕪和靈柩中的大山喚醒過來。鐵道在用它那鐵的聲音發喊。黑雲將從煙突口中旋轉出來，空中的巨龜也將飛落碼頭，又飛回高處，吞噬着石坑裏的灰土。山羊……打火機……小手工具的耗子般的尖銳聲……這一切都要完



了。

盧哈伐站在機器旁邊，搖着他的雙臂，向下邊一些人叫喊。

什麼地方有一種鐵的錚琮聲；輪子震動起來，又停止了。

格利跑下通機器間的臺階。一輛大而平的搬運車，上面覆着灰色的塵土，發着腐爛的氣味，像講臺一般高地站立。

他跑上去，帶着發軍令的習慣，向羣衆喊道：

『把我們的同志的屍體放進吊運車。他要被光榮地送上去。每一個人都要看——所有這里的人——大家都要看到最後。』

許多隻手把屍體舉起來。靜默地，小心地，他們把它擡下臺階，放在吊運車上。

『同志們——！我的小弟計們！他的尖鋤！他的來復鎗！都放在他身邊！同志們！』

格利出現在藍尖塔中間的墩柱上邊，鄭重地舉起兩臂。

『現在讓她下去！一起下去！預備！』

在車輪的響動中，那吊運車，像一隻鳥一般疾馳着，輕快地靈活地溜下山坡去。

格利又高舉他的雙臂。

『同志們，聽！一種對於勞工的犧牲。……用我們速合起來的力量。……不要流淚，不要悲歎！我們手的勝利……工廠。我們已經勝利了。……我們要用火和機器來顯揚我自己。建設工人共和國的偉大工作。……我們自己。用我們的腦筋和身體。……鬥爭的流血和痛苦——這就是我們征服全世界的武器。現在讓它去吧，弟兄們！』

他開始唱歌，搖着雙臂。羣衆接唱起來，愈唱愈高。羣山彷彿要為喧聲震裂；空氣像在颶風中旋

轉。地面像地震一般顫動。

在騷動和狂叫中間，那吊運車像一隻小鳥一般在空中飄浮，搖擺。

## 第十章 靈魂的內層

### 一 安靜的時刻

十分疲勞的黛莎和格利，離開工廠膳堂，穿過疲乏的人叢，走上大路，隨又走下一條爲灌木、野葡萄、糾結的長春籐所佔的野徑。他們剛剛走進一個小橡樹和山榆的林子（它們那藍色的半透明體和着春天的騷音震蕩），波利亞走來與他們結伴。

「同志們，我喜歡同你們一道走到你們的小巢。我喜歡同你們安靜地休息幾分鐘。」

黛莎和格利同時互相瞥了一眼。有一點什麼在彼此的眼裏閃光。一個疑問？驚訝？厭煩？他們沒有用言詞或動作表示出來。

黛莎挽住波利亞的臂。

「梅荷娃同志，你還不會訪問過我們呢。我們大家在工作中共同生活，但我們並不知道彼此住家的情形。」

波利亞搖動她的長髮，竟把它們纏在一條帶刺的枝子上。她發出細聲的尖叫，站立不動，突然大笑起來。她把這條不光滑的長滿青苔的樹枝拿在手中，帶着快樂的好奇心觀察它，嗅它。

「這是多麼好呵！我離開樹林子很久了，這里發出露水和濕土的氣味。這是一種白英香，是蓓蕾和樹液的氣味。我覺得好久沒有到這里了！彷彿上一次來是在我的兒童時代。在這些樹林子裏，我們覺

不出自己來，祇像別人看我們一樣。……因為這緣故，所以不免有一點煩悶和痛苦。當我們在山上工作的時候，一點也不煩悶；不過在這里，這些小橡樹和這春天的氣味彷彿撩動我。我大概不應當離開工作到鄉間來。我要挽你的丈夫的臂，黛莎；他的氣力足夠兩們人用的。總之，我們是軟弱的女人。」

她像小女孩一般噁舌，玩着樹枝，敏感地笑着，興奮地走着，彷彿要說什麼嚴正的重要的事情；也許她想哭，也許想訴怨，也許想盡量發洩她個人那煩悶的感情。……她跑到格利身邊，拿起他的臂來，向前伏着身子，隔着他凝視黛莎。

「你不嫉妬。黛莎？」

但黛莎，微笑着，像好朋友一般凝視波利亞。

「你要我扯你的頭髮嗎，梅荷娃同志？假如你被這大熊迷住了，他的氣力是靠得住的。」

「啊，我知道他的氣力！他同那個哥薩克在山上的決鬥足以證明！」

格利覺出波利亞把他的手按到她那柔軟的飽滿的胸上。這里是黛莎，這里是鬢髮的波利亞。兩個女人像在一道熱流中相遇的兩股波浪一般在他的心上經過。黛莎是非常美，非常接近，難於了解，難於克服。波利亞則是一個軟弱的孩子，像一團火，帶着熱情和衝動顫抖。他用他的臂肘壓着兩個婦人的臂大笑起來。

「好的，你們每一個人坐在我的一隻臂上！我要把你們兩個帶回家去！」

黛莎打他的肋骨，揚起頭來，大聲喊道：

「啊，不要這樣誇嘴，大兵！」

「喂，媽的——坐上！祇因為你們是一對戰士，便以為自己不是同一的女人了嗎？坐在我的臂上！」

波利亞的眼睛快樂地閃光；笑意在她的臉上顫動。

「來，黛莎，我們要他出汗。他今天作了許多事，再也沒有多少野可撒了。」

「來，你們這兩個小野兔！你們兩個扁鼻子！坐上去吧——！」

他伸開他的雙臂，向下俯着，捉住兩個女人的大腿。帶笑帶叫地她們用臂圍住他的頸子，互扭着她們的臂，交鎖着她們的手指。格利雙膝作響，血液衝上臉和頸子，並未緩和他的步驟，他穩定地向前走，抱着像笑着的小女學生的兩個女人。

黛莎首先跳下來，笑得喘息着。波利亞慢慢地下來，偷偷地用她的奶房和鬢髮優着他。

「喂！你們看？不要罵我誇嘴了吧，你們這些咬舌頭根的！」

她們兩個都是女人，都有柔軟的、豐滿的奶房。但黛莎是不同的——他自己的：波利亞又是不同的——一個陌生人。

太陽已經在下沉，在遠山的脊背後消失着，他們頭上的天空，除了太陽以上為火光烘染的蛋白石色的朦朧外，完全是一片濃厚的藍色。羣山彷彿很接近，一道一道黑色的和青銅色的線條向工廠的裂口和臺地下衝着。在右邊，在山坡上，沿着峻峭的山嘴，繚繞現身作顯明的黃色的條子，像一道溝。

晚間藍紫色的微光，彷彿被撒上灰一般朦朧，從山谷中沿着噴火口一般的溝子浮上來。在火一般放光的石頭上和山坡上依舊有許多斑點和長條。這里，在藍色蛛網般的灌木中間，在這野草沒徑的荒僻地方，黃昏的靜寂像水一般泛濫着。這靜寂彷彿從大地中、從森林的草莽中、從夾有一條奔流的小溪的深谷中流出來。溪水裏的石頭像龜一般活動，黑色的、閃着藍光的水在那里遊戲。滿有濕潤的春天草地的和將要生葉的嫩芽的強烈香氣的這深谷的黑暗，發散出大地深處及其糾纏的根株和浮動的枝柯的氣息。穿過透明的樹枝的網，烟突的頂子像橙黃色的火把一般輝煌。快活村用窗子上強烈的反光射盲你的眼

睛。那是在上邊的；在下邊呢，沿着山坡，小房子和寓所正消融在潛行着的黃昏裏。

這兩個女人，黛莎和波利亞。一個是他自己的，一個是陌生的，同樣的可愛。她們像兩股波浪一般經過他的心，在一道熱流裏邊匯合着，哪一股波浪先從他的心中退却呢？它們會不會彼此交叉過去、把他永遠留在不同的方向呢？

『是的，今天經過的事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在波利亞一雙睜大的眼睛裏，格利看出這一句話的潛義來。他知道，在山巔，在峭壁邊上，在彈雨之下，一個新的撩人的結子，已經不自覺地繫在他和波利亞兩人中間。

格利保持靜默，彷彿他不會聽見波利亞的話。黛莎在稍前一點走，這裡那里地折着黑色的樹枝。

『多麼可愛的空氣，同志們，好像蜂蜜！不久一切都要變綠而且開花了。』

黛莎爲什麼走在他們前頭呢？是故意的嗎？她已經看出他們祕密的結子了嗎？也許她不過要獨自浴身在黃昏的溫柔中、爲春天所陶醉吧。

『你說得好，黛莎；我們祇有在工作的時候彼此接近；但從人類這一方面說，我們彼此是疏遠的，陌生人。這便是我們的痛苦的矛盾之一。我們不過是這運動中的工人。假如我們彼此敢像常人一般、十分單純的接觸一下，我們就驚慌起來，退縮起來。沒有什麼比我們自己的情感更能恐嚇我們的。假如你觀察一下任何人的眼睛，它們是冷的、死的、金屬一般的。我們總把自己鎖禁起來；在白天我們鎖起我們的情感，在夜間鎖起我們的臥室。』

『你談起話來像一個多情善感的少女，梅荷娃同志。我們沒有很多工夫從事性靈的活動，這是真的。人們可以等待，不過，假如你不小心，你的任務會從你身邊飛走，你將永遠趕不上了。』

『是的，許多人都這樣說。不過他們多數人在感受寂寞的痛苦，那是他們不敢承認的。他們怕別個

會嘲笑他們；他們怕受人藐視；他們怕受「意識不堅定」的責備。不過他們依然痛苦——那是一定的。」  
黛莎在他們前頭走得更遠了，折着樹枝的尖端，樹枝在折斷時發出鳥叫一般的聲音。用一種笨拙的撫愛，格利搔亂波利亞的鬚髮。

「你空唱你的夜歌，梅荷娃同志。我曾經從各方面進攻黛莎，但她還把我留在原來地方。」  
黛莎咯咯地笑了，從遠處你可以看見她那閃光的牙齒。

「格利像你一樣，梅荷娃同志：他像你一樣熱情，常常預備扮新郎。」  
他們在走上一條通大路的小徑。在遠山的上方，太陽像血一樣紅，那些大牙齒的黑山像吃一個大火餅一般咬它。在山下，市鎮呈現長方形的輪廓：筆直的藍色街道從碼頭通到山坡，又往下通到谷裏去。在碼頭和防波堤中間，大海像青貝一般湧起，往上投着黑和紅的波浪。工廠的立方體和高塔，在深沈的寂寞中，像長方形的永存的冰山一般層疊起來。

「近來我在向自己發一些困難的問題，同志。新經濟政策——我們在臨近一個大矛盾的時代，我們大家在裝着不見。我常在憂慮和預期會有什麼可怕的事發生。」

「怎麼一回事，梅荷娃同志？你應當振作起來。來，我要給你一杯很好的熱水和糖精，隨後格利將送你回家。」

波利亞用吃驚的惶恐的眼睛凝視黛莎，隨即匆匆地沿徑走向牆壁中間的一個裂口。

黛莎從後面望了她好久，她的臉上帶着一種撫愛的嘲弄在微笑。

「一個好女孩——也很聰明。不過她在什麼地方有一點失調。那會是什麼呢？你爲什麼不送她走，格利？你已經使她十分傾服。」

「黛莎。……我們不要回房裏去吧。我們到山上去散一散步，坐一坐，休息一會兒。」

「主意倒不壞！好的，我們去蓄水池吧。」

格利大吃一驚。這是第一次，黛莎像一個好朋友一般握住他的手，挨近他的身邊走。她是緘默的，格利覺得她受了激動。他覺得她想說什麼，但他不能猜中是什麼。也許是他們先前相愛的那些日子說過的一類話，也許是他們先前從沒有說過的話。格利也靜默起來，在等待黛莎的話。

他們穿過花園和小房子；走上山坡，踏過石子和砂礫，走過崖路。蓄水池是高高的在快活村上面。水從這里經過管子下達工人宿舍，又從那裏通過試驗室、工場、和其他工廠建築物。

他們繞過一堆墜下來的石頭，經過一道凹進山側的遊廊，這遊廊現在被一道鎖起的腐爛的門關閉了；這一道通入山的深處的大門，爲一堆一堆的石子塞起，彷彿是不祥的，像一個古代邪教神廟的祕境。

他們走到一個三合土的寬大的長臺上。這地方散起步來是愉快的，舒服的，響亮地反應着人的脚步。

在他們的脚下，工人營的紅屋頂圍着它們的煙突疊起來。在這些後邊是工廠的建築物和高塔；再往下去是紫色的海灣，沿岸鑲有飛沫的長堤。海在防波堤外騰起，偉大的圓體。地平線俯臨煙突和山頂；再也不能把遙遠的地平線同天空分別出來。

工人們，單獨的，或成羣的，沿着工廠和快活村中間的小路走。遠在工廠的牆後，在棕色山坡下消失着的微光中，他們可以看見一個跑着的搖着雙臂的女子。

黛莎坐在平滑的三合土上，把一雙爲工作磨粗糙的手放在膝邊。

「那是梅荷娃同志在散步呢。她是一個奇怪的女子——有時像鐵一般硬，有時又像樹枝一般動搖，我怕她會遇到什麼變故。你不覺得她怎樣依戀你嗎？假如她要同你好，你不會拒絕她吧？」



格利，驚惶失措，貼近黛莎躺著。他從她的臉上看不出別的，只有一個輕輕的微笑。她是怎麼一回事？她在試探他嗎？在她的言詞裏藏有特別的意義嗎？他不知道回答什麼好，發怒呢，還是大笑。她已經透視他的感情，已經在他那突然的瞥眼中、在他的微笑和姿勢中、得出波利亞的反應——她的眼睛的不斷閃光和眼眉的表情的反應。兩個波浪在他的心中會合，並且彼此相礙。

『好的，小黛莎。……你在偵察各樣的小角落。你把釣絲錯投到深水裏去了。』  
黛莎抬起頭來，微笑了——呀，這是何等的婦人的微笑！——並沒有向他看。

『你以為我在說謎嗎？我不過照直的說罷了。這完全是你的事。你知道，你過去同女人們的關係，是非常自由的嗎？並且，梅荷娃和我，我們沒有作爲兩個女人的同等權利嗎？』

『啊，滾你的吧。你算抓住了我的把柄！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

『啊，格利，你並不算很狡猾！你並不狡猾，不過你是一個緘默的人。你是軟弱的，也不够直率。爲了你同女人們的來往，我責備過你嗎？你以為倘使我願順從我這作女人的本能，會去請求你的許可嗎？』

她的話直刺到他的心；她是非常難以抵抗的，非常爽快地堅定地指出他無法答辯的實情，他找不出話來回答。並且，他第一次（可惡的深谷！）感到他也已經改變了；他也不是昨天的那個格利了。他那舊時的血已經燃燒盡了；他的心思已經完全改變了。在幾乎不能忍受的痛苦中，他的靈魂帶着無邊的愛向黛莎衝過來——這不是對於一個女人的愛，祇是對於一個比任何人都密切的人類的愛。當他沒有想着她而專爲工廠、機器、作坊用力的時候，倘若她在那一天便死了，他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她就在那里：從昨天的黛莎突然躍出的婦人。好的，不錯，現在的黛莎有一點什麼隱藏在她舊日的軀殼裏：但他不會看出來；在那些日子，他祇是一個情慾旺盛的男性。

在那一夜間，那是多麼年青，多麼瘋狂呵！他並不會打着她、扭着她的手腕、把她拉到他的床上來——她自動地來，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把他摟在強有力的擁抱中。……

在埠頭下邊，在幽深的地方，水在遊戲，在像蟋蟀一般唱歌；澎湃着，沸騰着，……彷彿有一種有生命的偉大的東西在太空中嘆息。彷彿這宏大的嘆息和絲絃的丁東在森林之中和森林之上飄浮着，從低原的紫色微光中湧流着。

一切都是空幻，奧妙，不可衡量。羣山不再是嶺脈，石洞，和石塊，祇是濃厚的煤烟；在茫無邊涯中氾濫的海也不再是一個海，祇是藍色的深淵。這個男人和女人高坐在工廠的上方，更同工廠、在一個行星斷片上、在深淵之上、也在深淵之下、不知不覺地、遠遠地、無停息地飛下去了。

格利把頭枕在黛莎的膝上，往上看見她的臉和紫色的天空。她的雙頰上蒙有一層淡薄的、光澤的、反映天空顏色的毫毛。她的眼睛表現驚奇和一種既已形成、尚未發表的思想。

痛苦的波浪湧上他來。她，他的黛莎，他的妻。在痛苦中間，有一件事是顯然的；他不能殺死黛莎；她已經長得比她的手更強壯——永遠不能接近。

「在這天空下的山上，像這樣地躺下，我的頭枕着你的膝，是很甜蜜的，黛莎。我們從沒有作過像在這黃昏時光的好朋友呢。告訴我，當我離開的時候，你怎樣生活，以及你所經歷的一切危險吧。」

一道閃電突然把天空劃開，紫色的黑暗被劈成兩半。

格利靠在臂肘上。他向工廠的建築物注視了一些時候；然後看山坡和帶花園的山谷。燈光像星一般在四處閃動。狂喜充滿他的心，感情扼住他的喉。在他的喉裏的是什麼呢：眼淚還是快樂？

「問題就在那地方，小黛莎。……那是我們的手和腦。……去鬥爭，去建立個人的命運是很好的。呃，黛莎？這全是我們的。我們的！由它這樣吧。我要躺在你的膝上，你可以說給我聽。再沒有什麼可

怕的了；我將像聽一段神話一樣來聽你的冒險。」

黛莎把雙手放在奶房上。她深深地受了感動。格利可以聽到她的心在跳動。

「好的，是的。……你現在也可以受得住語言的打擊了。……你現在不太敏感了。啊，以前你說過多少昏話，格利。你從前是多麼傻呀！」

## 二 力量的誕生

這就是在那紫色的晚間她告訴他的故事：

躺在蜘蛛和耗子中間的小閣裏，格利養好傷痕以後，在一個夜間走到山裏去——當時，農軍佔領了叢林和山谷。

她知道格利已經與她分離，也許是永遠地；她像與一個死人分離一般與他分離，她沒有伴送他到門口，祇在房內的黑暗中向他說了一聲再會。她無聲地啜泣，不能讓他走，擁有她的靈魂的親愛的人。當他偷偷地消失在夜色中的時候，她沒有點火；祇在黑暗中，同她的女兒努爾珈，儘管不能忘記的悲痛，直到晨光在窗口透進。在這種以淚洗面的苦惱中，她躺在寂寞的床上，關心着努爾珈，白天和夜晚，像烟霧的幽靈一般模糊地度過，在薄紗帳後消失着。

正如她突然沉沒在這無晝無夜的不完全的存在中，她又同樣突然地被震動出來。

伴隨着帶實彈來復鎗和手鎗的兵士們的辟拍聲，踐踏聲，嘈雜聲和吶喊聲，一些軍官闖進她的家，一羣雜沓的人衆圍着她齊聲喊道：

「你的丈夫在什麼地方？」

起初她縮成一團，因為牆壁都像他們腳下的地板一樣在震動。當她的心臟漲起的時候，努爾珈突然哭起來，發狂地縮進她的懷抱中。

「告訴我們，你的丈夫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他到過這里！裝呆作傻是沒有用處的。」

「我怎能知道我的丈夫在什麼地方呢？你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你們把我的丈夫帶走，你們並不會說你們怎樣處置他。你們爲什麼到我這里來找我？」

她並沒有哭。她的臉變成藍色，她的眼睛像玻璃一樣閃光。哭的祇是努爾珈，她把她緊緊地抱在胸前。

有一個軍官——一個青年人，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骨格峻峙，神氣毒惡——坐下，起來，吸着菸，四處拋着紙菸尾。他的眼睛不會離開過她，三番四覆地說同樣的句子：

「不要作那樣一個不要臉的說謊的人。你知道。你知道，年青的女人！你都知道！你不能從我這里逃脫。」

於是，突然用他的拳頭搥起桌子來。

「你就要被逮捕，代你的丈夫挨鎗斃。快供出來，不要想欺騙我們。」

她像先前一樣呆呆地站立，回答道：

「我哪里知道？假如你們喜歡，你們可以殺死我。你們把他拉走了；你們能說出他在什麼地方！你們可以看得出我是完全孤獨的。……你們爲什麼折磨我？」

那軍官靜默了，固定地凝視黛莎。是他從她那燃燒的眼睛中看出痛苦來了呢，還是從努爾珈的哭聲中聽見無形的譴責呢。他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

「仔細搜這宅子。檢查每一個角落。」  
他們讓她坐在兩個帶鬍子的傢伙中間，他們把這住宅一直搜到天亮，每一個角落和罅隙、廁所和破布堆都搜過。

「他早已跑走了，那雜種！」

後來，在清晨的時候，無結果的工作使得他們流汗而且疲乏，他們把她和努爾迦拖到一所別墅裏去。在一間地下室裏，她同努爾迦雜坐在一羣陌生人中間，喪魂失魄，披頭散髮。周身發熱。她和努爾迦在那里一直坐到正午。他們中間有一些人同她談話，不過她完全不記得他們說什麼。

在正午的時候，她被拖出地下室。同一骨格峻峭的青年軍官又用眼睛凝視她。

「喂，哪，你的丈夫在什麼地方，年青的女人？現在不要抵賴。無論如何，你不告訴我們，我們不放你走。假如他是平安無事的，你又憂慮什麼呢？不要傻頭傻腦，媽的，那是沒有用的！」

沒有流淚，疲乏得幾乎暈倒，她重複地說：

「我怎能知道呢，是你們親自把他帶走的呀？祇有你們纔能說，你們是怎樣打死他的呦！」  
一個人在她的身後像狗一般吠道：

「滾蛋——讓她去吧，上校！你不看見她已經嚇瘋了嗎？」

但上校的眼睛閃光，他暴躁地叫道：

「你不知道嗎，你這母狗，因為你的固執，我們就要把你鎗斃，代替你的丈夫呀？裝癡到底是沒有好處的。」

「好叻，鎗斃吧！以後呢？還有什麼呢？」

她覺得說話的不是她，是像細絃一般在她內中顫動的另一個人。

「你們知道你們已經把他扯碎，他死了。把我也扯碎吧。……我和努爾珈！——我和努爾珈。……」當她的知覺恢復的時候，彷彿太陽在她身上傾注止痛劑。她是在平滑的、多塵的、灼熱的大路上，她面前是工廠，再往山坡上去，是工人的寓所；她可以遠遠地望見那紅屋頂，屋頂下面是從夜間便空起來的臥室。

現在她又孤獨了。她同摩提亞，沙夫殊克交好起來，同她在她家中消磨整天的光陰。白天和夜晚不再受驚擾了。白天太陽放光，夜晚星兒閃爍。當她坐在門口，望着繁星，聽着山谷裏的溪流像鈴子一般響的時候，她便想念格利。在什麼地方呢？他還活着嗎？他會不會一旦間從黑暗中回到她這裏來呢？一天，當羣山消融在天空發光的霧裏時，黛莎像往常一樣坐在門口，補着一些破爛衣服。在她身邊，努爾珈和一個小貓在瀝青的院子裏玩耍。蟋蟀在它們的窩上奏樂，在工廠屋頂後邊的海上，有許多白鷗在空中閃光。

有一個臉上生着長得令人注意的鬍子、腿上裹着破裏腿布的兵走了過來。近來時常有兵經過。他走到籬邊，靠着柱子站下。這並沒有什麼，少有兵不飢餓地親近女人的。不過這一個却用不平常的、嚴肅的、悄悄的聲音對她說道：

「黛莎，不要像貓一般跳。不要動，格利的消息。看呵！一張紙落下來了。夜間我要到你這裏來。不要慌！」

他走過去了，她祇注意到他的大鬍子和曳繩的碎屑一般下垂的眼眉。

她想飛向籬邊去拿那一張紙，但那個兵又轉過身來，蹙着他的濃眉。她懂得她必得等待，等他已經走遠的時候。因為熱血衝心，她的眼睛爲一個紅色的旋暈充滿，用了最後的意志力，她柔和地呼喚努爾珈。

「到媽媽這里來，我的寶貝。快點——快點！檢起那一張紙，遞給媽媽。對了。拿着那張紙到媽媽懷裏來。快點——快點！」

像一頭小鷄，努爾珈啄那張紙，把它拾起來；又像一頭小鷄，搖擺到黛莎身邊。

「這里，媽媽！在這里！」

她躺在她母親的膝上，踢起腿來。

黛莎的眼中起了一個紅暈，她的心房在脹裂。

這是她從紙上讀出的字；這是格利寫的字。格利之外，什麼人能這樣寫呢？

「黛莎，我還活着，並且很好。保重你自己和小努爾珈。闕畢即付丙；鬍子伊飛姆將告訴你一切。」

格利，可親可愛的格利！假如你還活着，並且有勇氣來正視人生——那末她，黛莎，也是強壯的，

滿有正視人生的勇氣的。

在夜間，鬍子伊飛姆來了。他身上發出山野和樹林子的氣味，不過黛莎覺得他身上發出的不是樹林子的氣味，祇是格利的氣味。在室內的黑暗中，靠近窗子——天空綴有流動的星——黛莎坐在伊飛姆旁邊，因對於格利的快樂和愛情顫抖着。那個鬍子，用粗啞的低語，發着菸草氣味，手裏拿着一枝手鎗，即刻說出一番黛莎僅能聽懂的話。

「現在，第一點，黛莎，你應當幫助我們。第一，格利在挨過白軍陣線去參加紅軍。假如他的運氣好，他可以過去。假如他跌進一個陷阱，那就永別了！不過這并非關於他的事——」

黛莎，顫抖着，不聯貫地、吃吃地說。

「那末，是——是可能的嗎。——告訴我，伊飛姆同志。……他會死在這一種飄泊生活中嗎？那末，他是獨自一個人了？他是獨自一個人在這些野獸中間了——」

「現在，第二點，不談他的事。第二點是關於你的話，格利的話。保重你自己，強健起來。時勢是很不確定的——你不要忘記我。你要作我們農軍的朋友。這是我同格利說的，格利是我的好朋友。牢地遵守。你就要作這件事，不祇爲了格利，也爲了我們所有的農軍兄弟。在目前，我們的隊伍代替你的丈夫。現在記住。我隨時都可以到各地去——即刻到各地去。你要把所有農軍寡婦組織成一個團體。你自己加入工廠合作社，加入糧食部。我們即刻把這個安排好。好的，完了！不要出來，拔開門門就成了。」

「怎樣處置我的女兒呢？怎樣處置小努爾珈呢？」

「把她交給一個好女人去照顧。努爾珈是不會從你身邊飛走的。如果你有別的話要說，現在說吧。」  
黛莎渾身顫抖，用盡氣力也不能說出緊要的話來。她祇說：

「也許，伊飛姆同志，也許就在這夜間，格利獨自一個人奔走。死亡在他附近徘徊。如果他是這樣，我也應當這樣。我應當走我的格利所走的路。」

伊飛姆在黑暗中微笑，輕輕地叩她的膝蓋。

他悄悄地走出去，彷彿他根本不會到這里來過，彷彿一個暗淡的影子，他已經在她的夢中走過去了。

於是又有一次令黛莎戰慄和顫抖、像那次夜間發生過的事。不過那是在許久以後，在許多艱苦工作的長日的末尾。

她把努爾珈託付摩提亞照料，把自己的口糧的一部分給了她。摩提亞是一個好女人，一個好朋友，她把努爾珈照顧得很好。

黛莎開始爲合作社工作，在麵包房裏分配麵包。有時有些不相識的人到來（在那種時候血液湧到她



的心房)，用紙條取走一袋一袋的「給山上石坑裏的工人們」的麵包。

大概有半打「農軍寡婦」。她們有一半是小投機份子，欺騙她們的丈夫，姘上別的男人，不久便把她們的老伴完全忘記了。其他三個都是失業的，藉了替軍官洗衣過活，在夜間接待兵士和英國人來掙飯吃。黛莎把她們召集起來，給她們事情作：先到市鎮去，然後到山裏去，給農軍送衣服、靴子、文件、以及由各重要人物來的報告。

農軍女人中有：飛姆珈，一個小媳婦，她的兄弟比特洛是在農軍裏的。她有漂亮女人的文雅態度。杜瑪莎，一個壯大的皮膚紅潤的婦人，她有兩個吵鬧的小孩。利薩維達，一個沒有孩子的少婦，有高聳的胸部和靚麗的顏色，雖然在飢荒中。

飛姆珈是柔順的，她從未拒絕過一個追求她的男人，也從未拒絕過一個分吃她的麵包的女人。

杜瑪莎是睚眦必報的，時常遷怒到每一個人。利薩維達是沉默的，在白天，在別人面前的時候，是不能接近的。這是黛莎組成一個團體的人物。她們是她消遣空閒的唯一伴侶。

耶飛姆，那個長鬍子，夜間常到她那里來，在說話時，常用他的手鎗叩她的膝蓋：

「你們應當曉得，女同志們，你們必須作的主要的事——保守秘密，甯死不要說。咬出你們的舌頭……舌頭是人身最壞的部分。……假如你們被人破獲。咬下你們的舌頭，把它吐出來。但不要用你們的眼睛招呼任何人。明白嗎？舌頭不能舉起一座山，但它可以毀掉整個的嶺。」

這是她們的第一個教師，並且是一個真的教師。

就這樣差不多過了一年。在這一年中，黛莎受了經驗，機詐、力量的煅煉。她怎樣變成這個樣子，她自己也不知道。別的女人們分受她的力量，她成爲她們的領袖。

在這第一年的末尾，黛莎又深深地受了一驚。從那時起，她的眉頭就鎖了起來，她的眼睛像冰一般

冷。

一個早晨——一個晴和的、使人精神煥發的早晨，明淨，滿有秋意——正當黛莎站在一長列領麵包的人們前的麵包櫃臺邊的時候，一些軍官進來了，手裏拿着來復鎗，擠過人叢，捉住她，把她拖出去。那些人們，大起恐慌，向他們的家跑去。她被拖到一輛載重汽車上，雜在一些軍官們中間，駛到一所別墅——她和努爾珈被囚過的同一別墅——把她拋入同一地下室。完全像從前一樣，許多人在那里，在地上躺着或坐着。像從前一樣，他們都是她所不認識的，每一個人都陷入他個人的厄運中。

不過黛莎現在是和從前的她不同了。她知道她在冒很大的險，已經準備好了。她想過很多，在這樣的情形下，要怎樣行動——怎樣纔可以不出露出軟弱。她可以忍受一切：拷打，或至死亡。不過一個念頭在她的心中潛伏，不能忍受的：他們會用努爾珈來恐嚇她。這是她不能忍受的。

她向濕土敏土牆的暗處看了一遭：突然看見一個大鬍子和曳繩一般的濃眉。那眼睛沒有向她打招呼，正在別人頭上閃動。她懂得了：人一定不可以招呼別人。她又看見飛姆珈，胡亂地躺在地上，帶着啜泣顫抖；她的小兄弟比特洛坐在她旁邊，他那柔滑的童年的雙頰生滿毫毛，彷彿蓋了一層塵土。他在拍着她的頭髮和雙肩。撫愛地向她低語；他的臉是剛從沉醉中醒過來的人的臉。

在這里她第一次領會到人類痛苦的可怕。

那個帶鬍子的人第一個被拉出去，隨着就是她。他們把她帶到一間房裏，但耶飛姆那時不在那里。同一兇惡的青年上校在那里，他立刻認出她來。

「你又來過訪我們啦？好的，這一次你不能離開這里了。喂，你過去怎樣供給農軍糧食？你爲什麼撒謊，對我們說不知道你的丈夫在什麼地方？」

黛莎裝出呆呆的樣子，凝視着那個上校，回答道：

「我怎能知道我的丈夫在什麼地方？你們把他從我的身邊拖走，而現在你們反來問我農軍的事情！」

「我們要證實這件事。把她帶到廚房去，好好地餵她一頓。」

她被拉到另一較小的地下室。地板上覆有一層發出人類腐肉的臭氣的血肉凝成的席子。在污穢的黏土中有一塊一塊的凝血。一個裸體的男人躺在地板上，十分可怕的污穢；他在黏土中兩邊搖頭，浴身在他自己的血裏。兩個壯大的哥薩克在鞭打他，他們那粗嘎的喘息和飛舞的皮鞭的嘯聲混在一起。

有一個人，她記不得是誰了，用火燒她的背和肩，而實際上是挨了一下鞭子。她狂叫起來。

「一！二！現在你算嘗到滋味了；母狗！看，不一會你也要像他一樣躺在那里！把那邊的那個廢物這道漂亮人看看。你認識這一個豬羅嗎？」

除了惡心之外，她感覺不出什麼來。她聚集所有靈魂的力量，免得跌倒。

「你們爲什麼打我？爲什麼？我怎會認識這一個人？」

「再給那傢伙上第二課！」

他們再用鞭子打耶飛姆，他先把頭轉過這一邊來，隨又轉到另一邊去，默不作聲。在這個鬍子的靜默裏，黛莎感到偉大的犧牲和恐怖。她瞭解祇有一件事是必要的：閉口無言，即使她的肋骨被敲碎；閉口無言，即使她的心被窒塞。

「喂，說，母夜叉！你同這個流氓有什麼活動？假如你對我們說了，我們不再麻煩他，我們就放你回家。」

「我不知道任何什麼活動。——我沒有了丈夫。祇有我的小女兒。……你們爲什麼這樣打我？」  
一種難忍受的烈火又燒過她的全身。她的心房彷彿要爆裂，她尖聲地叫道：

「我對你們作過什麼？你們爲什麼這樣打我？」

「說！祇要說一句，我們就放了你。」

黛莎一聽到末後這幾個字，她就明瞭他們並不知道她的工作。他們所以逮捕她，祇因爲先前逮捕過一次。他們沒有逮捕其他任何女人。呀，飛姆珈呢？飛姆珈是不同的：那是因爲她的兄弟。他們大概湊巧在她家中逮捕了她。黛莎現在瞭解這一層了，她的血液重新在血管裏流動起來。

「不要打我了。我作工，沒有侵犯任何人。」

「再教那傢伙吃一頓！讓他吃！狠一點！使他殺豬一般地叫！」

耶飛姆的身體躺在泥土中，已經發着死前的痙攣。哥薩克們，疲乏了，滿身是汗，繼續鞭打那血肉模糊的身體。他們的鞭子打起一滴一滴的血和一块一塊的生肉。

飛姆珈的小兄弟比特洛的身體帶着一聲恐怖的長嘆跌在血污中，黛莎的旁邊。滿身污泥，眼中含着獸類的恐怖，他雙腳跳起來，隨又失足跌下去；他重新跳起來，重新赤腳在泥污中跑。哥薩克們在後邊追他，舉着鞭子。比特洛使盡全身氣力號叫。他再三地躲開他們，盲目地昏迷地跑到另一方向去。但一個哥薩克，跳在他的面前，大聲吼叫，用盡力量向他的膝蓋上打了一下。比特洛像狗一般號叫，沈重地仆在黏土裏。

用了失神的眼睛，黛莎凝視她的同志們挨打。啞口無言，頭腦欲爆，她不能從他們身上轉過眼去。她祇看見像浮動的大海一般沸騰的噴湧的血。空氣中充滿了血，她的腦子也充滿了血；在那些塵封的窰孔後邊都是血。

她在那一間明亮的房裏恢復了知覺，那個上校坐在那里，蹙着眉，吸着菸，惡狠狠地。

「喂，年青的女人，你喜歡我們的廚房嗎？現在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們吧。」

「但我一無所知。——任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認識那個男孩子或那個女孩子嗎？」

「我認得飛姆珈和比特洛。從他們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認得他們。」

有兩個軍官，像他一樣年青，在上校的身邊低聲說了一點什麼。起初他蹙眉，隨即吸進他的雙頰。

「把她交給我們，上校；我們要給她消一消毒。」

直對着她的臉，裝着鬼臉，他們說出可怕的話，比鞭打還要痛苦的話。

她逃到房角上，伸出一雙手。

「不！不！我寧可死！不要！」

上校舉起手來，微笑着。

「好的，祇要你說實話，就可以免掉。來，告訴我們。」

「我告訴什麼呢，我既然任什麼都不知道？你們要我做什麼呀？你們不害羞嗎？你們還是年輕輕的

呢——。」

上校靠在椅子上，陰險地扭起他的眼來。

那兩個軍官把她攙在臂中，拉到另一間房裏去。他們把她按在地板上，毫無羞恥地脫去她的衣服，

強姦了她。

直到半夜，她半裸半死地躺在地下室裏。他們把她這樣丟下，就離開了。飛姆珈爬到她身邊，嘆着

氣，一言不發地把頭在她的胸上枕了一會，隨又爬了開去。她彷彿有兩次看見努爾珈：那孩子在踹她的小脚，在蹣跚地跳着狂野的哈巴舞。黛莎向她伸出手來，在恐怖和憤怒中大叫：

「不，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小努爾珈呵！」

她在爬向她去，像飛姆珈一樣，失望地懇求着，因她不知道什麼。隨後努爾珈不再到她思想中來了。她再也看不見她，彷彿努爾珈是一個夢中的幻象。

在夜半以後——她記得像在夢中一樣——她爲載重車的聲音震醒。她躺在木板上，雜在蹲伏的和躺臥的別人中間。慢慢地她認出飛姆珈，她的小兄弟比特洛，和耶飛姆，那個鬍子。在他們週圍站有手拿來復鎗的軍官們和哥薩克們。所有的人都不作聲，像死屍一般失掉了知覺。

在她的記憶中祇有一種東西依然是生動的：多種顏色的星，彷彿非常近，可以用手摸到。

她毫無恐怖。她知道是去就死了。載重車將停止，他們將被拋出來，他們將被帶到海邊上去——隨後就沒有她了。她知道這一點——不過她已經沒有心，祇有一個冰塊。沒有恐怖，祇有心中忍受不住的冷。一切非常簡單，彷彿在實際中並不存在；但也十分平常，一個夢中的冗長過程，這個夢在當時並不被重視，因爲知道它不久就要過去了。努爾珈被遺忘了，彷彿她從不曾存在過；她的形象又突然飛過她，伸出一小手，短短地喊了一聲：「啊！」這一聲像地下室裏的鞭打一樣震動她。努爾珈隨又隱沒了，像許久以前的一個夢一般被遺忘了。

躺在車板上的同志們像死屍一般被搖動：這是耶飛姆（也像死屍一般被拋到載重車上），和飛姆珈，和比特洛。黛莎不憐憫任何人；她的心不過是一塊永遠不能融化的冰。

當車子停下來時候，黛莎不再活下去了；彷彿她的生命已經與摩托的動作終止。當她被人從載重車拖下地的時候，她像躺時一樣一動也不動地站立。飛姆珈靠近她站立，冷得顫抖着，緊抓着黛莎的衣服，像一個孩子一般緊緊靠着她。長鬍子耶飛姆像死屍一般躺在她們的腳邊，但比特洛，已經被鞭子打得不成人形，却在一個地方瘋狂地蹣跚，轉頭——他的臉被血塗成黑色——號着、吐着、殺豬一般叫着。

當時黛莎（黛莎覺得並不是她，是另外一個人）匆匆地堅定地向飛姆珈的耳邊低聲說道：

「靜默，靜默，靜默。靜默，靜默。裝瞎，作啞……靜默呵！」

彷彿有一大堆人壓到她身上，把她拋到一邊去。

這是那四個在用槍推飛姆珈和比特洛的哥薩克。服從地，靜默地，邁着短步，頭也沒有回，他們便走了。但當他們走遠一點的時候，飛姆珈哭出來了，像鳥鼓翼一般拍動兩臂。她想跑回來，開始發狂地搖擺兩臂。

「黛莎！黛莎，親愛的！他們要怎樣處置我呀，黛莎？」

他們往前推她，罵着她；她尖叫，顫抖，隨即跌在沙上。他們捉住她的臂，把她拖起來。她靜默地走了幾步，隨即停下腳憂傷地向黛莎叫道：

「黛莎，我作過什麼？我把頭巾忘在汽車上了！」

又一陣狂罵淹沒了她的話，她被兇猛地向前推去。

在他們面前，在像消融在海中的暗紅體積的沙岬上，大海沒有反射着任何光退入一片歌唱着的黑暗裏去——在那里黛莎看見模糊的、彷彿在跳舞和醉酒的影子。

又是飛姆珈的響亮的叫聲。

「我不要！我不能！年青地死——我要親眼看見」

直到放鎗的時候，她並沒有停止叫喊。

「走開！走開！用我自己的眼睛，我要——！」

當他們放鎗的時候，黛莎覺得海也騷動起來，與飛姆珈的喊聲相唱和。

一個影子來到黛莎身邊。

「這是末後一次：告訴我們誰在同農軍工作。我同你約定，說過之後立刻放你回家。否則你看見

嗎？一分鐘內你也將在那里了！」

黛莎照先前一樣回答，裝着那種愚蠢的神氣。

「我不過是一個女人；我不能說誰是農軍，誰不是農軍。我有我的小女孩努爾珈，我作工。……因爲人一定要活。」

她開始哭。她真在哭了，但哭的並不是她，乃是努爾珈，她的小女兒，在她的心中，像一隻小鳥在展翅。

「那末好的！現在，捉住這個傻瓜！捉着他的手脚拖到那邊去。」

他們把耶飛姆拖走。這次，黛莎祇聽見一個報告，沒有聽見鎗聲。

軍官的影子又走近她。

「我給你半分鐘的時間。」

「但我能說什麼呢？好的——鎗斃吧！那末，鎗斃吧！」

她覺得祇要一剎那便可以過去了，隨後她將像飛姆珈一般癱瘓地跌在沙上，她將大聲地叫。她的心在溶化，在衰弱。

突然間她覺得被拋到空中去，她的頭碰到一塊鐵。

載重車又在搖和響；星又像摸得到的金色寶石一般閃爍，山上的天空像一片紅霧一般燃燒。

這一次他們沒有把她拋進地下室，引她到另一間房內，那兩個軍官先前同她說話的地方。青年上校沒有看她，不經意地清楚地說道：

「克利思特工程師已經爲你作保。我們不信任你，但我們信任他。」

……摩提亞是一個好婦人，也是一個好朋友……就在這時，她的孩子們都在瘟疫中死掉了。



「你可以走啦，」那個惡毒的上校說，「但要記住；假如你再被逮捕，你將永遠不能回家了。更要記住：你在這裏什麼也不會遇到，你的眼睛什麼也不會看見。假如你一旦洩漏，你將與那些狗東西得到同樣的結果。滾出去！走！」

在這以後，黛莎永不再發抖；從那時候起，她的雙眉便深深地鎖起來了。

她對任何人都說不什麼；不過學會按時按題地說話。她永不在半夜以前回家，她的臥室受了霉濕，滿佈珠網；塵土積存在角落上。窗子上的花謝了，枯了。她的臉變得更蒼白，她的眼變得冰冷，透明。她在摩提亞家同那個好朋友和主婦度過許多時，她同沙夫殊克和哥勞馬大交好起來，同駝子韃沙克在工廠的院子裏坐很久的時間。他們在秘密地準備歡迎紅軍。她把她的秘密工作教給羅沙克、哥勞馬大、沙夫殊克。往時他們夜晚睡，白天看山。現時他們夜晚睜着眼睛，白天倒像瞎了一般。

兵士們來了，眼中帶着一種無聲的疑問。他們裝作來開玩笑，用這些青年寡婦取樂。他們來過一次或兩次，隨後就不見了；於是別的人代替他們來了。第一批人到哪里去了呢，沒有人可以從黛莎那沒有表情的臉上觀察出來。

照這樣子。第一次，由於她的自由意志，在她自己的靈魂裏並無不忠於格利的地方，黛莎同別的男人發生了關係；當她回憶起來的時候，她並沒有懊悔。這事彷彿已經成爲她在敵探偵視下進行的危險工作的一部分。一些雙目無光的兵士來到她這裏，不肯到山中去；出自誠心地說：

「沒有你我不能像這樣地走，黛莎。我不能像一頭森林裏的野獸。最後擁抱我一次吧。此後我就沒有恐怖了。」

有的時候她也覺得昏迷，這是真的，不過這是她的犧牲。爲什麼這種犧牲甚於她的生命呢？而這一刻那竟使那男人充滿力量和勇氣。

在港口，一些英國船下了錨，載着從北方逃來的一羣一羣的富人和貴族。

在山後的什麼地方，地面因地中沈悶的雷聲而震動，在夜間，炸彈像隕星一般在空中閃光。

在一個炎熱的春天早晨，爲太陽所照射，人不能分辨出天空和海洋，也不能分辨顫動的空氣和開花的樹，黛莎，頭上圍着紅頭巾，在瓦礫和人馬的屍骸上面，在那可怕的白軍屍骸所發出的臭氣中，大踏步地走過去——到市鎮裏去找共產黨員們。她在完全孤獨中走路，那時候市民們和工人們，還在驚慌，不敢走出他們的洞來。

她往前走；她的眼睛和頭巾在陽光中間、在天空和大海的蔚藍中間燃燒。她的眼睛帶着一種琥珀色的光燃燒，那符號，像鮮血一般紅。

她遇見一些騎馬的紅軍兵士，制服的袖子上帶着紅袖章，這些紅袖章像大紅麗春花一般閃光。她凝視他們，大笑起來，他們也回答她，笑着，喊道。

「紅頭巾萬歲！紅婦女萬歲！唸喇！」

深感痛苦，格利，許久沒有移動，他的頭枕在黛莎的膝上，說不出話來。她在這里——他的黛莎。她像他自己的妻坐在他身邊，同樣的聲音，同樣的臉和手，心也像從前一樣跳動。但這不是三年以前的黛莎了；那個黛莎已經永遠地離開他了。

一種表現不出的熱情痛苦地震撼他。他用顫抖的手擁抱她，並且，哽咽着，忍着淚，他懷着憤怒、無可如何和喜愛的心情嘆氣。

「黛莎，我的鴿子！啊，當你一個人在受苦的時候，假如我在這里呵。……假如我知道了呵！現在我的心在爆炸，黛莎。你同生人在一起睡。……黛莎！我會打你，虐待你。……啊，你爲什麼把這個告

訴我，黛莎？但我不能舉起手來打你。……我的手已經沒有力氣——媽的！但是你……你——單身同兵士們在一起。……我能瞭解這事嗎？黛莎！好的，由它去吧。我不能為你立下法律。……但我沒有比你更親愛的人。……你是活的。你獨自前進，你發見了你自己的戰術。黛莎，我的鴿子：我的心肝！」

「格利，你是一個好人。你很蠢，格利，不過你是好的！」

他們就這樣留到夜色下降，緊緊擁抱地坐着；彷彿從他們結婚以後不曾這樣坐過。

## 第十一章 在罪惡中

### 一 主人們的手

一直到日出，格利在巡視一處一處的住宅，在親自指揮那一分隊的工作。

來復鎗懸在背上，工人們警覺的靜默的影子立在街中。在半暗的街中，沈重的靴子的踐踏聲使得夜間充滿恐怖。天空已經閃出蔚藍的曙光，黯淡的星彷彿很接近，像湧泉一般。

舒克在守衛。這不是從前的舒克了，不是那個游惰的多疑的丑角和不守紀律的搗亂分子了，現下站在格利面前的他、乃是一個強壯的威武的軍人。當格利行近他的時候，他並不像平常那樣滔滔不斷地吵鬧；他把他的來復鎗穩定地立在地上。從一所具有凸出的大窗子的別墅的敞開的門中，發出女人們貓叫一般的歇斯迭里地叫喊。

「誰在這里工作，舒克？」

「他們在這里搜查，朋友。你聽這女人的尖叫！沙夫殊克！沙夫殊克，你的老婆，謝爾介和兩個特務委員會的人。去看他們在抄資產階級吧！」

「好的，你在經濟委員會的工作進行得怎樣，舒克？你捉住許多虱子嗎？」

「呵，呵，朋友。……祇消去問希比斯吧！今天我覺得把他們全體都窘住了。你想想不出他們是何等的流氓。至於施蘭，我先把把他制服，否則我就是沒有決斷！想一下，他們使所有在森林裏伐木的人

挨餓，他們自己却像穀倉的耗子一樣肥。眼見勞動階級這樣被人欺騙，是多麼可恨！稍等一下，朋友：我們要重重地打擊他們一下子，打得他們分不出東南西北。」

一個紅軍兵士，拿着來復鎗，站在具有大窓子的走廊的半明的光線中。從敞開的門口望過去，在黑暗中間，可以看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仰臥在沙發上，啜泣着，絞着雙手。

那里正在進行一種煩重的匆遽的工作：傢具在翻動中咯吱作響：許多包裹輕輕地跌落在地上；沉重的靴子踐踏，滑動。

格利進來了，粗暴，威武，勇敢地蹂躪着這優雅的家庭氣息。他不看那躺在沙發上的婦人，那婦人，半裸着身子，帶着淚汪汪的腫脹的臉，恐怖地凝視這守衛的帶來來復鎗的人們，凝視那正在清除抽屜、衣櫥、箱子的人們。她大致并未注意她身邊那赤膝的女孩，女孩惶恐地凝視這些十分突兀地悄悄地在夜間侵襲他們的不相識的人們。

一個男人，穿着拖鞋、襯衫、吊袴帶，帶着金邊眼鏡，長着長而銳的鬍子，狼狽地站在一張大寫字桌邊。孤寂，驕傲，他一面聳肩，一面痙攣地微笑。

用一個良好主婦的熟手，黛莎小心地把從布匹、衣服、傢具中間找出來的樸素的最有用的物品放在一邊，她把這些東西放在舖在地上的被單上或旅行箱裏。

「這是給兒童院的……給小孩子們的。這是給產婦院的。呵，這是很好的東西！他們在這裡堆積了這許多！可以製成許多的孩子們的衣服呢！」

沙夫殊克，像牛一般粗笨，在翻動食櫥和櫃。他那雙泥污的脚因用力太猛而變成白色，他的臉也紫漲起來。

「啊，瞧——他們為自己積蓄下什麼樣的東西！當我們的牧豬奴們在製造打火機、背着口袋週遊鄉

村的時候，這些卑鄙小人却在他們隱藏的角落裏養得像豬一樣肥。哈，哈，還有樂器——不是吉卜西人用的二絃琴，却是一個真正的拖船呢！」他於是去按鋼琴。「你要變得像牛一般大來按這東西。」

謝爾介站在那里，手裏拿着來復鎗，不知作什麼好。他在少年時曾到過這住宅。奇爾斯基，一個著名的律師，是他父親多年來的好友。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歷屆國會的議員，以第七名當選為立法會的議員。

謝爾介沒有看他，在用力壓制他自己的激動。他怕奇爾斯基會到他身邊來，向他握手，像一個舊相識一般同他說起話來。他裝作不認識他，咬得牙齒作痛。他心願與他的同志們一樣堅定，但他覺得他的腿因見一種不名譽的意外事件而顫抖。

他預先以為可怕的難以挽救的事竟非常簡單地不惹人注意地發生了。奇爾斯基在向他凝視，在苛刻地微笑，在等候向他說話的機會。

「哦，謝爾介·伊凡諾維契，你也幹這種突如其來的不體面的事啦？在你和我的語言中，我們要稱這種事為搶劫的。你大概還要從這里到你父親伊凡·阿謝尼契那里去作出同樣的行動來吧。大概你留給你父親的東西要比留給我們多一點吧。你們在這里拿去我們最後一件內衣。你不為自己保留神聖不可侵犯的遺產嗎？也許在這里；爲了舊日的友誼你也要留一點餘地吧？」

那個婦人止住哭，向他伸開雙臂。淚水緣頰而下，在她那雙下頷的垂囊上顫抖。

「謝爾介·伊凡諾維契！我的小鴿子。……從前你作過我們的朋友！你在這里幹什麼？這是你謝爾介·伊凡諾維契幹的嗎？」

強自保持鎮靜和穩定，謝爾介緊握來復鎗，握得手指關節作響；他的腦袋嗡嗡地叫。眼不看着奇爾斯基，他鋒利地說：

「是的，我的父親將同你受同樣的待遇。像你一樣，他也將被趕出住宅，不再回去了。」  
當他說完這幾句話的時候，他突然覺得鬆快起來。站在桌邊的那個人，因他那褪了色的尊嚴和傲慢，顯得很可笑。

「哦，哦。……我曉得你已經學會逞兇了。恭喜！」

黛莎找到一個大眼睛的頭上黏着黃毛的大木偶。她笑了，走近那個小女孩。

「多末好看的木偶！拿去，小人；她很想你呢——她以為她已經迷失了。你們在一塊是多末好看，你和這個木偶！」

女孩從沙發上跳下，雙手拿起木偶。黛莎笑了，拍拍她的頭。

那個婦人起了反感，衝到小女孩處，捉住她的手。

「尼娜，你敢！我不許這樣作；到這里來——！你不看見，他們無恥到把你的最後一件小襯衫都拿走了？把木偶拋開，立刻到這里來！」

女孩把木偶緊抱在胸前，滾到沙發上去，用她的身體蓋住那個木偶。

「這是我的小木人——我的！媽媽，親愛的！」

黛莎雙眉的結子收縮起來。

「你不害羞嗎，太太？」

沙夫殊克一面噴鼻，一面訴怨。他在從寢室裏取出臥具，取出他拋在地上的大堆大堆的衣服。他揩乾前額的汗，像狼一般凝視衆人和物品。

「喂！這些敗類——他們藏起多少東西呀？這工作比箍桶作坊還要壞！媽的，我寧願在鐵道上工作！」

黛莎走向格利，敏捷地報告道：

「所有東西的清單已經造起，格利。一切需要的東西已經拿齊了。我們留給他們一套替換的被單和衣服。我已經決定把圖畫和其他珍貴物品如時鐘、瓷器、玩具、書籍等，一概充公。吁，這里有世界上各樣的書籍！明天我們就要把人民教育委員會的印蓋在這些書上。其餘的東西和這鋼琴將送入兒童院和俱樂部。」

格利像發號施令的人一般冷靜，持重。

「不錯，除了被單，把所有東西都留在原地。應當留兩個人在這里看守。這里辦完了！」

「好，這正是我所想的。我們在等車呢。」

她嚴肅地沉思地走開了。

格利走向謝爾介，把他領去一傍。

「你的老人的住宅在什麼地方？我要去訪問他。」

謝爾介猜不出格利的話中所含的是諷刺呢，或祇是友好的玩笑。他壓下他的憂慮，把鎗肩起來。

「我可以同你去，殊馬羅夫同志！離這里不遠。」

「不，那將是一種錯誤。那要使老人太難過了。我們作這種事並非要使人痛苦，不過執行我們的職務。」

謝爾介緊握格利的手，然後走開去了。

在星光閃爍的破曉時刻，房舍顯出藍色來。霧從山上飄下來，紫色的黑暗浮過海灣。衆鳥的晨歌發出回響。神祕的火把——時近，時遠——在羣山鋼鐵一般的朦朧中，時明，時滅。

格利被一羣刺刀林立的稠密的軍隊阻在十字路口。踏着合拍步子，紅軍在行進。像他們這樣的隊



伍必是很多的，雖然看不見，但市鎮各處都有他們的行動的騷聲。在小徑中，沿着鋪石路，震響的車子飛馳過去。紅軍，出征，防禦工事。……不過是不久以前的事呀！他多末愛這種事嘍！在開火和急行軍以後，格利的尖盔還沒有冷呢。他們在行進，他們的刺刀擺出和諧的動作。他們在行進，他却在這里。他爲什麼留在這里，不去參加那些隊伍呢？他，團部戰事委員。他的尖盔以一種未熄的戰鬥的火燃燒他的頭。

唏噓着，踏着大步，他向那刺刀的長列跑去，暫時混進那彈性的合拍的隊伍，向他們致了一個紅軍的敬禮。但那隊伍突然轉了方向，在轉角上隱沒，他祇看見兩個紅軍兵士，一前一後，靜默地拉着他們的行囊，搖着他們的來復鎗，追趕他們的同志。

## 二 被送到牧場上去

格利從花園的大門進來，看見一點異乎他在其他住宅所見的情形。梅荷娃站在一堆衣服和破布前大笑。哥勞馬大和羅沙克在宅內一出一入地走着，抱着一抱一抱的書籍和別種物品。在敞開的門前站有一個快樂的老人，笑着，喊着。

「所有東西，所有東西！把這個拿去。把這個也拿去。一個人爲要把他的生命集中在一點上，於是收集了這些廢物。一般地說來，生命在一點上集中，我的朋友，一直繼續到死亡的一刹那——那就是說，一種否定長寬高的境界。就是用絕對的標準來衡量的理想：空無所有。不是這樣嗎，朋友們？這是否奇怪的，有趣的，好笑的呢？」

梅荷娃從她站立的地方凝視格利，她的眼睛大大地睜開，在她的微笑裏和她的地眼睛裏，他看出混

有陶醉的驚奇。

「格利，你看這奇妙的怪人。他是謝爾介的父親。他是一個比平常人長於說話的人。假如你看見他用何等的熱誠來迎接我們，用何等的快樂來分散他家裏的東西呵！」

她在寒冷中顫抖，在用眼睛撫愛他。

有一個獨臂的男人，長得像鷹一般的鼻子和一片非常短的上唇，邁着軍人的步子，走過格利身邊。當他走過的時候，他銳利地瞥了格利一眼，然後輕快地向大門走去。

一種燃燒的憤怒透過格利。

「公民，我請你回來！」

那個獨臂人迅速地轉過身來，以更敏捷的步子，帶着同樣銳利的注視走近格利。

「你是誰？你的社會地位？」

沒有改變他的神氣，那個獨臂人在格利面前立正。

「狄密特利·伊伐管，從前作過上校，現在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這個快活的老人的長子，共產黨員謝爾介·伊伐管唯一的哥哥。你要看我的證書嗎？」

「收起你的證書。就要搜查你的臥室了。請留在這裡吧。」

「我的角落就在我的父親的佳處。一切東西到最後一片紙都已經拿出來了。祇有我的口袋還沒有搜查過，你想搜查嗎？」

在他的眼睛的冷光中含有一種難以捉摸的嘲笑。格利用不安的凝視回看狄密特利·伊伐管的銳利的注視；他切齒道：

「我不要再看你的口袋。你可以走啦。」

伊伐普拍的一聲併起脚跟，然後走開去。

在臥室裏，那個老人，鬍子與下頷翹成直角，這裡那里地蹣跚，奔走着，爲熱誠燃燒着，發着微細的衝動的叫喊。

「我的朋友們，真正的自由在於幾何圖案及其物質的現實之完全的否定。共產黨員是強壯而且聰明的，因爲他們已經把歐克利的幾何顛倒過來。我認識他們，也愛他們，因爲他們那對於不變和一切類似的迷信形式之可喜的革命。不要把任何東西留在這裡，我的朋友們；這樣作在你們是徹底，我也不同意。即使被一段腐爛的線綁到一個立體、角柱、或三角的旁邊，也比被埋在垃圾的山下更可怕。」

在煙污的臉上，羅沙克轉眼睛——祇有瞎子能用這樣轉眼睛來嚇人——繼續工作。他把一抱衣服聚成一堆，凝視那老人，想了一下，隨即用他那深沉的聲音說道：

「到戶外去，老爹。我們就要把你送到牧場上去。快到那里去找一個地方安置自己。不要許窮，也不要留戀黑暗。……」

那老人在大笑，在喜歡得搖臂。

「是，對的。……你的嚴正不過是從你那不自覺的人道中來的。把一個人送到牧場上去——還有比那狀況更理想的嗎？大地，天空，無限。……是的，是的，朋友們！但我的兒子謝爾介爲什麼不同你們一起來呢？若見他執行這勝利的利克特爾\*的職務，我一定很喜歡。」

哥勞馬大，搖着頭，在收集書籍，衣服，食衣，櫥櫃，室隅的絨毯。老人的叨咕使他不耐煩。

「不要說你那些傻話，老爹。我提議你去勞動前線上作一點事。……噫，你知道，目前各種廢物使

\* Victor，古羅馬的官吏、肩着斧頭和木棒隨從長官、兼司對於罪人的逮捕和懲罰。——譯者註。

人悶氣……羅沙克和我要把它清除一下。……」

哥勞馬大總是一個樣：人小名字大，而且好說大話。

格利走近老人，向他伸出手來。

「喂，你已經被洗抄了嗎，我的親愛的老人？你的兒子謝爾介今夜也在忙着搜查呢。」

「好，很好。可惜他沒有到這里來——太可惜了。能見他一面，我一定很高興——」

「假如你願意，你可以留在這里：這一間臥室歸你有。你不必憂慮。你是我們文的化工人。你願意

留下什麼，都可以留給你。

老人驚恐地凝視格利。他敏感地扯他的鬍子。

「不，不！拿去所有東西，所有東西！就這樣好，非常好！」

格利搖頭，帶着鄙薄的同情凝視這個匆忙的，熱情的老哲人。

「他的腦袋像風車一般，殊馬羅夫同志，具有那樣該死的意識形態。」

羅沙克在轉眼睛，在昏亂地用低音叫喊。

格利凝視老人，為內心的嘻笑顫抖着。

「好啦，老爹，你可以隨意活下去。我却不知道謝爾介有這樣一個有趣的老人。」

他再同他握手，然後匆匆地走去。

## 二 牧場

在海灣的對岸，在工廠以外，羣山是櫻色的，具有一個一個的黑洞，絕頂上的天空是蔚藍的，淵深

的，在小阜上面的却是火一般紅的。山嶺的尖端清楚地呈現一道像融化了的金屬一般的光芒的線條。一團一團的濃厚的繚繞的霧氣，為一種內部的火光所照耀，像雪白的瀑布一般，從山路上傾注下來。

在海灣對岸的工廠，像神話裏遙遠的宮闈一般高聳起來。柔滑的煙突是藍色的，柔軟而徑直，向上騰起，與徐行的積雪般的白雲相接觸。山底下的海像天空一般藍，表面上有光和黑色的鱗。

在另一邊，在市鎮後面，羣山的絕頂放射淡紫色的光，往下去，因有清晨的黑暗，它們是迷濛的。市鎮——為花園的藍霧所環繞的石頭建築物——像一個巨人，沿着山坡一直爬下海邊，在那里被映成無數搖蕩的斷片。

大街上有一大羣人，像一個市集一般騷動。婦人們的尖叫和歇斯迭里的哭聲劈開長街的岑寂。喧聲和叫喊在把人衆變成一個受驚的牧羣，在用無數狂暴的爭論激動它。中心是恐怖和失望。男人們馴服地站立——呆笨的，在面色蒼白的惶恐中眨着眼。女人們，提着包袱和箱子，抱着或拖着小孩，坐在他們的家用品上，無言地尖叫着、啜泣着，或靜默地站着，或帶着瘋狂的眼睛靜默地躺着。有一些地方，比較軟弱的人們成了搶奪下的犧牲者，喧嘩的失望的人們在不知所措地圍繞他們站立。

奇爾斯基稍微離開人羣站立；依然穿着襯衫、褲帶、拖鞋，光着頭。他的臉上是一個黯淡的微笑。他惶惑不寧地凝視週遭的房舍，彷彿是第一次看見；隨後他凝視他所不能忍受的這人羣。他的妻坐在一個包袱上，蓬頭散髮，半裸着身體。呆呆地向前凝視。小女孩在她的父母中間兩頭跳着，合拍地喊着，雙臂緊抱住她那大木偶。

載着大白包袱的車子在成單行地緩緩前進。在街道的高處，可以望見它們從下面顯現出來——包袱和馬頭。

在第二輛車上，站有一個挺胸鬚髮的青年共產黨員。他在踢腿，在用他的六絃琴彈一支跳舞曲，在

遠處什麼地方，一個洩氣的小風琴在粗嘎地吁吁和嗚嗚。

共產黨特別隊在路的兩邊列開。每人距離七步，鎗放在地上。其餘的共產黨員，因為多夜失眠，變得憔悴，陰沈，在若無所見地凝視這人羣。在橫街上另有一羣一面走一面叫喊的人：小商人和別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是出來看這罕見的熱鬧的。

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并不四處尋開心。她們是軟心腸的——她們喜歡出喪和流淚，在行婚禮的時候，引動她們的不是跳舞，而是新婦的悲嘆和流淚。

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女人的生活；她寧願歡迎一個流淚的陌生人，不願歡迎一個帶笑臉的人。所以在這地方，在她們的心中，這下層中產階級的婦女感到涕泗滂沱的呼聲；她們從市鎮各處，從她們自己的小住宅、或從國有公寓跑來欣賞這些被壓迫的、有榮譽的、受尊敬的家庭的悲哀和啜泣。她們貪婪地憂傷地凝視那些啜泣的婦人們，她們那腫脹的臉上也流滿了油污的淚珠。

在遠處什麼地方發出一道命令。別種聲音把它傳遍全線。衛兵們托起鎗來，這人羣震顫了。發出一聲長嘆；它騷動起來了，像在市集的日子一般這里那里地奔走着。這些嚇瘋了的人們的唏噓、歇斯迭里的哭泣、驚嘆、叫喊，把他們聚成爲混亂的恐怖所支配的一些稠密的團體。沒有空氣，沒有街道，沒有房屋——祇有一個死亡的痛飲會，祇有一種瘋狂的失望。

旅隊的第一批車子開始殷殷作響，人衆，嗚咽着，沿着街道湧起一片寬廣的波浪。

謝爾介走在黛莎後面，舒克又走在他後面。在街道的另一邊——可以從人羣中看見他們——小哥勞馬大、駝子羅沙克、和梅荷娃在行走。

謝爾介的胸中充滿一種混亂的痛苦。他們所做的事情是醜陋的，討厭的。黨當然不能認可這種事。爲什麼這人羣？這些女人在癡癡地哭泣？這些抱在母親懷中的小孩子？黨不能認可這種事，他想；對於

謝爾介，這事是太沈重了，使他忍受不住。

在那邊是那帶着木偶的小女孩；她一隻手拖着她的母親的手，另一隻手抓着木偶的臂膊。

奇爾斯基仰着頭、帶着一種犧牲的尊嚴、平靜地向前走；他的褲帶在肩上溜上溜下，兩手插在褲袋裏。

一個戴着帽子披着肩巾的很老的婦人，僵僵着，靠着一枝拐杖，像在一種帶十字架和旗幟的宗教儀式中行走；一個白淨的少女扶住她的臂。她們沒有哭，具有尼姑一般的臉。

謝爾介看見他的父親在前邊不遠的地方。他在一個人行走：不時觀察着這一人羣，他的雙眉在微笑中起聳起。他光着腳，他的短褲也破爛了。他奇特地走路：有時匆匆地跑着小步，越過別人的前頭；然後停下腳來。隨後他又在沈思中慢慢地前進。

突然間他看見謝爾介，開始快樂地扯他的鬍子。他舉起手來招呼他，等候謝爾介到他跟前來。

「你是我的守衛，謝爾介，我是一個放逐中的哲人。這不奇怪嗎？當我是你的囚犯的時候，你同我來往實在是不合式的。我祇想告訴你，你們用來守衛你們那革命政權的營壘的武器是可笑的，無意義的。像你這樣一個可怕的布爾什維克，肩上的來復鎗却像一枝笛子。不過你可以嫉妬我：現在我感覺到這世界是無限的了，這是斯賓諾莎<sup>\*</sup>從不會感覺到的，馬卡斯·奧利理阿士，也祇在他那些長夜中夢想過。」

從謝爾介上一次見過他以來，他的父親已經大見衰老了；母親的死乃是一種致命的打擊。他的衣服襤褸得像乞丐。他是垢污的，散亂的，他的腳受了傷，在生膿。一種近乎肉體痛苦的難堪的憐憫在謝爾

介心中燃燒。

「你沒有地方可去嗎，父親？你爲什麼不同我住在我的臥室裏呢？——我們可以同住的。你一定不要走，父親！你到哪裏去呢？你就要毀滅了，爸爸！」

老人驚奇得聳起眉毛來，像小孩子一般大笑。

「啊，不，我兒！我深知我的自由的價格。我是一個人，一個人所以沒有地方、因爲沒有可以包藏他的腦筋的洞。事變是最好的教師：你看自由如何征服奴隸，鴉生翅膊是何等不幸。」

菲洛契珈一聲不響地走近謝爾介，她大致會同看熱鬧的人在一起走。帶着她往常的驚惶的樣子，週身顫抖着，她向謝爾介的耳邊模糊地低語。謝爾介所能捉到的不過是一種可泣的訴說。

他的父親一面笑一面搖手；在他那呆板的眼中發出快樂的光。

「呀，菲洛契珈！愛之無限的來源。……我的各各他\*怎樣地感動你呵！小女孩？喂，這里來呵，這里來呵！」

「伊凡·阿謝尼契！伊凡·阿謝尼契！我是多麼快樂！謝爾介·伊凡諾維契！我是非常的快樂！」她飛向老人去，挽住他的臂。她像女兒一般同他一起往前走，她的臉上閃着淚光。

「父親！」

謝爾介想告訴他的父親一點什麼，但他已經忘記是什麼了。他向他伸出手來。不過沒有人接他的手，終於落下來了。他的父親同菲洛契珈離開他走入人叢裏去，但老人再一次轉過頭來看謝爾介，像一個陌生人——額上帶着一條深深的皺紋。



「聽呵，小謝爾介，歷史是怎樣的不新奇：我是盲目老人伊狄普士，這是我的女兒安提俄尼<sup>\*\*\*</sup>。」他大笑，一個已經走進謝爾介所不能瞭解的另一世界的、疎遠的陌生人。謝爾介把肩上的來復鎗背好，痛苦地咬着牙。他內心最後一個結子斷了。

人羣停在一片長滿灰色草的空曠的荒地上，離碼頭不遠。人們坐在草叢中的包袱上。車子已經把它們的貨物送到蘇維埃的貨倉裏去了。

在碼頭上是一長列雜色的動着的人。這是從市鎮隨從這一羣人到這里來的小資產階級的婦女。人不再聽見歇斯迭里的哭聲、啜泣聲、喧嘩聲了。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疲倦地在一點上踏着——他們彷彿是一些病人。後來的遭遇有什麼關係呢？小孩們叫喊，跳躍，想作遊戲；太陽從山後上昇，在清晨的霧中閃光，這時在草地上跑一跑是非常有趣的；十分接近的海，彷彿是上達地平線的藍金兩種顏色。不過他們餓……餓！小孩子們一面遊戲一面叫喊：餓啊，餓啊！

在他們附近是一些登岸的臺階，不過沒有船，它們上邊長滿了草。一個疲憊的人羣的痛苦會幻作這樣的希望：不出一分鐘，煙將從浮在閃光的水面的船煙突裏噴出；汽笛將叫起來；人們將沿着碼頭擁擠着奔跑，為離去去的快樂所陶醉。

格利悵悵地向海凝視，然後轉向帶着滿載貨物、家畜、工人眷屬的車子到來的盧哈伐的隊伍。

在夜間，在羣山的環境中，在沈沈的黑暗中，一團一團的火在上騰，在閃動，像一羣從秘密的巢中

\* Oedipus 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為要應驗一種預言，不自覺地殺死他的父親。——譯者註。

\*\* Antigone 伊狄普士的女兒。——譯者註。

飛入深邃處的火鳥，從它們的翼上隨着燃燒的羽毛，吐着兇兆的語言。夜的沈寂爲一隊嚴陣以待的紅軍所驚擾。

這人羣，受了黑夜的壓迫，經過他們的失望的掙扎以後，像羊一般軟弱而且馴服了。一個無用的、愚蠢的羣。不眠之夜，這沸騰的沈滯的羣。……對於這樣的烏合之衆，在把他們像往後院拋垃圾一樣拋出去以前，還值得費氣力再來恐嚇他們一下嗎？爲什麼還有小孩子們這不必要的哭叫，以及活屍們這發狂的驚擾呢？這人羣，放散着親暱的家庭的汗臭，像被趕向屠場的羊一般驚慌，帶着憂傷和瘋狂呻吟——從他們中間起了一種扭傷他的內臟的惡心。人應當用別種方式來毀掉這些巢。這些小孩子們將把他們的恐怖和驚慌帶進將來去；因爲小孩子們永不忘記恐怖和驚慌的。

列着隊伍的紅軍團慰藉了格利的煩惱。但這騷擾的夜、內衣的汗臭、寢室被單的濁氣、使他的靈魂發狂，發怒。

主要的還不是這個；是另外的什麼。工廠和它的轟鳴……碼頭和將從海中出現的船。機器的雷聲中間成千的工人。閃着金色小麥的光的大地。這都不在話下。……在那里，山內外有大礮，紅軍在戰壕中裝着來復鎗。田野中是一片荒涼！盜匪的隊伍到處遊行，而挨餓的、裸體的、鄙野的人民躺在荒廢的土壤上等死。

吹着嘯，頓着腳，趕走這遊惰者的盲目的羣，預備自己在發着火的凶兆的山中過夜吧。

梅荷娃，肩上橫擔着一枝來復鎗，走近謝爾介。她整夜不會睡，但她的眼却燃起清晨的光。

「自從我度過那種興奮的時刻，這是何等長的時間，謝爾介！恰像我還在經歷戰爭和十月的日子。那是好的，非常好的！喂，你呢？你爲什麼這樣煩悶，謝爾介，呃？——

她的話、洋溢着高興的情調、彷彿是從遙遠的地方來的。他聽見她，又聽不見她，彷彿在好久以前

她已經這樣叫喊了。他像在睡夢中一般不清楚地回答——並非回答她。不過回答那遙遠的聲音；彷彿回答她的是另一個人，不是他。

「我頭痛。」

「你是怎末一回事？當人的血像往常那些日子在沸騰，你怎能想到你的頭？現在不能頭痛——！新經濟政策——滾它的蛋？它在哪里？並不存在！我們明天要這些人去從事強迫的勞動。你聽見了嗎，謝爾介？」

「我不知道。……」

「你是什麼意思——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在站立，在靜默地看這人羣，他手裏拿着鎗；疏遠，緘默。梅荷娃從他那裏穿過茂草走了，跑着，跌着，不過他不知道她在去什麼地方。這事情發生過沒有呢？是梅荷娃，還是別人呢？也許這祇是一個幻覺吧？

沿着凸凹不平的大道來了一串車子。車上載有許多家用用品，那上面坐着孩子們，車旁走着男女工人們。盧哈伐在茂草中邁大步走着；他那敏捷的步子使得他的頭髮像黑火燭一般舞動。

波利亞紅着臉跑近格利。

他挺起胸來擺手道：

「同志們，請歸隊！」

共產黨員們，穿過人羣，向着格利跑來。

「喂，公民們，拿你們的東西。……預備到你們的新居去。你們曾在皇宮裏住過，現在嘗一會草屋

的滋味吧。在郊外你們將受歡迎。在那裏爲你們預備下足用的臥室和客廳——你們將得到豐富的供給！你們將在彈簧的褥子上睡覺，在沙發椅上休息。開步走！」

筋疲力竭，那些人們坐在草地上或包袱上；他們依然是馴服的，盲於目，聾於耳。伊凡·阿謝尼契首先離開人羣，同非洛契珈一起從草上走過。他們慢慢地走，熱情地擁抱，彷彿他們出來散一下習慣的早步。老人在微笑，在擺動，在興高采烈地同他談話。幾個別的人隨着站起來，提着包袱和籃子隨着他們走；隨後愈來愈多了。隨後整個的人羣突然忙亂起來，爬，轉，跑。這人羣開始向各方散開，沿着大路經過草地，或返回市鎮。

盧哈伐跑近格利·疲乏不堪，抓住格利的罩衫。

「立刻帶隊到黨委員會來。從今夜起我們就要實行戰時編製。山後已經發生戰事。白軍和農軍已經在混合起來。市鎮受了威脅。繆道已經被毀。所有伐木的工人都逃走了。守衛繆道的紅軍已經有了傷亡。」

「你嘮叨的是什麼，你這個混蛋？繆道？我們的？你說的是什麼？」

「是的，我們的繆道，快點！黨委員會辦公室正在開會呢。」

緊閉着雙顎，格利按納他內心野獸的吼叫。

## 第十二章 信號火

### 一 守衛

格利的支隊駐在市鎮後面的山腳上；這里有葡萄園和四郊的商場菜圃。

在白天，當營房操練的時候，人可以聽見山後的鎗聲，像雷一般轟鳴着；在迷濛的山嶺後邊，一場戰事在進行。特別隊在準備補充紅軍的實力。在夜間，用全力守衛着市鎮。

在白天，市鎮及其空虛的街道陷入寂靜和恐怖；到夜晚，則死在黑暗裏邊了。工廠裏的電燈不再發光；寓所的窗子爲百葉窗和窗簾嚴密地遮住。

祇有在辦公室裏，在擁擠和菸氣中間，纔有顯著的活動。在街市上，平民們和墮落的職工會的會員們，在相遇的時候，彼此示意地聳起眼眉。低語和怨言雜含着塵的旋風飛揚在市鎮上，山風又把它們送到市鎮的各隙縫，送入羣山和石坑；在那里，每一樹叢和石頭下隱藏着一個看不見的敵人。

婦女部的一部分，由黛莎率領，同着野戰救護隊去戰區；另一部分，由波利亞指揮，在軍營中與共產黨員的部隊一同工作，匆忙地準備着撤退時工人家屬的轉運。

格利每天與波利亞相遇幾次；不知疲倦，她奔走於職工會，作坊，職工會委員會，黨委員會，和蘇維埃總部，在各地點、各組織裏位置着她所領導的婦女，以便維持其活動，以便受到命令時在幾分鐘內運走幾千婦女和小孩。

火車，冒着水蒸氣，停在工廠旁，碼頭上和四郊中，準備載運搭客和貨物；火車頭的響聲和遠處的鎗聲混在一起。波利亞已經四十八點鐘沒有睡。她的眼睛有一點紅。她的臉有一種潮熱的顏色。

在那一天，她得到利那的空閒，跑到營房去找格利；她那焦乾的嘴唇在微笑中張開。她並沒有注意她那綻裂的嘴唇怎樣地流血，染紅着她的牙齒。與唾液混合着。

「這才是實際工作的地方，格利。我們已經有不少時候，用心研究着關於職工會運動和新經濟政策的論題。我們在一個地方轉來轉去，每天辦我們的例行公事。我們在變成聾盲……我們在發展官僚主義。爲要變成職業的官吏，我們在戕賊我們的活力……新經濟政策——從前我聽一個水手——他是一個潛水夫——說道：「這新經濟政策是一種偉大的發明：飯館，新鮮的或裝瓶的燒酒和啤酒。我就要舉起雙手來贊成這種政策！」不，格利，不會像這樣的。第十次黨大會不會走上那條路。」

格利把鎗放下，大笑起來。

「不要像野兔一般跳躍，梅荷娃同志。我們現在將把這一夥馬賊踢出去，你的「實際工作」也就完了。黨大會就要舉行，隨後我們就要推行這奇妙的「新經濟政策」。至於你那個潛水夫，我們要把他安置在公共行政機關裏，讓他創辦各式各樣的飯館，爲我們賺許多錢。」

波利亞震驚了，顫抖了，她的雙眉帶着憤怒顫動。

「那是永遠不會有的。黨一定不會照你的意見來解決這問題。我們不能背叛革命；那將比死還要壞。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戰敗了武裝干涉，封鎖政策是一種愚蠢的冒險。我們的革命已經向全世界縱火。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都站在我們一方面。反動派是毫無力量的。新經濟政策是否反動的？是否資本主義的恢復？不，那是胡鬧的，格利同志！」

「你說的是什麼！這不過使農民參加生產，那里會是反動呢？」

「什麼？這是否說又要市場？又要資產階級？你願意把我們的工廠當做一種讓步交給資本家嗎？他們今天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上談論過。彷彿施蘭已經向士敏土托辣斯總辦事處送去一個報告。我想你一定喜歡知道——是吧？像這樣的反動會使你的靈魂愉快吧？」

在她那蒼白的臉的頰骨上露出紅色的點子；在她的額頭和嘴唇上滲出一滴一滴的汗。

格利的臉變白了；他驚慌地向波利亞俯下來。

「什麼，什麼，梅荷娃同志？讓步？你當下對我胡說的是什麼？工人們將把他們的工廠交給資產階級？放屁！我要讓那些雜種看看讓步！」

「哈哈，你算受了感動，不是嗎？是的，那就是你那可愛的新經濟政策。……你要進行它！讓步，飯館，市場。……富農們，陰謀家們，投機商人們。……我想你要告訴我一些關於工人合作社的可喜的事吧？糧食稅。……合作社。……也許那是重要的。但不是退却，格利，不是退却！無論怎樣，但不是退却！不朽的革命之英雄的偉業。那纔是我們所要的！要深入，要燃起普遍的火；不要放棄已經征取的地位，但要去把捉新的。那就對了！」

她跑開了，雙頰上的紅點子好像危險的信號——把受驚的格利留在那里，默想着她說過的話。

那一夜，格利留在鎮後的山谷裏，在他所領的支隊的前頭，把守着隣近四郊的大路。他的人們由大路上達山坡散成一條曲線。一個三同志一排的步哨隊在穿過四郊，驚擾着那些膽小的狗，循着它們的吠聲，就可以尋出步哨隊的路線。格利和謝爾介站在樹林子的邊上，伺察着山中的火把。

在黑暗中，一道火光像一隻紅鳥一般向上飛去。它像一枝火箭一般上射，把黑暗劃開。在它的光中，一利那間，可以看見一隻伸開的手，隨後一個人的肩頭。

在山谷內很遠的地方，一個同樣飛翔的火把照耀高空，隨即像一顆隕星一般穿過了黑暗。在更高的

地方，另一個火把顫動，旋轉——隨後愈來愈多。它們發光，熄滅，招手，在蜿蜒的瘴瘴中扭動。

他們兩個人身後是森林。那裏邊是看不清楚的。祇有靠大路的樹搖擺它們那茂密的外套。它們的翼一般的枝子伸展來，在它們中間是那掩藏着蛇一般枝條的濃厚的黑暗。這一夜，同昨天一樣，市鎮居民爲由羣山降臨的死亡嚇軟了：一種充滿恐怖的寂靜透過市鎮。在夜間，市鎮害怕自己的低語，躲到地底下去了。樹林中所有的也是寂靜。這寂靜是從那滿帶濕氣和土氣的深處飄浮上來的。新葉像蝴蝶一般鼓動，到處瀰漫一種遙遠的空幻的音樂，一種神話般的神祕的低語。

一切在謝爾介看來，彷彿是空幻的，變動的，無窮無盡的。這原始的黑暗在人心中心釀成對於它的潛藏祕密的恐怖。

如同一個藝術家，他習慣開着電燈過夜；現在羣山和星空彷彿像石屋、林蔭路、或方場一般接近，可辨。在白天，他的來復鎗並不覺得沉重；現在却已落地生根了。

一隻火鳥墮了下來，開始在樹叢中鼓翼；火花像扇子一般散開，熄滅。隨後黑影又濃密起來，顫動着，在有過火的地方結合着。在羣山和深谷中，遠處和近處，紅星和火鳥依然閃光。

格利把手放在謝爾介的肩上。

「一定要捉他，該死的東西！他在要求挨鎗斃呢！」

「是的，他離我們很近了。他就是那燃放英國火藥的傢伙。你知道嗎？沒有疑問，他知道我們在這里，他是不怕鎗斃的。不過我們是太晚了，殊馬羅夫同志，他已經作完他的工作了。看見吧？火已經熄了。他不必冒更多的危險了。」

格利鎮靜地點起菸斗，凝視山中飄忽的火光。

「假如他不把你我看成傻瓜和孱頭，就不會在我們眼前跳動，他還在這里耍好一會呢。你就要曉



得。」

謝爾介沿着大路望去。塵土從地上升起，在黑暗中消失。在人不再能看見道路的地方，立着一株大樹，穩穩而崢嶸，好像一個大黑團一般立着。謝爾介覺得，在它的枝柯中間，一條火柴在磨擦，但不能發光。

「到處是敵人，格利。假如他們逼近我們，那是不足驚奇的。」

樹林以外是火車站，不過那里也是靜的；夜像一頭睡着的獸一般獨自嘆息。

在大路上不遠的地方，一輛車子在發出磨擦聲和磷磷聲。

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最重要的是：在這一場擾亂中，一切熱心經營的工程都完了。鐵道已經被毀，搬運車又躺在石頭和灌木中間，正如格利帶着靈魂中的痛苦在廢物堆中蹣跚時一樣。狄則爾又靜止了，作坊也空虛了。又是懶惰和黑暗。難民的撤退，饑餓，窮困，戰時的景況。來復鎗又拿在手裏。也許又是戰壕，進軍，鎗的臭、垢、煙——不是勞動的臭和垢。

當一切東西從機器到釘子已經被毀、遭劫、生鏽的時候，當沒有燃料、沒有麵包、沒有運輸的時候，當貨車堆在火車道上的時候，當船不會停在碼頭上的時候，他有充分的力量、把所有能力組織起來、在工業前線上作戰嗎？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巴丁把他看作不能理解他所懂得的事的傻瓜，不是對了嗎？一個矜誇的人，暴躁的人，說大話的人，當敵人威脅工人政權的存在時，不能牢守他們已有的那些少的東西。那末怎能從事工廠復興的計劃呢？當人民忍受饑荒、有的人竟軟弱到不能忍受一個工作日的勞動時，人怎能在目前想到那種事呢？當共和國的經濟生活已經變成多年難好的癱瘓、全國餓得要死、逐漸流入野蠻的時候，生產有什麼用處呢？

一個火把又在發光，不過現在是更遠更高了。灌木和石頭發出紅光，彷彿在活起來，動起來。火紅

的蝙蝠在山中飛翔。在市鎮後邊，砲彈像朦朧的天空中的閃光一般在爆炸。

「我告訴過你，謝爾介！——瞧。那豬羶又在嘔吐了！」

「一點也不錯！我從前永不會見過像這樣的火光。我們好像被包圍了。」

「我們好像在一個口袋裏，他媽的！唯一的出路是跳到天空中去了。」

「在夜間這時刻，殊馬羅夫同志，我在想念將來。我們的孩子們將把我們想像作偉大的英雄，將爲我們創造傳奇。連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我們的饑餓、生產中的強迫懶惰、以至你和我今夜的防守——當他們計算的時候，將被看作一種更崇高的力量。在他們的想像中，一切都要被懷想作一個英雄偉業和鬼斧神工的時代。而我們——你同我——一個廣大羣衆中間的微塵，在他們看來，我們都是巨人了。過去的事常被概括和誇大。他們不會記起我們的錯誤，殘酷，失敗，軟弱，我們人類單純的苦難，我們的可憎的問題。他們將說：「這就是那些命定戰勝全世界的人們。」他們將憑弔我們的墳墓，彷彿我們是不朽的導師。當我想到這的時候，我覺得有一點慚愧，同時，我又爲我們所擔負的全人類的責任覺得快樂。「將來」壓迫我，殊馬羅夫；我們的不朽是一種太重的擔負。」

「好的，那并不十分重要。應當怎麼，就怎麼吧。歷史走它自己的路。我認爲重要的事，媽的，乃是我們怎樣使工作進行。我們已經裝設一條鐵道；而這些豬羶把它毀壞了。我們又要從頭作起。我們將使工廠開工，我想，然後把這夥強盜趕走。我們工作在受攪擾，這是非常可恨的事。」

「你想得太簡單了，殊馬羅夫。你的腦筋是按着一種經濟的方式用磚頭整整齊齊地堆攏起來的。我的腦子裏的細胞却像籠子裏的鳥兒。」

「那末你應當有怎樣一個腦袋呀，謝爾介！把這種動物留在你的腦筋裏，總不是好事；它們叫起來了——。你又不讓它們出來，祇是毫無結果地大吵一陣。」

夜從無限的深處展開，不祥的火繼續創傷黑暗。火焰像貓頭鷹一般不住地飛騰，遠雲中的電流使人感到一種神秘的恐怖。偉大的時刻來近了。在羣山以外，在赤紅的火把中間，在狹窄的山谷裏，有一頭他們還不曾殺掉的野獸。他從哥薩克村子裏在暗中活動。有鬍子的哥薩克成隊走來，像吃人的生番一般露着牙齒，呼嘯着，吶喊着，帶着爲鮮血染成紫色的刺刀。那些哥薩克村子會放出成千的人，像一羣蝗蟲一般撲來，用煙和血遮蓋着山野，羣山，峭壁上的細草。

羣山和樹林爲惡人所聚居。在白天，他們在叢林和山洞中隱藏，或在市鎮中行走，冒充革命的朋友。他們隨地皆是：在紅軍的隊伍裏，在蘇維埃辦公室裏，在和平的、無害的、小資產階級的住宅裏。誰能把他們指出來，說出他們的名字，把他們像毒蛇一般殺死呢？當黑夜到來的時候，他們爲夜色掩護着，爬出來從事叛變的工作。現在他們在燃放信號火，火把在放光，在田野飛翔，在招手，在搜索，在發出猛禽的陰險笑態。

從大路上聽到一輛車的金屬轉動聲。一匹倦馬的蹄聲清楚可辨，怠惰地，粗嘎地，含混地發着喋喋的聲音。

臂下夾着來復鎗，格利和謝爾介沿着消失在昏暗中的大路走。一切東西。大地和森林，都在黑暗中沉沒着；因爲沒有可以着眼的東西，謝爾介覺得一切都是虛假的，空幻的。每走一步，人的心跳得更快一點，彷彿人的腳將在這里陷落，將發見一片沼澤或黑色的懸崖，並非堅硬的道路。

他們可以清楚看見那匹馬。它的頭爲遠處的閃光和山上的火隱約地照出來。車上有一些黑影子。他們的數目很多，那輛車顯得很高，很大。

「住下！誰在那里走？」

格利站在路中間，馬前頭，鎗向前伸着。

「傷兵！」

「口令？」

「你到底是怎末一回事——口令！你不看見我們裏起的腦袋嗎？」

「那邊的情形怎樣？」

「去看一下吧：參加進去——你就知道了。耗子已經爬進它們的洞，我們在開火。……他們用榴霰彈款待我們。……那不要緊。我們在爲這些狗娘養的安排陷阱。他們像豬一般在叫，在跳。我們捉了五十來個軍官，把他們打得皮開肉綻。他們像癩蛤蟆一般在轉眼睛。今天有兩個小尼姑使伙件們開心——他們幾乎連肚腸子都笑出來了。我們要她們站在一塊石頭的邊上，用鎗瞄着準。她們中的一個尖叫道：「畜生，離離東西！」隨後——一個勛斗滾下去了！輪到另外一個：「流氓——赤脚的無賴！」——隨又滾了去了。這是一齣戲，我告訴你！」

「援軍怎樣——你們要不要！」

「要來作什麼用？我們不久就把他們消滅了。死傷呢——死的并不多。至於傷的——這是第一批。其餘的在戰壕裏。我們伙件們把他們包圍在那里，他們進了圈套。他們不能移動了，不論前進或後退。我們已經收拾了這些雜種。」

「這才是勇敢的傢伙！——前進！」

## 一一 獨臂的囚犯

羣山像火之花園一般燦爛。由鎗口發出的閃光照耀在霧氣瀰漫的海面。

謝爾介和格利，手拿來復鎗，像靜寂的影子，在樹叢中間走上山坡。火把在他們面前爆發成許多閃光，在紛雜的灌木上，跳着，散發着火星，熄滅着，隨又像火鳥一般飛昇着。

他們走過屠場。籬笆沒有了——已經被毀掉了。門上和窗上有許多裂口。也許有準備放鎗的敵人在那里呢。

「像貓一般輕快，謝爾介，不要碰灌木。握緊你的鎗。我們要活捉他。」

格利偷偷地向前走，他的身體像狗一般伸開。謝爾介滿具迷茫的快感。他在不自覺地微笑，他的眼睛凝視那火把。他的手足顫動，彷彿他在頭昏眼花地從高處飛下去。破碎的蛛網在黏他的臉。他的睫毛是濕的，在發光。溫暖激動的空氣在樹叢中浮起；這是清涼的石頭在呼吸。山榆和赤楊的春葉在向空中吐息。

夜是使人迷亂的：物體彷彿有時近，有時遠。不過那邊的那一個人，為火炬所照耀，是看得清楚的。他在曲折地往山上跑，不時轉變着，在頭上高舉着右臂；他的側形是偏向一邊的。他的軍用襯衣和帽子嵌有紅邊。他的左袖像一塊破布一般搖擺。格利和謝爾介蹲伏下來，他們彼此親切地凝視，他們彼此會意。

「一定要活捉他，殊馬羅夫，一定！你不明白嗎？」

「好的，不要鬧糟！我們要捉他。喂，偵察他——看清楚！」

血在謝爾介的顫顯中跳動。有許多獨臂的人。現在有許多他們這一流的人。他們總引起他的一種不安，在他們的空袖中，他感到一種威脅，一種打擊。他的哥哥也有一隻空袖子。他也像一個神祕的幽靈一般四處流浪。

那獨臂人停下來，留意向周圍聽。他背着他們站立，當他轉過頭來的時候，他們剎那間看出他的側

而來。在這火光照耀的距離中，謝爾介彷彿認出那稔熟的殘酷的嘴臉。

一個火把像火蛇一般跳起，然後像火箭一般射進灌木裏去。夜色變濃厚了。聽見石頭上有幾下脚步聲，灌木開始沙沙作響，彷彿由於一陣輕風。

「他媽的！他溜了！追他，謝爾介！我們一定要窮追他！」

格利衝進樹叢，用腳踢着石頭，在黑暗中消失了。圓石和垃圾在他的脚下作響，像玻璃碎片一般飛過一邊。謝爾介跟在他後頭跑，他又覺得他在像空氣一般變輕，鳥一般飛翔，在飛向天空的閃光和山中的火焰。

「站住，你這雜種，否則我要開鎗了！站住！」

格利在前邊像牛一般吼，在那地獄一般的黑暗中，謝爾介既聽不見他的脚步聲，也聽不見喊聲，也聽不見鎗聲。他在輕輕地飛，覺不出脚下的大地，聽不見耳邊的風聲，也感不到灌木刺傷他的臉和皮膚的痛楚。他在喘息，在叫喊，但他聽不見他喊的是什麼。

一匹狂暴的馬從黑暗中跑出，顛狂地馳着。他在謝爾介前面噴鼻，高高地舉起前足，跌在石頭上，發狂地踢向空中，它的尾巴飛舞着，又噴了一次鼻，消失了。那匹馬站過的地方乃是一個黑色的深淵。

謝爾介停下來，聽。在遠處，馬蹄在撞擊石頭，再也聽不見格利的喊聲。一種非常的驚慌在空氣中，在槍的閃光中震顫；霧是發燐光的。海的盡頭和天的開端是分辨不出的。市鎮像一個墳場在下面展開：偉大的暗黑的建築物像一些龐大的墳墓。謝爾介向後邊看：火把依然在山中閃光。在另一邊，羣山更高了，雉堞一般參差，峯巒上面是上騰的星。它們發光，隨又熄滅，像火蛇一般飛竄，像燭火一般閃爍，像火的飛濺一般，從山頂落到山谷內和山坡上。

在山谷的下方，人們在嘆氣，在呻吟，也許是諸神在腐屍上交鋒吧。石頭像破壺的碎片一般在辟拍

地響。在附近什麼地方是格利和那獨臂人：兩個之中必有一個勝利。有這麼多的獨臂人。爲什麼這一個，剛纔在黑暗中隱沒的這一個，格外使謝爾介難過。

謝爾介開始爬下山坡。泥土在他的脚下碎裂，變成灰塵。

在轉石中間，格利在一種東西上伏着，吼着，他把全身的氣力都使出來了。謝爾介看見他的膝蓋壓在一個橫臥着的人的胸上，他在用雙手扼住他的咽喉。

「不，你這嗥叫的豬羶，你不能跑了！你完了，你這雜種，我現在已經捉住你了！喂，謝爾介，幫我們一下忙。搜他！」

揣揣不安地用顫抖的手，謝爾介搜查那個男人的罩衫和短褲的口袋。他祇搜出一盒菸，火柴和一片麵包。但當他的手觸到那條斷臂的殘肢時，他突然爲一聲使他戰慄的叫喊穿透。

「我知道了，格利。這是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格利！我要殺他，格利！我要鎗斃他——！」

「好的，但把他的來復鎗從我的腳底下揀起來。喂，朋友，起來。起來，謝爾介，站在他旁邊，用你的鎗口對住他。或因爲他是你的哥哥，我應當由你來處分他？好不？你有什么話爲他辯護？」

在這種揶揄中謝爾介意識到一種敵意。他覺得格利的眼睛像燃燒着的煤。

「不要開玩笑，殊馬羅夫。把他帶走，否則我要就地殺死他。你沒有對我說這種話的權利。」

「好了，不要介意，不要發怒——。」

謝爾介的手和膝顫抖起來。

狄密特利起來。他想要抖去衣服上的塵土，但他的手被格利緊緊地握住。他在喘息，在咳嗽。

「又一次不平常的相見，謝爾介，」他說。「無論如何，你當不起戰事委員格利·殊馬羅夫這野東西的一個小手指頭。當你們搶劫我那有趣的父親的東西時，我們曾經在他的住宅裏會過一面。我惋惜我

的弟弟謝爾介當時不在那里；我本要用鎗打穿他的頭。我的一隻手一樣能作出奇蹟來。」

格利俯着腰，仔細地看那獨臂人的臉，但並未放鬆他的手。

「哈哈，一種出乎意外的相會，我的英雄的上校！在老人的花園裏，我大概上了一次當。那時我就應該捉住你。好啦，我們走吧，孩子們！我們要去見希比斯同志；他將歡迎這個客人！」

狄密特利想說話，但笑聲妨礙了他的話。他因用力抑制他的笑聲而喘息起來。

「我與你們同行是非常榮幸的，朋友們。尤其是同你，我那勇敢的委員。但你不可以放開我的手嗎？我不是一個孩子，也不是一位年青的太太，用不着這樣熱情的愛護。被征服的敵人與你們同行要像勝利者一樣驕傲。祇請你使我的弟弟離開我一點。我保不定他在感受最嚴重的女性的歇斯迭里的苦痛。鎮靜一點，小謝爾介，你實在太興奮了，我的朋友。」

謝爾介的牙齒在咯咯地響，他不能克服胸中那可怕的煩悶。他努力不要喊，不要在狂怒下撲在他的哥哥的身上。

狄密特利像一個真正快樂的人一般在笑。

「真的，是不，謝爾介，你和我從不會像現在這樣快活地一起走路。這些時刻應當加以愛惜——特別因為這是我們生前最後一次。不過你將用你那兇惡的樣子嚇死我了，你這可怕的人。隨便一點吧，你不能嗎？你簡直是你們黨中一個可憐的奴隸，在你們這種愚蠢的勝利中，你竟不能控制你自己。」

他們走出深谷，沿着山路前進。

「不拘如何，你們的工作一點也不好——你們這些賤東西。明天你們的腦子就要塗在轉石上。至於你，謝爾介，若把你當衆吊在我們家的大門上，我就很高興了。」

謝爾介大笑起來，並為他在那時能笑吃驚。



「哥哥，從前誰能料到我會領你到死路上去呢？不過正是這樣，你知道不？我不要看你挨鎗斃。不過你已經被捉，並且捉你時有我參加，這事實給我極大的滿足。」

狄密特利親切地笑起來，呈現着坦率的愉快。

「你要把我笑壞了，小謝爾介！你真是一個無比的丑腳。」

格利放開狄密特利的手，把鎗放在肩上。

「好嗎，上校？在這樣一個不愉快的晚上，這却是一個愉快的散步！假如那些可敬的公民們現在看見我們，他們將說：「有幾個快樂的朋友在開心呢！」」

狄密特利繼續笑下去，不過當下在他的笑聲裏有一點澀。謝爾介覺得他不能再老老實實地笑下去了，悲傷已經克服了他，想說一些人類語言所不能表現的話了。

「是的。是的，實在非常快樂！謝爾介，你不參加這所謂行刑的把戲，我一定很難過。我很喜歡這一種把戲：它將引起我們童年的記憶來。你還記得我們的兒童時代嗎？我喜歡看見你的來復鎗瞄向我的胸口。現在你不這樣作嗎？你們的土牢比那些使我在兒童時代受驚的墳場的夜還壞得多。我不願我的靈魂在那里腐化。謝爾介，伴送我一直到結局吧；那將是很美麗的——一個英雄的課題。兩兄弟陷在一種難以和解的敵對中，兩滴血在合成一滴血。這是動人的，呢？浪漫的？」

一隊帶實彈來復鎗的市鎮巡察向他們走來。

## 第十三章 緩和的步驟

### 一 在轉捩點上

經濟活動之平靜的努力的日期又來了。在各部門，在各組織，在工廠裏，又是日常的瑣碎的工作。這些日子是與未經白農軍和哥薩克騷擾以前一樣的。文件又在辦公室裏沙沙作響，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職工會委員會的、經濟委員會的會議又召集起來，在窒息的菸氣中，地板上撒滿紙菸尾，無窮無盡的討論，決議，計畫。不過在夜間，不再看見山中有移動的火把了。

星期六是鄉村產物的市集日——馬鈴薯、麵粉、蔬菜、雞蛋、家禽、和野禽——在市場上豐盛地堆積起來；空氣中滿帶強烈的馬汗和馬糞的氣味。在山谷裏，先前不論騎馬的或徒步的很難安全地通過，現在通過樹林子的路徑是平安的了，聚有許多步行的、趕着震響的馬車的、唱着緩慢的農歌的人們。

市鎮上的人們，商人，身穿軍服和皮外衣的忙人，帶文書包的，不帶文書包的，又從他們那緊閉的寓所和地下室中走到街上來。現在沒有人想到退却時的光景，鎗的轟鳴，以及大家同度的恐怖之夜了。

在多山的口岸中，海灣像天空一般藍；許多馬車和載重汽車沿着碼頭轉動。在防波堤外的泊船處，像地平線一樣遠，許多輪廓清晰的漁船的白帆閃光。在清晨的時候，土耳其的小汽船出現了——不知來自何處——在波浪上跳舞着，磨擦着三合土的碼頭，阿拉伯式的帆柱上抵着天空。閒散的人們相遇時不再憂鬱地聳起眼眉，不再在十字路口上和小徑上低語。他們現在全然用正經語氣談論新經濟政策，兌換

率，土耳其的帆船和違禁品。

在大街上，在先前用作各種經濟組織的堆棧的商店前邊，運貨馬車和運貨汽車震響。衆馬踐踏，嘶鳴。車夫們整天在包裹、箱子、口袋的重壓下叫着，罵着。在陽光中照耀着的大街，滿有春天的氣息，在新發展的期待中受着清除和修理。先前有一個時期，它有漂亮商店的窗子，香料的氣息，時髦婦女的豪華的炫遊，夜晚則浴身在燈招的光中。街道在夢想一個微笑的、豐滿的、像過去一樣的今天；一個沒有特務委員會、沒有口糧、沒有強制住居管理、沒有註冊和再註冊、沒有強制執行、也沒有強迫勞動的明天。

婦人們和少女們，裙子捲到膝上，站在窗臺和臺階上洗刷着大塊的玻璃板，那積久的塵垢合成一道淺色的小河在向人行路上流。從商店的陰暗的內部，發出微穢的氣味和地窖的濕氣。女孩子們的歌聲在空洞的商店裏震響，間或爲尖銳的笑聲和互相傳遞的命令所間斷。在敞開的門口和窗子前，人們這里那里地徘徊，成群地結合着，帶着焦急的好奇心。長時間地向商店裏張望着那濕玻璃板和女人們赤裸的小腿。四方的和長方的白色通告，寫有大而黑的楷體字，光亮地顯現在潔淨的玻璃窗上。窗後邊是黑暗的内部，發出錘子的敲打聲和鋸子的抽動聲。

合作社不日在此開張。

咖啡店不日將開張。

零售合作商店。

## 商業製造公司。

在市政廳（當下是市政中央）的平滑的灰色的牆上，現出許多大字來：

不作工的人沒有飯吃。

我們要在資本主義世界廢墟上建設共產主義廣廈。

我們已失去的祇是我們的鎖鏈將得到的却是整個世界。

市場上建築了新的畜欄和帳篷。斧子在搖擺，金色的木屑在下墜；市鎮的街道中滿有松脂和油漆的氣味。

在人民教育局外邊，從早晨一直到下午四點鐘，羣聚着蒼白的多皺的臉的學校教師。他們成羣地在人行路上站着或坐着，或沿牆壁站成長列，服從，馴順，好像瞎子一般。經過一個冬天和一個三月，他們每天都像這樣羣聚在這建築物的外邊。學校建築物被各部職員佔據了。圖書館和課室已經被劫掠，書桌也被劈作木柴了。教育局缺乏鈔票。爲什麼他們還非常謙卑地到那里去等候從秋季便不會發過的工資呢？

每當謝爾介從大學區會議來到街上時，他即刻在教師們稠密的擁擠和喧嘩中被擠得不能出氣。他看不見大街，也看不見人行路，不整潔的身體和衣服發出來的穢氣，使空氣沈濁而窒息，那許多蒼白的

險，暗淡的失望的眼睛，發着懇求和謙卑的淚聲。這人羣圍着他形成一個海棉體的不能穿過的牆，像乞丐一般哭泣着，懇求着；焦乾的牙齒顯露在死屍一般的土色的嘴唇中間，他所聽到的總是同樣的話，單個地或成羣地呻吟和低訴。

「謝爾介·伊凡諾維契！謝爾介·伊凡諾維契！親愛的謝爾介·伊凡諾維契！你從前也是教師——。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謝爾介·伊凡諾維契，怎麼辦呢！」

謝爾介從那哀求的羣衆中鑽出來，不見任何人，望着所有的人，惶惑地微笑着。在這些半死的動物面前，他爲一種模糊的罪惡感覺所苦惱。

「我任什麼也不能作，同志們！我已經請求過，我已經主張過，要求過，但我能作什麼呢？我完全知道，同志們，不過現在我不能作什麼。一旦得到機會。……我不知道——。」

他趕快地跑，但擺脫不開這一羣人，躲不過這些馴服的狗一般的眼睛和死屍一般的面頰。

他們又舉行一次星期日羣衆義務工作。成千的工人又像螞蟻一般聚在繞道周圍，響着鎚子、尖斧、和鎊子。嚴肅地倚在手杖上，克利思特工程師親自在監工。在傍晚的時候，繞道的滑車又開始像笛子一般唱起歌來；那些輪子又開始在各種方向和各種角度上旋轉它們的直輻。

森林局的工人們把經濟委員會前的街道塞滿了。週身襤褸，鬚髮蓬起，面目沾污，好像剛從工廠出來的，斧子插在帶子上，他們在推前門；眼睛外突着，他們好像在一個大會場上咆哮着，叫喊着，有一些人無言地深深地嘆氣。

經濟委員會的門上了鎖；人羣在石子路和人行路上踐踏着，被擠到牆和門上去。在前面，靠着門，先來的人們在用粗暴的發狂的聲音叫喊。

「把經濟委員會帶到這里來！森林局這些流氓們！把那些小偷、強盜、土匪都交出來！特務委員會

在幹什麼？它應當用眼看，不應當用背看！讓我們見一見共產黨員們！他們在門內作什麼？」

別的工人們坐在人行路上，或背靠着牆一行一行地站着，嚼着他們領來的麵包。他們坐在太陽光中，熱、瀝青氣味、火一般的灰塵使他們昏迷。半睡半醒着，他們懶洋洋地從睫毛底下凝視着人羣中發瘋的同志；也許他們沒有看什麼，祇是安靜地懶洋洋地談話，在人行路上吐着唾沫消遣，或一羣一羣地繞到牆角的院門上去撒尿，摩擦着臂肘和肩頭。

舒克突然跳上門廊的臺階，搖動他的雙臂，羣衆靜下來了。

「同志們，聽！」

舒克又把雙手舉到頭上來。他隨即摘下便帽，把它揚在空中，帶着一種恐嚇的牛性的神氣凝視人羣。即使站在人羣的邊緣上，也可以看見他眼中醉酒的濕潤。

「同志們，我很知道這一般游手好閒的東西。看，同志們，我已經用一條大繩子把他們都纏起來了。」

大張着嘴，舒克作了一個像在扭一個人的頸子的手勢，繼續道：

「我把他們所有人的假面揭穿了；我已經把他們制服了！他們被官僚主義所吞噬，這些游手好閒的東西們！我們勞動階級，我們知道怎樣收拾他們！你們不會見過他們，但是我見過了。他們披着弔褲帶，用手巾揩鼻子。我們有弔褲帶嗎？我們有這種用手巾和鑲假牙的最愚蠢的行爲嗎？他們已經把所有金子都用在他們的假牙上。但我把他們揭穿，同志們！」

祇有前行的人們看清舒克怎樣一下子跌下門廊的臺階，驚慌失措地倒在牆邊的人行路上。在他的地位上，出現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巴丁。他的臉是呆板的，他的眼睛沒有閃光。這不是一個人，是一個銅像。

他平靜地安詳地說起話來，彷彿他在辦公室中；不過他的聲音是清楚的，響亮的。

「同志們，在我們的市鎮裏，有兩萬有組織的無產者。你們，兩萬人中間的一小部分，像是一個鄉村賽會中一樣到這里來吵鬧；因為你們的喧嘩，你們在可恥地擾亂有秩序的革命工人的隊伍。這是不體面的，犯法的，同志們！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你們要求什麼？你們沒有職工會嗎？沒有勞動階級的機關嗎，由這機關你們可以不費時間地把現在激動你們的問題提出討論，由這機關你們可以把這些問題提前解決？」

這人羣在雜有蹣腳的吼聲中振臂，叱罵。

「把那些強盜帶到這里來！把森林局的小偷們帶到這里來！我們決不回去工作！我們要衣服——糧食！我們不是罪犯！強盜們，狗雜種們！」

巴丁舉起手來。他的態度一點沒有改變；像先前一樣，鎮靜，堅定，像黃銅一般硬。

「我並非到這里來同你們辯論，吵嘴，同志們。你們所有的要求，將由你們的代表提出來，經過你們的蘇維埃機關和職工會委員會，得到滿意的解決。保持一種安靜的有秩序的態度，回你們的原地方去吧。要記住，在共和國這些艱難的日子，每一怠惰的鐘點使經濟前綫受到不可彌補的損失，將來受責備的祇是你們。你們不能洗去你們加於我們無產階級的可恥的污點。我們無產階級已經成就太多的英雄事業，不能容忍這種恥辱。操縱這一可恥的運動的并非你們全體；祇是幾個單獨的煽動者。我曉得他們是誰，這些陰謀家們，破壞者們！方才在我以前說話的就是一個——舒克。我早已知道他了。我即刻下令逮捕他。」

巴丁剛一說完，舒克，週身無主了，蒼白了，眼睛從眼窩突出着，在巴丁面前跳上跳下，像一隻狗

一般尖銳地號叫。

「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同志們，那是一種謊話——同志們，我不能忍受這個——。」

在執行委員會主席附近的前幾排人，手和身驅在動搖，在紛擾，一種狂怒的震耳的喧聲淹沒了舒克的聲音。人羣開始前推後擁，所有臂膊高舉起來，彷彿再過一秒鐘將有一種瘋狂的暴力行爲在這牆和門前爆發了。

「打他們，軋扁他們！打那些官僚氣派的雜種！豬糞！我們的舒克！把他舉在我們的肩上！善心的老舒克！舒克！」

像先前一樣，執行委員會主席站在門廊的頂級上，穿着一身黑皮衣服，一動不動，帶着黃銅色的臉，凝視着叫囂的羣衆；他的眼睛像黑洞一般空虛。

他穩定地目不轉睛地注視，以爲幾分鐘的時間一過，羣衆便將退縮，又將變得像羊一般，屈服下來了。

但那時機並沒有來。盧哈伐突然出來排解了。他的黑髮同他那翅膊一般的雙手飛揚起來。在一聲尖銳的、鳥一般的驚叫中，帶着習慣的熱情的腔調，噴着大量的唾液，他把那種狂暴的獸性的吼聲截斷。

「同志們，一句話！安靜，聽！」

人羣動搖了，向後退了一下，沿街退出邊道。隨又一起擁向門廊來。

「盧哈伐！我們要聽這一句話，盧哈伐！同志們，盧哈伐就要撕他們的皮！嚴厲地處置他們，同志！」

盧哈伐的頭髮在飛揚，他的臉全是銳角——頰骨，鼻子，和下頷。彷彿他的眼睛在喘氣：有一時圓而且深深地冒火；隨後在睫毛下像兩個小火星一般顫動。



「你們在這里蠢動，到底爲什麼，同志們？把你們的斧子插進帶子，把你們的行囊放在肩上，開步走！衣服和靴子正在從森林裏的樹上長出來！同志們？那是一種笑話，假如你們喜歡；不過事情是這樣：我們在一點鐘內就要開會。開會地點在職工會委員會。供給品就要堆在載重汽車上。黨委員會已經指派舒克同志來分配物品。每一個人將領到一條寬褲。森林局的職員們就要受處分了。排好隊，我們就要走了。」

怨訴着，叫喊着，人羣圍着門廊湧起，手足飛舞着，盧哈伐被拋到空中去。隨後那人羣沿街走去。向船塢方面轉彎。

巴丁和盧哈伐，靠建築物的牆壁站着，在彼此互相打量。隨後巴丁說道：

「我已經把你如何魯莽地驅逐和擄取資產階級報告上級機關。對於這種蠢事一定要有限制的，親愛的同志。不得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批准，你有什麼權力去拆毀森林局？我將把這事向省蘇維埃報告，隨後你們大家就要被送到適當的地方去了。」

盧哈伐微笑了，扭歪着在睫毛後邊閃着嘲笑的光的眼睛。

「官——僚！」

他們又互相打量，隨後向不同的方向走開。

## 一一 邁着頑強的步伐

從工廠管理處的窗口，直望前邊的山坡，可以看見「共產國際」俱樂部。在白天的時候，祇有光臂赤脚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在那里，穿着短褲在操練身體。

再往遠處看，在空闊的距離中，從山脚到山頂——二千五百呎高——縹緲像絲絃一般伸張開來。上上下下，相會着，相別着，相即着，相離着，弔運車在爬行。在遠處看，它們是很小的，好像一些烏龜，在慢慢地、安閒地滑走：五分鐘上去，五分鐘下來；每十五分鐘相遇一次。它們上去時是空的，下來時滿載疊成方塊的木頭。人可以看出轉運塔的輪子在以各種方向和角度旋轉。從山頂，經過縹緲，下至山坡，載重汽車和馬車沿着那條新築的路駕駛。在那邊，在樹林裏，森林局的人員在工作，工廠的工人們在管理縹緲。

格利，作爲工人們的代表，在工廠管理處辦公室消磨整天的光陰。那裏有經濟委員會派來的專家們，他們自己並不瞭解工廠的工作。他們已經來了一年，還在研究工廠的複雜體系。他們的頭髮梳得很光滑，他們因爲洗得太多變成十分蒼白了，他們還繫着領帶。他們都像英國人一般把臉刮得很平滑，都是白面孔、黃頭髮、碧眼睛的，很難分別彼此。他們在橡木書桌上作什麼，他們爲什麼在低聲地交頭接耳地說話，那是很難說的。他們的臉是冷淡的，官派的，他們眼含着模糊的疑問來凝視格利（在經濟委員會裏他們也這樣凝視他），他們對於他的問話，一開始總答以無言的驚詫，隨後則透過紙菸的煙霧，呈着快快的倦意，低聲地說出一些不連貫的名詞。格利不瞭解他們所用的這些名詞，除了他早已曉得憎恨的那一個：

### 「工業局！」

由於格利的報告，共產黨小組決定要求工廠管理處在工人大會上作一個詳細報告。決定每一件事的實際情況都應當加以說明，其次要求工農視察的參加。格利曾經研究這種情況，直到他筋疲力竭，他不信任何耳食之言。他自動地擔任分析數字、報告、帳簿、文件、命令、詳細計畫的煩雜工作。一開始他那笨重的手很不聽話，他的舌頭也全然受了傷，他要許多次沾濕他那皮膚粗糙的手指頭來翻冊頁和文

件。一開始，他的頭發昏，他一點也不明白這一大堆數字和表格。那些漂亮的刮淨臉的專家們帶着虛偽的禮貌來回答他的問話，又帶着一種吃驚的疑問來注視他；在他們的注視後邊是一種巧藏的愚弄和侮蔑。格利對待這些十分注意修飾的專家們是客氣的；他也低聲地說話，發着使他們微笑的愚蠢問題。不過還有他在夜間想過的、煩擾他們的、窘迫他們的那些問題，他們祇回答一個名詞：

「工——業——局。……經濟——委員會。……士敏土托辣斯。……勞動與防衛委員會。……」

格利從窗口往外觀看那條繞道的工程，研究人以爲祇有專家纜樞的工廠事務，計算在新年以前可以由森林局運輸多少木頭。

半點鐘一立方沙中\*；一天內，換兩次班，二十四。一個月六百；到年底，四千八百。這并不多——不足以防止一種恐慌。繞道將必須工作一個冬季。

從山底下，另一條繞道把木頭運走。吊運車像烏龜一般從工廠爬向山脚，然後回到工廠去，彼此交互着；上去是空的，下來是滿的。在下邊，吊運車與鋼纜分開，被送上塔頂的起重機，隨又響着，降到工廠的深處，下去時載着木頭，上來時是空的。在豎井底部，鐵軌由那里穿過地道、沿着彎曲的路徑鋪設，吊運車又被鋼纜捉住，拖進黑暗的地方去；從那里它們空身爬回來，進入起重機豎井，飛向天空閃着一線亮光的地方。

格利時常到這里來，當他走過時，他常爲輪子的電旋、吊運車的響動、工人們的努力所陶醉。於是他把統計和表冊拋開，投入大隊的工作。他看出工人們的臉現在不同從前了——再沒有菜色了，祇是汗濕的，焦黑的，眼中含着緊張的神氣，赤裸的胸膛用力起伏着。好呵！勞動的復活。血液發着溫暖，它

再不會變冷了。

在夜間，他不再像從前那樣等待黛莎了，他門也不關，很早就睡了。他不知道黛莎什麼時候回家。假如他在黛莎回來時醒一會，他將看見她坐在桌門，手托着頭，嘴唇無聲地動着，在讀書。在早晨，當他去作工的時候，黛莎向他發出一種滿帶活潑快樂的微笑。

這時，在夜間——有時在白天——波利亞來找他，在黛莎背後，或隔着黛莎，用她的鬢髮來碰他。她用那樣大的懇求的眼睛一心一意地滿懷愛憐地凝視着他走來。……

## 二一 恐慌

格利必須去發見作爲經濟委員會和工廠管理處的堅固壁壘是什麼東西。這一塊大石頭時刻阻住他的路，他的問題從那里碰了回來，得不到回答。他決定到當地去研究。必要時他將不回來，一直去莫斯科，去見列寧，去最高經濟委員會，去勞動與防衛委員會——去述說一切，去揭露一切，去搗亂，去胡鬧，去喚起所有的人，祇要獲得需要的東西：犧牲一切使工廠走上真正的工作軌道。

工廠管理處所有的不過是浪費，懶惰，和怠工。在經濟委員會，則是怠工，官僚主義，和一種不能推測的看不見的內部活動。那里的人們全是認真辦事的樣子，挾着肥脹的文書包，刮淨的臉，好像共產黨員們。那一座三層樓的建築因在各門間奔走的羣衆而震動，每天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你可以看見建築物附近的邊道爲一羣一羣的非常好說話的人們所阻塞——過去常在咖啡店和證券交易所裏徘徊的人們。你祇能在經濟委員會週圍看見這人羣。在公共衛生局，在教育局，或在社會保險局，都沒有這樣的情形。不過在農業局，市政管理局，在國外貿易局，也有許多人。

在離開以前，格利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經濟委員會、黨委員會去搜集材料，說明，計劃，和決議案。巴丁交給他一封介紹信，去見他一個親密的朋友和同志，一個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地方局的人員；他也帶了一封希德基給地方管理委員會的一個委員的信。

他沿着街道向家中跑。從工廠到他的家是繞着海灣的四俄里路。當他沿途走的時候，彷彿他第一次看見那條街。這不是一個月前的那條街了。在那時，那些帶着大玻璃窗的商店都是空的，或被用作各部門的堆棧，窗子是塵灰瀾漫的，爲泥土所塗污。但現在——它們還是空的，不過人看見：

美味商店不日在此處開張。

咖啡店。每日有樂隊奏樂。

貿易公司。

同志們，加強市鎮和鄉村的聯合！

不日開張。

不作工的人沒有飯吃。

一個諷刺家把寫在市政廳牆上的末後一句的第一個「不」字刮了去，過路的人們，不習慣這幾個字

的新結合，停下來，大笑着，讀道：

## 作工的人沒有飯吃。

工人們的口糧。……打火機和走私。……貿易公司。……赤脚的襁褓的沙夫殊克。……兒童院裏挨餓的小孩們。……破壞和淪為野蠻。……一個有絃樂隊的咖啡店。……開始閃光的第一批商店的窗子。……

格利突然停下來，惶惑不安，不能提出心中紛起的這一個大問題。

是的，新經濟政策。……規則和管理。……市場。……糧食稅。……合作社。……

是的，咖啡店和絃樂隊。……但每天半磅麵包？職工會的券上許給你一份某種需要品。一碼薄紗，一個鬚刨，或女人用的吊帶？為什麼商店的窗子這樣快地在填寫？為什麼在他的靈魂中有這樣一種脅迫和驚惶？

在街的另一邊，在一間咖啡店外，他看見波利亞。她在向窗子裏張望，捨不得走開。一個穿着新外套挾着文書包的男人在她身邊匆匆地走過——現在誰不挾文書包呢？那人用肩頭碰了她一下，把她從窗邊推開。一點也沒有注意，她又回到原來的地位。

格利跨過街心，同波利亞並肩站立。不一會她就要注意他而大吃一驚了。但她連他也沒有注意；她在向窗子的深處凝視。在那里，在昏暗中浮起過去的影子。一對一對地一夥一夥地坐在小桌旁邊的影子。

咖啡店。……不日之間……各樣餡子的熱餅。……

從窗內的黑暗中透過一陣飄渺的梵琴的微音。

在後邊，在人行路上，一種鼻音滔滔不斷地談論商業情形：

『要有一種穩固的金融，祇要有一種穩固的金融。……去蘇呼姆的行程。……貨物剛從外國運來，運費先付。……小帆船。……淨利的百分率！』

格利向四週張望，看見奇爾斯基律師。同他一道的是海岸上一個過去的大釀酒家，他時常在經濟委員會裏遇見他。他也在那里遇見奇爾斯基。他們在經濟委員會裏有什麼事務呢？

滾他們的蛋！在工廠裏還保有『十月』的空氣，人的頭腦還不會從內戰中恢復過來。不過當人來到市鎮上的時候，彷彿一種希奇的變革已經發生，世界已經改變了。

格利玩笑地拉出波利亞臂下的文書包。她嚇了一跳，驚惶地注視格利。他在她的眼中看出一種壓了下去的尖叫。

『這一般浪費者們是不值得一看的，波利亞同志。不要嫉妬；假如你是，不如進去吃一頓。來，我們去婦女部。』

『告訴我，格利；你懂嗎？我在沿街走，像傻瓜一般在看窗子。我遇到了什麼？我不瞭解，格利。』

『去婦女部吧。讓那些真正的傻瓜和無賴來欣賞吧。』

他拉住她的臂，沿街帶着她走。波利亞向商店的窗子和門投了驚訝的許多瞥，她的眼睛同風前的露珠一般顫動。

『我今天不去婦女部。黛莎在那里。她是一個千裏挑一的女人，格利。她將大見進步，你就要知道。不過，當一個人連自己也不能知道的時候，怎能談論別人呢？昨天我是一樣，今天我是另一樣。』

了。」

「那是可恥的，同志，以一個婦女部的領袖陷在恐慌裏，你應當去攻打，不要叫喊，也不要亂跳。假如你覺得不爽快，不要顯露出來。只要你能支持，不一會就過去了。」

他粗暴地說話，但熱情地緊握她的手。

「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格利同志？也許你有力量在這所有紛亂裏站得住。我好像染上了瘟疫。我覺得地面在我的腳下震動。你知道，我到過前線，見過真正可怕的事。我有兩次受到死亡的威脅。我積極參加莫斯科的巷戰。不過現下我在應付先前從不會遇見過的事。彷彿一羣惡人在嘲弄我，我害羞，因為我不能保護自己。也許一定要這樣吧？也許這是不可避免的嗎？這是我們的鬥爭和犧牲不可避免的結果吧？真是這樣嗎，格利？也許你也像我一樣的瘋狂？一定坦白地告訴。也許，格利，你祇是外表上強壯，由於習慣吧？」

他們來到蘇維埃宿舍。波利亞停下來，但不能離開格利；她顯然怕孤獨，又怕在眾人中間。格利感到煩惱，什麼在激動他呢：是波利亞的話呢，還是她在吸引他呢？

把工廠當作一種讓步來放棄。格利對於這一句可怕的話愈來愈恐慌。

沒有人知道散佈這一句話的人是誰，他也不能得到任何解釋。這祇是一種暗中散佈的謠言，一到追究的時候就像煙霧一般散了。但街上所有炫目的商店窗子和投機分子，商人們的匆忙行動，把這一件事表明出來。那是另外一件事。桶子的箍已經爆裂，惡臭的髒水已經從裂口裏流出；木蟲和蟲子正從黑暗的角落和裂縫裏爬出來。人不能一下子打死這新來的惡魔，人應當有一個敏感的鼻子，然後鎮靜地去清除它。

波利亞。她在這裏，與他接近，而且在她的話中含有非常親密的友誼。她現在需要他的力量。他覺



得她受了大的困擾，但他不能溫文而小心地去取得她的信任；也許他不知道怎樣作，也許他沒有這種習慣。他相對她說一句鼓舞的話；想掩護她，像用一件大衣，使她免得受寒，並在一種軟和的低語中把他心傾倒給她。

『我不要去婦女部。到我家裏來吧，你可以坐一會。同你在一起，我就不覺得這末難過了。你可以早點離開，以後我就沒有孤獨的感覺了。你也可以說出唯一使我安心的話，幫助我用不同的眼光來觀察事物。』

她輕輕地把他推到前廊的玻璃門邊。

在去她的臥室的路上——上着雲母石的臺階，沿着狹窄的走廊，她從不會放開他的手，一遍一遍地不斷地說着：

『一定要這樣嗎？是的，一定要這樣嗎？』

她的臥室是亮的，陳設得很簡單。有一張鐵床，上面蓋着一張灰氈子，一個白枕頭。在床上，列寧的像。近窓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放了一堆書籍和文件。但格利祇感到一樣東西：臥室中滿有波利亞的氣息。假如他不知道她住在這裏，藉着這種香氣他一樣可以發覺出來。

她把文書包拋在桌上，靠桌邊的牆站立。格利也不坐下，祇是來回地走。他在左邊牆上的門旁停下來。

『誰住在這個門的後邊？』

『那是謝爾介的臥室。』

他敲那扇門。發出一種空洞的迴音。他走到波利亞附近右首牆上的門旁。

『在這裏呢？』

「我怕那一道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住在那里。我不喜歡他。他身上有一種非常沈重的什麼，我常有一種預感：那扇門就要敞開，於是……什麼事情將要發生。……我不知道是什麼：總之是可怕的。」

「他是女人們的傳人哪，我們的主席。」

「爲什麼？你怎麼知道？」

波利亞大笑起來，但她的笑聲不久就消失了。她的眼睛是沈思的；她在默想她自己的痛苦。

「他追女人們。什麼時候我一定要清算他這一筆帳。」

「你還是怎樣一個奴隸呀，格利！總之，我們最後一定也要在自己的內心革一次命。是的，在我們的內心一定要有一次殘酷的內戰。沒有比我們的習慣、感情、偏見更固執，更牢不可破的了。我知道嫉妬在你的內心沸騰。嫉妬比專制政體還要壞。這是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的榨取，祇有人食人的惡俗可以與之相比。這是我必得告訴你的，格利：具有這種氣概，你永不能接近黛莎——你就要失敗了。」

「我已經失敗了，他媽的！」

「活該！那是你應得的。應當那樣！」

「那是真的。在這種事情上。在愛情裏邊，有一種潛伏的困難。這是人應當加以瞭解的。」

波利亞張皇四顧。她把手插進她的鬢髮，頭痛一般蹙起臉來。

「是的，這是一個硬果，格利；不過定要把它咬破。我也相信這核心是很苦的，有毒的。應當是這樣。好的，假如是這樣，他媽的，那就這樣吧！當一個人的血中了毒，他的血中自有解毒劑。對於從可恨的過去恢復起來的沈悶的呆板的工作，那解毒劑是什麼呢？這就是恐怖所在的地方。同自己作戰總是比較困難的，因爲人在日常工作中命定度孤寂的生活。」

她站在格利前邊，非常單純，非常坦白，非常狼狽，非常忠實，也非常親近，彷彿他好久以前就認識她，彷彿她過去總是這樣：倉皇失措，難於駕御。他祇有去擁抱她，把她抱在懷中，她將像小孩一般偎近他，對他變得十分親密；他的撫愛能慰藉她，她又將像不久以前那樣大笑起來了。

在一陣靜默的熱情的起伏中，他把他的胸按在她的胸上，用他的頰碰她的鬢髮。起先她很害怕，閃避他的手。隨後她顫抖起來，雙臂圍住他的頸子，從眼淚中凝視他。

「格利，我的愛！假如你知道我怎樣地需要你的勇氣和力量啊！我感受到非常的抑鬱，格利。一定要瞭解我，格利，不要輕視我。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接近我，我非常地愛你。」

格利默不作聲，還在用頰偎她的頭髮。但當他已經把她抱向床上的時候——她由着他的意思去擺佈門上發出一下叩擊聲。

「梅荷娃同志，我可以進來嗎？你在裏邊嗎？」  
門響了。這是黛莎。她的紅頭巾閃光，臉上也是一樣的：從容不迫，有着勇敢的眼睛，青春的微笑，她的臉經太陽曬過，還未冷下來。

「喂，喂，那是格利嗎？你這個不安靜的傢伙，你居然闖到這裏來啦？你這個傢伙！」  
她發出快樂的大笑，但利那之間格利看見她的眼中閃出驚訝，她的臉突然蒼白起來。不過也許這祇是一種想像，因為格利自己害怕起來，不能一下子控制住自己。梅荷娃從他的身邊走開，也大笑起來：黛莎不是傻子，她的眼睛能觀察比這個更細微的事呢。

「你不妬嫉嗎，黛莎？我想從你的格利借一點力量。他是非常堅強的，彷彿沒有什麼可以難住他。」

「你爲什麼說是「我的格利」？現在，當然，他自以爲他是世界上最強壯的人！不過，你知道，有

許多事格利依然不瞭解。他固然是一個好人；不過他是多麼蠢，梅荷娃同志！啊，多麼傻呦！」

格利站在她們中間；他把手放在黛莎的肩上，隨又放在波利亞的肩上。

「媽的！即使送掉我的性命，我也要瞭解這種事。黛莎覺得這是很明白的，所以她不再感覺困難。」

黛莎大笑，走近桌邊。

「我從婦女部來，梅荷娃同志。婦女代表大會不久就要舉行。你已經忘了嗎？今天五點鐘在職工會委員會有一個會議，你一定要去那里報告。」

「是的，我記得的，黛莎。不過最好由你來報告。我今天簡直不能集攏我的思想。黛莎，請你報告吧，我要歇息到明天，把我自己抖擻一下。」

「好的，梅荷娃同志。由我來作吧。」

她用臂圍住梅荷娃，嚴肅地蹙着額凝視她。

「梅荷娃同志。……我懂得。……不要煩惱，親愛的。我們應當時刻準備：把頭放在兩肩上，雙手緊捧着我們的心。握緊你的感情，梅荷娃同志，留意你的健康。至於你，格利？我的親愛的同志，你不需要聽這些話。不過你爲什麼跑開？留在這里。你不是秘密到這里來的，你是嗎？啊，我一點也不曉得！」

黛莎的眼睛是濕潤的。波利亞在向窗外張望，像一個病人一般笑。

「該死的女人們！很難瞭解，媽的！」

格利離開那臥室，爲羞慚和昏迷漲紅了臉。

在廊子裏，他遇見希比斯。像往常一樣，希比斯既不同他招呼，也不同他握手。他活潑地、但沈重

地行走，目不轉睛地凝視他，好像凝視一個陌生人。

『啊，這是你應當知道的。聽，森林局已經墮入地獄一般的洞中。全局騷動起來，現在那地方像一個瘋人院。舒克已經證明自己是一個昏蛋。我今天不會睡。我夜間不睡；我常在早晨和飯後睡一下。我要去睡半點鐘。哦，你知道，你那個獨臂人是一個奇妙的人類標本。他們在地窖裏把他鎗斃。我同他暢談了好幾夜。資產階級知道怎樣給那青年一種高等教育，我們必須學習好多好多。爲要通曉文化，人應當知道怎樣運用它，那不是很簡單的。記在心裡吧。』

『住下，住下，希布斯同志！真聰明呵。你這樣在他們周圍走來走去，走來走去，隨後一下子把他們都收拾了。喂，在那種時候，連舒克也不再游惰和噁舌了。』

『呵，那是因爲他碰見好人。在那二十個人中間，我們一定要鎗斃足一半。有了這些把戲，我們要在國家戲院舉行公開表演：我要把這事提交革命法庭。但爲了抄沒的事我們就要受處分。蠢事——那是在黨大會時作的。就要有人受處分；你猜是誰？』

『我猜，希布斯同志，沒有一場鬥爭是打不倒巴丁的，你祇能用炸藥把他送到空中去。』

『是的，不過我們已經把導火線安置好了。不要忘記，恢復日常工作就是衝突，衝突的意思是——英雄主義改變小資產階級。我總做開門和窓睡。白天睡覺是很衛生的，很爽快的，因爲它是爲人和日光浸透的。我的最快樂的時間是在夜晚。有工夫來看我，我們要在一起度幾個愉快鐘點。在夜晚，總比在白天見得更多。』

『列寧同志夜間不睡嗎，希布斯同志？我曾聽說，他同你一樣不睡，並且喜愛燈光。』

『我不知道。我也以爲他喜愛燈光。』

『喂，這是什麼意思，希布斯同志：他們在街上布告，咖啡店不日閉張，還有絃樂隊。所有舊日的

「惡魔都要發動嗎？」

「哈，那種事使你吃驚嗎？我就要離開這里了。我必須去參加軍隊。至於你，多訓練自己，研究政治學初步。我一點也不爲這種事發愁。人應當懂得同樣不眨眼地凝視太陽和鮮血。不要怕太陽會燒人的眼睛、鮮血會毒人的靈魂。所以太陽和鮮血一定要混在一個槽裏。」

他揚起眉毛，大笑，格利又見他眼中那小孩子般的明亮，以及瞳人中那不斷移動的火點。

希比斯邁着他那活潑而沈重的步子沿着廊子走去；格利第一次覺出希比斯是非常疲倦，並在肩負一種不易忍受的重擔。

## 第十四章 悔悟者的歸來

### 一 從各各他到加諾撒

希比斯，希德基，格利，謝爾介和波利亞一同上了船。

希比斯舉起手來，凝視他們每一個人，在一種孩子般的微笑中露出牙齒來。

『預備，弟兄們！坐穩！開船，水手！』

他向水手的背上用力打了一下，那個水手有一副沾污的、帶疤痕的、像一個走了樣的水桶的臉，和一雙巨大的滿佈脈絡的手。

在遠處的泊船所裏，透過炎熱的閃光的空氣，可以看見一隻像一塊從水裏浮起的大石頭一般停着的輪船。這是第一批悔悟者的輪送。

碼頭的影子零亂地映在綠色的波浪上，也漂在蔚藍的深水中，爲油膩、煤油的雜色點子和細流所沾染。在船頭上，綠色的大浪帶着玻璃般的聲音迸裂，向兩邊散開。在船尾上，在格利後邊高過他的頭部，是一堆雪一般漲起的水。

在近碼頭的地方，兩隻浮標像銅輪子一般在轉來轉去。火星從它們的圓背上射出，痛楚地刺着人的

\* Canossa - 意大利地名。一〇七七年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認罪處。——譯者註。

眼睛。

在碼頭上——一大羣人。在他們的動作中，有一種顏色萬花鏡遊戲。那人羣的顏色被映入水中，像花瓣一般移動，在波浪裏閃光。

他們好久沒有看見輪船了。所有輪船都在白黨逃走時與他們一同他去了。

在那船的甲板上，從船頭到船尾，聚了一大羣人。從遠處望去，好像一大羣小翼的動物，好像一羣在陽光下晒翼的的鸞鷲。

謝爾介凝視那龐大的黑色的輪船，咬着小指的指甲。格利打他的手，但不能使他停止。

「從各各他到加諾撤。……這便是反革命的路程。」

希德基向謝爾介瞥了一眼，他的鼻孔是白的。

「住嘴！謝爾介！那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昏話。現在祇有改變記程碑的人們才這樣說話。」

但謝爾介繼續自言自語，也許同時說給所有的人聽：

「這一條船上有三百個人，十四個軍官。當他們不准他們入圖阿普歇港口的時候。他們說：『這一條船不能回來了。把我們載到某某地方，要我們登岸，把我們鎗斃。』那是關係重大的。他們代表很大的一部分能力，這是我們應當加以轉變和利用的。」

希德基切齒道：

「他們從我們取去多少能力？他們吞沒了我們多少血和氣力。你計算過嗎？這就够使你頭昏了？」

「好的，那又怎樣呢？受苦和流血是不能避免的。血變成痛苦，痛苦變成偉大的事業，通過大眾變



成全世界的鬥爭。」

波利亞凝視謝爾介，大笑起來。她又在滿臉春風地笑，太陽又在她的眉下閃光。

「呵，小謝爾介，你真是一個歇思迭里的傢伙！我們那些莊重的代表不知要怎樣叱責你呢，假如他們聽見你的名論！」

格利凝視那兩個浮標。這兩個游泳家，一個跟着一個，在旋轉，在沉沒。它們溫文地向上擺動，用背上的利刃切那濃厚的乳白浮沫。當它們沉入水面的時候，水在它們上邊濃厚地合攏起來，沒有波浪，也沒有水花。

在工廠中，狄則爾機器的輪子以同樣的力量在閃光，在用它們的電流填注生命。先前有好多那樣的輪子旋轉，現在祇剩了兩個了。它們的生命被輸入山谷裏去，在那里，烏龜們——兩輛弔運車——沿着鐵道、相就着、相交互着爬上爬下。在較近的地方，在山坡下，有一長列那樣彼此過往着的弔運車。但這兩個浮標的輪子，滿有活潑的動物的血，在把豐富的寶貴的太陽力帶到海底去。

碼頭已經遠了。羣山在它們的裂縫中閃出青銅色的光；它們在蒙着紫色的霧的海裏搖曳，游泳。小船在波浪中游戲，大船時起時伏，遮蔽着一半地平線，像一座摩天的建築物堆積起來。希比斯，希德基和波利亞都顯得很渺小，像一個凸鏡裏那末清晰。格利也覺得渺小，不過他的心是大的，比他自己要大。

謝爾介的眼睛不能離開輪船；他還在咬小指的指甲。

在船腹中，鐵鏈滴滴嘩嘩地響；天空中發出雷鳴一般的迴聲。

「到舷門去！」

在上邊，甲板列了一圈塵污的臉。他們用濕潤的呆直的眼睛往下注視。成千的手狂亂地飛舞起

來。一種發狂的喧嘩。高高的在帆索上邊有一道藍煙在旋轉。在下邊，在油膩的波浪中，像一架機關槍一般飛濺着震響着的，是船尾上挂着一片紅布的小汽船。蘇聯之微塵的一粒微小的、威武的、火紅的原子。

一個身穿金邊制服的英國人——沒有疑問是船主了——一動不動地靠在橋欄上，泰然自若地往下凝視那小汽船。

在遠處的碼頭上，一片麗春花盛開，波動。在船腹中，機器發出隱隱的震盪的雷聲。

## 二 沒有牙齒的狼

布爾什維克們穿着沉重的靴子辟辟拍拍地走在甲板上。在他們看來是一樣的：不拘在黨委員會的辦公室，或在英國輪船的甲板上。不過這些人們不像往日在那甲板上走動的人們。他們是屬於過去的而且被遺忘了：而這一些是不能忘記的。人永不能忘記這些可怕的地方來的可怕的人們。

一大羣人被擠在一起，發着臭氣，流着汗。從墳墓裏鑽出來的僵屍。生蠱的腸熱症。藍色的、腫脹的臉和瘋狂的眼睛。貧民窟的襤褸的怪物。在這一團灰色的群中，不能分辨誰是長官，誰是士兵。這些定了罪的人們憂鬱地、靜默地站立。

希德基，外表像一個英國人，在同那鑲金邊的英國人說話。

希比斯，穿着黃褐色的皮衣，看來像一個銅像，清楚地泰然自若地說道：

「官長們站在前列！其餘的人站在後邊！」

那人群嘈雜地移脚，在甲板上清出一片空地來。這好像一個殺人的場面。

襁褓的人們，依然保持着軍人氣概，從人群中擠出來。他們先前很講究的臉，現在因飢餓而腫脹，爲塵垢染污。無從說明他們爲何種狂熱所支配——他們是爲憂傷或快樂所沉醉呢，還是在他們的命運前陷入自殉的狂亂呢？

波利亞傲慢地微笑。當希比斯在說話時，她對格利說道：

「看，格利！這些人看來好像已經被吊死。他們習慣吻小姐太太們的手。……現在他們却像螻蛄一般。」

希比斯的聲音是平勻的，陰鬱的，像他的假面一樣。

「你們是我們的仇敵！你們恨我們！你們殺過我們成千的人，工人們和農民們。你們現在竟懷着不死而活的希望到這里來了。你們爲什麼到蘇維埃俄羅斯來呢？」

一個有灰白鬍子的老頭子走到前邊來。但也許他不是一個老頭子；也許他的臉祇是垢污的吧？

「我們不怕答覆你們。啊，不。……我們祇是一些疲乏得要死的人。一個戰敗的敵人不再是一個敵人。我們受過的苦比你們少嗎？我們祇有我們的故鄉；此外一無所有。我們不能在故鄉以外生存。我們受咒詛，不過我們的救贖便在這咒詛裏。即使我們的國家要刑罰我們，要處死我們。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服從。你們不會不給我們這種歡喜吧？」

說話時，他沒有看希比斯，不過傲驕地向着太陽揚起頭來。

希比斯從他那睫毛的網下靜默地留意地察看他們。

他們都沉默了。沉默造成一致的嘆息。每一個人都在等候緊張消失的那一刹那，那時將有一種突發的叫喊。

一面很年青的小軍官突然歇息迭里地喊道：

「我受了騙！我以前是瞎眼的！是的，我是一個殺人犯。讓我為我的生命辯護。即使我死，也讓我辯明我自己。」

一種抑制的激動的嘆息透過全群。希比斯不經意地壓下那個小軍官的呼聲。

「很好。不過你要怎樣向我們證明你的誠意呢？你要怎樣證明你所說的是真話呢？」

那個小軍官跑到希比斯面前，扯開他的外套的胸部。

「現在鎗斃我！鎗斃吧！」

希比斯平靜地揮他到後邊去。

「回到你的原地方去。假如你願意，你可以不必登岸，可以回你原來的地方去。你準知道我們不鎗斃你嗎？」

那個小軍官舉起雙手來。他的衣袖從他那瘦削的臂上幾乎落到肩上來。那死白色兩臂的盡處的紅拳頭彷彿不是屬於他的。

「你們不能殺我——你們不能！我要活……要活！」

他們抓住他的兩臂，把他帶開。他繼續地狂叫：

「要活！要活！」

波利亞蹙眉，微笑；她的眼睛喜歡得變大了，變圓了。

「這些懶東西有多麼脆弱的神經呵！他們究竟為什麼要投降我們，格利？問他們，謝爾介。他們不會瞭解我們的。」

謝爾介用力握住希比斯的肩頭。他的聲音因興奮而變啞了。

「希比斯同志，要有勇氣用別種話同他們談，用更適合我們的身分的話。戲弄人總是容易的。你應

當負起一種更困難的任務：對敵人說話要像對人類說話一樣。」

希比斯發狂地凝視他，像一個瞎子；咬緊牙關說道：

『我就要送你上岸，伊伐晉同志。怎麼一回事？』

那人羣在頓脚，在移動，冷淡地靜默地聚在他們周圍。污穢的襤褸的人們在爬上通氣管，爬上彼此的肩頭，像齒輪一般爬上船桅；他們懷着愚蠢的惶恐凝視這些人，試猜他們是否殘酷，危險，或不過諷刺地玩笑。他們都在預期一種可怕的事，以為這緊張的憂鬱會突然像膨脹的氣泡一般爆炸；一種突然的毀滅的災難會怒吼着發生，那時一切化為灰燼。不過在那時，一切至少變得簡單，清楚，他們的疑慮也就消失了。

格利在凝視這一羣發臭的人們，凝視這些濕潤的臉；他並不憐憫任何人——那是奇怪的，可笑的。狼。……是的，他們來了，這些狼……他們曾經帶着充血的眼睛蹂躪共和國的廣大地面。三個水深火熱的年頭。在敵抗他們的戰爭中，格利已經知道恨他們，因為在狂風暴雨中死亡總在籠罩他；夜曾被火所照紅，晝會被血和烟所毒害。現在他們來了，這些狼。他們的眼睛已經模糊，他們的雙顎沒有牙齒了。

格利微笑着聽希比斯說話。說得很好——但不够。應當更有力一點。他在咬牙。他感到一種大笑和咒罵的強烈願望。

一個人從長官的團體中走出來。他的樣子彷彿是用各種零碎堆成的。他有高大的頰骨。他走近希比斯身邊。幾乎用他的肩頭碰着他。

『你，連同你那咒罵和殘酷的話。你以為你已經把我們打擊得够了吧，呃？』——說到這里，他高抬起頭來。『你以為你已經把我們嚇住了吧？你們——你們祇是一些小孩子。……嬰兒不知道夢魘是什

麼。喂，這是給我們的毒藥，呃？但是——你們知道——我們好久以前就中了毒。……多到我們現在感覺不出來。你們的打擊不能傷害我們。……假你們能傷害我們，你們要比現在學得更多一點……呃？我已經說完了——！」

他陰鬱地轉過去。希布斯從他的假面下微笑。

「你說得對。不過你裝出這種勇敢的樣子來是沒有用的。你很知道我們可以怎樣傷害你。不是這樣嗎？我們不能因為瑣碎或不公平而受責備。」

那個人連頭也不回地走開了。

那一個孩子一般的青年軍官又跑過來。他已經從他的打擊下恢復過一點來了。

「我們現在祇能報復。要比你們更加殘酷地報復，我們要向每一個人報復——向整個的歐洲。向整個的世界。我將知道怎樣來表白我自己！」

希布斯半閉上他的眼睛，他的臉變得小而鋒銳。

「我們不求報復——記住這一點。我們爲人類偉大的理想——爲共產主義——鬥爭。我們把那些想要報復的人當作罪犯消滅。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磨坊，我們把渺小的碾碎；你就要知道。」

軍官們靜默了。他們的臉蒼白了。

希布斯凝視太陽，太陽在他的眼中閃出無數的光點；他的假面突然從他的臉上落下來。

「我們把門戶開放。……奉了勞動者的名字，我們饒恕你們。你們要對蘇維埃共和國貢獻你們的力量。」

人不能聽見其他的話。集攏着，洶湧着，彼此擁擠着。……一個女巫跳舞會！帶着張大的嘴和凝視的眼，他們圍住希布斯奔走。希布斯在叫喊，梅荷娃在喊，謝爾介在叫喊，格利也使盡了氣力在叫喊；

過了一會，他記不起他說過的任何一句話。一個襤褸的兵士，他的肩頭從破爛的襯衫中裸露着，伏在地上叫着，哭着。有人以快樂的窒息的聲音在驚異地賭咒。

謝爾介的手和腳都顫抖起來。他移開了點以平靜他自己。

船桅像風中的樹枝一般在擺動。無線電的天線從這一船桅伸到另一船桅，琴絃一般響着。大海和空氣彷彿充滿火一般的熱流。謝爾介相信生命是不朽的，相信鳥會用它們那閃光的爆發的飛翔使天空燦爛。

希德基在同那個鑲金邊的英國人說話。船主嘴角上的煙斗驚慌地顫抖；他那不安的綠色的眼睛凸了出來，像尖叫的貓頭鷹的眼睛。全憑了意志力的作用，他在保持一種嚴肅的高傲的神氣。突然間，他僵硬地把手舉到帽簷上，用沉重的駱駝的步子向甲板室走去，他那肥滿的屁股兩邊擺着。希德基笑着從後邊看他，一遇到謝爾介示意的眼睛，他那亞細亞式的鼻孔在大笑中擴張開來。

### 三 紅 旗

群衆吞沒了格利。祇有群衆，沒有格利。

一個穿縫襠破背心的、赤脚的、濃鬍子的哥薩克面對格利立定。他雙手扯起一塊紅布。哥薩克們和兵士們混在一起——都穿着粗織的襯衫。內中有一個戴一頂土耳其式的帽子，人很難從帽子下邊看見他的臉。

「這旗子是紅的。雖然它像一塊破布，同志，在你這看慣紅色天空的人看來。呵，夥計，不要用口常的眼睛來看，要從心中看出來。我在從我的靈魂中說話呢，同志們：這是我們的命運，我們的血——」

這旗子。我是一個哥薩克，一個熟練的鎗手，我同你們立約！我們都是哥薩克：古班和頓河兩岸的戰士。但我們大家一同走過困苦的道路。不是嗎，我的伙伴們，我所說的是實話吧，朋友們？」

一聲長嘆使人群動搖起來。

「真的，哥薩克！說得好！」

那個哥薩克把旗子摺起，隨又在格利面前展開。在陽光中，那旗子彷彿是撕爛的，揉繃的，上面顯出油污的點子。

格利拿起那一塊破布，把它緊握在掌中。

「啊，這是一件襯衣呀？是從一個被殺的人身上取下來的是吧？是因這緣故染上血的是吧？」

「當然——從他的內臟裏流出來的血。我們在帶了他的血回家呢。」

群眾中又發出一聲長嘆。那個哥薩克的眼睛濕潤了。爲什麼他的臉是這樣的紅？

「在加里波利，我們說：『一切都糟了，孩子們；我們回家吧。』我們暴動了，我們整夥的人。他是我們的首領；他，哥薩克谷巴提。他們捉住我們——。他也被捉。我們像牲口一般被趕向屠場，他們用棍子打我們。打我們所有的人，我和他們大家。……打到我們流血，至於谷巴提，他們打得他露出骨頭來。我們逃脫了，但他就要死了。『喂，』谷巴提說，『我快死了。收起我的血染成的旗子。這襯衣就是你們的旗子，你們到自由的路，到我們的弟兄們（布爾什維克們）那里去的路。這就是我們的父親哥薩克谷巴提所說的話。於是這襯衣成爲我們到死爲止的旗子。我會把它藏在我的胸中，藏在我的靈魂中，不讓一切人看見。——看呵，親愛的同志，它怎樣的飛舞和閃光，快樂到使人難過。』

那個哥薩克的話迅速地傾吐出來；他在搖臂，那一塊紅布像一隻紅鳥一般在衆人的頭上飛翔。格利摘下尖盔，像其餘的人一樣光着頭站立。



『一個奇妙的旗子，真的。一面寶貴的旗子。聽，我從前當過團部委員，但現在我是一個工人了。你們還不會忘記那些地獄一般的日子吧？看那邊高插雲端的工廠煙突。我在那里作機器匠和工人們的代表。我們已經打倒迭尼金和藍吉爾——我們自己，用我們自己的手。我們已經用我們的血擊潰了敵人。我們有什麼旗子？喂，看那個工廠。它還是冷的。我們已經把它從死亡線移開一點，不過它還沒有動。工廠還是黑暗的；誰來用他們的血使它發光呢！沒有人可以打敗我們。工廠正在開始反攻，一定！這是由我們的手和我們的血作出來的！在那邊——你們看見吧？——山上的工程。引運車。當夜晚來到的時候。你們將看見到處的電燈。無數的星斗，由我們造成的！』

『是的，是的——我們都願作工。不過在外國，工人的血是毒藥。……那緣故就在此。』  
在附近，船上的五個海員站在一起，煙斗銜在牙齒中間。他們在眨眼，像牛犢一般，彷彿他們能懂似地聽。格利在說話時凝視他們。手裏拿着尖盔，他招他們來近一點，並向他們點頭。

『哈囉，英國人！到這邊來，讓我們隨便談談。來呵！』  
水手們向他們周圍張望。他們在被監視吧？

他們走近一點，行了一個軍禮，他們的手指頭伸到帽緣上。

『喂，試一下瞭解我們，弟兄們，不靠語言，祇靠我的臉。看！我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他用尖盔指自己。』那邊的人們都是布爾什維克。』他向市鎮指點。『你們的布爾什維克在哪里？』  
水手們移開他們的煙斗。

『布爾什維克——嗚喇——！無產階級。……』

『你們聽見了嗎？各地的工人是氣味相投的。不是嗎，英國人，你們最重要的名詞是什麼？你們英國人，你們最好的，最重要的名詞，每一個人都可以了解的名詞，重要的話，重要的行動。那是你們

提出問題的方法，親愛的同志們！」

水手中有一個走近格利。他生有紅色的臉，紅色的手，紅色的髮。把煙斗從嘴裏拿開，他把手舉過頭上，堅決地熱誠地說：

「共產——國際！」

別的水手像合唱一般跟着他說：

「共產——國際！對啦！」

格利在甲板上跳起來，歡喜得發狂。

「呀，這些傢伙，他們懂得我們了，啞？你們看，互相瞭解是很容易的，一點也不難！祇是一個名詞，這一個名詞深入到他們的肺腑裏去了！」

他緊捉住那水手的手，誠懇地同他握手，大笑着。

那帶旗子的哥薩克走上前來。

「喂，我知道怎樣同他們說話，同志們。讓我給他們一點忠告吧！聽呵，英國人。……加入我們的夥——你——還有你！加入布爾什維克！把你們的長官打倒，按照我們的辦法。把長官們吊在船桅上，我們要把這隻船移交工人階級的俄國！」

水手們大笑起來，彼此交換了幾句話。

應當把我們所經歷的加給他們，使他們痛苦。使他們感受他們給過我們的痛苦。

把雙手放在他們的肩上，格利堅決地直爽地向海員們說話。

「你們英國人——傻瓜們！——同志們！你們英國人是何等毫無價值的無賴呵！看那邊那個工廠，它是多麼壯大呵！群山囚了她的力量而顫抖，而幾乎爆裂！現在呢，祇有一抹青煙了。……它差不

多死了。看見它使人難過，同志們，英國人們。煤、機器、運輸、原料、建築材料都是需要的。於是你們——你們連同你們的武裝干涉、豬羶、流氓一起來了！每當請你們幫忙的時候，你們都像女孩子一般羞怯：「我喜歡作——。我真正地想作——。但資本家們不讓我作。」至於共產國際，在那時你們連說都不敢說。我們雖然是叫化子，並且在挨餓，我們究竟有一個列寧——是的，我們有一個列寧，你們英國人！在你們國內以為列寧怎樣？」

水手們現在手舞足蹈起來，大家一起說話。鼓起他們的雙頰，在手掌上撞着他們的拳頭。

「列寧是不錯的——；列寧。……列寧。」

格利沒有笑他們；不過那流汗的擁擠的人群却用盡氣力地笑起來。

「哈哈，你們英國人！誰能稱我們是奴隸？我們向全世界大呼：共產國際！蘇維埃俄羅斯！英國的兄弟們！無產階級！」

希德基走過來，從人叢中穿過，一直走近水手們。他開始用英語對他們講話，他們即刻振作起來，嚴肅起來。

格利幾乎認不出波利亞來：她是大大地改變了，興奮了，精力洋溢，像發燒一般：她不能平靜下來，她的眼睛裝不下她的喜悅。

「不錯，同志們。我想見一見你們的水手們！領我去見他們。我知道他們曾經嚴防布爾什維克的傳染。那是沒有關係的，我們就要把握住他們。讓我們見識見識他們！問一問他們，希德基；講下去，對他們講，那是應作的事呀！」

水手們在坦然地大笑，急切地眨眼。

他們中間的一個，一個瘦長的人，用手掌按着他的圓頰。他的面部肌肉像琴絃一般震動。波利亞，

吃了一驚，聳起她的眼眉，粗暴地說道：

「蠢貨！」

那人羣突然粗聲笑起來。兩個兵士用四肢沿着甲板爬過來，發狂地叫道：

「啊，我要死了——！啊，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要死了！啊！」

波利亞挽起那個瘦長水手和希德基的臂，把他們拖向船頭去。那人羣不由己地在他們後邊湧過來。

## 四 汽船上的女郎

一個女郎站在汽船的甲板上，凝視着市鎮。從後邊看，她的樣子是很年青的。她的頭髮是黑色的，閃光的。

謝爾介彷彿記得在人羣中見過她——也許，無寧說，他沒有見過她，祇見過她的眼睛。不過藉了她的眼睛他認出她來。她的眼睛是發熱的，淚水不會乾過。隨後她不見了；她的眼睛在人羣中消失了。他會有一些時候不知不覺地在惶恐和困倦中尋求過她。

當他再在甲板的欄杆旁邊看見她的時候，他悄悄地向她走來，在她身邊站下，也向市鎮望過去。在這樣一種靜默中，有時會有兩相默契的難忘的刹那呢。

碼頭上罌粟花一般的人們正在凋零。他們禁不住風吹。風像一頭貓一般撲弄羞縮的花瓣。他們毫無痛楚地被吹散，他們一路與風同笑。碼頭在凋零，在變空。市鎮在向海蒸發它的石頭的熱。鑲在透明的綠波中的暗藍色的街道，伴同工廠的烟突向羣山聳上去。

滿含豐富生命的碧海，彷彿在吞沒蔚藍的天空和火一般的雲。淡沒的建築和羣山彷彿在流向遙遠的

深淵，像熔巖的濃流一般。羣山、市鎮、大海在蛋白色的霧中、在當天燒餘的烟中，像海市蜃樓一般在閃光，在起伏。

這靠近欄杆的少女，她能感到這一切嗎？

謝爾介覺得她能這樣，他懷疑地凝視她。從前他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女郎呢？不在任何地方。也許祇在夢中吧。

她向他投了迅速而鄭重的一瞥。她的眼中起了一個迫切的問題。是不是這樣呢？謝爾介看見她笑了。

她並不看他，好像對她自己說話一般地說道：

『是的，我曾等待這個。……像所有別的人一樣。……我來這里，會在等待。而現在。……我已經完全閱歷過了。你們多末知道怎樣虐待人！帶着快樂來虐待和壓服——同時兼有兩樣。在一擊之下。你們共產黨員是一些可怕的人。你們是從夢魘中來的吧，或我們祇會在夢中生活呢？』

謝爾介僅向她走近一步他把手伸在欄杆上。

『爲什麼一種夢魘？這是一個非常簡單非常深刻的問題。我們是行爲嚴酷的人，我們的思想和感覺是屬於所謂必然性的；歷史之不可避免不可爭辯的真理。我們祇是太質樸，太誠實了——不過如此。這就是你所以恨我們的緣故。』

女郎向他投過吃驚的眼神。

『啊，不！這是一頭可怕的野獸和偉大的創造者，兩者同體。爲什麼？你們中間有許多英雄，不過也有許多流氓和吃人的生番。』

『也許是這樣；不過我們的名字將永久不朽。人們將忘記我們是流氓，祇知道我們是創造者和英

雄。受苦和流血乃是不朽的代價。」

他們靜默了一會。女郎在凝視波浪。隨後她平靜地說：

「我已經受了太多的苦。你是知道的。我已經學會饒恕，甚至加以許可。」

「我們也饒恕。你自己已經經驗過了。我們在饒恕上與我們在戰爭中一樣地無所吝惜。」  
惶恐、恐怖、讚美在她的眼內交戰。她向謝爾介伸出手來。那一隻手是細小的，顫抖的。

「幫助我瞭解你們大家，並且愛你們。你允許我寫信給你嗎，那將於我有益呢？」  
謝爾介從她旁邊轉開，突然變得冷淡，疏遠。

「我一點也不能幫助你。祇有堅苦的工作可以幫助你。人必須委身於生命的新流。人應當與世界維持一種新關係。你就要登岸了，也許要生出一種新的生命。」

她伏在欄干上，為他的話所苦惱。

「呀，重生與死一樣可怕。」

他沒有回答她，徑自轉過身來，向人叢走去。

## 五 皇家輪船的被俘

滿呈着熱情，波利亞走在衆人前頭。在她後邊，是成群的水手們，其次是哥薩克們和兵士們，踐踏着，喧嘩着。

溫暖的水蒸氣好像蒸氣浴。窒息，昏眩。甲板熱得放光，彷彿它在任何時刻都可以起火，冒烟。一陣狂亂的喧嘩。希德基和格利被人群拋到空中去，然後落在許多伸開的臂上。當他們高飛的時候，一片

廣大的呼聲伴着下邊機器間的轟鳴飄揚起來。

『嗚喇！嗚喇！嗚喇！』

那個鑲金邊的英國人在希比斯面前唧唧咕咕地說話？他手中的煙斗在跳舞，彷彿隨時可以跌斷。希比斯，穿着熟革的衣服，一動不動地站立，透過臉上的假面凝視着他。隨後他扯下皮帽，在船主面前搖擺。不過他依然站立不動，祇有他的嘴唇在動。船主顫抖起來，像死屍一般慘淡。

布爾什維克們是不列顛皇家輪船的主人了。這一群爲虱子和飢餓所耗損的流民們，有一種可驚的力量，頃刻之間就可以俘獲他的輪船，征服他的意志和鐵的紀律。他是一個囚徒：一粒被這狂暴的旋風所翻轉的可憐的微塵。

波利亞跳到一個箱子上。她扯下她的紅頭巾，她的頭髮像黃金一般在風中閃光。她伸開翅膀一般的雙臂，她的臉是狂人的臉。

『無產者世界革命萬歲！打倒資本主義的英國！』

『嗚喇！嗚喇！』

那個孩子一般的小軍官在使盡氣力叫喊，鼓掌。

船長像在冷風中一般顫抖，在從他那熄滅的烟斗中吸氣。

希比斯搖擺他的帽子，向扶手走去。

『同志們，到舷門去。』

人羣突然靜下來，不安地消沉下來。

祇有那血污的紅旗還在頭上鼓動。

那個女郎在向謝爾介凝視，在從淚中微笑。

格利向人羣和水手們搖擺他的尖盔，波利亞也在搖擺她的紅頭巾。鐵的吼鳴充滿輪船的內部，彷彿甲板在熱得發火。



## 第十五章 泡沫

### 一 日常的事務

在那里，夏季都不曾下雨；海灣上的天空彷彿赤銅一般，防波堤外的海像一面鏡子。在鏡子裏，行駛的小船、帆船、遙遠的沙洲都在旋轉的熱流中閃光。在海岸附近，海是透明的，碧綠的，帶着藍色的影子，珠貝色的油污；水母和海草像血紅的花一般在這閃光中飄浮。微風吹過市鎮，含着硫黃和海的氣味。再也沒有地平線了，海和天空混成一個闊大的海洋。熱像水蒸氣一般騰到山上，在山谷中，多汁的植物蔥鬱地聚在一起。山坡和山嘴從紅紫色的霧中閃出鐵和硫黃的光輝，不再反映到海裏去了。整天的時光，在環繞海灣的海濱，稠密的人羣伸開四肢臥在沙灘上，或在水裏洗澡，在岸上的轉石中、沿着峭壁散步。

石頭和鐵，市鎮裏鋪石的街道，都強烈地發光。人們在這太陽底下、在這火熱的石頭中間、透不出氣，被人行路的閃光和燃燒的空氣迷住眼睛。在列樹路的陰影中，人的口是乾的，一種乾燥溫暖的風炙熱人的臉。刺槐的葉子發出彷彿它們在燃燒的氣味。街道是空虛的，玻璃一般地閃光。彷彿人們都在逃避這煉獄一般的火爐，一切活動的生命都已停頓了：剩下的祇是空虛和懶惰。到處祇能看見半裸的影子；挾着塞滿了文件的沉重的文書包；蹣跚着，帶着模糊的眼睛和汗污的臉，他們彷彿在他們自己的重量下掙扎。



同餐者；或跑向那些在用麵包屑投擲她們的騎士的蘇維埃少女們。

他的聲音中有一種間歇的變調，他像磨刀石上的刀子一般尖叫。

例如，他匆匆地跑進廚房：

「喂，你們——！誰在這里負責？把廚房監督帶來！喂，爲什麼每人的餐是這樣的少？你們在偷東西，你們這些流氓！你們要注意——我就要作給你們看！明天我要請工農視察員到這里檢查所有的東西。」

或在食堂裏飯桌邊：

「喂，同志們！彷彿你們以爲糧食委員會的存在，祇爲了你們一個錢也不用地在地板上拋麵包嗎？小心，我們就要教訓你們！喂，你們小姑娘們，注意：這不是一個咖啡館，這里沒有會情人的房間！跪下去，揀起你們調情時拋給這些混蛋的小麵包塊！喂，揀起來！總之，你們是從哪里來的？你們在哪一個機關工作？好的，我就去要求把你們免職。這種知識分子的惡作劇，同志們——這是與無產階級專政不相容的。」

每當他在那里露面的時候，食堂中便發生大聲的爭執和口角。

這四個人不在食堂裏用晚飯，這一餐要在施蘭的臥室裏用。施蘭的臥室有裝飾精美的器具，毛氈，和絨毯。有的時候他們在那里一直坐到天亮，他們在那里作什麼——沒有人知道。不過在早晨，蘇維埃宿舍的女工便在桌子底下找出空瓶子來，掃出臘腸皮和空罐子來；空氣中滿有烟頭和陳酒的氣味。

一次，幾個連續的晚間，他們見到一個亞細亞相貌的人，帶着充血的眼睛和鈎形的大鼻子，在施蘭臥室的門邊窺探。這是警謝拉茲。他從前加入過農軍，做過兩年良好的黨員；他隨後作了糧食委員會的一個僱員。赤着腳，穿着游擊戰爭時的舊軍服。他忍耐地靜默地站在門邊，他的一雙兇猛的眼睛一連幾

點鐘向着門柱凝視，一連幾點鐘靜聽裏邊微細的聲音。當門後有脚步響時，警謝拉茲便移過一邊。當房門敞開，四人中的一個出來解手時，眼光朦朧的警謝拉茲便從敞開的門口看到室內去，用他那飢餓的眼睛貪看着施蘭那舒服的小巢中的秘密。當他們出來時，祇從他身邊走過，一點也不會注意他，並沒有去猜想爲什麼一連幾晚這一個僵傻的闊肩的喬吉亞人站在那里。在蘇維埃宿舍的廊子裏總有許多人站立。並且警謝拉茲同那裏別的懶散分子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是糧食委員哈普珂，他第一個發見他在門邊聽話。警謝拉茲來不及走開——哈普珂走得像鳥一般快。於是他同警謝拉茲面對面地站立。

「哈囉，你！」

哈普珂把這個喬吉亞人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在這里作什麼，狗臉的東西？你在偵探嗎？把你的黨證給我！快點！」

警謝拉茲滿臉通紅。他的眼睛變得滾圓而且外凸，滿含着怨毒。他越發僵傻下來，露出他的牙齒。

「你這是什麼意思——」哈囉，你？」你在問誰？你們究竟在這里作什麼？你們玩的是什麼把戲？請告訴我。」

哈普珂，看樣子恰像一隻作勢的鬥鷄，抓住他的罩衫，即刻在他身上雙手動作起來。警謝拉茲爲他那闊大的褲子拖累住，打了一個突然的轉身，胸和頭碰到牆壁上去。

「昏蛋！我們不是活在沙皇的腳下了，你這個齷齪的流氓。爲了這種詭計，你這個雜種，我要把你踢出黨外去。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下，我一定不許你進行反革命的活動。決不！」

貼着牆，伸着兩臂，耳無所聞，警謝拉茲暴怒了，狼狽了，凝視着哈普珂；他在費力地呼吸，一雙充血的眼睛不住地轉動；彷彿它們要從眼眶裏跳出來、像氣球一般飛到空中去。

巴丁從室內出來了，沉重地走着，雙手在衣袋裏插着。他來到警謝拉茲身邊站下。

「什麼事？」

「不過一個狗娘養的奸細。呀，你現在不是在孟什維克的喬吉亞了！立地逮捕他，把他送到特務委員會去，你這個豬羶，你以為蘇維埃政府的存在、爲要使偵探那些不斷工作的入夜不睡的負責的蘇維埃職員們嗎？主席同志，拿過他的黨證，打他一個嘴巴。」

巴丁用他那夜一般的眼睛仔細察看警謝拉茲。

「我都知道你，警謝拉茲。哈普珂在撒謊。他喝多了燒酒，變成一個昏蛋了。」

哈普珂，驚慌了，像鳥一般尖叫，窒息了，用張開的手來打他自己的頭。

「什麼——！主席！究竟——！」

「說吧，警謝拉茲。我早就知道你要說什麼。誠實地確切地照直說吧。」

警謝拉茲的嘴唇顫抖了，他的臉因爲緊張和痛苦流滿了汗。

「是的，我去——去聽，是的！我去察看，要知道你們建設勞動階級的政策。……你們在作什麼？你們爲什麼常同無賴們在一起？你們在爲工人們作什麼？你們知道什麼？你們知道飢餓嗎？你們知道流血嗎？你們知道困苦嗎？你們不害羞嗎？啊，我的同志！」

巴丁像一個偶像一般站在警謝拉茲前面，注意而嚴肅。哈普珂在沉醉地大笑，帶着一種尖銳的嘯聲。巴丁把手放在警謝拉茲的肩頭，然後說道——他的聲音從他的全身上發出來。

「警謝拉茲同志，回家吧。明天你將接到一個去休養所的命令。你應當強壯一點。你知道，我對於我的行動絕對不守祕密，你用不着偵察你的同志們。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工作組織得很好，我們用不着你這種非分的幫助。去吧！」

他轉過身來回到施蘭的臥室裏去。哈普珂再把警謝拉茲從頭到腳嚴厲地打量了一遍，模倣着巴丁的樣子；隨後他把手放進短衣的口袋，變得更矮更圓了。

「好啦，那末！喂，老兄，我就要收拾你！媽的！」

僵僵着，狼狽了，警謝拉茲沿着廊子走開，好像病了一般蹣跚着，他的肩頭擦着牆上的灰。他在希德基的門前停下步來。他不知道是他自己把門推開的呢，還是那門早已敞開；他祇覺得有一隻手捉住他的臂，把他拖到房裏去。他在門口上停下來，看見桌上的小燈、在那模糊的的影子後邊、突然被遮起來。影子靜靜地向他走來，小燈又放光了，照出那旅舍小房間的污穢和空虛，它的牆壁上滿布微濕的點子。

「喂，進來，坐一會吧。告訴我那邊有什麼事發生啦。你三更半夜在這里究竟是幹什麼？」

希德基又拉住那個喬吉亞人的臂，把他領到桌邊。他讓他坐在一張小凳上，他自己依舊站在他面前，稍微有一點驚訝，他的鼻孔變蒼白，他的眼眉帶着一種嘲弄的微笑聳起。警謝拉茲向他投了滿含憤怒和申訴的一瞥。他嘆了一口氣，他的眼中充滿了淚。在微弱的電燈光中，他那突出的頰骨下的深陷的雙頰彷彿比平日更深了。他憤憤地把拳頭打在膝蓋上。他跳起來，從淚中凝視希德基；隨後又坐下，帶着失望和狂怒扭動。

「希德基同志，他們應當挨鎗斃。我們應當開鎗——你必須開鎗——。發生了什麼？我們將怎樣保障工人們的利益呢？我流過血——我有十處傷痕。我的血流到哪里去了？飢餓？破壞？黨在哪裡，希德基同志？他們在作什麼？他們在胡鬧，羞辱呵！啊，鎗斃我，希德基同志——我不能在這種齷齪卑鄙中間過活。我不能忍受了。」

希德基靜靜地走過警謝拉茲身邊，來回地走着。他為難起來，他的眼睛因思想而疲倦。他不斷地把手放在頭上，敏感地摩着後邊的頭髮。他走近警謝拉茲，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想不用言詞地親切地安

慰他，但不知道怎樣去作。這一種不習慣的熱情把一個羞怯的微笑帶到嘴唇上來。

「你是一個有趣的傢伙，普謝拉茲！你爲什麼小題大作？滾他們的蛋！繼續作你的工作，要知道，對於共和國，你比他們合在一起都更有價值。唾他們，假如你不能把他們打倒；或循着黨的路線去彈劾他們。」

普謝拉茲又失望地懇求地凝視希德基；他作了一個含混的姿式，把頭垂在手上。

希德基開始在房中來回走，沒有看普謝拉茲。他在思想，在咬指甲，先咬一隻手，隨後咬另一隻。

「這里有另外一件事，普謝拉茲，不是你這件事。你這件事是太多了。有一個可怕的漩渦，我們大家都在裏邊轉。我們就要受一種可怕的試驗，比內戰、破壞、飢荒、封鎖還要可怕呢。我們是在一個隱藏的敵人前面，這敵人並不向我們開鎗，祇在我們面前散布資本主義所有的魔力和誘惑。我們統制了全部經濟體系。那是實在的。不過小商人正從他的洞裏爬出來。他在開始漁利，並變出各種樣式來。舉例來說吧，隱身在革命名詞的堅壘後邊，用布爾什維克所有勇敢的说法，他在設法鑽進我們的隊伍。市場，咖啡店，商店的窗子，精美的物品，家庭的安適，還有燒酒。在戰爭空氣後，人們開始擺脫拘束。這才是我們應當害怕的事。這里有恐慌，疲憊，反抗……這不是從疲乏來的——不：這是一種健康的、革命的抗議，來自發展過度的階級本能，來自戰爭時期的浪漫主義。我們所有的是陳舊的鬥爭方法——不過實際上這些陳舊方法再也沒有用處了。敵人是卑劣的，狡猾的，難於把捉的。我們應當發明一種新戰術。僅祇用了憤怒和反抗是不能制勝的；那祇能說是反動和歇思迭里。在這事件中，我們必須積極改變我們自己，堅強我們自己，把布爾什維克在我們的內心鞏固起來，以進行這一種長期的延續的攻戰。那種混亂的前線上的浪漫已經完結了。我們現在不再需要浪漫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安詳的、冷靜的、足智多謀的行政人員，和具有強固牙齒的，老牛的肌肉的、健全神經的、精明的勞動者。我們應當自始

至終作一個布爾什維克，警謝拉茲。平靜一點吧，同志，我們一同想一想這各種的問題吧，那是要費許多思想的。……」

警謝拉茲用呆板的眼睛和緊張的注意凝視他；在他的硬髮下，他那狹窄的前額湧起許多深的濕的皺紋，他在用心思索並吸收希德基的話。

但他在失望中一面扯他那冒濕氣的頭髮，一面搖頭。

「一點也不懂。……你說的是什麼夢話？我是一個簡單的靈魂，我的話是簡單的。告訴我，你爲什麼使我發狂？這是哪一種的回答？我受過苦嗎？是的！我是一個戰鬥的農軍隊長嗎？是的！我同白衛隊打過仗嗎？是的！我有工人的思想和熱血嗎？是的！但目前我的階級在哪里啦？狗們在吃它——。你要說：「不」，你不嗎？人們已經犯了何等的罪惡？……你懂嗎？沒有別的了——。完了。」

他站起來，匆匆地走出去，希德基可以聽見他喉間的嗚咽。

希德基聽了一會那個喬吉亞人的退出的脚步，隨又開始在房中往來不停地蹣跚，咬着指甲，先咬一隻手，然後咬另一隻。

他不能安心剛纔發生過的事。從一切外表上看來，這一類的事在今晚以前已經在進行。在過去，黨中央委員會地方局的人員時常突然降臨，出其不意地襲來，以證實紀律的執行；在過去，通過黨委員會，也常有嚴刻的批評。這是自然的，也是必需的。同先前一樣，負責人員對於地方局派來的冷淡的、事務的同志們保持緊張的緘默和小心的戒備。開會的儀式總以同樣無精打彩的態度開始。

「親愛的同志們。……」

但在不久以前，在一個事務會議的照例的形式下，最近發生過的事是十分出人意外的，痛苦的。與抄沒相關連的事……那是很少提到的。……在每一次有地方局派來的白臉的和知識份子出席的會



議中，在他、盧哈伐和巴丁中間都有過爭論。那位白臉的同志對於黨委員會的工作總加以嚴刻的批評……他談到監察委員會。……提出調某某鬥爭者去作下級工作的暗示。

這是人與人中間的糾紛和爭吵呢，還是兩種不同的勢力中間的一種鬥爭呢？從地方局派來的同志，像其餘的人一樣，都把這當作一種爭吵。這是太簡單了。每一個人都在坐視這鬥爭的結果。傳說和謠言散佈開來。他們在形成敵對的營壘。

人既知道自己是合理的，要他放棄這種鬥爭，忍受挫敗——那是太困難了。那是連想都不能想到的，因為那樣就算完了。人一旦失敗，就要被毀滅。這是一場決鬥：恒久的，堅持的，專心的，應當使用一切武器，應當利用敵人的一切錯誤和弱點。巴丁巧妙地爭鬥。他十分知道怎樣利用官僚主義的機關、他的行政經驗和他自己的本能。應當從另一方面來攻擊他。人當求助於廣大的群眾時，他不常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群眾好像一枝具有兩端的手杖：人可以作他們的領袖，也可以作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奴隸、他們的煽惑者。希德基與大眾接近，巴丁則站在他們上面，沒有聯絡。不過地方局派來的同志常用巴丁作希德基的榜樣。希德基永不會忘記他的話：

『你還是一個比較年青的黨員。你還沒有必需的堅強的自制力，對於一定的時機還沒有適當的理解；你不把你的工作加以通盤計畫，所以你陷入非常的錯誤。巴丁同志曾經在黨務工作上和蘇維埃工作上受過很多訓練，你可以從他學很多。你們兩個爲什麼不把你們的行動連系起來、對於客觀情勢共同達到正確的分析、因而使事務的發展採取不同路線和形式？我告訴你這個，因爲中央委員局以爲你究竟是一個聰明的工人，也瞭解你對於黨的忠誠。』

『究竟』！……這一個白臉的知識分子未免太負責任了：用了黨的名義來作他的導師。所有這些過往的廳實際上并不像在各省那樣可怕，那樣重要。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再也沒有浪漫。浪漫主義已經死了。它是屬於過去的了。革命行動的勝利的英雄主義已經成爲歷史的陳迹，轟轟烈烈的讚美詩再也不會聽到了。再也沒有英雄事業——祇有行動。人必須吸收新的力量，在每日的鬥爭中，知道怎樣把極細微的事實作成可靠的合手的武器。

希德基知道施蘭臥室中的情形。他知道爲什麼這臥室陳設得這樣舒服。他知道施蘭不會注意森林局的監守自盜。希德基知道這一切，不過他沒有撞起警鐘，因爲不要擾亂黨的工作。他在等候一個適宜的機會、進行敏捷的準確的一擊。再也沒有浪漫——那是屬於昨天的。今天，冷靜的估量。

爲什麼今天不把施蘭臥室內隱藏的垢污暴露呢？爲什麼不宣布衛生局內他們索取臘腸、火腿、醃肉、燒酒的手寫的條子呢？

他走到廊子裏去，咬着指甲，走入夜的黑暗中，走到一個地方，那里牆上的淡白影子告訴地，這是希比斯的安靜的臥室的敞開的門。

## 一一 一種困難的轉變

在經濟會議的過程中，格利得把工廠局部復工之必要的報告列入。

堆棧是空了，報告上說。現有的材料足夠製造十萬個桶子。可以立即開動士敏土機，在火爐之一煉士敏土。在石坑，堆有成千立方呎的石灰。祇需要再恢復一條鐵道來運輸它：第一條鐵道將繼續從事木材的輸送。

格利親自把報告提出，附有克利思特工程師的專家資格的贊助。施蘭冷淡地遲鈍地反對這計畫；他又談到「一種穩健的生產計畫」，談到「通盤連系的組織」，談到工業局和士敏土托辣斯。巴丁，穿着

黑皮衣服，照往常的樣子坐着，靠在桌子上；他默不作聲；從雙眉底下望着格利，施蘭，克格利思特工程師。人不能推測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他傾向格利一邊呢，還是施蘭一邊呢。希德基和盧哈伐簡單地果斷地表示贊成接受這報告，並提出一個表決案：『即刻從事恢復生產的準備。』

巴丁在椅子裏向後靠去，第一次用友誼的態度向格利微笑。

『沒有別的提議。因為沒有人反對盧哈伐同志的提案，用不着表決了。』

施蘭不自然地踞促起來，如同一個蠟人，像一個腹語專家一般突然叫道：

『我絕對地澈底地反對。』

『決議案已經接受了，施蘭同志並不會從原則的觀點上加以反對。』

『是的，我會！』

巴丁不睬施蘭，他的眼睛祇對格利微笑。

『施蘭同志沒有反對。在新經濟政策的情形下，我們共和國生產力復興的必要是很顯明的。進行工廠工作是一個急迫的問題。我們在進入一個奮鬥的經濟改造的局面。即使就現在勞動生產力的低水準來說，工廠也可以應付各大市鎮和工業區的建築需要。當下祇需要詳細的考察和處理。問題是決定了。不過我們的希比斯同志有話要說。』

用他那半閉的眼睛，希比斯在從桌後的黑暗角落中凝視施蘭；他彷彿是昏睡的，無聊的。

『是的，我也說施蘭不會反對，施蘭不能反對，即使表面上像他反對——不要相信你們的耳朵。施蘭不再存在；施蘭是一個時代錯誤。』

希比斯又恢復了他的無聊和盲目的疲乏。

格利看出施蘭那柔和的臉怎樣痠癢地顫動，變得十分衰老；他的眼睛突然充滿黑暗和恐怖。

糧食委員哈普瓦，片主人一那留巖嶇的匪歸衫勞他伊至罷，片手打着身子。

『對的……！小心，你們這些人！現在他們要把你們最後的褲子拿走。在下一個月我們將進行市鎮和鄉村的聯合。實行糧食稅，我們要說！這不是你們的一九一八年！這是市鎮與鄉村的聯合！啊，媽的！』

沒有人聽他的話；他們習慣不聽他那爲了大家的利益說得很正經的笑話。不過他却是唯一聽他們的人或想他們的人。

盧哈伐敏感地走到桌邊，提出下面的議案：

『我們派殊馬羅夫同志去工業局，以便尅期履行經濟委員會的決議案，並獲取工廠所需要的更多的供給。』

他又敏感地迅速地走回他那靠牆的坐位。他坐下去，雙腳伸入椅子底下，雙手托住下頷。

格利走近克利思特工程師，挽住他的臂，大笑起來。

『喂，我要去了，像二乘二等於四一樣正確。呃！我要在工業局揭穿黑幕！你說什麼，技術家同志？你們知道，同志们，這人不祇是一位技術家，乃是純金——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一位著名的專家。真材實貨！』

第二天格利動身去工業局，約定一星期回來。在工廠裏，工程在進行：他們在修理建築物，鐵路，各部門的汽機和機械。從早晨到下午四點鐘，沒有停止過，在山和工廠中間的炎熱空氣，與塵土和樹葉一同顫動的空氣，與金屬的鏗鏘聲，吊運車的轉動聲相應答——發電所對於這一切發出一種單調的轟轟的伴奏。

運木頭的那一條繞道繼續活動；吊運車轉轉地響。鋼纜營營地叫。吊運車沿着碼頭震響，杜鵑在

啼，木頭在雷鳴一般地落進空四輪車。

在藍色的閃光的海灣中，寂寞的船在無限的憂愁的期待中漂蕩。

黛莎時時離開婦女部，赴會，出外辦公。每一個星期利沙維達把婦女們召集在俱樂部的會堂裏；直到半夜；透過敞開的窗子，發出擾動大山、樹林、山谷的寂靜的狂喧。

當他們在黑暗中動身回家的時候，她們繼續她們的叫喊；她們的尖叫使人記起她們從前關於母雞、雞蛋、和其他家務的爭吵。不過，留心地聽，你就覺出，她們雖然這樣叫喊，她們却并非在爭吵；這祇是她們在俱樂部的討論的興奮，她們把這興奮帶到街上來了，帶進夜的寂靜中來了。

「利沙維達是錯了。我告訴你，她是不對的！」

「不要胡說，馬拉希加。她是對的！我們女人都是一些傻瓜！」

「好的，假如你是的話，我可不要作其中的一個。我就要去剪髮——。我的同志們，髮辮是弔死女人們的套索。這東西是男人捉住不放的——女人的一種不幸——！」

「完全不是那樣！媽的，我可不肯由一個荒唐女人領導。我不肯把神像除下來，我要去禮拜堂，我不去理那女人。利沙維達的家是一張奇怪的床，共產黨的幫是她的禮拜堂。」

「是的，看女孩子們和男孩子們要變成什麼樣子了。共產青年團\*呵！他們往常懼怕罪惡，尊敬別人，但現在——共產青年團呵！」

「你們纔是傻瓜呢，你們外人。你們的男人們還沒有把你們打够嗎？」

「你自己是傻瓜！你就要變成一個更傻的傻瓜，假如你離開你的孩子，丈夫，和家庭！」

「是的，因為他們不肯盡力照顧工人們。他們開設各種商店和咖啡館，使女人們墮落。挨餓吧，假如你喜歡。……」

每一個星期都像這樣；或由利沙維達和杜瑪沙主持開會，或由黛莎在那里幫助她們。

藉了共產黨小組和俱樂部的幫助，她們曾經組織了兩個「清算文盲」的團體；當她們開始上課的時候，坐在書桌旁的祇有女人們。黛莎那一晚間的演說一直打入女人們的心坎：

「你們應當瞭解，女人們，你們今天晚上來得這樣齊，已經勝過男人了，已經證明了你們的無產階級的意識。……」

女人們一面叫喊，一面拍手；她們那種新鮮的愉快類似快活的鳥。

每天一早一晚，黛莎去兒童院，去克魯普斯加亞院，去吻努爾珈；她看見努爾珈像蠟燭一般一天一天地削瘦下去。這孩子已經變成一身骨頭，她的面皮是黃色的，皺得像一個老婦人的面皮。努爾珈用她那黑的、憂鬱的、深陷的眼睛凝視她的母親。黛莎覺得這雙眼睛曾經見過一種偉大而不可解說的什麼，因此她覺得太陽和天空變得微小，遙遠。這些日子，努爾珈是非常沉默的，悲慘的；當黛莎離開她的時候，也彷彿是很不關心的。

那一年，黛莎第一次感到非常痛苦，不過她把它深藏在內心。彷彿沒有人察覺她這內在的痛苦，祇有梅荷娃同志有一次從她的桌邊瞥了她一眼，隨即，突然地，在驚訝中，細心地加緊她的凝視，惶恐不安起來。

「你是怎麼一回事，黛莎？我相信你有什麼為難的事。」

「啊，我有嗎？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樣一種幻覺，梅荷娃同志？」

波利亞靜默了一會兒，用她那疲倦的眼睛留意地觀察黛莎。在她的眼中，有一點什麼使黛莎憶起努爾珈的憂鬱的注視。

「黛莎，我不知道你會撒謊或騙人。」

「好的，對了：我有一點困難，梅荷娃同志。你爲什麼要知道這困難是什麼呢？這於任何人都沒有關係。」

「是的，正是這樣，黛莎！我們是堅強地組織起來的，堅強地結合在一起的。不過在我們的私生活裏，我們彼此是可怕的疏遠；沒有人留心別個怎樣生活，怎樣休息。是的，正是這樣——可怕處正在此。順便說一句，每當人們談到這個，你彷彿總是不喜歡的。」

她們兩個都沉默起來，疏遠起來，隔絕起來。

努爾珈像一枝燃燒着的蠟燭在消融。努爾珈，唯一的，唯一的努爾珈。沒有人能說出她爲什麼在消失。醫生有什麼用處，他不能給你一句簡單的明白的話，也沒有治好消耗這孩子的病的能力。總之，這小孩不大需要成年人的幫助。是的，這是真的：醫生們在這種事上沒有什麼幫助。努爾珈爲什麼像晨星一般在消失，黛莎比世間所有醫生都知道得多。一個孩子所需要的不僅是母親的乳；也需要母親的熱情和愛撫來營養。假如母親不在孩子的頭上呼吸，假如她不用她的血來溫暖它，不用愛心和陪伴來圍繞它的睡眠，它便憔悴，死亡。一個小孩像春天蘋果樹的蓓蕾；努爾珈是一個從枝上摘下、拋在大路上的蓓蕾。

錯誤祇在她黛莎身上，她永遠不能推諉。這並非她自己的意志的錯誤，這錯誤是從外界什麼地方來的，從生活中來的，從她不能給一個恰當名字的、形成她自己的那一種力量中來的。這些名詞——革命，鬥爭，工作，黨——像空桶子一般發出迴響。不過這些名詞的主要內容乃是一種不可衡量的、不可

避免的、存在她內心的東西；不過如此：好了，沒有死亡，她自己也不過是一粒看不見的微塵。

但努爾珈在凋謝，努爾珈像一個火花一般在熄滅。現在還有努爾珈——隨後將沒有努爾珈了。在往日，她在她的懷抱中快活地踢動，緊偎住她的胸：隨後她開始爬行，學着走路，學着說第一句話。隨後她會跑了，會遊戲了。她發長。即使死亡在黛莎面前獐笑的時候，黛莎也不能忘記她的孩子。隨後努爾珈不見了，連同過去一切在她的血中溶解了；當黛莎走向死亡的套索時，並沒有想着努爾珈，祇在最後的一剎那，她像一個遙遠的幽靈一般出現。

現在她看見那具有老婦人的臉和含有死亡的憂鬱的、深陷的眼睛的、活着的努爾珈了；像許久以前一樣，她又覺得沒有勇氣跨過她的身體。她知道：努爾珈是她的生活的犧牲；這一種犧牲在她是忍受不住的。

這就是一天早晨黛莎同努爾珈的談話。

「努爾珈，你覺得不舒服吧，小女兒——是嗎？」

努爾珈搖頭。「不！」

「你要什麼？告訴我！」

「我什麼都不要。」

「也許你想見爹爹吧？」

「我想吃一點葡萄，媽媽！」

「還太早呢，我的小鴿子，葡萄還未熟呢。」

「我要同你住在一起，那樣你就永遠離不開了——永遠接近我。……還要一點葡萄……接近你，還有葡萄。……」



她坐在黛莎的膝上，她的體溫融入黛莎的體溫。

當黛莎把她放在床上的時候，她躺着用深陷的眼睛望了黛莎一些時候；她在退縮。隨後，反應着黛莎那靜默的含淚的樣子，她說道：

「親愛的媽媽！媽媽！」

「什麼，我的寶貝？」

「沒有什麼，媽媽。媽媽，親愛的。……」

黛莎離開兒童院。她不照常走下去婦女部的大路，她走入一個樹叢，倒在草上。在這里，在這寂寞的、沒有人看見的角落，滿有土壤和植物的氣味，太陽從樹葉中透過微弱的光點，她哭着躺了許久，用手指攪着污泥。

一夜，當格利不在家的時候，巴丁坐着一輛汽車開到她的佳處。在聽見窗外的車聲，便從房裏走出來。在黑暗的廊子裏，他們胸對胸地碰在一起。巴丁立即想在那里擁抱她，但她堅決地把他推開。

「巴丁同志，那樣的事永不會再有了。」

巴丁垂下雙臂，變得遲鈍，呆板。

「黛莎——我想同你單獨地在一起。……我希望你可以略微溫和地接待我。」

「巴丁同志，立刻走開，請，不要在這里多說廢話。」

他走了。她走進去，緊緊地關上門，下了門。

## 三 夢 魅

在早晨，當波利亞去婦女部的時候，當她在四點鐘後回家的時候，她像被風吹起一般沿着街道跑。邁着大步，她匆匆地走過人行路、鋪石街、碼頭，既不四處張望，也不看清楚面前的人們。

在她旁邊行走的人們，相遇的，相隨從的，相經過的，都像凋殘的影子一般反映在她的眼中。但她看不見臉；她祇看見腳：穿靴子的腳，赤裸的腳，或裹破布腳的腳；褲子，裙子，婦女們垂到踝骨上的短襪。祇是一些不知疲倦地前後移動的蒙着塵土腳的腳。她並不向四週張望；她祇看見腳，她自己的和陌生人的。她不能抬起頭來鎮靜地穩定地凝視商店的窗子或敞開的門內或外表與先前大不相同的人們。她並沒有看，不過，無論如何，她知道婦女們與不久以前的、春天的她們不同：她們的衣服是比較漂亮了，花邊的帽子，透明的薄紗，時髦的法國式的鞋跟。男人們也已經改變了：硬袖，領帶，漆皮靴子，此外更有一種香料氣味；像鳥一般響亮而愉快的聲音。在敞開的門內，在咖啡館裏，在沈滯的談話聲中，可以看見幽靈們在藍色的菸氣中擠出擠進；在碰運氣賭博中，瓷器在叮噠，骰子在嘩啦，從充滿菸氣的房中的深處，發出絃樂的調子來。

這一切都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爲什麼來得這樣迅速，這樣大膽和豐富呢？爲什麼這一切都經過她波利亞，用煩惱和憂鬱壓迫她並填塞她的思想呢？

彷彿她誤走入一個生疏的地方，她在那里迷了路；又彷彿失掉一種寶貴的難得的東西，她沒有它就不能生存的東西。她也覺得羞慚，丟臉，和一種不可言說的憂慮。她恐怕有一個工人，或爲飢餓所吞噬、帶着發光的眼睛的檻穉的動物中的一個，突然行近她，向她問道：

「喂？這就是你們已經得到的結果嗎？那末，這就是你們所要求的啦？打倒他們，這些流氓和偽君子！」

這一種經常的恐怖使她的心中充滿了幻覺。

一天，在八月的開頭，在碼頭上，在列車上，在碼頭的煤灰中，她看見一大群襤褸的、多毛的、外貌粗野的人們。他們一堆地或臥或坐，或互相擁擠着移動。男人們，女人們，小孩子們。嬰兒們哭叫。噎氣，啜泣。有人在沉悶地嘆氣。女人們在從彼此的頭髮中捉虱子。男人們在從他們的襯衫和褲縫裏搜索臭蟲。他們所有人的臉都是腫脹的。

匆忙的驚奇的行人們停下來，用鼻子吸氣，驚訝起來。

「這是什麼，挨餓，災荒，」

從這一污穢的、惡臭的、襤褸的人群中，粗嘎的聲音叫道：

「餓呦！上帝把我們帶到這里來受罰。……也許我們會好起來。……我們從伏爾加來——從饑荒的鄉土來。……挨餓呦！」

在痛苦和恐怖中，波利亞向黨委員會走去，不斷地爲這雜在嘆氣和惡臭的身體與嬰兒的悲啼中間的嘎聲所追逐。

「餓！餓！」

此後，每一天，都可以看見這些挨餓的農民，闔家的或單身的，有着羊一般的臉、粗糙的衣服和鞞皮的鞋子，拖着或抱着小孩子，用他們那軟弱的口吃的聲音沿街呻吟着：

「救救挨餓的人哪……弟兄們！救救我們哪！餓呦！」

在夜間，波利亞爲夢魘所擾，一連幾點鐘不能睡。在這些時候，她清楚地、煩悶地、痛苦地聽見白

天也聽到的聲音：絃樂隊演奏着，遙遠，淒慘；骰子嘩啦啦着；在臨街的窓下，沉悶的聲音訴着，叫着：『救命呵。……弟兄們。……餓呦。……』

她從床上跳起來，赤着腳，帶着跳動的心，跑向窓口，向外邊的夜色中張望。寂靜，黑暗，荒涼。她靜聽，然後又回到她那溫暖的床上去。她睡了。隨後又爲一些生疏的紛擾的震動所驚醒。又是遙遠的提琴，骰子的辟拍，笑聲——以及傷心的哀求和嬰兒的啼哭。

在那些酷熱的失眠的夜間，有一夜就發生了她久以爲不可避免的事。

在走廊的什麼地方，一扇門敞開了，透出一陣嘈雜聲和嬉笑聲。那些聲音在廊子裏發出迴聲，混着不清楚的叫喊。

那門又突然敞開，喧聲轟起；隨後聲音和脚步沒入夜的寂靜中。在遠處，一個冷冷的帶鬼氣的提琴在夜中輕奏。她懂得了：這不過是她窓外的電線的懷愁的震動。

『弟兄們。……憐恤呦。……救命呵。……餓呦！……』  
她不能睡。

勞動大眾的歌聲。旋流激湍一般經過的大衆，紅臉，紅旗，刀光如雨的紅衛隊。……莫斯科紅場上的列寧同志。……從遠處，可以看見他的牙齒閃光，下頷外突，雙臂揮舞——在號召人民——手指分離着；在便帽下邊便是他的臉。彷彿他在大笑。除了他那招展的手。牙齒的白光。有紋的雙頰，記憶中再沒有什麼存留了。多麼久遠呵！好像一個夢，好像童年的模糊的印象。東北風在沿街掃蕩塵土。……塵和灰。……爲什麼先前這里沒有塵土，爲什麼現在灼熱的晝和夜都爲灰所充塞？

在謝爾介的臥室中，也是靜悄悄的，不爲紙張的聲音所擾動。不時有在思索中間蹶的足音。善良的謝爾介；他也不會睡。他用讀過的頁數來計算他的失眠。

有人輕輕地敲門——她不知道是誰。

「誰？」

巴丁的聲音；由聲音中聽出他彷彿在微笑。

「波利亞，小波利亞，你睡了嗎？穿好衣服，出來一會兒——我們有一項工作要作。」

「我不能，巴丁。等到明天吧。」

「不可以，波利亞。起身，出來。」

他的聲音變得非常固執。門響動，門敞開了。從空洞的廊子裏射進一線黯淡的光。這是什麼意思？那一夜她怎會忘記鎖門呢？隨後她看見巴丁。他的樣子不同平常：他一半是白的，一半是黑的。

「喂，像這樣是比較好的。你是有一點困難的。」

他關上門，上了鎖。牆壁又消失在無限的黑暗中。在這一種沈沈的不能忍受的黑暗中，他向她走來——不可逃避，不能擺脫。

她在恐怖中伸開雙手，氣息慄慄的，莫名其妙地低聲說道：

「你要什麼，巴丁？你要什麼？」

她連放下手的時間都沒有。挾着他那可怕的重量的，他倒在床上把她壓在枕頭上。

「一定要安靜，小波利亞……一定要安靜，安靜……」

在這流汗的肉體的不能忍受的重量下，在這使人頭昏的燒酒氣味中，她被窒息了。她不會抵抗，在黑暗中間被壓倒；她不能抵抗：既然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改變的，她怎能抵抗呢？

她不知道巴丁是什麼時候走的。黑暗的深淵彷彿在旋轉，在嘆息，充滿了火花。在遙遠的什麼地方，一大羣人雷一般怒吼，轟鳴。是的，這是東北風。這既不是雨，也不是雷；這是東北風。現在天空

是乾燥的，明朗的，綴有一叢一叢顏色燦爛的星。

巴丁究竟來過沒有呢？也許這是常有的夢魘吧！每一個人都知道，夢魘彷彿與生活一樣真實。它們所以如此可怕並驚擾靈魂，不就是這緣故嗎？巴丁到底來過——或沒有呢？

她一動不動地躺在牀上，全身赤裸，疲憊。她的襯衫像一束濕布一般被推到乳房以上去，發出汗和另一種她從未領略過的使人惡心的氣味。有許久她不能感到她自己的身體。彷彿她祇有一個沒有身體的頭，到處是空虛和無限；黑暗的深淵。祇有她的頭生存，在這不能忍受的黑暗中游泳着。在外邊的黑暗中是這轟鳴的雷和狂號的風。那是非常美妙而平靜的：再沒有什麼存在，時間已經停止了。

她聽見謝爾介的脚步聲走近她的門，然後停下來。爲什麼謝爾介走近她的門呢？波利亞聽見脚步声，她的心迅速地跳起來；突然間她的血開始衝入血管，她爲一陣一陣狂暴的痙攣所抽縮。她的身體麻木地作痛。巴丁！是的，他的門是在她的房內，靠近她的頭。他來過，又走了。——現在沒有恐怖了——一無所有。在她的心的深處有一種跳動，一種顫抖，她的咽喉爲強烈的痛苦扼住。

她的牙齒不住地震響。她的咽喉發燒，作痛。……

『啊……！啊……！』

她在牀上輾轉；隨後爬到地板上，突然懷着極端的恐怖不響不動地躺下了。濃厚的黑暗又把她包裹起來。黑暗爬到她身上，像一塊石頭一般壓着她，用利爪抓着牠。

幾乎失去知覺，光着腳，穿着襯衫，她跑到廊子裏。她緊握住謝爾介的門柄，用力推擠這扇門，恐怖得發昏，不能從她自己臥室的敞開的門上移開她的眼睛。

『謝爾介！謝爾介！快點！請你！謝爾介！』

她在門上亂抓，緊靠着它；彷彿在一場夢中，她覺得他那扇門在她的身體底下喘息，但不能推開。

到門一敞開的時候，波利亞投身在謝爾介的懷中，嗚咽着喘息，一個像小孩子的可憐的小動物。謝爾介的雙手顫抖，他的心迅速地跳動。他把她扶到床上，用一張氈把她蓋上。他給她倒了一杯水；她的牙齒在玻璃杯上震響，一行一行的水沿着她的下頷流下來。

「啊，可怕呵，謝爾介。——可惡呵！我不知道遇到什麼，不過那是永遠不能補救的事，謝爾介！」

他把一張椅子拉近她，然後坐下來。帶着溫柔的羞怯的動作，他擺好她的枕頭，拍她的手、頭髮、雙頰。

「喂。不要——。一定要安靜，波利亞。我知道。……假如你那時叫出來，我一定把門推開，把他勒死。」

「你不知道，謝爾介。……你不知道呵。同他鬥爭是不可能的。避免他的傷害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要談吧，波利亞。再喝一點水，然後睡吧。我將坐在你旁邊，你就可以睡了。你絕對應當試來睡一睡。那是東北風。許久我們不會有東北風了。明天應當是涼快的，清爽的。」

「謝爾介，親愛的小謝爾介，你待我太好了，對我太親近了。我早就知道這是要發生的，謝爾介。……我又不能。……我不知道現在將發生什麼事，謝爾介。」

他坐近她，囚不能控制的感情顫抖着。自從他聽見巴丁在她的臥室中的聲音，他已經是這樣子。那時他覺得地板在他下面動搖；隨着東北風初起的怒吼，一切彷彿在他周圍旋轉。

「我早就知道，親愛的謝爾介，要發生事情。你沒有見過那些面孔，聽過那些聲音嗎？」「憐恤吧，兄弟們。……救命。……災荒。……餓餓！」骰子嘩啦。還有提琴，在咖啡館中……還有商店窗子。……

……革命已經變成貪婪。……還有這——。這都是屬於一類的，謝爾介。」

「是的，這都是屬於一類的，波利亞。我們非得通過這一個可怕的階段。我們非得通過它，非得向前走。……非得通過它，不拘任何犧牲。」

她的手留在謝爾介手中便睡去了；直到天亮，他一動不動地坐在她旁邊，帶着悲傷的感情注意地看着她。

## 四 怠工

在格利離開以後，修補工廠的工程變得熱烈起來了。窩子裏的和天窗上的破玻璃還沒有換好；三合土的牆有缺口，上面鑲着斷電線的殘端。在陰沉的內部，在電光下，發出錘子、鑽子、和金屬聲的迴響。有兩百人在那里工作——充分的力量現在可以得到了。迴旋爐要特別的注意。鋼架必須重釘，火泥襯裏也要重敷。他們必須爲壓榨機鑄造新的零件，爲複雜的架軸工程製造絞機。混合機受了很大的損害，必須製造新的攪拌器。他們必須更換全部的管子。龐大的筒形篩和一些補助機件必得加以更換。最不需要修補的是布林沙所看顧的發電機和狄則爾。布林沙存在，機器也存在。

人們，被塵土染成藍色，在四處奔走，在爬上火爐，在跑上飛橋、足臺、和通路，像蜘蛛一般。像耗子一般，他們在一點一點地移去溝渠和窟窿中凝固的泥土。他們在釘、在切、在鋸鐵和銅，糾纏在電線的網中，叫喊着，哭罵着，噴着泥土，爲灰塵窒息着，突發的暴風雨一般的工作下的犧牲。

在第二條線道上，工程在比較平靜地進行。軌道已在各處重新裝好；鐵棧道已經修理，石頭和垃圾也將清除乾淨了。

像從前一樣，工廠依然立在塵埃和荒涼中。不過到處人可以感到它的呼吸和機器的早期顫動。在機器



室中，狄則爾已在日夜不停地震動。

每一天，克利思特工程師，莊重，謹慎，巡視全工廠。他穿着一身白衣服，臉上初次發出一種被抑制的微笑。舊日的技工們和工頭們的先前一樣小心地陪伴他，他照樣向他們發出低聲的命令，點着頭來加重他的話。對於工人們，他像舊時一樣冷淡，緘默，不看一眼地行過他們，淡淡，疏遠。

格利本定出外一個星期，但經過一個整月都沒有回來。在他出外的第二個星期，工作已經時常間斷，到末了就完全停下來。工廠管理處終止進行已經批准的計畫，停止原料的供給。在經濟委員會中，任什麼都不能作。總是從前那一種回答——工業局，士敏土托辣斯，國家設計委員會。……

在辦公室裏，修飾整齊的專家們坦白地對克利思特工程師講話。

「你爲什麼不放下這一種空想呢，荷曼·荷曼諾維契？你知道工廠是不能再開辦的了。事實上，它有什麼用處呢？這是荒謬的，荷曼·荷曼諾維契。我們且這樣設想，工廠在進行，貨倉也堆滿士敏土。好的，那又怎樣呢？我們的市場哪里？沒有市場！在先前，我們的士敏土主要地運去國外市場。但現在呢？建設？但沒有什麼在建築，也沒有什麼能建築，因爲沒有資本，也沒有生產力。他們已在這裡攪出許多事來，想要開動它——你應當爲這個佩服他們。但他們沒有力量，沒有經驗，沒有建造新企業的手段。私有資本和優先權不存在的時候，他們是一籌莫展的。他們的國家化是沒有什麼前途的。無論願意不願意，我們必須求外國人幫助。」

冷峻地，莊重地，克利思特工程師吸着一枝香煙聽那些專家們說話。他不同他們爭辯，不過簡短地回答。

「我并非到這里來討論政治經濟和俄國一般經濟制度問題的。我祇有一個適度的目的：從管理處要求最近的將來完成我們的生產計畫。因爲管理處的錯誤，我們的修補工程現在已經停止了。」

專家們在看他們的手指頭，在隱藏他們的嘲笑，在以有禮貌的注意來傾聽。

「這與管理處毫無關係，荷曼，荷曼諾維契。它接受經濟委員會的一切指令。你不好直接求助於那個機關呢？」

這些人都是新來的，從人民經濟委員會派來的，不過，在忠誠的外貌下，他們在懷念「過去」呢。克利思特的思想中也有「過去」存在，但這「過去」變得遙遠了，死亡了，為「現在」所燒葬了，餘下的祇是灰燼了。在他和這些人中間，彷彿沒有瞭解的可能。他看他們爲了那出乎意外的回答沈下臉來。在他們的微笑裏，有一種潛藏的譏諷，怯懦，不信任。他們想：「這個有趣的老頭子倘不是過於狡猾，就是爲布爾什維克的恐怖嚇昏了頭。」

克利思特工程師到經濟委員會去。他在那里受到恭敬的接待，把他當作他們自家人；他們在那里發出同樣含有深意的謎一般的微笑，露着他們鑲金的牙齒。他們的眼中也有一種固執的暗示，與工廠管理處的一樣。

帶着日常的冷峻的莊重的態度，他解釋他造訪的理由；簡要而且清楚，與在工廠管理處所說的一樣。他得到同樣有禮貌的、官樣的、含有潛藏的譏諷的回答。

「是的，你那計畫中的材料已經停止交付了；大概你的估計必得加以修改。你知道我們是不能反抗工業局和士敏土托辣斯的指令的。直到現在必要的條件並不存在。經濟委員會的主席是一個妥當的謹慎的人。」——他們的眼中含着一種淺笑凝視他。——「並且已經同意了我們的報告。過去一切太匆忙了。士敏土托辣斯要說什麼呢？有理由相信，所有這樣近於狂亂的企圖是不會得到工業局、尤其是士敏土托辣斯總部的同意的。我們在等候上級機關的指令。」

現在克利思特工程師又獨自一個人——沒有專家們和工頭們了——在工廠的院子裏、沿着繚繞道行

走，視察着建築物、拆卸的機器、中途停工的殘堆。他是沉思的，悽慘地用他的手杖敲打石頭和散亂的廢物。在他那寂寞的散步中，他時常遇到那唯一的人，那個看門的，眉毛和鬍子上沾滿士敏土的克列普加。

格利回來了，他的尖盔掛在腦後，一路上弄得周身污穢，疲憊，不過却帶着清朗的張大的眼睛。他並不回家，逕直地走向工廠。他在那里略停了一下，隨後，急得面色蒼白，氣得發昏，大罵起來，他跑向繚道；到處是空虛，垃圾，破壞，正像他剛從前線回來的時候一樣。

怒到喘不出氣，他跑去工廠管理處。

那些服裝華美的靈巧的專家們驚詫地站起來，爲出乎意外的喧聲和怒罵所震聾；走着的人都呆住了；坐着的人都跳起來。寫着字的人則沒有抬起頭來，把他的鼻子緊湊到凝住的筆上去。

從大門口起，格利便大喊起來，震聾着所有的人，從丹山裏發出話來。

『告訴我，這種混帳事是哪一些雜種幹的！因爲這種叛逆行爲，我要打爛他們那該死的臉！經理在哪里？我要把這些狗東西完全送到特務委員會去治他們怠工和反革命的罪！你們以爲我不在這里，你們就可以進行你們的舊策略——沒有我，你們那些卑劣的詭計就可以成功。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就要用一條繩子把你們的尾巴通通吊起來！』

他由這一房間跑到那一房間，滿面通紅；他在找尋什麼人，但不看見任何人；敲翻椅子，把文件從桌上掀下來，向擋住他的去路的人猛撞。女打字員，好像漂亮的木偶人，在她們的椅子裏慌做一團，頭巾伏到打字機的鍵盤上來。

坐着的或站着的人們都昏迷了，恐慌了，嚇得不能出聲了，當他離開他們時，他們都在恐慌中面面

相觀，把手或文件舉到嘴邊。

當他的狂怒略微減輕的時候，格利把他的軍服和行囊地在一間房裏，然後衝進經理的私人辦公室。帶着同樣的驚訝——但是，佯爲鎮靜——副經理穆勒接待他。他的頭殼上覆有銀色的硬髮；他有一叢銀色的剪短的鬍子和一架金夾鼻眼鏡。

他站起來，他那鑲金的牙齒閃着光，從桌上伸手給格利。

「爲什麼這樣吵鬧，殊馬羅夫同志？你罵得聲音太高了，連窓玻璃都要震裂了。」  
格利既不坐下，也不注意那一隻伸出的手。站在穆勒旁邊，他用他那削瘦的爲太陽曬黑的臉回答他。

「誰下令停止工廠的工作？」

穆勒的牙齒又燦然地閃光。他用一種可憐的屈服的姿勢舉起手來。

「不要開玩笑；逕直地說吧！是哪一個豬羶阻止了正在積極進行的工作？」  
穆勒，他的臉突然變蒼白，抬起頭來，那夾鼻眼鏡的邊緣閃着光。

「第一，殊馬羅夫同志，我應當請求你，留心你的詞句。工廠管理處是毫無關係的。我們所以停止工作，因爲經濟委員會發見必要的來源缺乏、更沒有得到上級經濟機關的許可、所以不能繼續修理。」  
「把經濟委員會的命令給我看。你們這些雜種已經與經濟委員會那些廢物串通一氣。你們以爲可以在我背後使用策略。你們以爲工業局就要責罰我，於是你們插進來，因而得到勝利。繼續施展你們的小把戲吧，我就要把你們一網打盡！」

「殊馬羅夫同志，你有什麼理由這樣嚴厲地責備我們？我極端地抗議。不加思索，你就說出最無禮的話來。我們不是小孩子；我們不能越出上級機關的指令。對於這些事。我們已經不負任何責任。所有

堆棧都貼上經濟委員會的封條，所有文件都由他們的代表從這里拿走了。假如你要爭吵，請你好好地去幹，但不是在這里，去經濟委員會吧。」

格利緊俯向穆勒，用拳頭槌桌子。

「請你不要對我胡扯。我完全知道你們所有的陰謀。爲了你那漂亮的臉，我也不能放過這一件事，我的朋友們，你們彷彿已經忘記森林局的事件！你們就要明白你們要付多少代價來作這一類的事——你們就要明白人怎樣挨鎗斃！你拿我當傻瓜，想要用工業局來騙我。當下我就要打破你的頭，敲斷你的肋骨。記住這個：明天早晨工作要重新開動。修補工作一定要在兩個月內完成。從秋季起，工廠要用全力來工作。你懂了嗎？」

穆勒聳了一下肩，惶惑地微笑，想要說什麼，但他那焦乾的舌頭使他窒息。

在工廠委員會辦公室前的方場上，工人們帶着懶惰的厭煩結成許多小羣。有的坐在牆邊的陰影中；有的在出來進去地走；他們在吸菸，談天，大笑。哥勞馬大站在廊子的頂級上，在辦公室敞開的門口，揮舞着一隻瘦削的拳頭，因了癆病的灼熱的興奮感受着疲憊。

「正是這樣，就像那樣，同志們，祇是暫時的。……但作爲勞動階級，我們不得不表現我們的意識。……如此。……這般。……我們列名小組和大會的人們，因爲職工會委員會和建築工會是我們自己的組織，我們就要知道怎樣保障我們自己的利益，並把這件事提交革命法庭——這所有的豬鬃和狗雜種就要被打倒了。」

人羣發出一陣鼓掌、哄笑、和叫喊的聲音。

現在，沙夫殊克，穿着一件襤褸的襯衫，像老牛一般從人叢中擠進來，搖着他的臂，像瘋子一般叫着。

『一定要消滅他們——這些雜種！把他們投到海裏去，那些狗東西！你們爲什麼在拖延，你們這些傻瓜？我忍不住了！』

格利跑下寬闊的台階，即刻沒入大眾垢污的流汗的臉中間，雜在叫喊和汗濕的高舉的手中間。

『他來了，這個雜種！呀，就是這個傢伙！你這個老光棍，你啣！那個將把一切布置好的大兵來了，他就要把事情重新安排好！嚇，你這該死的東西！』

在歡呼聲中，雜有另外的聲音，陰沉，苛刻。

『什麼事發生啦，殊馬羅夫同志？這是什麼意思？工作就要這樣子拖延下去嗎？這是不是一種玩笑？我們知道這是誰的陰謀！這就是那些夢想沙皇的統治的餘孽。他們在等待他們老主子們，齷齪的豬糞！應當把他們全數鎗斃！他們不會有什麼好處了。』

汗氣和菸氣像雲一般蒸騰起來。這些擁擠的身體和呼吸是悶熱的，令人昏沉的。格利用肩頭把他們推向左右兩邊。

『同志們！又要加緊工作了。明天早晨，汽笛一響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要作他自己的工作。我要去查明所有這些專家們的陰謀，就要知道怎樣處置他們。我就要去經濟委員會。同志們，我們將要求把這些反革命分子加以嚴重的懲罰。在工業局，我所定下的原料都已得到許可；燃料已經同我一道送到這里來。我們就要派一些人去取綴釘。我們要作的第一件事是開動破碎機和壓榨機。』

格利要從人叢裏衝出，但不成功。人們在叫喊，在把他擁過方場去，搖着臂，在三合土地上蹣跚着

脚。

『嗚喇，殊馬羅夫，嗚喇！把他拋到空中去！嗚喇！』

沙夫殊克，掄起一雙拳頭，從人叢中打開一條路，吼叫着向格利走來。

「格利，你這個老壞蛋！格利！讓糞桶場也開工！我就要消滅他們——！我們就要收拾那些雜種！」

格利把尖盔在頭上搖動！

「哥勞馬大！哥勞馬大在什麼地方？把他送到這里來，弟兄們！好！來呀！哥勞馬大！」  
但格利並沒有一直地去經濟委員會，乃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門前下了馬車。  
他拉着哥勞馬大的臂走上二層樓。哥勞馬大，筋疲力竭，在呻吟，懨懨一息。

「呀，你是怎樣一隻破鞋呀！一個戰鬥的好手！來呵，喘過氣來——預備打仗吧！」  
「你知道，殊馬羅夫同志，我總有這種氣喘的病，不過我可以讓給任何專家四十點，然後打敗他。」

「哈，我們現在就要把局面改造過來，他媽的！你說的對，伙計！你是半死的了，不過你可以像機關鎗一樣射擊。」

門旁那個長毛衛士一看見格利，趕快把椅子挪過，並爲他開門。

不祇巴丁一個。施蘭、希比斯、黛莎都在他的辦公室裏。

黛莎向他瞥了一眼，她的眼睛閃出驚訝的光，然後是焦急和愉快的光。不過格利從她的眼中看出的不是愉快，乃是別的什麼，不得而知的什麼，像嘆息一般深長；它透過他的心，烙傷着他的心。

巴丁從鎖起來的眉眼下神情恍惚地瞥了他一眼，隨後便把他的目光落到他在用多毛的手指翻動的文件上。他在聽施蘭說話。

希比斯像往常一樣地坐在那里；人不能說出他是厭煩，是休息，或是想看那不能大聲說出的他個人的私事。

黛莎爲什麼在這里？黛莎——同巴丁？關於在哥薩克鎮與巴丁同床的玩笑和謎語果然是真的嗎？這事究竟發生過沒有呢？爲什麼她的眼中有這些暗影，這一種新的表情呢？她的眼睛是乾的，圓的，發着狂熱的。……她的靈魂像一個深井——遙遠，不可接近。忘記了的摩提亞的話又在格利的記憶中湧現：「他們將沒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心思；他們將不會合住一個家和一張溫暖的床了。」

他并不走向她；她也坐在一邊不動，不再望着他。她像一個陌生人。

施蘭坐在巴丁對面，不自然地平靜，用他那遲鈍的留聲機的聲音說話。

「不過，假如森林局發生了弊端，那不是我的錯誤。我完全依照領導機關的指令作事。爲什麼工農視察先前尋不出任何錯處，爲什麼他們現在却有諸多責難呢？他們說，我們經濟委員會的機構是可以作模範的，也作得非常好。現在突然間彷彿這又不算什麼工作了！現在彷彿以往的工作實際上是整批的打劫。這我一點也不明白，請加以最詳細的調查。」

用他那沉重的眼睛的全重量，從他那陰沉的燈額下，巴丁冷峻地凝視他。

「你不懂。你不懂的理由是很顯然的。經濟委員會的機構是一個傑作；它的計畫也完全實現了。正因爲這一個機關是這樣一種模範，所以它纔成爲各種罪惡的最好的帳幕，你把所有的工作託付那些和我們敵對的分子。在你那完善的機構的背後，你看不見森林局中日甚一日的劫掠，工人們沒有麵包、衣服、和工具，有一些代理人公然犧牲國家的利益來投機。你不瞭解在你眼前爲什麼有各式各樣的掠奪人民財產的狡猾手段施展出來；舉一個例，不久以前，有一所製革場租給原主。你不知道或不瞭解你的一個部門作出一個租讓士敏土廠的計畫，預備把這個工廠從國家的手裏拿出來，交回先前的股東。你不懂這個，但我從這些事看出經濟的反革命的最惡劣的形式。」

施蘭依然保持不自然的緊張狀況。他的眼睛發潮，他的聲音是粗啞的，疲乏得倒了嗓。



「你所提到的最後一點，我祇能接受專家們的觀點，他們用實際的數字證明在下去十年內不能發展工廠。關於這問題的一切文件都已送呈中央了。我沒有把它送交經濟大會議決的權力。關於製革場的問題，那是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批准租讓的。」

巴丁露出牙齒，同希比斯交換了一瞥。

「我知道那是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批准的。不過我們不知道你的報告是依據草人一般不實的數字作的。這問題今天要在主席團的會議中討論。」

他從桌上拿起一張紙，匆匆地看過一道。

「拿去這個，殊馬羅瓦同志，立即去市政公所。他們必須命令把所有三所房子完全騰出來，以便改作兒童院和產婦院。」

黛莎走到桌邊，沒有看巴丁或格利，但格利看見巴丁的眼中閃了片刻沉醉的光。格利緊咬雙顎，直到作痛的程度，他的耳朵響起來了。

「巴丁同志！」

「呵，你究竟回來了！這樣久你在什麼地方游蕩啦，媽的？好的，讓我們來聽你的報告，請！你的臉變得焦黃——我想他們在那里把你烤熟了。」

他向格利親暱地微笑。

格利站在哥勞馬大下首，面對巴丁。他開始堅決地、傲然地、沉重地、簡短地說話。他的話來得這樣快而且連貫，彷彿不是在說，祇是從一張紙上讀。

「巴丁同志，我同哥勞馬大，工廠委員會的一員，趕到這里來打聽，由於誰的命令，根據什麼理由，停止工廠的工作。那里是完全混亂和破壞。這種犯罪的行為是不能忽視的。我願知道，哪一個流氓

在這里鼓動怠工和反革命！工人們是暴躁的。這一種不正當的浪費比土匪的攻擊還要壞。施蘭同志在這里；讓他告訴我們，經濟委員會爲什麼容許這樣一種罪惡。」

在一種奇特地愉快的微笑中，巴丁的白牙齒又閃起光來。

「我知道那件事。經濟委員會接到一封由士敏土托辣斯總部來的電報，命令他們停工，等到把工廠復工的理由和可能性完全弄清楚的時候再講。」

「我知道那是誰的工作，巴丁同志！不過現在經濟委員會已接到工業局打給經濟委員會的主席的一封電報，訓令他們用全力組織修理工程。這個問題曾經在那里討論過，文件就在我的手裏。」

施蘭用一種奇特的粗啞的聲音說道：

「那是工業局，不過還有士敏土托辣斯呢。」  
格利，氣得發狂，跑到桌邊去。雙頰上現出一種神經的顫抖。

「執行委員會主席同志：我要坦白地提出這個問題。像這樣地工作是不可能的。讓我們同意，假如你喜歡，施蘭同志是一個良好的共產黨員——魔鬼自己的最好的共產黨員！——不過這一件事他必得受責罰。這并非開玩笑，同志們！我們要在別一處地方談這一次的劫掠！不過施蘭同志永不會接近過工人們——那是毫無疑問的！這問題將在黨委員會中提出。同志們，我們整個的經濟政策是有一條顯明的線索的！巴丁同志所說「經濟的反革命」，是很對的。這件事必須加以制止。森林局的案件倒是比較細微的。這一個是格外重要的。我們將必須清醒過來了，同志們，捲起我們的袖子，開始一種無情的清除！我們將必須在所有機關裏大加掃除。我們已經受够這所有白衛隊羣衆的害，這時正好使他們嘗一嘗我的拳頭。我必須通知你，巴丁同志，我們在經濟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已經被批准；我們對於供給和補助的要求就要充分的實現。在我請假的期間，我已經得到這些處置，明天工程將重新開始，工廠委員會將揭

開堆棧的封條，把它們移歸自己管理。我還要告訴你另外一件事，巴丁同志：我們絕對地爲工廠要求一批新的管理員。如果是必要的話，我們把這個問題一直討論到莫斯科去。」

他解開罩衫的鈕扣，掏出一束文件來，拋到桌上去。」

「這是給你的文件。我們不斷地受工業局的搪塞，現在我們就要把工業局交給你了。」

施蘭的臉是死灰色的；他的眼睛是垢污的，呆板的，像死屍的眼睛。

巴丁又從濃眉底下凝視施蘭；他又帶着那種奇特的愉快微笑。

「好的，喂，施蘭？經濟委員會將必須與森林局同案辦理了，呃？這倒是一幅有趣的圖畫，現在情形又轉向這邊了。」

在廊子裏，格利與黛莎撞在一起。大概她在等他。她又用明淨的深沉的眼睛凝視他，他從那雙眼睛裏看出灼熱和痛楚的叫喊。她站在他面前，像平常一樣平靜，穩定而有所思。

「格利，小努爾珈死了。她已經被埋葬了；你沒有趕上。小努爾珈已經沒有了，格利。她消滅了，你又不在此處。……」

格利一開頭覺得好像胸間受了一下很重的打擊。當這個過去以後，他的心臟覺得脹得要炸開，他的臟腑中有一種不快的感覺，恰像一個人從高處跌下時的感覺。他向黛莎凝視，半天不能調勻他的呼吸。

「怎會這樣？不過——這是不可能的！怎麼？小努爾珈。……但這是不可能的——！」

黛莎背靠着牆站下，格利看見她的眼睛、忍着痛、顫抖着、滿含着淚。

在他們旁邊，哥勞馬大在一陣突發的粗嘎的咳嗽聲中痙攣地扭動起來。

## 第十六章 除皮

一『我們的心應當是石頭作的！』

工廠小組的清黨日期定在十月十六日——那就是，從現在起還有一個禮拜。謝爾介帶着他那經常的悽慘的微笑在等待這個日子，沒有任何感情或驚惶，也沒有多夜來使他非常痛苦的習慣的自省。他唯一的納悶就是爲什麼他不能有一剎那忘記這個日期：十月十六日。他甚至是在睡夢中也想到它。

他知道這將是他一生中一個可怕的轉捩點，不過他的感覺却有一點麻木。大問題是：他將被逐出黨外呢，或還留在黨內？這問題像一道光波一般透過他的意識，照射着他所有的腦細胞，所有它們安靜地進行，它們的工作不受驚擾。祇有在夜間他的內心纔閃出奇異的形象和回憶來。有一些奇怪的光景：陽光照耀的樹葉，浴在陽光中的孩子們，陽光中的海和山；隨後是遊戲着的孩子們叫喊和蟋蟀的鳴聲。

當他去黨委員會或去赴會的時候，他頭上的禿頂，帶着灣曲的邊緣，像往常一樣閃光。他像往常一樣在深思中走路，挾着他那擠緊的破爛的文書包。他總是匆忙的，認真地從事他的日常工作。不過沒有一剎那他忘記了十月十六。

當黨委員會主席團報告省政治教育中央的工作時，希德基帶着親熱的嘲笑凝視他，把手放在謝爾介的手上。

『你害怕嗎，謝爾介？小心一點，他們就要算計你了！』

「爲什麼？爲什麼緣故？我一點也不覺得怕。彷彿那是我身外的事，同我沒有關係。……」

「好的，不要怕。我們一定爲你辯護。……魔鬼並不像畫中那樣黑。」

像往常一樣，盧哈伐陷在他的椅子裏，下頷靠在膝蓋上，他的眼睛和頭髮閃着光。

「你說謊，希德基。你害怕這會輪到你自已。我也害怕呢。我任什麼不怕，祇怕這個。謝爾介將被開除。你有什麼權力加以阻止？一個先前的孟什維克——。列寧不會說過，我們應當驅逐孟什維克嗎？」

希德基用拳頭槌桌子。

「他不能被開除。爲什麼他被開除，假如你和我都不被開除？他們有什麼理由開除他？孟什維克？知識分子？胡說。那都不是動機。假如這事發生，我們可以全體抗議。委員會的工作是很壞的：他們在閃了可疑的或測度的理由開除人。在這一個禮拜內，幾乎有百分之四十的負責職員和普通黨員已經被開除。舉例說，舒克——一個工人，也被開除了。理由：從事分裂和小組組織活動。」

「舒克！他被開除了嗎？」

謝爾介在驚訝中把頭伸向希德基。不過這是一種不由己的行動，希德基的話沒有真地感動他，好像這事實際上離他很遠，沒有重大意義。

盧哈伐插嘴了，非常平靜，堅定，聲音中含有一種官方的意味。

「委員會不需要把所有的事實讓你知道，你也沒有權力去干涉它的工作、批評它的方法。爲被開除人打算，祇有一件事可作：提起上訴。」

「對的，不過我就要去幹，我決不半途而廢。我就要一直爭論到中央黨部。那些從事清黨的人一點也不懂得他們的工作。這祇能破壞我們的組織。我們有充分的反對理由。我決不放過這問題。」

希德基罵着用拳頭搥桌子。

盧哈伐笑了，把鼻子埋在翹起的膝蓋中間。

「你這頭驢子！你也將爲這事被開除，或被調去做下級工作。」

「不要過慮：我任什麼都不怕！」

謝爾介覺出希德基和盧哈伐都在凝視他。隨即用發熱的眼睛互相凝視，含着可怕的豫兆冒火。在婦女部，波利亞，愈來愈瘦，帶着痛楚的眼睛，不能制止她的手和臉的痙攣的抽動。

黛莎，巨大，強壯，坐在桌子旁邊，艱難地寫着一個什麼報告。她並沒有看謝爾介或波利亞。他們的憂慮和談話與她有什麼關係呢？

波利亞用手招呼謝爾介，指着她的椅子旁邊的一張椅子。她凝視他，然後凝視黛莎，向窗子瞥了一眼，不能制止她的手和臉的敏感的顫抖。

「謝爾介，你不能幫助我瞭解當下在進行的一切嗎？我已經完全發了狂。黛莎再也不能瞭解我；她變得十分粗暴，不再像往常一樣對我說話。謝爾介，我覺得我就要被逐出黨外了。」

黛莎默不做聲。她聽不見波利亞在說什麼。

謝爾介也默不作聲，他不知道回答什麼，他想安慰她，但找不出適當的話。他想說一點關於自己的簡單而誠懇的話；不過，他想不出一句合式的詞句。

「我將把我所見所感的告訴他們。你明白嗎？我就要被開除了。……進行着的。……發生着的。……摧殘我和革命的。……我不能對他們撒謊。」

黛莎用筆在紙上耕作；隨後她把右手放在桌上休息，抬起頭來。在裹着紅頭巾的頑強的前額下，她的眼眉帶着疑問豎起來。

「不過已經發生了什麼，梅荷娃同志。也許我蠢到不能瞭解。婦女部的工作進行得好多了；我們女人已經學會爲自己說話，共同行動，並不比男人壞。那有什麼不好，梅荷娃同志？」

波利亞被黛莎的聲音氣得發抖，於是跳了起來。

「你敢說這樣的話？你不知道發生過什麼嗎？你不知道工人們和兵士們的血，一片血海——你聽見嗎，黛莎？——一片血海在把大地染污；在那血液未乾以前，我們就要讓地方給他們辦市場和咖啡館？這樣大家便都可以滾進一個污穢的堆子裏；你不知道，呃？」

謝爾介先前從不會見過波利亞有這種狂暴的樣子。她的臉像一個暴病發作的人的臉：臉上充滿了血，前額和上唇覆有一的黏濕的汗；她的眼睛是乾枯的，黑暗的。

黛莎又帶着一種的寬大的微笑俯下去寫字了。

「我以爲不是這樣。……這是不可能的，梅荷娃同志，你以爲除了你自己，此外一切人都是那樣傻瓜和白癡嗎？」

「是的，是的！傻瓜！奸細！懦夫！」

隨後波利亞突然平靜下來，向謝爾介發出一種可憐的蹙顏的微笑，用手掌拍眼睛，然後大哭起來。

「那時我爲什麼不死呢，在那些日子？死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或者死在軍隊中？我爲什麼必須活着來領略這些痛苦的、可恥的日子呢，親愛的同志們？」

一種情不自禁的微笑開始扭動謝爾介的脣角。他覺得不能呼吸。他的嘴脣跳動了。波利亞、窓子、牆壁、都在一陣濃霧中漂浮。他大概是疲乏了。沒有疑問，他永不能忍受別人的眼淚。當那一夜，波利亞爲執委主席的獸力所驚嚇、所摧殘，衝進他的臥室時，似乎便把他那最後的力量掠奪了。

黛莎，站在梅荷娃身邊，雙眼朦朧，拍那個女孩子的肩頭。

「梅荷娃同志，你應當害羞！這些眼淚和神經病可以證明你的力量嗎？你不是一個年青的小姐，乃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們的心應當是石頭作的，梅荷娃同志。假如必須的話，讓我們的心炸裂吧，但我們不要一顆流淚的心——不要一顆毛絨的心！人的心應當像一片火石。……回家吧，梅荷娃同志，平靜一下，你可以信託我；我的力量還够應付將來一個很長的時期呢。」

她回到她的坐位上；她堅決地拿起筆來，恢復了她那半通不通的勉強的塗寫。

波利亞，惶惑無措，向黛莎凝視許久，然後靜視謝爾介；然後靜默地坐下去，滿懷盛怒，她用非常嚴峻的調子說道：「我不去任何地方。我來這里工作；我將一直工作到底。」

「是的，好哇！我曉得你的，梅荷娃同志；你知道我們這不是頭一次共同工作呢。」  
黛莎頭也不擡地寫下去，微笑着。

## 二一 清 黨

梅荷娃和謝爾介都來加工廠組的清黨會。謝爾介因為與這一組有過特殊關係，波利亞則因為患病、未曾參加她自己的小組的清黨會。

小組大會在俱樂部的大會堂裏舉行。有許多人到會。非共產黨員也被邀請了來，他們坐滿一行一行的位子。共產黨員坐在前兩行，非黨員的工人填滿會堂中的空位。四周的鏡子把羣衆照成一種無窮的連串，因此顯得有成千人到會。實際上祇有一百三十個人。格利是清黨委員會第三個委員，全體委員坐在臺前的桌邊。一盞五十枝燈頭的吊燈帶着晶瑩的裝飾和練子閃光，發亮。

特別委員會的兩個委員是陌生人。兩個都穿軍服，戴便帽。一個有高出的頰骨，暗得幾乎成了黑



的；他的前額、鼻子、下頰滿佈灰色的小硬瘤。要知道他在微笑或在發怒是不可能的。另外一個是瘦的，有着蒼白的臉和鬍鬚一般的鬍子。他不住地用三隻手指捻它，曳它，當他坐下時，他縮成小到不能再小的一團。當他擡起眼睛時，他的眼睛隱在半閉的眼簾下。當他向一個傳到跟前的共產黨員發問時，他並不看他，彷彿他在對另外的人演講一般說話。他好像並不看夾在他那瘦硬的手指中間的那個受詢問的人的黨證。

謝爾介聽見身後一種低語。

「他是一個刻薄人，他是的。他就要把我們折磨死了。他就要連我們的褲子也拉下來了！另外一個——你看見他嗎？他像老虎一般吼叫！」

當瘦子叫到哥勞馬大時，謝爾介不能斷定說話的是他呢，還是他身旁的一個人。他又聽見身後一陣低語。

「你聽見了嗎，像一個可惡的腹語家！他就要像專家一般來剝我們的皮。」  
低語的人笑得窒息起來。

哥勞馬大從人叢中走出，像野兔一般跳到桌邊，向那個瘦子伸着鼻子。

謝爾介後邊那嗚咽的笑聲又發出來，那聲音忍不住地喊道：

「噴你的鼻子，哥勞馬大同志，在可能的時候消遣一下吧！」

是哥勞馬大的鼻涕在流呢，或他只是發慌，沒有人知道；不過他把手指放在鼻孔上，發出一種吹噓的吸氣聲。

會堂為笑聲轟動，謝爾介後邊一種尖銳的笑聲把空氣劃開。

格利笑得痙攣起來，他的雙頰像風箱一般鼓動。第一位委員的瘤子笑得上下跳動。格利一面搖鈴

子，一面舉起手來。

『秩序，同志們！要嚴肅！這是一種嚴肅的事，同志們！』

瘦委員依然是聳的，一動也不動的。他祇用三隻手指像擠乳一般扯他的鬍子

『哥勞馬大同志——你的履歷？』

『這就是我的履歷，同志：一個勞動的無產者，一隻貧困的勞動的狗，從我作小孩子的時候起。我現在用不着討論我們怎樣被資本家巧妙地榨取。你們自己可以看得出我胸部的瘡傷，如此，這般。……』

後邊又來了一陣低語：

『呵，他要撒野了！他在露牙齒了，這個狗娘養的！』

『你什麼時候入黨？』

『在蘇維埃的新政體下——快一年了。』

『你爲什麼不在以前入黨？』

『哪有學徒不到時候可以變成老闆的？你沒有當過學徒嗎，同志？學徒是必須受磨煉的，如此，這

般。……』

『我問你爲什麼這樣晚纔入黨？』

『我正要告訴你——我在內戰中四處奔走。在那種時候一切人都瘋了。』

『你說的對，哥勞馬大！說下去！那時他們都瘋了！』

『你同紅農軍在一起嗎？』

『實際上，同志，我沒有與他們同住山上，隨你怎樣說吧……不過我到山上去，每天去，如此，這般……我不在山上。不過我不會使白軍和土匪舒服。我們有一個幫，黛莎也在裏邊，共同壓迫他們。』

「如此說來，你沒有同紅農軍在一起。你喜歡留在家裏，等好機會，呃？」

哥勞馬大意識到這瘦子的問話中的危險。這些問題滿有苦惱和實情。這個瘦子用許多執拗的問話來難他，在每一個字裏藏有一條痛楚地螫他而看不見的蛇。哥勞馬大一感到這一層的時候，他突然變得寂靜了，眼中閃出忿恨的光來。也許瘦子感到這一點，或他已經厭倦了哥勞馬大。他用鉛筆寫了一點什麼，把他揮走。

「你可以走啦。對於哥勞馬大同志有人要說什麼嗎？」

「哥勞馬大？啊，哥勞馬大是一把好手。他可以對任何人讓四十點，還能得到勝利！」

「其次——沙夫殊克同志！」

羣衆鼓動起來，低聲說話，開始發笑

沙夫殊克，穿着一件沒有帶子的粗布罩衫，鬚髮蓬鬆，穿着破褲，赤着腳，擠着，用臂肘推着那些驚奇地凝視他、抓住他的襯衫的人們，走上前來。

「嘿，你這個該死的桶匠！在那邊要小心一點！」

沙夫殊克陰沉沉地站在桌前，兩個拳頭分開握着，開始點他那亂蓬蓬的頭。

「呃，你，清黨委員同志，不要用我一生的履歷來麻煩我吧！」

「爲什麼？這是必要的；我們所有的考驗都用它來作根據。」

「不要翻動我那糟爛生活吧。你不會對他發生興趣的。呸，够了！我是一個桶匠——作桶子的。當下我並沒有作那種工作，因爲工廠裏的箍桶作坊是一個糞堆。不過，假如格利——這雜種在這里——盡力去籌畫，鋸子就要開始哼哼，那時我們就要造出一些新桶子來。」

「你曾在這里寫道，你最近打過什麼人的腦袋，還要揭露別的人。你打過誰的腦袋，你在說的是

誰？

沙夫殊克的臉脹起來了，他的前額和額子上的血管像糾結的繩子一般粗。他把一隻拳頭伸得更遠，他的眼睛充滿了嘻笑和憤怒。大家都聳起耳朵來。他們在希望沙夫殊克將用全力咆哮，引起一場喧嘩和玩笑。大家都知道沙夫殊克的話像動力機一般發出來——直出直入，全然不想到後來的結果。一種粗嘎的笑聲，在他的喉裏滾動，但未表現在他那多毛的臉上。血液上衝，使得他的頭發出有節奏的顫抖。

「我已經打過這些離離雜種，還要去打他們——這些棍徒們！祇是新的老闖和資產階級——張嘴的人們。……浪費的人們。……在那些座位上，坐有許多機器匠，我也必須同他們戰鬥，他們的打火機使我發瘋，他們祇對打火機發生興趣。魔鬼不止一個，我們應當到處同他戰鬥！在舊政體下，他們時常坐在汽車裏，出風頭！現在他們同樣出風頭。冒充我們的弟兄。……」

「誰在冒充我們的黨和蘇維埃的同志？說正確一點。」

在後邊的行列中，有人在喋喋地吃吃地說話，隨後在不能自己的愉快中喊出來：

「呃，沙夫殊克！讓他們知道！要這些用鼻子說話的人滾蛋！揭穿他們。」

會堂裏又發出一陣笑，笑聲漸漸地變成寂靜，期待聳人觀聽的什麼。

同一聲音，從後邊的行列中，夾雜着咳嗽，大聲叫道：

「給他一個嘴巴，這個該死的混蛋！究竟他要用什麼東西來欺騙我們？」

一種顫抖的嘆息透過會堂；有一陣低語。

「你應當說正確一點，沙夫殊克同志。有許多不同的腦袋；當然有一些腦袋應當打破，不過有一些你自己的還要加以保護呢。舉例說，我們的腦袋怎樣——是否算入應被打破之列？」

「我怎能知道它們裏邊藏的是什麼？你把大家召集到這里來，你使他們大家害怕。……我們的老闆

和司令已經够多了，用來鋪街都够了！」

那個瘦子不見不聞，他連一次也沒有看沙夫殊克。

格利從桌子後邊站起來，咬緊牙齒。

「沙夫殊克同志，停止這種吵鬧和咒罵！你不知道怎樣行動嗎？」

沙夫殊克把肚子抵在桌子上，他的肩頭的肌肉在罩衫底下聳動；他的頸子上的血管就要炸裂了。

「閉上你的鳥嘴，你這個豬羶！我並非無賴，你這個雜種！你們大家在這里查考些什麼？」

他用他的怒吼把全堂的聲音淹沒下去。

「不要阻止他的嘴，殊馬羅夫同志。他作得很對！」

一個婦人在高聲地叫喊，在迅速地從座位中間的通路走下。

「沙夫殊克沒有說，他怎樣在祇家釀的酒，怎樣在敲斷他的老婆摩提亞的骨頭。對於他的老婆，他

是這樣一個豬羶；我可以親手勒死他！」

「是的，所有男人都像這樣——一羣醜陋東西！女人們必須東奔西跑，帶着鍋子和袋子，預備挨打，預備鋪床，預備喂他；她們必得默不作聲，每年生小孩。男人們要作領袖，擺架子！他們都一樣

——這些壞東西！」

婦人們開始狂叫，騷動，搖手。

窘迫的沙夫殊克轉向羣衆；他的眼睛在糾纏的頭髮下閃動，像狼的眼睛。

「傻瓜們，你們這些臭東西，你們這些糟豬羶！」

笑聲大起。牆壁震撼了，吊燈彷彿也眨眼，迴響。

摩提亞由通路跑進人叢的深處。她在叫喊，在咆哮。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是謊話！假如沙夫殊克打過我，我也打過他。」（笑聲）。『所有你們這一夥子都抵不上沙夫殊克的鞋底。我們都應該挨打，我們是吵鬧的母雞——全是。沒有例外！我們已經失掉我們的小孩，毀掉我們的家——我們都是傻瓜！我們已經變成一夥女無賴！我們中間沒有人抵得上沙夫殊克的鞋底！』

人們突然靜下來，受了震驚，不知所措。他們被摩提亞的尖叫震聾了；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凝視她，他們的眼睛愈睜愈大。

『沙夫殊克的鞋底在什麼地方；他是赤腳的！』

摩提亞憤怒地尖叫，站着，喘着腳。

『你們敢摸一摸沙夫殊克！是的，沙夫殊克是你們全體當中最好的一個！不要讓他們捉弄你，沙夫殊克！沙夫殊克任誰都不怕！他是最好的，沙夫殊克是最強壯的！』

波利亞發抖，像發瘧子一般縮做一團。她坐近謝爾介，眼睛永不會離開桌子。心神恍惚，她在凝視那個委員，她的嘴唇在一種微笑中分開。不過祇是她的嘴唇；她的臉爲黑暗籠罩，好像一個病人的臉。

謝爾介是在一種喜悅和興奮的混亂狀態中。這喜悅從他的內心發出來，或從浴身在燈光下的羣衆發出來，對於他不是完全一樣的吗？在他的每一個細胞中，喜悅帶着小孩子的笑聲，歌，笑這一切——這流汗的羣衆，他身後帶笑的低語，帶紅葡萄一般飾物的吊燈——都彷彿非常新鮮，滿有深刻的意義和重要。一切回到原始的、簡單的、赤裸的狀態。笑聲和低語，羣衆的好奇心，以及這種奇特的桌前審問，在那里彷彿應當設下戲劇中的墜門——這完全是人類的，簡單的，從一連串毫不複雜的動作中發生出來的。他祇需要把捉單獨的聲音和姿勢，或嘆息的長波——一切變得非常清楚，有趣！孤立的刹那——從

生命上扯下來的——如此富有活潑的獸類的遊戲！但爲什麼這種遊戲，由於這些孤立利那的關聯，成爲這樣偉大的複雜的一種過程呢？這種複雜的過程乃是人類偉大的命運，不正是人類悲劇的命運嗎？父親的說法是不同的。也許有自身含有整個歷史旋道的單獨的利那吧？也許最重要的不是時間——祇是利那；不是人類，祇是個人吧？

爲什麼波利亞的耳朵彷彿是多餘的？它們好像開放的花瓣。當她呼吸的時候，她的鼻孔張大，邊緣的地方變成蒼白。她的血一滴一滴地跳動，從血管灌注着；在這血中是苦悶和慘痛。在這血中是人生整個的意識和答案，是人生所有的喜悅和所有的單純。

「謝爾介·伊伐晉同志？」

他站起來。走了一步，兩步，三步。……他站立不動。

他一點也不用力地說話。他聽見自己的聲音，也看見面前那個船嘴一般硬的鈎鼻子。那東西看來并不像皮膚，祇像混着水的黏土。

「不久以前被鎗斃的那個上校是你的哥哥嗎？在他被鎗斃以前你常見他嗎？」

「我以前見過他兩次；一次在我的臨終的母親床邊，再一次當他放信號火時我同殊馬羅夫同志一同捉住他。」

「第一次見面後，你爲什麼不去逮捕他？」

「顯然沒有那樣作的理由。」

「在一九一八年，你爲什麼不和紅軍一起離開市鎮？你爲什麼要同白軍留在這里？你料定你不会被鎗斃嗎？」

「不，我怎能料定呢？我看沒有離開的理由；在這里可以工作的呵！」

「呵，那末，那時你還不是共產黨員吧？好啦，那末，這是十分瞭然了。」  
「什麼瞭然！你所說的『瞭然』是什麼意思？」

「同志，我沒有回答問題的必要。這不是一場辯論。請便。」

謝爾介沒有回他的坐位，祇在工人的行列中走到會堂的中間，彷彿與他並肩和迎頭走着的是幾個別的謝爾介，都有着光禿的頭頂和模糊的眼睛，留意地凝視着他。彷彿他在沿一條動搖的狹窄的板子走，不斷地走下去，走下去。他也不能止住脚步，宛然走着的不是他自己，祇是那塊狹窄的板子在他的脚下滑着，使他來不及邁步。無數的臉，粗糙的手，在煙和火紅的塵中漂浮着，在各方面堆起一個窒息的悶氣的堆子。……

隨後，一切都像幻象一般突然消失。他從敞開的門口跑出來。這里是具有宏大雕欄的雲母石的臺階，頂上燃有珠貝電燈的兩條橡木柱子。廊子是空的，滿有歌唱的寂靜。從什麼地方，在閉起的門後邊，來了一陣新鮮的青年的聲音——共產青年團。

清黨委員會。那個瘦子沒有表情，也沒有動作，不可思議，既不微笑，也不痛苦——彷彿他的臉上沒有一條紋。哥勞馬大和沙夫殊克都在他的權力下，波利亞、格利、黛莎也將是一樣的。他們都焦急地凝視他。他們的心中都有一種恐怖，他也一樣；恐怖像一條蟲一般在他的心中扭動。

問題能顯示人的靈魂嗎？對於問題的回答是可信的或真實的嗎？沒有恰當的問題，也沒有真實的回答。真理是問題所不追求的，真理跨過所有的回答，有着它自己的方向。

門後的聲音像急響器一般響；他的腦細胞像急響器一般在唱。

他剛一推開門，他被紅旗和標語迷住了眼睛；四壁因它們發光，白色的字像白鳥一般飛過它們的紅面。窓子和角落的一切地方都是山花，像一堆一堆的火。



男女孩子們像花一般不計其數。他們都穿着短褲，赤着臂和腿。你祇能藉了紅頭巾和飽滿的乳房把女孩子從男孩子中分別出來。

他們排成行列，有節律的動作。……

『一——二——三——四！』

行列環繞，屈曲，交錯着，聯結着。……

『一——二——三——四！』

謝爾介從門口注視這動作的音樂；他覺得血液湧入他的心房。

『一——二——三——四！』

隨後動着的形象抵觸起來，混合起來，彼此擁擠着，爆發着笑聲和快樂的叫喊。

謝爾介在門邊停下，靠着柱子。他不能往前走了。在許多頭和肩上的小桌子，上面又有三個頭，彷彿無從接近的遠；鏡子裏的人影和燈飾是使人不能忍受的亮。

波利亞在桌子的前邊站下，看來非常渺小，像一個小姑娘。她沒有戴常用的包裹黃髮的頭巾，她在懣懣一息地痛苦地叫道：

『我忍受不住了，因為我既不能瞭解，也不能說明。……我們破壞過，受過苦。——一片血海——災荒。突然間——過去又帶着快樂的聲音興起。……我不知道夢魘是在什麼在地方；在那些流血、災難、犧牲的年歲呢，還是在這富麗商店窗子和狂醉的咖啡館的荒淫裏呢！堆積如山的屍骸有什麼用處？是否要使得工人們的窟穴、他們的貧窮、他們的死亡、更加可怕？那些壞東西和吸血鬼應當再來享用生活上一切好東西，藉了掠奪來自肥嗎？我不能承認這個，我不能忍受這個！我們打過仗，受過苦，喪過命——是否爲了我們應當受這樣可恥的折磨？爲什麼？』

「你不想一下，同志，你這種抒情曲與列寧同志最近所講的左傾幼稚病相似嗎？」高個子的沉穩的聲音是平靜的，嚴肅的，比較起來，梅荷娃的叫喊乃像嗚咽一般。那塵污的、向前俯着的羣衆擾亂起來，更向前俯過去，受了煩惱。

「你是婦女部和婦女組織的一個領袖，而你還在勞動男女面前這樣輕率地說話。這不行，同志。」波利亞的嘴唇在顫抖，她的眼睛浸在眼淚的湧泉裏。

當她邁着昏沉的無目的底步子、沿着通路走下來的時候，一行一行的人們憂愁地向她凝視。有的向她俯下來，喘息地低語着。

「正是這樣，同志。……主要的。……毫無道理。……是的，爲了勞動者。……我們總是一樣，一無所得。……那些雜種該打……打。……」

「關於梅荷娃同志，誰有什麼話說？」羣衆中發出一致的嘆息，他們不知諸地喊出來，搖着他們的臂。

「搗什麼鬼——！什麼理由——！她是對的！」

「委員會的同志們，像這樣的同志應當開除！假如必得這樣，那就祇好這樣，這就是「新經濟政策」。祇有工人們應當待遇平等。……那是應當遵守的，那是應當寫下來的。」

「安靜！這是一個會場嗎，同志們？」

「同志們！這是對的——。那個小女人對於這一切不平等說得很好。」

「我願意鄭重聲明，委員會的同志們，這一位黃頭髮的小同志生得太早了。因爲我們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共產主義的階段。——這樣的小女人們應當趕出去。……年青的小姐們。……」

當叫喊的潮流已經停止、頭和背不動的時候，謝爾介看見格利在桌邊站起來，帶着困獸一般的遲鈍

的眼神凝視那個瘦子。他在俯向他，在想說些什麼——你可以看見他那動着的嘴唇和雙頰——不過那個委員沒有擡起頭來，像一具死屍一般不動。

黛莎站在桌子前邊，她的眼光隨着梅荷娃，滿有憂傷和恐懼。

謝爾介跟着波利亞走入廊子。他匆忙地顛蹶地向門口走去。她的頭仰向後方，兩邊搖擺。他羞怯地招呼她，他的聲音在空廊子裏發出迴響。但她沒有轉過身來，用全力地跑出門外。

他回到會堂的門邊，這時，他第一次聽到那個瘦子的響亮的青年的聲音：

「是的，我懂得！這是一個真正的黨員！這是我們黨一個真正的工人和戰士！我們的黨祇能以這樣的同志自豪。去吧，殊馬羅瓦同志。我願你一切成功！」

謝爾介又看見那個瘦子從他的椅子裏站起來，與黛莎握手。

## 二二 一個不重要的原子

在蘇維埃宿舍的小房中，謝爾介在他的小燈旁邊一直坐到天亮，讀着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他小心地用鉛筆在一定的段落下劃線，在邊緣上作不明瞭的記號。他不時站起來，在室中作對角線的蹀躞，從桌子到面盆架，經過一條塵污的、磨光的地氈。他沉思地用手掌摩擦他的禿頂。他在思想，不能把他的思想歸納起來。他的心中是一團混亂的彩色。他響亮而清楚地，在靜寂中反覆道：

「能力的原則絕不與辯證法唯物論相牴觸，因為物質同能力不過是同一宇宙過程的兩種不同的形態。一切都在方法而不在語言。辯證法是力量。一切物質原素的關係在形態上是無限的，是有規律可尋的。在「物質和能力」的公式中，祇有一個「和」字是可以置辯的。它是靜止的，需要辯證法的解釋。

人應當思想。……人應當分析。……」

他再坐下去，把書拿起來；他又在句子底下劃線，在邊緣上加註。

在隔壁，在波利亞的臥室，是靜悄悄的。她在家。當他走過廊子時，他從地上的玻璃板看見她臥室裏的電燈光。一剎那間他在玻璃板上看見一個模糊的鬚髮的頭影。本來想要進去，他已經把手放在門柄上。隨後，影子消失了。他於是決定還是不進去看她好。假如她需要他，她會叩他們臥室間的便門，或像往常一樣走進來。

手裏拿着書，他用趾尖走到門邊靜聽。波利亞的臥室是十分安靜的。也沒有脚步声，沒有疑問，他躺在床上一——眼中含着從會場走出時的樣子躺着。也許她睡了，因過去幾天興奮而筋疲力竭。假如她能睡，那是很好的；到早晨她會強壯一點了。她不過有一點疲倦，當下感到疲倦的人太多了。她祇需要休息。在戰爭時快樂的；她在那里學會放懷大笑。她在婦女部努力工作，她在那里常常大笑。但現在來了一個新階段，她就在這打擊下消沉下去了。她所需要的只是休息，多瞭解一點現實。他自己不應當睡；假如她需要他的時候，也許她會喊他，或像往常一樣到他這里來。

「清黨」。委員的瘦臉和留聲機一般的聲音。這一切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這完全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小事在一般的歷史過程中有什麼重要呢？不是他，祇是有關的一切；他不過是全體中一粒微塵罷了。

披着絨毛外套的金銀色的燈蛾從敞開的窗子飛進來。它們環繞、撞擊那個小燈。向臥室中央飛着，像弛緩的琴絃一般哼着，它們彷彿把臥室擴大；他感到他是孤獨的，許多不可知的變化在他前邊。他走到窗邊，向外邊的黑暗張望。這是十月，不過還溫暖；在溫暖和黑暗中，已經含有凋冷、靈微、和落葉的氣息了。市鎮陰影下的石頭中間（街燈還沒有點起），是一種深沉的寧靜。祇有遠處，在車站上，人

可以聽見狂叫的汽笛和破玻璃一般作響的貨車。在那邊，在羣山以下，在海灣以上，閃出一匝電光的星。那是復活的工廠。在碼頭上和輪船上，人可以看見零落的光點，和在水中起伏的閃光，反映着這些照耀的燈火。

有一時，謝爾介陷入半睡狀態中，他看見緩緩走着的父親，光着腳，穿着破短褲，快樂地笑着。

他的父親站在他前面，手放在椅子上，含混地叨咕着一些可怕的胡話。因為這種荒謬的夾雜的語言是不可瞭解的，謝爾介慌張起來。他麻木的坐住，想起身去打他的父親，但不可能。他的父親在向他的擺動手指，拉着鬍子，快樂地笑着。

一場夢。醒來時，他的心在猛烈地跳動。在波利亞臥室的門後，發出巴丁的深沉的低音。鐵床震響起來。波利亞的聲音變了：分辨不出她在哭或在笑。又靜下去了。

他的心跳得慢而深，他的血燒灼它。他那禿頭和顫顫的血管脹起來，僵僵着，他走向門去。他聽。他舉着預備打擊的拳頭站了一會。隨後彷彿一個鐵搭捉住他；他的拳頭慢慢地垂下來，伸開了。打着冷戰，面色蒼白，目瞪口呆，邁着疲乏的、軟弱的步子，他走向他的床去。他站住聽了一會。然後躺下。他又起來，又聽了一會。開始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脫衣服。熄了燈，用氈子蓋上頭，不動了。

## 四 斷 片

在早晨，在照常的鐘點，謝爾介睡醒了即刻起身。他匆匆地但澈底地洗過。手裏拿着毛巾，他站在整夜未關的窗前。房內是冷的，一個冷戰溜過他的脊骨，使他覺得新鮮，精神起來。天空是像在夏天一般的深藍色，遠處的空氣是透明的，黃金色的。下邊的房舍在太陽下閃光，房頂戴着曉露發光，因了天

空的反映彷彿也是蔚藍色的。在工廠上邊的山頂上，積雪在燦然地閃光。在遙遠的山谷裏，在石坑和樹林中間繞着，一列貨車像一條紅蟲一般爬行。他可以清楚地辨別具有黑門的小方車廂和愉快地轉動着的車輪。一圈一圈的蒸氣在從煙中飛出，好久沒有消散，在淡紅色的雲中轉來轉去。秋天的氣息是甜的；土壤的辛辣氣息以洶湧的清涼的波浪傾注進來。那是爽快的，新鮮的，光明的，滿有陽光的。

「清黨」。……帶着重複的人影的大鏡子和枝形燈架。他那昏亂的老實的回答。一切彷彿十分遙遠，十分無足輕重！血液把新的氣力送進他那健康的身體，他想用沉重的勞動來發達他的肌肉。在窓前站着，他在揮舞他那雙需要運動的臂：——二——三——四！

波利亞。……像一個影子。一種沉悶的痛苦落在他的心上。

她不會到他這里來，她並不需要他的友誼。這一次她要祕守夜間的遭遇。這是他的痛苦，祇是他的痛苦。她的痛苦使她彷彿更接近，更親愛。他永不會將他的痛苦告訴她，因此她也就永遠不會知道。她是強壯的，知道怎樣笑，將有一天帶着一個微笑與他相見，像朋友一般招呼他。親愛的，親愛的波利亞。……

他拿起文書包來，走到廊子裏去。波利亞的門是關閉的，她的臥室裏是安靜的。她睡了。讓她睡吧。她應當休息，靜養，這樣她將來就可以快樂地微笑了。

到了黨委員會總部，他走進清黨委員會的辦公室。

雖然是在清晨，那個帶鐵窗的黯淡的房間發出便宜香煙和潮濕的氣味。有幾個人站在桌邊，他們的臉好像大病新愈的人的臉。兩個垂肩的人盲目地與謝爾介相撞；他們曾經與他在人民教育委員會一同工作，靜默地，盲目地，像挨了打的動物，他們踉蹌地走出門去。隨後謝爾介聽見舒克的叫喊。

「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打擊，親愛的同志們。那些是應當從俄共中逐出去的人。關於勞働者，他們

曉得什麼？你們一切作爲不過是照顧你們自己的肚子，讓工人們受罪！你連我的面目還不認識，你憑什麼把我請出去，你這個豬鬻？你同我一塊吃過粥嗎？你在搗什麼亂——你自己既然是毫無價值的！」

那個瘦子坐在桌邊，冷峻，不聞，專心自己的事，他在從卷帙浩繁的文件中看一些什麼。當舒克喊出來後一句話的時候，他睜起眼睛，注意地凝視舒克。

「同志，假如你自以爲是一個共產黨員，你爲什麼不多表現一點自制力。我早就告訴過你了——」

舒克帶着扭歪的臉衝向他去，用拳頭槌桌子。

「因爲你給我那一切侮辱，你要我向你道謝嗎，你這個可惡的豬鬻？這就是你所要的吗？我早就偵察你們，你們這些投機份子，發國難財的人！我就要把你們全體揭穿。你們終歸得到你們的報應！」

那個瘦長的人照舊非常冷靜，好像舒克喊出的話與他毫無關係。他僅祇漠然地向站在牆邊的另一同志說道：

「納契加索夫同志，把關於舒克的文件檢查一下，放在一邊，預備在今天委員會的會議中重新考察。」

他又用他那冷峻的眼光凝視舒克。

「舒克同志，你現在已經完全毀掉所有重新入黨的機會。你你自己充分地表現出一個有害的破壞份子。今天我就要提出永遠開除你的問題。如果你再這樣咆哮下去，我就要請那位守衛的同志用武力把你驅逐出去。請離開這房間吧。」

他又開始看他的文件。

兩眼發黑，面色變紫，舒克咬牙切齒。隨後，他看見謝爾介，像尋人保護一般走向他去。

「你看這是什麼事，我的親愛的謝爾介。讓我們警守，觀察，研究。……」

作了一個氣餒的姿式，他離開辦公室。

替謝拉茲面對桌子站着。他轉動他那大的充血的眼睛，固定地凝視桌上的文件。他的雙顎像石磨一般不停地轉動，在他那緊閉的嘴角中有一堆乳白色的沫子。謝爾介見他總是靜默的；從不會見他工作，兩年以前，他曾加入農軍，在那里他領過一小隊人；在戰爭時他是首先進入市鎮的人。

他彷彿因見一種尖銳的東西把眼睛睜起；他一面戰慄，一面走向那個瘦子。他把他的手指頭大大地分開，作了一個手勢。

「同志，你爲什麼在開玩笑？讓我親眼來看。——空話有什麼用處？讓我看那文件。」  
瘦子的眼中閃出驚訝來。

「我已經告訴你了，同志：你已經被開除黨籍，因爲陰謀和破壞的緣故。我沒有時間同你開玩笑。你可以提起上訴。」

替謝拉茲呆在先前的姿勢中，他的雙顎重新轉動。

「呵，事情就這樣地作法，謝爾介，親愛的同志。你瞧，仔細的瞧！」

謝爾介走到桌邊，詢問關於委員會的決議。從昨天起，他就從內心知道他將被開除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假如他問自己，他也答不出來。不過他完全相信了。

「是的，你已經被開除。」

「根據什麼理由？」

「我現在不能把報告讀給你聽。到適當的時期你將接到一份，你便知道所根據的理由。假如你不滿意，你可以上訴。」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謝爾介。



謝爾介一聽到他一番話，他的心臟跳起來，他感到一種突發的惡心。這不是他，是別人，在向那個瘦子用啞聲的低語說道：

「你知道，這對於我是政治生命的斷送。你懂得嗎，同志？」

「是的，我懂得。這是政治生命的斷送。」

「那末，究竟爲什麼？」

「有一些嚴重的理由。」

謝爾介想走開，但不能移動他的腳。它們彷彿比他自己還要重。窗外沒有太陽，祇有天空一道紅色的反光。於是他想，太陽在這種濕霧裏照耀是多麼罕見；他又看見蔚藍的天空和附近車站貨倉的藍色大堆。他不曉得他怎樣從桌邊走開，也記不起他先前站在什麼地方。

舒克在緊握他的拳頭，在悲慘地笑。

「喂，你來啦，謝爾介；多麼好的工作，啊？但巴丁留在黨裏；施蘭，哈普珂以及所那一羣醉漢都留在黨裏。哈，官僚們可以快樂的唱歌了！但沙夫殊克已經從我們的小組裏被趕出去，梅荷娃和你都被開除了——現在更舒服了；現在一切都於他們有利了。不過我就要教他們知道漁人怎樣捉魚！我就要知道怎樣收拾他們。」

普謝拉茲癡癡地顫抖，又把手指像扇子一般伸開。

「同志，你爲什麼在開玩笑！你爲什麼在說空話？讓我親眼看一看你寫了一些什麼？」

那個安靜的人的眼中又起了一陣驚異。他短視地俯在文件上，用一種疲乏的音調說道：

「納契加索夫同志，把普謝拉茲的事件的決議案給他看。」

普謝拉茲穿着沉重的靴子辟辟拍拍地走近另一張桌子，那個壯健的委員把一張寫滿字的紙給他看。

『喂。讀吧。你能讀俄文嗎！』

他用手指點在紙的中央。

『媽的，你這個狗娘養的！』

用發狂的燃燒的眼睛，普謝拉茲瘋狂地凝視納契加索夫同志灰色的瘤子；他的牙齒像小鎗彈一般在震響。

他並沒有看那張紙。他用拳頭在自己的耳後重重地打了一下，然後一種滿有痛苦和恐怖的尖聲叫出來：

『你已經把我清出去了——。你已經把我清出去了！我要把你清出去——！啊！』

室中響了一鎗，注滿了烟氣。

普謝拉茲躺在地板上。血液從他那打穿的腦袋中流出來。那個瘦委員坐在桌邊。他的臉是蒼白的。他那一雙張大的眼睛好像瞎子的眼睛，沒有一點表情。謝爾介永不會知道他怎樣離開那辦公室。當他恢復知覺的時候，他看見希德基在他旁邊。他在向他的齒縫中灌一杯水，叫喊着，費力地呼吸着。

『喝吧，你真該死！不要像女人一般哭。你要明白，一切并非在這里決定。還有上級機關呢。黨委員會不會放過這種事！假如他們喜歡，他們也可以把我從黨裏清出去，不過我不能放過這種羞恥。』

謝爾介躺在沙發上，他的全身因嗚咽而顫抖。

## 第十七章 向將來突進

### 一 『我們要前進！』

工廠定在將近的十一月內布爾什維克革命週年紀念日復業。爲要把歷史的勝利的週年紀念日與當地經濟前線上第一次偉大的勝利關連起來，市蘇維埃決定在『共產國際』俱樂部舉行一個莊嚴的大會。

清黨工作已經終結，但勞働之宮的廊子裏還聚有流汗的擁護的人們，滿有藍色的烟，窒息的混亂，忍耐的期待。人在一羣一羣地聚集；他們汗濕的頭髮緊貼在前額上。他們低聲說話，看來像一些病人。工農視察已經有幾天，安靜而不張揚地，在進行一種嚴厲的檢查。

像往常一樣，格利坐在他的私人辦公室裏，緊閉着門，從十一點到兩點接見來賓。在他的門內滿有平靜和肅穆的氣象。

這機關，雖然複雜，却在平靜而有力地工作，具有與先前一樣多的職員。不過漂亮的專家們比先前蒼白一點；狼狽，帶着焦急的眼睛。在那些伏在書本和文件上的僱員中間，看不出什麼興奮或恐怖，彷彿與沒有工農視察在這裡時一樣；彷彿沒有人知道它的意義，以至不知道一種視察在舉行。

格利把他的時間分給工廠和管理處辦公室。他在建築物中間，在作坊中間，在塵土、原料堆子、勞作的喧聲中間奔走，勉強抑制着自己不去抓一件工具親自來參加工作。在修理場裏，他同沙非利耶夫吵起來了。這人是舊工人中的一個，性情乖僻，不善交際，默不作聲。他時時停下工作，大聲地咳嗽，吐

出黑色的濃痰。在這樣一個時候，格利從他的手中把工具搶過來，用肩膀把他從板凳上推開。

「你在這里胡混什麼，媽的！你以為你在給不相干的人作工嗎？」

沙非利耶夫，木然失神，用充血的眼睛凝視他，咳嗽得喘不過氣來。

「你不應當在這里荒廢時間來吐痰，眨眼，噴鼻涕，要工作呀。每一秒鐘對於我們比一生還貴重呢！」

他在叫喊，咒罵，揮舞螺旋鉗，滿臉通紅。沙非利耶夫用肩膀把他推開，搖他的鬍子，向拳頭上吐唾沫。

「你自己懂得什麼，你這個刮淨臉的傻瓜？我已經在板凳上作了許多年的工。我是一個旋盤工人和裝機器的工人，我知道我的職務，他媽的！而你，喂——你還頭毛未乾呢！你還是個軟弱的孩子呢！當我用背來運貨的時候，你還在你母親的懷裏呢。現在你却像司令官一般在這里擺架子。」

「我——我要唾你的老鬍子！有許多人像你一樣，總要說大話，吹他們是何等奇妙的工人。你所關心的祇是你自己的肚子！對於一般勞工問題和生產，你一點也不曉得——在你看來，一切沒有意義！」

沙非利耶夫，高舉着拳頭，在咆哮；他的樣子像一頭蒙茸的老看家狗。

「多嘴的雜種！滾你的蛋，該死的畜生！」

繼續工作着，工人們在笑，在愉快地叫。

「給殊馬羅夫一個嘴巴，老鬍子！幹下去！」

「打他的歪臉，殊馬羅夫！喚醒這個老傢伙！」

格利定了一定神，把工具拋在板凳上，然後縱聲大笑，全作坊都充滿了他的笑聲。

「好了，我真是一個傻瓜，一頭驢子！不要發怒，老朋友！我的手在發癢，我發了狂！」

他跑去另一部門。

火爐和壓搾機的修理差不多完工了。鐵道已經在工作。輪子在轉動，滑車叫進山中去。不過，直達碼頭的空鋼纜依然無聲，它的那些吊運車宛若凝結在空中；在它底下的安全網鏽得變成紅色。在工廠的鐘樓上，那個已經停了三年的七尺的白錶，又移動它的長短針了；並且，在夜間，被一個弧光燈照亮，把時間表示得非常清楚，人在一哩外也可以看見。

箍桶間已經從事開工的準備。工作竟已經修補好，垃圾和污穢的東西也清除了。釘子已用貨車從貨倉裏運來。沙夫殊克，大量的流汗，滿身灰塵，在叫喊，在咒罵——桶匠們是最長於咒罵的。他和他的伴侶們匆忙地在場中各處奔走，預備着一切。

格利每天去機器間，在這裡，這地方的勢力變化了他。光線是深藍的，靜止的。窓玻璃、瓷磚、都潔淨得閃光；狄則爾動力機閃出黑色的和銅色的光。空氣中有一種從活塞和輪子上發出的溫柔的歌聲。……這種嚴肅的青春的金屬音樂，雜在煤油和精油溫暖的氣味裏，使格利從內心感到健旺和慰安。這些溫柔的歌曲彷彿在他的心中起了反響。牆外一切彷彿是不重要的，渺小的，應當拋棄的廢物。祇有這裡纔能找出重要的，有關係的，有意義的——在這些十分牢固地站在相連的方形裏的黑祭壇之柔和的錚琮聲和嘆息聲中間。在安全柵後邊，他用很長的時間凝視巨大的飛輪，寬闊的紅帶，像帶翅一般馳着，像活了一般動着。在目不能見的、寂靜得幾乎可怕的飛輪附近，熱的濕的氣流泛濫到格利的手上和胸上。入了迷，他完全失去時間的意識，他的思想被攝入這種鐵的飛翔；他站在那里，不關心外邊的生活，沒有思想。

布林沙總把他從這種陶醉中喚醒，他捉住他的臂，靜默地把他拖向大窓子，透過窓子，他可以看見閃光的無限的海，以及山頂中間的天空。

布林沙與他去年春季相見時完全兩樣了。固然，他戴有同一的薄餅一般覆在鼻子上的油污的便帽；固然他有像帽緣一般外突的同一的鼻子，同一不整齊的尖銳的頰骨和下頷，同一像濕的爛布一般的棕色鬍子。不過那一雙眼睛現在是冷靜的，專一的，像狄則爾的鏢和銅一樣閃光的。他不再叫喊了，祇留意傾聽機器的錚琮聲和呼呼聲。

他們的對話總是這樣開始的：

「喂，司令官？」

「喂，親愛的朋友？」

「喂，還有什麼？」

「我們要前進，布林沙！」

「我們不會喪命吧？」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瘋了嗎？我們就要拉你入黨，你這個老雜種；這樣就可以堵上你的鳥嘴。」

「哈，司令官，你同你的黨都滾蛋吧！我要一個黨做什麼，當我手上忙着機器的時候？黨在那邊——機器在這邊。我不懂得黨，但我懂得機器。它們應當繼續不斷地工作。我沒有閒工夫瞎扯——請吧，司令官！」

他突然停止，邁着柔和的，隱定的步子，有着微圓的肩膊，不向四週張望，他投入狄則爾中間的暗黑通路。

有一天，在視察塵灰迷漫的各個建築物的修理工程時，工人們的踐踏和叫喊中間，克利遇見了克利思特工程師。技術家眼中的奇特的凝視屢使格利吃驚。它們帶着感情和迫切的疑問冒火。克利思特輕輕地挽住他的臂，他們走上棧道。他們並肩走上高塔的平台，那就是他們可紀念的晚間相見的地方。在他

們右邊，往下看，狄則爾在低語，隱藏起來的動力機柔和地歌唱。在建築物的屋頂上，木偶一般小的工人們的形體在爬行。鋼板帶着迴聲震響；錘子像小鎗和大鼓一般敲打。建築物的窗子不再是黑色的缺口的，乃是閃光的有顏色的了——反射着藍色的天空和火紅的太陽。

秋天的空氣是明淨的，歌唱的，爲本來屬於夏天的太陽浸透的。在海灣上，海鷗劃出閃光的白色的曲線和環形。到處，在空中，在腳下，在實體的石頭內，可以聽見一種不清晰的潛伏的微聲。在附近什麼地方，有一種鑽透鏽鐵的鑽子的尖叫聲。

巨大的淡藍色的圓柱，向上聳起的煙突，八十公尺高。它們的冷喉嚨不已把下邊徐徐燃燒的地獄的火報告出來了嗎？

格利拍克利思特的肩頭，大笑起來。

「喂，技術家同志！一切都在好起來！當一個傻瓜說：『我有力量』，他已經不完全算是傻瓜。那末，假如他前進不已，不加遲疑，他就是一個聰明的傻瓜！我們共產黨員像傻瓜一般作夢，不過究竟不算太壞，技術家同志。在大革命的週年，我們就要開動這帶着火和煙來震撼的大東西。」

克利思特工程師勉強地微笑；他還保持往常嚴肅的自大的態度。他突然握住格利的手。

「殊馬羅夫，我請你忘記我對於你和其他工人所犯的大罪過。從前使人們死亡和受刑的記憶，使我一點也得不到平安。」

克利思特帶着恐怖和希望凝視格利；他不能制止他的手的顫抖，也不能把頭挺直和穩定。

格利向他正視，眼中閃着鋒利的光點。他的臉突然變得呆板，固執，可怕，像一個屍的臉。不過這祇是一秒鐘的事，隨後他的牙齒在一種微笑中露出來。

「技術家同志，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是過去的了。在那些日子，我們彼此下毒手。但要記住

這一點：假如你那時不救我的老婆，到現在連她的骨頭也沒有遺留了。現在你是我們一個最好的工人——一種奇妙的智能和黃金的雙手。沒有你，我們不能成就什麼。祇要看，在你的指導下，我們已經完成怎樣一種驚人的工作。」

「我的親愛的殊馬羅夫，我決意貢獻我所有的知識和經驗——終我一生——給我們的國家。除了同你們大家在一起的生活，我沒有另外的生活；除了我們為建設一種新文化的奮鬥，我也沒有別的工作了。」

格利第一次看見克利思特的眼中滿含眼淚，他的眼淚使得從來看不見的深處也成為明顯的了。他的眼中所含的那些東西大過他的眼睛，大過他自己。

格利握住他的手，大笑。

「那末好啦，荷曼·荷曼諾維契，讓我們做朋友吧！」

「對的，殊馬羅夫，我們就要成為朋友了。」

工程師邁着穩定的步子走開，倚着他的手杖。

## 一一 灰燼

清黨以後，黛莎不再睡在家中了。她已經遷入波利亞的臥室。當她接到下面的短信時，她便去與她同住：

我覺得我病得很重。黛莎，雖然我到處行走。吃飯說話，表面上沒有半點毛病。不過我什麼都看不見，在白天，



我好像一頭被獵的野獸；夜間在我不過是一個冗長的惡夢。天天如此，我覺得我再也不能支持了。沒有疑問，我真是病了。祇有你可以幫助我，糾正我。以一個朋友的資格，我請你來，與我同住，幫助我振作起來，強壯起來。現在是半夜，我正坐在謝爾介的臥室裏。我每一個夜間都坐在這裏。他是很疲乏了，不過像往常一樣勇敢，溫和，仁慈。他照顧我如同照顧一個小孩。爲了我的緣故，他準備整夜不睡，當我離開他的時候，他不讓我穿過廊子，乃要穿過通過我自己的臥室的門。我恐怕謝爾介會緊張太過，衰弱下來。一種改變在我的靈魂中進行。什麼樣的改變呢，我不曉得；不過我曉得，假如你肯同我住幾天，一切會再好起來。

在那晚間，黛莎，臂下挾着一個包袱，往市鎮走去，邁着去婦女部辦公時同樣的快步。隨後她又回來拿一點鋪蓋，不要同格利喝晚茶了。

「喂，格利，你可以理家，使你自己舒服。我現在來拿我的東西，我就要走了。」

格利在驚慌中凝視她，從椅子上起來。

「又一驚人舉動！不過等一下，你還任什麼都不會告訴我呢？你把東西拿去什麼地方？你要去什麼地方？」

「當你有一分鐘的空閒的時候，去梅荷娃同志那里找我。我們就要住在一起了。梅荷娃同志犯了一點兒毛病——必得把她調理好。使他恢復工作能力。」

「你要用多少日子去調理梅荷娃同志呢？」

「我不曉得。當這匹母馬再跑起來時，我們要加倍地約束。我們應當盡可能地不使梅荷娃同志脫離黨的隊伍。」

「是的，那是真的！他們這一次清黨算開够玩笑了！」

「好的，我要走啦！但不要期望我很快地回來，格利。我不知道會有怎樣的變化。」

他們靜默地握手，不知所措。在他們的微笑中，無聲的言語顫抖；眼與眼相避，爲一些未解答的問題變暗。

他們靜默地站立，微笑着，手握着手，想把停在他們的喉中的話說出來，但不能。

「好的，我要去啦！」

「是的，去吧，假如是必須的。」

他送她出了大門，剛到門外，他又握住她的手。不斷地在微笑，但是沈默的。格利覺得黛莎並不像爲工作和出差離家那樣簡單。這一次黛莎把所有已往的歲月永遠帶走了。也許她永不回來了；也許，在這大門前在她這最後一瞥中，是對於過去的悵惘和想及新路的愉快。他再也不能像一個主人一般對她說話。他不能說：「黛莎，我不准你走。我比波利亞同志更需要你。沒有你，我就沒有溫暖的舒服的家，我的床也將變冷而且垢污了。」

他沒有權力說這種話，因爲黛莎已經把那種權力從他手裏取去了。當下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祇是一個「人」，力量與他相等——一個曾經負起過去幾年來一切重擔的人。黛莎不僅是一個妻子；她是一個有着強有力的手而沒有她過去對於家庭和丈夫的依戀的女人。現在她要走了，也許不回來。她將留在遙遠的地方，對於他，將像別的女人一樣生疏。好的，那又怎樣？直到現在，他們曾經同住一個臥室，起先分開睡，隨後又合起來，不過格利不能有一時忘記那件重要的事：舊日的黛莎不再存在；存在的是另一個，一個新的黛莎，她可以走開，永不回來。

他們的結婚生活最後的一根線斷了。努爾珈，他們的小努爾珈已經死了；有過一些日子，他們的共

同的悲傷，藉了眼淚和痛苦，使他們親密起來。不過現在，這些日子又像他們已往戀愛的日子了。清黨已經過來，一個重大的責任的時期：他對工廠負責；他對婦女負責。當他們在飲茶時相遇的時候，他們感到努爾珈的死割斷他們共同生活最後的蔓藤。他們應當各自形成他們的命運：沒有時間作個人幸福的夢了。這種夢在過去對於他們自己，對於主義，都是無意義的，有害的。隨後，清黨告終，梅荷娃病了；婦女部全部指導工作落在黛莎身上。在黨委員會中，當他們遇見她時，每一個人說：

「現在黛莎是勝任愉快的！彷彿她過去總站在婦女部的前頭。」

她也知道，像所有別人一樣，她在婦女部的領袖地位快要由「臨時的」變為「永久的」了。

現在，在這最後一次與她訣別時，格利本想對她說一句嚴肅的、重要的從靈魂中發出的話。但他不能，他不知道說什麼。不過，如果有，現在必得說。如果現在不說——就永遠不能說了！他是不敢說：黛莎知道怎樣直覺地、聰明地聽他，但她總用她自己的話來回答他。而她自己的話偏不是格利所希望的；這些話使他太痛苦了。

「好的，走吧，小黛莎。我真不瞭解我們共同的生活。……祇有鬼知道這其中是什麼。……我們一定要從頭做起。」

黛莎從他的手中退出她的手；她打量他，蹙着額。

「有什麼要瞭解，格利？我永不會成爲先前的我了；我不再是專伺候你睡的女人了。假如你願意，你可以作一種使你喜歡的安置。你可以找一個適合你的口味和力量的女人。世界上有的是傻瓜呀！」

「放屁——！爲什麼你不明白地告訴我，你不再愛我了，從此拉倒呢？」

黛莎蹙起額來；她的眼睛煩惱得發暗。

「好的，假定我告訴你是這樣，格利？假定我真地告訴你，我不再愛你了？」

格利茫然地大笑，他那焦乾的舌頭燃燒他的嘴唇。

「好啦——那末我應當說「完了！一切都完了。現在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既不能用武力，也不能用愛情。」我應當獨自受苦。……不過說你不愛我，那完全是胡說——！」

「我不知道，格利；也許我不愛任何男人，也許我愛——。我愛你，格利；這是真的——不過也許有的時候我也愛別人？我不知道，格利；一切都被破壞了，改變了，紛亂了。大概愛情也必得作不同的安排。……好的，現在我走了，格利！」

他的口是乾的，他的心房爲痛苦所壓榨。在他後面，家：一個漆黑的空虛的滿有蛛網的寓所；在前面，大路，黛莎將沿着它走去了。

「走吧，黛莎，否則我就要發作了！」

黛莎剛走了幾步，摩提亞便從她的大門內出來。她像一隻肥鴨一般蹣跚而來，有着大肚子和飽滿的奶房。她臉上有粉刺，眼旁有藍圈，這眼睛是馴服的，疲勞的，認真的。在未走近他們以前，她便搖手，微笑。

「喂，你現在就要走啦，像一個老處女一樣，呃？你已經得到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你還不肯作他真正的老婆。我真想重重地打你一個嘴巴！一個女人應當養孩子，她偏在到處奔走，這個母狗！現在看她，拿着包袱走下去，拋下她的丈夫！我喜歡把所有這些好女人綁在他們的丈夫的床上，然後命令她們道：「養幾個小孩出來，你們這些母狗！你們的責任就算盡了！與你們的丈夫同睡，養一大些小孩！」看看我的肚子！假如你知道，我現在就要每年養一個小孩。我就要作一個女人，而你不過是一個不養孩子的長舌婦。」

黛莎走上去，用她空着的手圍住摩提亞的肩膊，大笑着。

「你呢——你不過是一隻孵卵的母雞，摩提亞！人看見你會說：這不是一個女人，祇是一個肚子。」

她輕輕地拍她的肚子。

「哈哈！我就要到你那該死的老婦女部去。我就要站起來，在你們大眾面前脫去我的衣服，並且喊道：「來呀，女人們。鞠下腰，吻我的肚臍！」」

他們大家一起笑起來。

黛莎在走向牆壁的裂口，沿着茂草中間的小徑，臂下挾着她的鋪蓋。格利在等候；黛莎將在這里轉過身來，向她擺手。她沒有轉身。她的紅頭巾在裂口間閃動了一兩次，隨後在牆後消失了。黛莎每天都像這樣出外，不到夜晚不回來。有時她在鎮外留若干晝夜。那些哥薩克村子還沒有平靜下來；土匪們在山中遊行，隱在深谷裏邊。黛莎的旅程時常引起他重大的憂慮。

但現在一切突然顯露了，暴戾的，生疏的；這寓所，花園小徑，小花園自身，以及分開他和黛莎的像牢獄一般圍住他的牆。這空虛的，黴污的臥室現在還有什麼用處？小花園和小石頭院子有什麼用處？黛莎已經臂下挾着鋪蓋走了；她已經連環也不回地走了。她用陌生人的話同他交談。她已經走了，也許不回來了。黛莎沒有了，他是孤獨的了。努爾珈已經死了。沒有黛莎。沒有努爾珈。他是孤獨的了。一種可咒詛的生活！它好像壓榨機：它毀壞一切，命運，習慣，愛情。

摩提亞在斜着眼凝視他——好像一隻母雞。在她的眼中——滿有母性和內心的喜悅——淚珠閃動，顫抖。

「啊，格利！對於你們兩個親愛的人兒，我感到何等的憂愁！何等悲慘的命運！黛莎已從她的家中走失了。她不再存在了，格利。你的小女兒已經死了。你是孤獨的了——沒有家，沒有溫暖的地方，好

像一個流氓！但不要抱怨，格利。玩火的人，被火燒了。在你們中間，小努爾珈像火星一閃。啊，我多麼憐憫你——！」

他轉過身來，背向着摩提亞，開始裝他的烟斗。

「不要緊，摩提亞，火并不是那末壞的。當你知道你所走的方向時，當一個人信得及自己的腳和眼時，你不需要太怕火，不論大小。我們在戰爭，在建立一種新的生活。一切都在變好，摩提亞，不要哭吧。我們就要把一切都建設起來，媽的！照這樣子，我們自己就要驚奇我們自己的工作。時候就要來了。……」

「啊，格利，格利！你已經毀掉你自己的家！」

「那算什麼？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的，摩提亞！假如舊家已經毀了，那就是說，舊家是不很好的。你好嗎？小孩什麼時候出世？」

她祇用眼睛笑；歡喜湧上她的臉。

「在一個月內，格利。你知道，你就要作教父了——不要忘記呵！」

「那很好！那對我很合式，但有一個條件：假如我看見有教士在你家裏，我一定把他放進一個弔運車，然後把他山繚道送到木倉裏去。我要安排爲你慶祝，摩提亞——我們要放汽笛！我們要使你的小兒子成爲一個有榮譽的工人。」

摩提亞快樂地大笑；格利，並沒有回家，走下去工廠的小徑。

## 三 東北風

十月尾帶來一些意外的事。

在二十八日的夜間，施蘭被逮捕，即刻被送去區中央。同一夜間，經濟委員會和工廠管理處的專家們有一些被逮捕。在三十那一天，黨部職員中間起了很大的激動。希德基被調去中央委員會的地方局；巴丁被派作區經濟委員會主席。特務委員會主席希比斯，被派去西比利亞一個遙遠的部分。

這些事已被期待了許久了；人會低聲談到它們；有過謠言和不安。每人期待過這些事，這些日子已經滿有緊張的預期。不過當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爲它們的突兀和實現所震驚。

每天早晨，在一定的鐘點，謝爾介帶着他那不整齊的文書包去黨委員會，他的禿頂在頭上閃着光。他輕輕地走路，僵僵着，他的眼睛繼續地發着疑問。每天他按時地正確地作好黨的工作，鼓動宣傳委員會和政治教育局的工作。他永沒有缺過一次會議的席，即使他的出席是不必要的。他不對任何人談清黨和他的開除，也不談到他對於恢復黨籍的努力。彷彿，除了分配給他的工作，對於他，再沒有什麼是重要的。自從他離開清黨委員會——就是他們通知他決定開除他的那一天——他永不會回那里去。他不請任何黨部職員幫助他，他也沒有任何怨言。不過他那紅禿頂和長鬚髮的頭顱彷彿比從前更大，更沉重了；他的眼睛，透過紅色的濕潤，發出一種痛楚的燒熱。

他從清黨委員會的報告中接到一個簡明的摘要，他用了對其他文件同樣的注意來誦讀它。

## 項目

伊伐普、謝爾介、伊凡諾維契。俄共（布）黨員，一九二〇年入黨，

黨證號數……前爲孟什維克。知識份子。

因是十足知識份子和孟什維克，使黨蒙受腐化影響，故加以開除。

黛莎把摘要拿給他。他正坐在鼓動宣傳委員會裏，在孜孜不倦地修改一篇送去各組的關於工人合作社問題的論文。黛莎親切地銳利地凝視他，皺着眉。第一次她對於謝爾介驚奇起來——他爲什麼這樣平靜、漠不關心？他爲什麼緘默？他在想別的事情嗎？

「伊伐晉同志，應當立即提起上訴。僅祇說着『滾他們的蛋』是沒有用處的！我們應當拚命地進攻，即刻，盡可能地注意這件事。」

他用他濕潤的眼睛向黛莎微笑，從他的文書包中取出一頁寫滿字的紙來。

「我已經上訴，殊馬羅瓦同志。這是我的上訴書的謄本。我把它交給希德基。黨委員會正在爲我請求呢。」

「假如你需要一張證明書，伊伐晉同志，我即刻可以寫一張給你。這是一種不名譽的侮辱。你和梅荷娃同志都不能被開除的。」

「假如你以爲一張證明書是必要的，殊馬羅瓦同志，可否請你寫一張交給希德基？」  
他從椅子上起來，羞怯地微笑着，向黛莎伸出他的手。

「沒有一刻忘記，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黨員，我應當不間斷地工作下去。」  
「那是不錯的，伊伐晉同志；不過你應當行動，振作起來，不要總坐在椅子裏。」

「到現在還不會有這樣的需要。需要時，我將站起來，去所有應去的地方。」



黛莎又留意地凝視他，又在驚奇中蹙額。隨後，她微笑了，迅速地離開那辦公室。

波利亞最近已經被送進一個療養院。自從黛莎搬進波利亞的臥室，謝爾介不再來看她。她也不會去看他，也不會開通他的臥室的門。她已經忘記他；他那些不眠的夜已經從那個少婦的記憶中消失。他時常聽見她和黛莎兩個人混雜的笑聲和響亮的聲音。在他那孤寂的臥室中，他穿着沉重的靴子來回蹣跚，他的內心是憂鬱的。不過，他又能聽到波利亞房裏的笑聲，總歸是快樂的。

那末，祇有一件事是必要的：黨和黨的工作。沒有個人的生活。什麼是他隱在看不見的深處的愛情？什麼是使他心中痛苦的問題和思想？一切都是可咒詛的過去的殘餘。一切來自他的父親，他的青春，知識份子的浪漫主義。這一切都應當連根拔除。這種病態的幻想應當加以摧毀。祇有一種東西——黨；他一切所有，直到最後一滴血，都應當獻給它。無論他能否恢復黨籍。都沒有什麼分別；他，謝爾介，伊伐晉沒有個人的存在。祇有黨，在這偉大的組織中，他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項目。但那一天他又在感受舊日的痛苦。

希德基的房裏是非常的安靜，窒息。巴丁，格利，黛莎，盧哈伐，和希比斯都聚在那里。謝爾介看見他們都在那里，有點氣餒，預感到一種爆炸。所有的人都是很認真的，嚴肅的，冷靜的，一些問題沒有經過討論就決定了。你祇聽見希德基粗啞的聲音，誦讀着。

「對於這計畫有沒有反對？那末，通過。慶祝會最後的計畫如下：在早晨的時候，各分隊要在他們本區齊集——」

盧哈伐舉起手來，粗暴地打斷希德基的話。

「帶住！對於這一切我們知道得很清楚。說下去！」

格利站起來，向希德基伸出手來。

「帶住，殊馬羅夫。問題已經解決。再沒有討論的餘地。住嘴！」

「你是什麼意思——住嘴？我反對「向勞動英雄們致敬」這一項。這一項應當取消。什麼勞動英雄？他們建立過什麼偉業，使他們成爲勞動英雄？那是不應當的，親愛的同志們！我并非專爲我個人說話。請許我對你們說明我對於這一項的觀點——」

「殊馬羅夫，關於這一項不能有什麼保留！你在胡說什麼？白癡！」

希布斯照往常那樣坐住，辨不出是在厭煩，休息，夢想，或想他永不肯告訴任何人的別的事情。巴丁胸靠桌子的坐住，靜默，沈重；推他也不會移動，打他也不會感覺。黛莎在微笑，她的臉緋紅了。彷彿她要大叫，彷彿期待使她顫抖；彷彿她期待引起一場爆炸的那一句話。

他的皮衣震響着，巴丁從他的手上擽起頭來，用黑的、陰沉的眼睛凝視格利。他從椅子上斜靠出來，把手放在格利的胸上。

「你這里是什麼？」

他用手指輕叩那個「紅旗勳章」。

「哦，那是——」

「喂，請不要扮演酸武士吧。假如你是謝爾介·伊伐晉，一個羞怯的知識份子，你的謙遜才是可解的，真實的。不過這對於你一點也不合式。」

血液衝到格利的臉上來，他的眼睛濕潤了。他從巴丁身邊退開，喘着腳。

「巴丁同志，我請你不要勸告我。我要再一次加重地說，這種尊號和等級的愛好必須加以廢除。假如我們要把一切建設在木架上和空話上，我們就不能有什麼成就，他媽的！我已經反對過並且還要反對巴丁同志和盧哈伐同志的提案。假如巴丁同志覺得如此珍貴，那就把「勞動英雄」寫在他的黨證上：

他既得到這個新的徽號，更可以四處去發號施令了。」

希德基用鉛筆叩桌子；他的鼻孔擴張起來，彷彿他在用力抑制內心撩動他的大笑。

「够了，够了，同志們！秩序！」

盧哈伐銳利地凝視格利和巴丁，像一個頑童一般快樂地尖聲地笑起來。

現在格利第一次從巴丁那發暗的眼中看出鐵一般的仇恨。去年春天他的眼也是晦氣的，不過這在那時祇是對於一個新人的力量的警戒和敵意。隨後，這已經成爲好奇心和格利所不瞭解的別的什麼：存活在巴丁血中的、沉重的非人類的什麼。正如去年春天他們第一次相遇，格利覺得他彷彿挨了一下可怕的打擊。

「格利，清醒過來吧！你瘋了嗎？」

黛莎在嚴峻地凝視他，她的眼簾在顫抖，她的眼中含着一种懇求。當格利遇到她的凝視時，他變蒼白了；他的心爲痛苦和憤怒所灼熱。黛莎——巴丁。黛莎，他的妻。……那一次她同巴丁去過哥薩克的村子。深谷中的土匪。……同房同床的一夜，……那麼黛莎過去並非開玩笑。黛莎和巴丁。他呢，所有氣力無處可使。

希德基露出牙齒，大聲地拍桌子。

「我們要守秩序，媽的！安靜，殊馬羅夫！一切都已決定，定了。」

希比斯在扭歪他的眼睛，在帶着一種淺笑靜默地凝視他。

「坐下，殊馬羅夫！一個老練的黨員不應當開玩笑，坐下吧！」

巴丁像先前一樣一動不動地坐着，彷彿用金屬鑄的，惡狠狠地凝視着格利。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殊馬羅夫同志？」

格利在喘息；他把雙手深插進衣袋裏；他不能控制他的心臟：他的心臟填滿他的胸膛，腫脹着，爆炸着，下沉着，爲熱血燃燒着。他從頭到腳在顫抖，他的四肢麻木了。透過窗子海像一個火紅的肥皂泡一般閃光；空氣在燃燒；一陣火紅的旋流充滿空中；天空燃燒；旋轉的白雲也燃燒。他的靈魂中的一切應當用一個大雷來擊碎，使所有的東西散爲微塵！格利，不再能控制自己，舉起拳頭來，用盡氣力叫道：

『色中餓鬼！狗娘養的！』

黛莎捉住的肩頭，她的眼睛綠得像貓頭鷹的眼睛。

『格利，你瘋了嗎？你發昏了嗎，格利？着你自己，格利！』

突然間他們大家彷彿變得渺小，惶惑，鬱悶了。祇有希里斯像先前一樣坐住，帶着一雙半閉的眼睛和一種潛藏的微笑，昏昏欲睡，不耐煩。巴丁，滿懷懶意，又向前靠在桌子上，彷彿在他的辦公室裏討論公事，平靜地冷冷地說道：

『呵，就是這個嗎？可惜你沒有像死鬼營謝拉茲一樣來偵察我。否則你會多知道一點。連謝爾介·伊伐晉也比你知道得多。謝爾介·伊伐晉在這里，你知道，他可以述說有趣的事。但他不能決心這樣作，因爲他怯于造謠。你知道，嫉妬總是短視的。』

黛莎憤怒地站在格利和巴丁中間。在她的眼中，沒有驚慌，也沒有恐怖。

『格利沒有權利說這樣說話，巴丁同志是一個非常好的能幹的工人；很少人像他一樣。格利因爲工作變得有一點緊張過度。使一個工廠復工真是一種可怕的工作——現在的爭吵是沒有價值的。這些該死的男人們——他們總要爲一種小事爭吵，但當他們工作時，他們却像鐵一般。』

希德基從椅子上起來，他那心神不定的眼神觀察他們所有的人。謝爾介他向走來，不斷地看着他，

顫抖着，悲傷着，想要說一點什麼，但不能發表出來。終於沒有對希德基喊出重壓着他的靈魂的東西，他僅祇更僵僵了一下，規避地擺手，從室中走出去。

天氣是冷的。東北風在從山上吹下，山和海中間的空氣是極端透明的，與天空的藍色和太陽相浸潤。龐大的檻襪的雲在海灣上漂浮，彷彿是從看不見的噴火口中湧出來的，在市鎮上方，它們彷彿要裂開，零亂地捲向棧色的、遙遠的山脊，在市鎮以外，在山坡上，秋天的霧氣在寒氣中凝結，山脊的峯巒為從帶樹的山谷和多石的小溪中騰起的霧氣所籠罩。火紅的點子在山上照耀，在山坡和尖脊上漂浮着，在到達小溪時消失着，隨又在白色危巖上發着光。這里，在羣山和市鎮中間，在海灣上方，是一片明淨的閃光的藍色，羣山看來像結晶體，工廠彷彿是藍色的，具有偉大的方形建築物，像箭一般上射着的無煙的煙突，還有塔和鋼纜的空中網。厚得可驚的，白雪一般的雲在峽道上轉動，在山峯四周洶湧着，在日光下的小溪和石坑中消融着，風浪大作的海在發出一片白色，像一陣旋轉的風雪，一大堆濃厚的飛沫。在防波堤和碼頭中間，在船塢附近，彩虹的顏色在空中閃光。對着船塢的三合土壁，海波在投擲大量的浪花，用灰白色的沫子鞭打着沈沒在秋天朽葉色的煙霧中的建築物。

謝爾介照常沿着碼頭走，他那長鬚髮的頭沒有遮蓋，他的頭髮像一叢未剪的羊毛一般顫動，拂着他的面和禿頂。大風像廣大羣衆的喧嘩一般怒吼，在把他吹向市鎮去；他不用力地輕飄地走路。與他相遇的人們，在風力下俯下來，但他看不見他們的臉，祇看見他們那破爛的、軋扁的帽子，以及暖暖地圍着頭中的女人們的頭。

靠近船塢石壁的是土耳其的帆船和漁船，用它們紡樺一般的長帆在空中畫着圖案。

希德基會在期望他說話，但他任什麼不會說。他本應去政治教育局赴圖書委員會的會，爲什麼却到黨委員會去呢？是的，現在他記起來了：他的父親不在圖書館了，他也不曉得他現時住在什麼地方。非

洛契珈最近來看過謝爾介。在說話時，她顫抖，不能從他身上移開她那光亮的大眼睛。

「謝爾介·伊凡諾維契，伊凡阿謝尼契，他過得非常好！他是一個奇人！不過他命令我——。他病了，謝爾介·伊凡諾維契，不過他說你不必……」

她沒有從他身上移開她那孩子一般的眼睛；謝爾介不知道她在哭，或在笑。

「謝爾介·伊凡諾維契！假使你知道——。他快要死了，謝爾介·伊凡諾維契！」

眼淚汗汗地笑着，她已經走了，當他招呼她時，也沒有回過身來。

他的父親的遭遇是重要的嗎？生命中的淘汰過程是沒有差錯的，不可避免的。在歷史的龐大結算中，謝爾介的地位在哪里呢？也許他要被毀滅？也許他的人格會變成執行委員會主席巴丁那樣剛硬。過去這幾年的衝擊是如此強烈，這些日子是如此的無情和殘酷，至使舊傷還在流血，新傷每小時出現。既然每一秒鐘需要他用全力，他將來的遭遇不是不重要的嗎？工作，祇有工作！當它是沈悶的例行公事時——就讓它是例行公事吧；這乃是轉變為必須的不屈撓的勞作的夢。

他能不能恢復黨籍呢？這是無關重要的。不會改變他的命運。他應當工作，祇有工作。假如他像垃圾一般被拋棄，那麼，這就是說，這對於將來是必要的。作為能力的一個原子，偉大過程中的一個原子，他被獻給歷史。他被一些解不開的結子與整個世界、與一切人類聯合起來。

輪船甲板上的那個少女會像一股波浪一般流過他的靈魂，永遠存留在他的心中。她在什麼地方呢？不過是否一切都一樣：她會用含情的眼凝視他，她永不會在他的記憶中消滅，隨後是波利亞·梅荷娃。因了她的笑聲、她的血中的清新的勇氣，她會與他接近。因了坐守在她床前的不眠的夜，她會藉了愛，彷彿一種悲哀，一種秘密的快樂，一種不能熄滅的火，永遠存留在他的心中。即使希德基、希比斯、巴丁不再在他旁邊，盧哈伐、黛莎也不再在他旁邊……格利將邁着石頭一般的步子踏遍共和國，負着勞動

英雄主義的重擔。沒有什麼可以改變他的命運：他，謝爾介，是力量，犧牲，偉大事業的鎖鏈中一個必要的環子。

在碼頭的厚重的牆壁下，海波帶着碧綠的浪花在閃光，在海湧。有一個廣闊的泊船的地方，海波會加以沖洗，嚙蝕三合土。有一堆一堆的海草，垃圾，貝殼，乾水母。在防波堤外，塵土在風中旋轉，謝爾介停下來，向下望。

在為巖滓和海草所磨擦的防波堤附近，躺着一個新生嬰兒的屍體。一條紅頭巾纏在它的頭上，腳上穿有一雙短襪，它的小手是看不見的，因為它身上裹有一塊白布。那死屍是很新的，乳白色的小臉是平靜的，很像活的，彷彿入睡。在防波堤中間的這地方是安靜的，為外邊的大風所驅逐的波浪，彼此相遇，輕輕地撞碎。為什麼這嬰孩的屍體這樣小心地安置在海草上面呢？這個有着蠟一般的臉的乳兒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它母親手上的暖氣幾乎還存留在它身上，從這一條頭巾、這小心繫起的白布、它那肥腳上的小襪子、可以看得出來。謝爾介凝視那個死嬰，不能離開；他覺得隨時它都會睜開眼睛，向他凝視，微笑。這受如此非人地犧牲的、引起他如此強烈地憐憫的小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從一隻破了的船上？被一個發狂的母親拋到海裏？

他站在那里，不能從那小屍體上移開他的眼光。過路的人們驚奇地走過來，看一眼那個屍體，立即繼續他們的路程。他們向謝爾介低聲發問，不過他既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他們。他站在那里呆呆地凝視着，悲傷着，他的眼中滿有驚詫和痛苦，他感到一種深刻的煩惱的悲哀環繞着他的心。隨後他不自覺地大聲說道（沒有聽見他自己的聲音）：

『好的，是的。……這是必然的。……就是這樣。……』

## 三 波 浪

在鐵條交織的高塔的梯頂，站有格利，希德基，巴丁，工廠委員會的人員，克利思特工程師。但在下邊無數洶湧着的、動搖着的、喧嘩着的、目力僅及的向日葵田一般掩蓋着大地的羣衆中間，格利感到孤獨。他們在那里——而他在這裏。

左右兩長列的紅旗像烽火一般的閃光。梯頂自身也因了鐵柵上飄揚的紅微發光。黨小組的徽章被格利懸在欄干上，帶着很多摺痕和邊沿垂向下而羣衆中間的其他旗子。在巴丁和希德基站的那一邊，是建築工會的徽章。在欄干上，在更低的地方，在一大幅血紅色的布上，巨大的白字閃光：

我們已經在內戰前線上凱旋。

我們也要在經濟前線上勝利！

這裏蟻聚有搖擺着的，顛簸着的，紅頭巾閃耀着的頭和肩；或高舉着的，暗黑的，蒼白的臉，氈帽和便帽——到處寫着字的旗幟紅翼一般飄動。它們隱蔽了羣衆的一部分，但在它們的後邊，有更多洶湧的洶湧的大衆。在山坡上和石頭上，有更多的人羣，更多的旗子和標語，好像一片罌粟花田。他們成千地從山谷裏湧出來，愈來愈高。在遠處，一個樂隊在奏一支進行曲，從深處發出人民雷一般的喧嘩聲，與狄則爾機器的怒吼和金屬的鏗鏘混合起來。要分辨人的喧嘩和機器的喧嘩是不可能的。布林沙是對的：機器與人是一體的。大衆不能緘默。他們的生活與個人的生活是不同的：他們不斷地在興奮的動作



中，隨時可以有一種突進。

天氣是明朗的，富有秋意的，清新的，使人高興的。在這個季候中，遠處的景物也彷彿是近的。格利凝視羣山和天空，天空充滿無形的飛機的喧聲；絲白的蛛網在像珠貝一般閃光的天空中飄浮。

格利緊緊地握住鐵欄，不能控制他的身體的疲乏的顫抖。他的心房在胸中漲大，使他不能呼吸。這一大羣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裡已經有兩萬人，還有新的隊伍在到達。還有一些大約在一哩以外，沿着山坡、在轉石和樹叢中間行走，向總體注入着，愈來愈高地伸展着。照這樣，人類的體積可以掩蓋全山，直達絕頂。

在附近，方塔後的右首，一團紅軍在隨意地站立。從前他曾同他們像這樣站在一起。那有多少日子呢？當下他在這裡，又成爲工廠的工人，並且，一個黨部小組的領袖。工廠！對它用過何等力量，何等的鬥爭呵！但它就在這裡了——一個巨人，一種美！不久以前，它會是一個僵屍，一個醜陋泥堆，一個廢墟，一個鬼圈。而現在狄則爾轟鳴了。鋼纜帶着電氣顫動，縲道的滑車也唱起歌來。明天，迴旋爐的第一個大汽筒就要開始旋轉，蒸氣和塵土的灰色雲就要從這個大煙突裏滾出來。

這所有數不清的羣衆到這裡來，在共同的勝利中歡呼，是不是值得的呢？他——格利，在這一片人海中，他算得什麼呢？不，這不是一片海，祇是一座活的山：石頭變成了肉體。呀，何等的能力！這些就是帶着錐子，尖鋤，錘子，爲了縲道把山鑿穿的人們。這已經是春天的事了，在像今天這樣明淨的晴和的一天。隨後，流了第一次血。現在市鎮有木頭可燒，開工的一切都準備好。在這廣大的勞動軍隊裏有多少血呵！這血將是永存的！縲道在工作；蒸氣不久就要開動。造船廠不久就要開工。不是有足够的瀑布來設立發電站嗎？

先前有過可怕的戰爭的晝夜，那時他曾爲他的生命戰慄，十分地想念黛莎。這一切彷彿是多麼久，

多麼遠，多麼不重要呵！黛莎——她不在那里：她沒入人叢，找不出來了。這有關係嗎？黛莎有過，但不再有了。這一切是遙遠的，無足輕重的。而他，格利，也不再存在了；祇有一種忍受不住的狂喜，一個幾乎為血液脹裂的心臟。勞動階級，共和國，在建設的偉大生活！媽的，我們懂得怎樣受苦，但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力量偉大，以及怎樣去慶祝！

一陣喧聲從人叢的深處發出來。機器轟鳴，遠山的風在怒吼。不過這祇是羣衆的踐踏，他們那沒有字句的、混着叫喊的、這里那里地發出的歌聲。

「殊馬羅夫！」

克利思特工程師站在格利下首，蒼白，嚴峻，灰頭髮，帶着乾的、深陷的眼睛。

「殊馬羅夫，在我一生中，我從未經驗過像這樣的事。人應當用力量來支持它。」

格利捉住他的臂；他不知道誰在這樣顫抖，他自己呢，還是克利思特工程師。

「荷曼，荷曼諾維契，沒有人可以征服我們！看！這是不能忘記的！我們就要向你行勞動英雄的敬禮。」

克利思特工程師轉過身來，走到到臺子的另一邊去。

羣衆在移動，有的形成一羣一羣的，人叢變得更为稠密了。旗幟和標語飄揚，鼓動。人羣中發出笑聲和用盡氣力的叫喊。地板在格利脚下震動。無數的人頭這里那里地分開，呈現着灰色的溝渠。在喜不自勝的情況中，便帽和紅頭巾被拋到空中去。有為拍手和不連續的吟誦所間斷的跳舞。人可以看見從石頭的面上下滑着的大小石子。

羅沙克和哥勞馬大也在梯頂上。羅沙克，無煙煤造成的，他的駝背，他的臉，油污的便帽。這還是他們在工廠委員會中所見的同一臉，憂鬱，固執，滿有痂痕；但他那充血的眼睛愈睜愈大。哥勞馬大，

彷彿發冷一般縮成一團，他的胛骨像尖銳的木片一般在外套底下移動。他的臉是黃的，發燒的，具有突起的頰骨的。他在把雙臂舉向身邊，在顫動，咳嗽得痙攣起來。可憐的人，既然格利覺得在這人羣中像一粒微塵，什麼力量使他活下去呢？至於羅沙克，鬼也不能影響他：他必得用心負起他背上的和突出的胸上的那駝峯的擔子呀。

「喂，弟兄們？我們在吵得多末厲害，孩子們！」

羅沙克把那牛性的眼光移到格利身上，把他的帽子拉到眼上來。

「我們都安排妥當了，甯？我們已經把工廠布置好，大家都在幫助我們。我只能說這末多！」

哥勞馬大揮動雙臂，彷彿他的骨節在咯咯作響。

「就是這樣，同志們。沒有什麼爭論！我們已經作了一件奇事——這些勞動大眾照這樣在證明他們的無產階級意識，使我驚歎得腳都站不牢，如此，這般。……殊馬羅夫同志——！呀，如果！可惜——！同志們！這里和一切地方……如此，這般。……」

格利再也不能安靜地站立。他跳得好像從高處跳人這人頭的海；他想用盡氣力無言地喊叫，直到喘不出氣來。人受得住這個嗎？這里是他過去那些月一心經營的一切——在這里，一切聚成一種力量。

他走向巴丁和希德基，他的臉痙攣，欣喜欲狂。

巴丁冷冷地凝視他。一個黑影像波浪一般度過他的眼睛。

「是開會的時候了，殊馬羅夫同志。我要演講一刻鐘，隨後你可以把一切安排好。隨後，你要即刻向他們作手勢。在汽笛響過之後。我們要舉行敬禮。」

希基德握住格利的肩頭，在狂喜中搖他。

「呵，老殊馬羅夫！你這可惡的傻瓜！不過都一樣，我捨不得離開你！」

巴丁，矜持，冷靜，轉過身去，走向欄干。格利又在巴丁那鐵一般的態度中、皮衣的金屬閃光中感到一種疏遠，在他的眼中感到一種念念不忘的敵意。他的心又像受了一擊一般顫抖起來。

他向後退了兩步。在下邊的大路上，稠密的帶旗子的行列還在向他們走來：在三合土的牆壁中間，樂隊、歌聲、步聲轟鳴。

這是他不能站在他身邊的一個人。巴丁獨自站立，雙手放在欄干上，肩頭高舉起來。他在俯視羣衆，這人類體積下面活動的山。在他那健康的、有力的肌肉的柔軟運動中，在他那頭部的靈活姿勢中，他的態度中有一種漠不關心的意味，一種對於他的力量和重要的意識，一個領袖的驕傲。

『投機份子！』

格利緊咬牙齒，直到雙顎作痛。即使現在，一想到蘇維埃宿舍那情景，他還要顫抖：

在黛莎離開會場之後不久，他順便去訪問她和波利亞的近況。廊子是寂靜的，半明半暗的。時鐘已經打過十一點。從那些臥室中可以聽見低聲的密語。有一種瓷器的微弱的叮噠聲，一個普利摩斯火爐的吁吁聲。在廊子的盡頭有一方燈光照在牆上。這是從希比斯室中來的，他這臥室的門是敞開的。

波利亞的門後寂然無聲。格利還不會敲門，就有一種迅速的、驚慌的步子走向門來——大概波利亞是赤脚的——於是有一種低聲的驚叫。

『誰？』

門突然敞開，沈重地打着格利的肩頭。

『該死！假如你不小心，你就要把我撞殘廢了！這些女人是多麼下流呵！』

波利亞攔住房門。她是蒼白的，驚慌的，她的嘴張開要叫。

『格利！』

「喂，你是怎麼一回事，我的女郎？你以為我是一個土匪嗎？何等討厭的狼瘡！什麼使你這樣跳躍？我好久不曾見你了。黛莎在什麼地方？」

他向她走來，舉着一條臂輕輕地把她推過一邊。她突然改變了，靠在門柱上，愁思地微笑。

「呵，格利，我多麼吃驚！黛莎不出一分鐘就要來，我究竟完了，格利，我已經十分昏亂了。你還是不進來好。……你以前爲什麼不幫助我？我病了，格利。不要再到這里來。那使我太痛苦了。彷彿我經過一場意外，受了挫折。」

惶惑了，格利凝視她，不知說什麼好。他一點也感不到他從前對她的熱情或憐惜：她是太可憐了，太沒有辦法了，她完全不是先前那個使他狂喜的快活的鬢髮的女郎。狂喜已經消失，波利亞也不存在了。

「格利，我必得到別處去休息，恢復我的力量。男人們都有一點可怕的地方。當下我覺得你們每人心中都有一個巴丁。不要這樣看我；彷彿這不是你，祇是巴丁。去吧，格利，我求你！我們可以在別的什麼時候談話——不是現在，祇是後來。在別的環境裏。……先前你爲什麼不把我需要的給我？那樣也許這事就不會發生了。……」

她像一個鬧鐘一般大笑起來。格利在那笑聲中體會出一種混着淚的、熱情的、瘋人的快樂。

「黛莎來了！她來了！把他帶走吧，黛莎，請，告訴他不要再來。」

黛莎捉住他的肩，把他從門口拖開，隨後小心地把波利亞關在門內。

「喂，大兵，回家去；這里用不着你。」

她雖然大笑，她的手並非親切的，祇是生疏的。格利感到內心的創傷；在他的心中，正如在家中的臥室中，祇有空虛和塵土。

「我知道沒有一同前進的希望了。你呢？你彷彿要永久住在這裡了。我的景況就要糟了，呃？你把事情完全弄糟，黛莎。你什麼時候回家？」

她從心裏顫動；這可以從她的臉和眼裏看出來，她痛苦得緊蹙雙眉。她沒有立即回答，在這短促的遲疑中，格利看出兩種勢力在她的內心兇猛的爭鬥。

她抬起頭來，她的臉變得像一個蒼白的假面。她的紅頭巾溜到後邊去，她的眼睛堅決地閃動。即使她不說出來，格利也知道她想說什麼。

「是的，我定居在這裡了，格利。應當這樣。這對於我們雙方都好。我們不能共同生活。我們應當分頭進行我們的生活。」

熱血湧上他的頭；他怒得耳聾，氣閉。

「那麼，現在我們知道很清楚了！我可以感到——！我們祇是在開玩笑。巴丁是一個卑劣的騙子，土匪。到時我就要處治他！他把你和梅荷娃吞掉了。他與我不能同時生存。那是很清楚的！」

「格利，你祇是一頭愚蠢的瘋狂的牛！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回家去振作一下吧。你應當思想，用你的腦筋，不要用你的身體。巴丁同志對於這種事不比你要負責。記住這個！這對於你和巴丁都沒有關係！」

他遲鈍地轉過身來，走下廊子去。隨後，他突然站住，記起他還不會說那最重要的話。

「記住這個：現在我是一條無家可歸的狗，我把整個的靈魂寄托在工廠上。你和工廠把我的力量用盡了。我們的生活是不完全的。……我就要回軍隊裏去。」

黛莎走向他來，惶惑不安；她和藹地微笑，她的眼睛帶着女孩子的淚閃光。她輕輕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嘆了一口氣。

「這不是我們的錯誤，格利。舊日的生活已經消滅，不再回來了。我們應當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時候就要到來，那時我們將爲我們自己建立新的家庭。愛終究是愛，格利，不過它需要一種新的形式。一切都要到來，取得新的形式，那時我們將知道，怎樣去鍛成新的環。」

帶着充血的眼睛和胸中沉重的痛苦，格利轉過身來，走下廊子去。突然他站定了：他與巴丁面對面地相遇。他站在他自己臥室的門邊，帶着一種陰沉的戲弄凝視格利。他挺直地站立，他的皮衣閃光，他的雙手深插在衣袋裏。

「這里來吧！你從不會到我的房裏來過。我要坦白地同你談談。」

格利呆住了，眼睛不能離開他。一種冰冷的內心的顫抖透過他的全身。他在不自覺地摸他的皮帶，臀部，和鎗袋。

「你摸錯地方啦。你的手鎗在原地方。不要急；鎗袋是扣起來的。」

格利從對方的眼神中看出一種不滅的仇恨的火。巴丁慢慢地安靜地轉過身來，在他的臥室中用沉重的步子行走。每一動作，他那刮淨的頸背的肌肉便彈性地活動。

黛莎輕輕地握住格利的手，沿着路子領他走。

「走吧，格利。……走吧，我的心肝。……我就要到你這里來。我一定來的。去平靜一下吧。你以爲問題已經決定了嗎？不，格利，我們就要重新會合。不過爲另一種結子縛起，格利？」

他把她推開，迅速地跑下樓梯去。

現在他又看見那扁古班帽下刮青的巴丁的頸背，挑逗着他。這該死的腦袋在要求鎗斃呢！

希德基站在格利前邊，他的鼻孔歪着，隱藏着一種微笑。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聾了嗎？」

他把他帶到欄干旁。

羣衆已經站定，喧聲在預期中平靜下去。歌聲和音樂都停止了，帶着無數頭顱和旗幟的各種隊伍已經傾注進來，與總體結合。

巴丁在演說。他說過一些時候，用盡所有的聲音和氣力。

巴丁說的話可以完全報告出來嗎？他趁這機會把所有重要的事都提出來：蘇維埃政權，新經濟政策，經濟改造，列寧同志，俄國共產黨，勞動階級。……隨後，他說到主要點：

「這里有我們經濟前線的一種勝利。一種偉大的超人的勝利，我們的工廠，我們共和國這偉大的工廠的復業。你們知道，同志們，我們鬥爭是怎樣開始的。在春天，我們有組織的隊伍第一次動用錘子和尖鋤，攻打山上的石頭。我們第一擊就得到鐵道和燃料。沒有停下錘子，建築工人一下一下地攻打下去，把生活重建在機器中間，重建在偉大工廠的全部複雜體系中間。工廠已經準備用全力生產。在這一天，十月革命的四週紀念，我們慶祝無產階級革命前線一種新的勝利。在鬥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產生出它的組織者和英雄。我們勞動大眾不能忘記那位情願獻身於革命偉業的戰士、紅軍軍人的名字，他們能不忘記殊馬羅夫同志的名字？我們知道，在這里，在勞動前線上，正如在戰場上，他是同一勇於犧牲的英雄。……」

人再也不能聽下去。彷彿大山已經移動起來，像可怕的崩雪一般落在格利身上，落在梯頂和工廠建築物上面。跳躍，叫喊，喧嘩，地震！高臺在震動，在搖擺，彷彿是用鐵絲造成的。再過下去，彷彿它將像玩具一般破碎，從天空飛過，飛過人頭的海，飛過旗幟和人類的騷動的洪流。在下邊，更遠的地方，樂隊發出金屬的轟鳴。



格利，蒼白，昏眩，在說一些連自己也不懂的奇特的話。他在窒息，在揮舞他的雙臂，在不能自己地大笑。他的笑態并非來自內心，祇由於臉上的癡癲的歪扭。

「說呀！輪到你了！說下去呀！」

當一切不用說話也很明顯的時候，爲什麼說話？他一無需要，他的生命，這一人類生命的海中一微點，算得什麼？當他的聲音和語言在這里是不需要的、無足重輕的、愚蠢的、沒有意義的時候，爲什麼說話？離開這騷動的大衆，他沒有話。沒有生命。

他的顎骨顫動，他的牙齒震響，他的眼睛盲了，羣衆依然洶湧。

「說下去，人，說！說下去！」

他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他覺得他在說一些不連貫的、可笑的胡話，不過他的聲音在人叢的盡處，在遠處的山坡上也可以聽見。

「……這不是講空話的事，同志們……並非一場饒舌。……聚精會神，努力工作。你們必須有這樣的看法。我們爲無產階級的經濟建設從事自覺的鬥爭，並沒有什麼可誇的地方——！我們所有的人——！同心協力。倘若我是一個英雄，那麼你們大家都是英雄，倘若我們不用全力向那種英雄事業工作，那麼我們大家都該滾蛋！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說，同志們：我們將作一切，建設一切，向一切人讓點數，他媽的！倘若我們多有幾個像克利思特工程師這樣的技術家，再多有一些別的什麼——我們即刻可以推行到全歐洲去，我們將這樣作，同志們！應當這樣！我們已經賭上我們的血，用我們的血，我們要使全世界都燃燒起來。現在，在火中煅煉，我們在把一切賭在我們的勞動上。我們的腦和我們的手顫抖——不由於疲勞，乃由於求得新工作的願望。同志們，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在建設我們無產階級的文化。直到勝利，同志們！」

群山又轟鳴起來，爆發成各種聲音的轟鳴和銅器的震響。

格利記得，彷彿在夢中一般，他捉住一面紅旗，在羣衆上面搖了三次。羣山帶着金屬的轟鳴震響，空氣爲喧聲的狂流所撼動。汽笛尖叫了——一，二，三！——混成一片，紛雜地，震着人的耳鼓。它們的尖叫，彷彿不來自汽笛，祇來自羣山，石塊，羣衆，工廠建築物 and 烟突。無數的羣衆隨着汽笛叫喊，轟鳴。在高臺底下，在石塊和山坡上面，在旗幟像火翼一般閃光、樂隊像成千大鐘一般震響的地方，他們在跳舞，在踊躍。

(完)

## 我怎樣寫作士敏士

冰 夷 譯

我已經寫作了三十年，但至今我還覺得我完全不會寫作。我說這句話，是對自己懷着悲哀的無情的。所以要說出我的創作經驗是怎樣的，這對於我是非常困難的。在讀者的集會上和新作家的小組裏，時常有人向我提出問題，例如，士敏士是怎樣寫成的，它是怎樣繪成整張畫幅的。我自認，這一類問題總使我很窘迫。創作的過程，無疑地，不僅青年作家會對之發生興趣。我以為，作家與讀者之間的差異，不過在於形象的思索力之程度的強弱而已：作家不能「無憂患之心地」去體驗那種把他圍繞住的「執拗的形象」。（「形象」，我是把它當做複雜的、近於「幻覺」的「幻象」來理解的：這一切都是——從隱喻到人物以至辯證地發展着的事件之完整的旋道。）他不可避免地必需把這些形象具體地表现在紙上。這種激動，也就是「意向」，一定會在作家的心裏化成原動的過程。這是他的慾求，他的需要，是他所不能抑制的。他必須用這樣的方法把自己「表現」出來，給無數的人羣以悠久而重大的影響。所以我以為。作家每逢生產他的形象時，他就再生一次；他在自己的每一作品裏，要再生許多次。要追究和記起這些「產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他的創作裏最主要的東西，也是他無法講出來的。當然，有許多可以表達，有更多可以記憶，但這「許多」不過是陪襯和聯繫那「主要的東西」的罷了。這種「主要的東西」是一種心理的過程，常是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有許多要在聯想中、或在夢中、才能捉

摸得到。至於它們之藝術地「產生」和形成，那已是一件綿密而長期的工作了。藝術家的造詣愈深，教養愈高，他的政治的世界觀愈正確，愈深邃，他的辯證唯物論者的立場愈堅定，那末，在他有了天資和技巧的時候，作爲時代人物的他的藝術作品也就愈有內容、愈有生氣了。因爲藝術也是一種思想，一種形象的思想，因爲它是印象、感染、「體驗」等全部洪流之藝術的「自覺」（黑格爾的術語）。

### 這書是怎樣產生的

我現在記不起想把上放上全部完整地寫了出來的慾求是怎樣地在我的心裏發生了的。所知道的只是已經在莫斯科時的事了：那時我住在史莫倫斯克道的高茲那克俱樂部地下室裏，挨餓受凍：我想起了諾伏洛西斯克，想起了海，想起了本黨開初二年間蘇維埃政權的重大工作（譯者作爲黨的一個工作人員，我被派到諾伏洛西斯克去，負責組織蘇維埃政府各機構。我是黨委員會的委員，黨報的編輯，也是執行委員之一。我的工作，大部是在普通教育上，同時我又是與「爭吵者」鬥爭的一個活躍分子。當白軍在

本文翻譯的時候，曾參閱瓦礫先生的譯文（該文發表於戰前的時事類編，後來並收集在幾個單行本中。）瓦礫先生的譯文大概是從英文轉譯的，字句之間與俄文原本出入很大，甚至有一處脫落了千餘字（見三六七頁）。拙譯是直接從俄文逐譯的，但是譯者所根據的也不是最完善的本子，這是發表於一九三一年高爾基編的第九期文學雜誌（*Literaturnaja Tshyba*）上的。這篇東西或許後來經作者修改過。有一段瓦礫先生的譯文在那雜誌的原文裏便沒有譯者，時找不到更完善的本子來參考，所以只得按照上下文語氣，以瓦礫先生的譯文填補了上去。這裏在「……」之間的段，就是借用來的譯文。又俄文原本中並沒有段落的小標題，這是譯者仿效瓦礫先生的譯文，增添上去的，取其醒目也。謹此一併聲明，順誌謝忱。——譯者。

那兒時，我同士敏土廠的工人們一道住，並保持與紅農軍的聯絡。在蘇維埃治下，黑海一帶全部政治生活、社會生活、都在我眼前經過。在一切鬥爭中，我都很活躍；我是一個宣傳員，在紅軍隊伍，則是政治工作人員。

士敏土的主題就是在諾伏洛西斯克湧現出來的。當時政治工作非常忙碌，我不能獻身於文藝工作。魯納察斯基與高爾基邀我到莫斯科，隨後不久，黨的組織部也派我到這邊來。

在莫斯科，我沒有接到什麼負責責任的工作。最初在學校裏辦事，這樣會有較多的時間從事文藝。就在這期間，我開始了以作家為職業的工作。諾伏洛西斯克，在當時已成過去了。這已是我生活中過去的和結束了的時期，我可以把體驗到的經驗整理起來作一個總結了。那些情景是清晰的，意味深長的，充滿着英勇的緊張性的，雖然它們具有十分平凡的性質。人物在記憶中雕刻似地湧出來，事件在想像中熱烈地閃動着。事件和人物，多不勝數。在飢餓和凍結了的花崗石牆腳的那種環境裏，我的小房間竟像一個禁錮着的孤囚似地陷埋在一所大廈的底下。在這兒，我給這些回憶所困住，給那特別痛苦地敏銳地復現於想像之中的情景和事件逼迫着，由於某種內心的衝動，我突然決定寫一篇小小的短篇小說，講到海，講到太陽，講到悔悟的哥薩克人、兵士和軍官們從土耳其回來的形態。這幅畫還燃燒着漸趨熄滅的內戰的火燄。在文學上這還沒有被描寫過，這幅畫裏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畫面、風景、色彩等的情調。還有在那海面的背景上酷似民謠和史詩裏所歌頌的那種忘我的鬥爭。我那時還留在火馬的情緒下，整篇小說寫成得很快，是印象地用了激烈的色彩叱咤般地寫下來的。這完全是給火燄、腳色的激烈行動、騷擾、威嚇和熱血所滲透着的。事情是過去的了，但是，我，一個正在受苦的人，以為這兒演着比較重要的腳色的，乃是我那想溫暖自己的不斷的慾求。我重說一遍，我快要凍僵了呢。並且一直患着氣管炎和瘡瘍。一九二二年那嚴寒的冬季，以及這地窖內的非人的生活，比較起來，那南方、海洋、太

陽、就顯得魅惑而瑰麗了，那宛然是一個色與火的交響樂隊。這樣就產生了後來士敏土中的一章，『悔悟者的歸來』——這是熱烈的一章。這乃是戰勝者布爾什維克和那飽經內部整個大變革的滄桑的被征服者這兩重勢力衝突之下的電弧。這也是一種戰鬥，但已經發展成階級鬥爭的更複雜的局面了。人物的輪廓勾畫得頗為迅速——他們彷彿活生生地可以具體感到似地在我面前聚集起來了。『悔悟者的歸來』——這是一九二一年發生的實事。一艘英國運輸艦運了一大批白衛軍到諾伏洛西斯克來，其中大多數是兵士和哥薩克，軍官很少。我以報紙編輯的身分去參加他們船上的招待會。人物都虛構出來的，但那特質的輪廓却是從那些與我共同工作和共同生活的人們之中取來的。在這初步的活躍的普羅列達利亞的諸典型一般的輪廓了。清晰而真實地活在我的想像之中的是格利，一個平常的活躍的普羅列達利亞的典型，不安分的勞動羣衆的主人翁，紅軍戰士，地下活動家，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心地單純的漢子，勇往直前的同志，熱烈，躁急，有着男性的偏見，有着男子漢的本性，但却不是冥頑不靈的傢伙，而是還沒有在個人生活社會生活之間發見些少矛盾的人。一個愉快的、生氣洋溢的、粗獷的、有時可怕的人。做他的原型的是諾伏洛西斯克、古班和莫斯科的一班親密的同志，工人黨員。在人格上，格利的輪廓沒有牽涉到我所知道的什麼實在的人。依據了確實的人物、朋友、或某某個人的人像來寫，這種方法我是用不上的；這種方法會拘束我，會妨礙我概括典型的工作，會壓縮我處理材料的自由。不過有條件的讓步也有：便是謝爾介和盧哈伐這兩個人物。我說『有條件的讓步』，意思是在這兩個人物裏找到了實有人物的特性的反映。至於說出這些人的名字，我看沒有這種必要。

這寫好的一篇習作，一些也沒有顧到那巨大的畫幅。把它付印之後，它使我不安起來了：我的革命工作的整個的『南方時期』——那些情景，那些事件，那些人物，諾伏洛西斯克普羅列達利亞爲復興經濟的、爲穩定社會主義建設基礎的鬥爭的那種感奮，爭取共產主義勞動的那種鬥爭，新經濟政策狂飆突

進時期的那種混亂，那清黨。——所有這種種都非常清晰地，在腦子裏爆發開來，激動我，不讓我安心了。我常常夢見這些人，也夢見這篇史詩裏的大大小小的那些插話。有一個幾乎每夜做到的噩夢特別執拗地緊隨着我：在各式各樣的際遇裏，在各式各樣的情境裏，我不是要給白黨槍斃了，就是要給絞死了，——而且不知道爲什麼總是在樹林裏，在羣山裏，在險惡的山坳裏。和平常在夢中所見的一樣，死刑總是沒有執行：不是迫得逃跑了，就是在緊急關頭醒轉來了。所有這些經歷到的事物的反映，隨着光陰的荏苒，蛻化成諧和的、真實的藝術形象。這些形象，在創作的過程中，由於個人和別人回憶內戰時經歷到的許多難以置信的歷險的影響，遭受了龐雜的變形。黛莎在羣山裏給白匪軍捉住的這一段是虛構出來的，是從這個夢裏產生出來的，和一件在「馬赫諾之戰」裏佔有一席地位的事件有關。

那炙熱的太陽，那燃燒着的海，那隱於黃銅色的羣山裏的斜坡、山坳以及嶙嶙的山脈，在想像中喚出了幾千幾萬的大衆——「星期六勞動者」和「星期日勞動者」——一九二零年至二一年之間在士敏土廠的山巔區域裏的突擊勞動的完整的交響曲。這些情景是忘不了的。我想寫一篇關於這種羣衆勞動的史詩，長的散文詩之類的東西。諾伏洛西斯克的普羅列達利亞的這種勞動，把這個城市從危及燃眉的災厄之中拯救出來了。我不知道爲什麼，這些情景後來總像一首音樂的英雄曲似的激動着我。這樣，「縷道」這一章就作爲一篇獨立的短篇小說，以最初的形式出現了。後來，在寫成長篇時，已經改作了好多次，以便要適合總的結構。

## 人物的發展

隨後，又依據幾個聯想的凝集，寫了一篇關於克利斯特工程師的心理的習作。這篇習作題做破碎了

的蛛巢，在一九二三年發表於青年前衛上。克利斯特的形象是，對比了格利，在和『悔悟者』同一的意向下發生的。一方面是格利，這一勝利的勢力，『激烈猛進的』人，生氣洋溢的，有着強大的求生的本能，有着內在的階級的智慧。另一方面是獨特的資本主義的索爾奈斯\*的悲劇人物，他彷彿是與他自己的工廠建築和宅邸有機地締結起來的一個斷片，彷彿是工廠建築和宅邸的一支人形活柱。對於現在，暫時地，他却像他自己所建造的凝結了的工廠建築一般失却知覺了。他是靠沒有復活的希望的過去生存的。但這不過是一種假死：是和他自己的創造融而為一的，他不可避免他要在工廠復活當兒，一起甦醒轉來。這是怎樣甦醒的呢？——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完全要看同他的階級敵人格利的鬥爭的趨勢怎樣和主人的普羅列達利亞會利用他本身的力量到什麼地步。冤家狹路相逢了，雙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要毀滅那以前曾經把格利交給白衛軍的工程師，費不了多少氣力——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報復。這兒主要的同自己、同那不可抗拒的報復衝動的鬥爭。階級的理智佔了上風：專家是需要的，沒有他的助力，就無從使這毀損了的巨人更生。最好的清算宿仇的方法，是遏制自己獸性的報復心，使克利斯特感到創造新生活者的堅韌不拔的意志，勇氣和熱忱。必須把工程師釘住在生活上，把他感到心的深底，使那高傲的專家感到純樸的工人的聰明寬大，並使他相信工人是有重建那破毀了的舊生活的才力的。

專家的問題——他就是儘量利用技術知識份子的問題——在那時特別尖銳。這問題時常在集會裏和會議上討論着，列寧對於這一問題所說的話為每一個作新經濟政策講演的人所引用着。

當寫好這三個習作的時候，整個小說的主題、主要的脚色和其他的人物、主要的資料等、都已經明確地在腦子裏脫稿了。需要地是澈底而耐心地破費一個長時期去從事工作。這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我

\* Solnes · 是易卜生『大匠』一劇中的主角，他最後從自「」所造的高建築物上跳下自殺。——譯者註。



那時正忙於組織印刷工人的工人大學。只有在午夜一點鐘以後，才能坐下去寫。普通總是手裏拿着鉛筆工作到清晨三四點鐘。這部小說寫得很慢，但却是抱着極大的熱忱的，雖然這時我已經由於過度的疲勞而正患着神經衰弱。

這小說是隨着意思「做」的：既不從第一章起，也沒有按照順序，而是「雕塑」那在內心特別清晰並已構思完成了的東西。只有在人物、事跡和行動活躍到如幻像那樣的地步，纔着手這一章或那一章。高爾基很確切地闡明了小說中人物的性格：「他們都是在我心裏活潑地躍動的」。這種人物的「躍動」，輪廓的浮腫，他們的具體性，他們的心「跳」，它們的典型性等等，是最惹起我的興趣的：我都賦給他以最大的意義。要緊的是使人物生動，使他能從紙上「躍然而起」，使我能聽到他的聲音，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和動作體態的特徵，嗅到他的氣息。這工作是艱難的，非常緊張的，需要多多地蘊蓄對於人的觀察和理解。我特別愛觀察臉色，姿勢，步法，笑態，說話時獨具的特點等。這早已成了習慣，而且在我的藝術工作上幫着很大的忙。最困難的是把形象傳達到紙上去。我不能詳盡地細緻地描寫人物，不能耐心地、冷靜地、持久地——「照着岡察洛夫的手法」或者「照着鮑勃來金的手法」——和「庸俗的人們」做的那樣，把人物從頭頂描寫到腳底下，把他們冗長的對話轉達出來。在我，重要的是「攫住」那立即可以使人物生動的最最特出的精細部份。漫長的對話是不必要的——兩三句有特性的話，幾個為那人物所特有而可以包括他整個內容的有血有肉的字，就夠了。契訶夫就是這樣做的，我認為他

\* 岡察洛夫 (I. Goncharov 1832—1891) 是與屠格涅夫同時代的俄國作家。作品不多，著名的有奧勃洛莫夫、懸崖等，前者與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有着同等的價值。鮑勃來金 (Boborkin 1836—1821) 也是俄國作家。他的作品題材大都取自俄國的知識份子，當時有知識階級的圖畫之譽。這兩人的筆法都是有些繁冗和累贅的。

——譯者註。

「雕塑個性」和一切特殊的東西的技巧是高於任何人的。Non multa, sed matum——話不多，但包括意思很多，這就是從一大羣的字中去找出一個字，從許許多多的特點中去找出一個特點，來構成所謂人物、東西、動作等的「靈魂」。不僅應該「排擠一切多餘的東西，而且或許應該提取這些「排洩物」中的一小粒，不過這一小粒並不是偶然拾到的，而是蓄有巨大的內容的。換喻法（Metonymy）和提喻法（Synecdoche），由我看來，大概是創造結構複雜的藝術形象的最強力的突擊工具了。

黛莎的形象還是在南方形成的。它開始「呼吸」和藉它自己的現實的個性生活，那已經是在莫斯科了。那時我已經觀察了幾個積極份子的女工，並且在她們的工作裏和私生活裏同她們直接地接觸過，這些「活模特兒」以廣大而多樣的資料豐富了我。選擇一些典型的輪廓去創造一個可以「包括」許許多多積極份子的女子和女黨員全體的「壓縮了的性格」，那是很豐富的。所需要的只是到工作室中去把觀察得來的東西「組織」起來——分析起來做一個相當的結論罷了。那末我們的女革命家，女布爾什維克是怎樣的呢？她們這基本的一羣是從十月革命和內戰之中生長起來的；我們的普羅列達利亞婦女——聯邦共產黨婦女部和職工會的女工作人員，黨小組的秘書，工廠的經理等等——是生長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生長於爭取普羅列達利亞專政的鬥爭之中的。這些婦女時常起初不過是她們的丈夫的妻子，除了自己的巢和孩子之外，什麼也不知道，但在火一樣的內戰時代，英勇地蒙受落在工人階級身上的一切偉大的試驗：她們到塹壕前方和陣地後方去戰鬥了。在白黨佔據的區域裏，她們體驗到了在紅軍前線參戰的人們的妻子和姊妹們所遭受的一切艱難困苦。她們中間，有許多死了，有許多在機智，危險的地下革命工作中鍛鍊起來了。她們從平常的、「溫良的」家庭婦女一變而為堅強的、戰鬥的、有力的人；她們的個性轉變了，她們的人生觀也轉變了。她們逐漸在自己的人格方面變得獨立和驕矜了。在那些並沒有傑出的才力的婦女中，時常有人會走上愚蠢的極端：「男性化」——模仿男性的一切：無論在行為上，談話

的方式上，咒罵上，粗鹵上。她們喪失了自己的個性，戴上了別人的假面具。這是最最虛偽的、最最失敗的女性的變態：這類女人，和「化裝了的人」一樣，她們所有的一切都是虛偽的——她們的「護照」不是真的。她們在內心裏，通常總是可憐的，自卑的，悵鬱的，歇斯迭里的。在大多數場合，我總要在知識婦女中間碰見這一類的女子。

在黛莎這個形像裏，我要描繪出一個真正的、深刻的「普羅列達利亞婦女」——一個女人，她以自己的生命爭取到可以擠入最前列工人階級的特權。（以前，在「平和」的日子裏，有夫之婦的她是有點倔強、有些個固執的，她作爲一個妻去愛她自己的格利。她的內心的轉變是在這一剎那開始的，那時格利神奇地死裏逃生，在一個夜間，離開她，投到紅農軍那兒去，也許，一去不返了。這不過是她生活中模糊的，依然非自覺的轉變。她對現實的完全的自覺是確立於那可怖的悲劇的日子，也許是時刻，那時她已經被耶飛姆·烏沙丹的地下工作訓練得很好了，這些悲劇是她在地下反間諜機關裏所經歷到的。起初她不能擺脫丈夫，後來又不能跨過孩子。但是鬥爭壯健了她的意志：黛莎習慣於對自己負責了，她已經看清了自己的道路。她擺脫了丈夫，跨過了孩子，而且已經能夠爲了偉大的標的而作任何的犧牲了。這是艱苦而繁複的轉變。格利過去留下的黛莎是可愛的，普通的妻，他當然不認得現在的黛莎——女布爾什維克的黛莎，活躍的戰鬥的力量了。他們相會的一剎那，對於格利是茫然的。黛莎給格利的意外的出現激動了。她在他的懷抱裏幾乎昏厥過去。但是，過去的軟弱、屈從丈夫的威力和失却自己的獨立性的恐懼心理，以及男性的一切偏見和習慣的感覺，這種種馬上扶住了她。她立即變得站在同志和朋友的位置上。馬上要照了黨委員會的差遣去一個最危險的地方，或許是去死的這種黨員的責任，把她和愛人割開了。愛情，和他共同的生活——這要在別的時候，當她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的時候。「殷勤招待」，在眼前她是不能的了——沒有空暇的時刻。同他躺在愛情的陶醉中——那還是可怕的：一定會把他倆都觸

動的。她竭力和這一切鬥爭，慌忙地離開他跑掉了。

這一個場面曾經遭到批評家與讀者各方面非常猛烈的攻擊。但是另一方面，女青年却特別熱烈地擁護它。批評家們，像往常一樣，他們的攻擊，除了幾個例外，總是不能使人心悅誠服的，他們簡直不瞭解黛莎，他們是庸俗地下判斷的。青年人們是敏銳的，很精細地深入地評價黛莎的每一行爲。在這青年人的分析之中，有很多爲上一代讀者有益地學到的有趣、新穎、深刻的東西。在我，這尤其覺得可貴。職業的批評，特別是達到愚蠢的頂點的現時，對於讀者和藝術家是永遠教不出什麼東西來的。可能和書發生直接關係的只有那好好地學會了接受和理解藝術作品的羣衆讀者。不過，這對於那件事沒有關係，雖然這個題目，對於上述那種情形很有意味。我不說別的人物了：它們是用了和那些主角們一樣的方法創造出來的。

把那些典型明晰地「雕刻出來」、凸出到可以感觸到的這種特殊傾向，同時，把那些有着共同意義的特點「壓縮」到極頂的這種努力，惹起了「心理鑽研的客觀論」的說客那方面全體的攻擊，一直把我追擊到現在。他們說，我的創作的根本失誤是「圖案主義」，這就是說，我的一列人物之中缺少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積極的和消極的有機地相互聯繫於其中的「活人」，可以說，這應該和一個複雜的有機體中的化學成分相仿。用別的話說：一個爲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而鬥爭的布爾什維克，或許同時也會是一個悖德的人，而一個白衛軍，一個黑色百人團<sup>\*</sup>團員，或許同時，也會是一個非常完善的人。公式：我們的革命，我們的現實，必須要通過了內心，心理學般地用了深入的眼光來把握。他們說，革拉特珂夫

\* 黑色百人團是沙俄時代統治階級壓制革命運動的恐怖組織。專事刺探革命行動與屠殺革命份子。它的名稱是由哥薩克村制度的「百人組」得來的。——譯者註。

的作品被剝奪了這種藝術創作的本特微：他那些典型自身是帶着某種特點的——不是罪惡，就是美德。他是對比地寫的：白的，黑的，正直的人——負罪的人，天使——魔鬼。因此他是染着『浪漫主義』的，他的寫作是擬古典主義的『向上』和全面的誇張主義。作者『沒有撕去假面具』，而相反地給他的主角們戴上了假面具，把他的人物弄得『裝腔作勢』。此外，他是一個『粗野的自然主義者』和『布爾喬亞的頹廢主義者』。這是那試圖開拓普羅文學『大道』的某一些批評家集團所寫的東西的精確的轉載。空洞的、『向上的』冗談。緊閉的作家集團，這時常是階層利益所教唆出來的。不過，我有一個很大的過失：我在論爭的烈微中寫了一篇很壞的短篇小說——心血，其中我愚蠢而激烈地極度強調那『應該是什麼』和『應該是怎樣』的命運。這篇短篇小說，我把它認做是『年青時代的錯誤』，我在下一版的書裏把它刪掉了。這篇短篇小說的發表給自己貽下了許多不必要的糾紛。\*)我對於藝術文學的課題和藝術的方法論等等的觀點，闡明於一九三〇年夏季在文學報上發表的『藝術創作之辯證法的方法論』那篇論文裏。

## 唯物辯證法與藝術

我總認為，藝術，就它的本質、就它自己的社會使命來看，是心理學的。它和科學的區別，是它只和人有關係。人對現實、對外界的複雜關係——這是心理學。當我開始從事文學事業的時候，即在一九二二年（革命以前的時期不算），我就以第一批人物之一的地位，用自己的作品來攻擊宇宙論（Cosmogony），攻擊藝術創作裏的『政治評論式』和據事寫真法。這種情形，那時節有幾個老批評家是注意到的。然而有許多人都正在責我『心理學成分的過度』。火馬，菜圃，以及劇本暴風雨和羣（且不說伊茲

高伊<sup>譯</sup>和深淵)——這都是明明白白的藝術文獻。士敏土——自始至終是心理學的。它裏面心理學的分析被運用到極度。

然而，這裏我得指出關於「客觀主義」的一個要點。在我，「客觀主義」是有着特別限制的意義的：藝術的客觀主義，我是把它當做馬克思、蒲列哈諾夫和列寧賦以黨派性的意義的客觀主義來理解的。普羅文學是不承認、而且也不能承認別種客觀主義的。從這一觀點看來，士敏土和我其餘的一切作品是客觀主義的、寫實主義的作品。再說「寫實主義」。『寫實主義』的概念是絕對的概念，並不是辯證的概念。寫實主義是在各時代被各種社會階級各式各樣地解釋着的。布爾喬亞的批評特別熱烈地堅持着把這概念解釋做「絕對的客觀主義」，這意思就是說，藝術應該是「中立的」。這是生活的淡漠的觀望者，「善惡平等，不知憐惜和憤懣」，「無論在他那高貴的身上或眼裏，都看不出他的隱秘的心思」。作為「永恒不變的」概念的那種寫實主義否定了我們布爾什維克(列寧)理解中的任何的革命理想，否定了「給自身的局限性的生活所否定」的那種辯證法的意義，否定了創造那「可能喚起未來的神奇形象的文字」(黑格爾)之任何可能性。辯證論者的藝術家，對於這種把「寫實主義」機械地理解的概念是加以否定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個人不能。接受這以前提出過，而且，好像到現在還繼續給普羅作家的某種陰謀所支持的「寫實主義」的片面的定義。這是毋庸置辯的，應該照「實際所有的東西和實際所有的那樣」來寫。但這樣還不能算數。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藝術的任務不僅是要表現出什麼是實際所有的，而且還要表現出什麼是實際應該有的和怎樣是實際應該有的，這就是說，藝術應該表現現實

以上括弧中的一段爲瓦薩先生的譯文中所無——譯者註。

譯者註。意爲無大公爵承繼權的俄羅斯公爵。

於它的進展的運動與發展之中。這也就是藝術創作的黨派性。一般說來，所有這些陳腐的概念——「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自然主義」等等——應該把它們不是廢棄掉，就是澈底地重新加以檢討，否則我們要給它們攪得走頭無路，徒然地揣摩效尤，陷入頹廢哲學的泥沼裏而不能自拔的。抓住了馬克思主義文獻裏那些陳舊的死了概念，把它添加到普羅文學裏來——這完全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無論是「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每一種傾向，每一種學派，都不過是有一定的社會關係的表現，所以也是社會意識的一定方式的表現。

要不要發明一個什麼新的術語來解釋我們這時代——社會主義的建設時代——的藝術呢？我想，性急是不必的，因為唯物辯證法在這種地方和過去的哲學體系不同，它不需要在這個或那個「外間的價值」上形式地釘上些機械的牌號。辯證法的唯物論——無論把它作為方法論，或把它作為世界觀，也就是把它作為哲學體系，——在無論哪一點上，甚至在術語上，是不容許有折衷主義的。

當寫士敏土以及以後的一切中篇小說時。我也是這樣看法的。到現在，在我的藝術的見地裏還沒有發生過任何的更動和轉變。我仍以爲，普羅文學的藝術作品的高下深淺的程度，是要看我們這時代的辯證法在藝術形象裏可以找到多少的真實的表現來決定，這就是說，要看當前的緊急的基本問題、階級的趨勢、普羅列達利亞對於「改變世界」改變人性的鬥爭與理想，在形象中表現得怎樣廣大，有力，明晰。關於這一點，就得提出典型的課題來了。藝術作品的主角的重要性，它對於我們的歷史的「活力」，這都要決定於它對於我們這時代的最大的典型性，也就是要決定於主角所代表的社會層的最大特性的綜合力量。

## 風格與內容

指導我寫作士敏土的就是這種種的考慮。在把我的角色典型化的時候，我竭力把它們「雕塑」、我想使它們「不融蝕而消逝」，使它們的音容常在，使它們永久深印於讀者的想像中，讀者能在它們身上感到他自己的影子而不安起來。這必須要使那些主角具有持久不衰的吸引力。在這小說裏有提到社會問題的時分，我也注意到這一點：我必須努力獲取一種藝術的效果，以便形像的文字可以輕易而有力地轉化成社會學的文字。法朗士\*曾經在什麼地方表示過一種意思，他說，藝術作品在它四周激起的論爭愈猛烈，那末它也就愈加堅強有力了。而士敏土好像在這種情形下，會演過一個不小的角色。在它身上提出的問題至今還是我們活潑潑的，因為這是這時代的問題。這並非由於這小說的情節是從新經濟政策的初期採取來的，而是由於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在新經濟政策的初期已經提出了。現在我們密切地接近了這些問題：我們體驗它們，解決它們，我們還將在它們的辯證法的發展上去體驗它們，解決它們。這是什麼呢？這是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家庭、戀愛和新的世態的問題，這是普羅列達利亞專政時代的知識份子（當然是各式各樣的知識份子）的問題，改造人類的問題等等。這不正說明了士敏土的廣大的普遍性，正說明了它為什麼能有機地深入到不懂我國的、而是全世界各國的、普羅列達利亞羣衆裏去（它被譯成世界上許多種語言）嗎？

現在來談一點關於這小說裏所描寫的那些事件。它們在本質上都是歷史一般可靠的。我是積極參與

\* A. France (1844-1924) · 法國作家兼批評家。——譯者註。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間諾伏洛西斯克普羅列達利亞所經歷的一切急變的人。不過，這些確實的事蹟當然是被藝術地改動了的，所以研究黑海革命史的史家將爲作者的「自由」所窘了。這是很明白的：我所寫的不是歷史的詩篇，而是社會學的和心理學的詩篇。

我現在剩下來要講的是士敏土的風格的特徵。對於這一點也有過許多誤解和爭論。有些人認爲，這小說的風格是完整的，新穎的，獨立的；又有些人認爲，它是誇張的，它裏面有許多頹廢主義，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的氣息；第三批人認爲，它是樸素的，突擊的，「人民的」，動人的，神似普羅列達利亞的勞動和鬥爭的；第四批人認爲，它是龐雜的，虛飾的，難於理解的，認爲它是毀壞了「古典主義」文學習慣的觀點的……等等。風格是被看作內容與形式之諧和一致的，被看作思想與其形象表現之間的適當聯繫的，被看作表現思想情感之一定的風度、特性與方法的——藝術作品的風格，由我看來，乃是永久在藝術家心底緊張着的震響着的階級和黨派的「弦」。作品的內容決定它的形式，在內容與形式之間，始終應當有一種辯證的統一。在寫士敏土的過程中（我一切的作品都是這樣），我對自己特別督促着去找這種統一。工作的熱忱，布爾什維克的目的性，階級鬥爭的緊張與力量，這都賦予我以創造適當而有聯繫的形象的必然性。我把單獨的各章，整部的結構，重寫和改作了許多次。抹去了個別的油彩，塗上了新的，——我是在找取那需要的色彩。隱喻與詞藻，用字造句，都經過了長久的修飾和改善。這種工作差不多直到一九二八年止，每逢這書再版的時候，總得重複一次。我要使這部小說的整體發出一支諧和而有力的交響曲。在我，重要的是要使各人都用自己的語言說話，如他的性格所特具的那樣地行動和感覺，要使性情的描寫有機地和人物的內心化成整體，像人物的心理的抒情的變奏曲似地響着，要使每一個字說得不落空，表達出思想和情感的最高點，並且要和別的東西緊接地融合在一起，彷彿一件精緻地用木鑲嵌而成的物品。我沒有問過自己：譬如說，托爾斯泰或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基或高爾基，

他們是怎樣的逐字逐句的表現這個的。這個問題，我的頭腦裏未曾有過；若是果真有的話，我也把它當作一個不需要的，甚至把它當作一個有害的問題丟開了，因為否則我不可避免地要變得依賴模型，我要剝奪我自己的創作的自由了。承繼藝術是在於堅決地克服先前的那些風格，也就是在於創造那時代、那作品的意識內容和客觀現實的辯證法所特有的自己的風格。整個問題在這一點：應該怎樣用我們的藝術手段來表現我們的整個生活。這種藝術手段是變形於我們社會意識的反題之中的貯積的藝術修養的經驗。困難並不在於利用舊的藝術方法（沒有什麼比模擬更容易的了），而在於創造自己的藝術方法，在藝術思想史中去證實一個新的美學的階段。現在關於藝術方法的討論，說也說得很多，寫也寫得很多，但是什麼也沒有肯定說出來。儘是這樣循規蹈矩的斟酌，是什麼也說不出的，無論你裝出一副嚴正博學的神氣，在這種情形下，也是什麼也做不成的，——不擯斥摹擬與模仿（「普羅列達利亞的托爾斯泰」，「蘇維埃的陀思妥夫斯基」等），不鄭重考慮他們自己的保守主義和機械的見地，是什麼也說不成的。風格——這就是意識形態，把過去時代的方法和傳統移植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來，這至少是「非辯證的」。需要風格的革命和檢討的藝術方法的無情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而我們却還有着「古典的崇拜」，盲目地迷戀着屍骸。我們還不僅蠱惑於那些前人的名字，而且還蠱惑於那活的，雖然在我們的時代看來，已經平靜地死去了的「古典作家」的名字。無論我們怎麼對待、譬如說、馬耶考夫斯基，他對我們總比任何古典作家來得更寶貴更親切，因為馬耶考夫斯基懷有偉大的革命的勇氣去破除偶像和創造新的形象。新的大膽的風格建築。在這種情形下。斐定\*\*也是很「新鮮的」。

\* V. Mayakovsky (1896—1930)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鼓手。「蘇維埃時代最好的最有才能的詩人」(斯

達林語)。他打破了舊形式的枷鎖，給藝術的最高形式的詩歌以新的革命生命。——譯者註。

在士敏土裏也有過反抗俗流的試圖，想把新的中篇小說的結構表現（這有人注意到，但却把它當作破壞一古典的諧和與「勻淨」的法則來指出的）於一整批突擊的畫面，各式各樣充滿了行動和心理的緊張等的形式之中。平靜地、均勻地、緩緩地把故事傾述出來，這是「古典主義」文學所特有的，是約制於恬靜的、溫飽的、一成不變的生活的，不能移植到上述的藝術課題上去。在風格上，各章各段都互不相同。所以，關於格利關於羣衆勞動，關於同白衛軍的鬥爭，關於黛莎等的這幾章，都是用了與關於克利斯特、關於謝爾介、關於梅荷娃等那幾章不相同的形象手法，在不同的意境之下寫成的。

爲了這一點，甚至這部小說的文字也需要有某種的特點。

我有一篇短篇的「農民」小說深淵。它是用了平靜的、哀感悱惻的筆調寫的，用的是「蒲青」的「作風」。那兒筆調是和田園的主題完全同調的。這種筆調同火馬車那種民謠式的筆調絕對相反。我能不能也把那種筆調運用到士敏土裏去呢？當然不能。我很熟悉藝術文字的歷史：我流覽過「古典主義的學派」，流覽過從契訶夫到別萊衣，以來各種藝術傾向的學派。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的藝術傾向更——這也就是我的修養史。不應該摹擬，而應該獨立自主地，照自己的意思來利用這種藝術遺產。化

\* \* \* K. Kholm (1891) — 蘇聯作家，「緩拉比翁弟兄」之一，參加過實際的革命工作，他的作品洋溢著抒情的氣味，富於極高超的文藝技巧，作風纖細優美，色彩美麗明朗。——譯者註。

\* \* \* Bunin (1870) — 俄國作家，作品充滿著綺麗而傷感的情調，革命後亡命國外，一直沒有什麼出色的「作品」。——譯者註。

\* \* \* Alchikh (1891) — 俄國詩人，兼寫小說與批評，崇尚象徵主義，革命後雖仍留居蘇聯，但「鬱鬱不得志」。——譯者註。

在士敏土上的工作——也就是化在創造新風格上的工作。這種工作的結果引起了論爭。這對於我並不壞，不過，可惜地是這種論爭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對於我，化在士敏土的文字上的工作是一個完整的時代。這種文字是我的，把它拖開來，湊到任何一個「模型」上去是不可能的。這也已經有些意義了。批評家們說是「矯揉造作」，「浮華虛飾」，「艱澀難解」，「浪漫主義的誇張」，「囂張氣盛」等等；而有幾個文學家却給「古典的樸素」的魅力迷住了，他們說它是「虛偽的」，「塗沒了現實」和「沒有撕去假面具」。我不知道，怎麼和從哪兒去為皈依「清高者」「撕去假面具」，不過我知道，士敏土的文字是鬥爭的英雄主義的文字。那兒沒有溫言軟語、吞吐其詞和智識份子的反映。它是粗鹵的，突擊的，剛強的，有着熱情和自信的，辛辣難受而堅硬的，時常意外地在隱喻中顯出大膽，或在字句間顯出過分的濃郁。這不是玩耍，不是放縱，不是「假面具」，而是緊張的、很艱苦的文字工作，爲了這工作，我對讀者的工人羣衆覺得負有很大的責任。

## 我怎樣寫作

我寫得很慢：士敏土，寫了兩年半，這就是說，平均每月我寫不到半頁字。大部分的時間化在斟酌文字的工夫上。時常一個句子，我要改寫好幾次。看來好像意思交代清楚了，畫面活龍活現了，色彩塗得顯明了。不，過了一天，過了一星期，又把它完全勾消了，工作再來開始。你面前有一個命令要實行，普羅列達利亞藝術家的責任就是要在他的創作裏完善地運用一切的藝術手段。藝術家應該站在他這時代的文化水準之上。他不應該是個技術工匠，而應該是個藝術匠人。爲了這一點，必需每天學習，一直學到老死。不學無識的沒有教養的作家是沒有的，而且也是不會有的。草率的東西，拙劣的產品，低下

的文學作品，——這和製造場、工廠、作坊的低劣產品是一樣的。這是不合格的出品。為品質而鬥爭為熟練的幹部而鬥爭，這是我們這時代的基本課題之一，而且這課題是第一個挨到列入我們時代文學運動的日子的順序之中的。不能心急地慌忙地去付印——這是有害的，這會妨礙新作家的成長和學習。從前，作家要下許多年苦工，最後，才能給自己的作品在雜誌上找到一席之地。真的，幹部現在比從前成長得快了（良好的條件），但是，在小組裏，或者在經驗宏富的文藝家直接領導之下「切磋琢磨」，現在也還是需要的。此外，我們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時代，對於作家所要求的，不僅是個人的生活環境，而且是一般的和專門的知識。人情，世態，生活等的知識還顯得太小，也應該知道機器的構造，建造堰堤、斜面几、水力發電機、刨平機等的技術，應該熟悉農業和生物學。這是我國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所畀予的責任，而主人的普羅列達利亞和專政者是應該參與事務的行程的。

這要看藝術作品向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之接近的程度而定。我以為，藝術作品愈能更快地趕上去，和我們時代的速度並駕齊驅，那末它的內容也就愈益豐富，它對於典型的課題答復得也愈益完美，它的風格也愈益完善，愈益新穎。必須要做到能把我們時代的人物、世態、生活等的典型特徵概括綜合到極頂的高度，而這一點的達到，不能單靠生活人情的知識，不能單靠天分、而且還要靠專門的文學技巧之最高級的完成。必須要做到文學的典型能具有耐久的「活力」和不屈不撓的素質，要做到它們不僅對現在，而且對將來，具有意義。藝術作品，這是「今日的生活，它，照蒲列哈諾夫的話說，是打破了自己的範圍，越出這些範圍之外去，創造將來的基礎。」假使藝術文學創造的生活僅只是今日的，沒有一「打破」和越出自己的範圍，那樣的文學將永遠落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之後，而普羅列達利亞創作的根本問題也就不會解決了。

# 萌 芽

左拉著·倪明譯

萌芽是左拉的巨著 盧貢，瑪格爾家傳的十三卷，是寫實主義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他的作品被稱為法蘭西風俗與社會的圖畫和歷史。

書中描寫十九世紀初葉法國北部煤礦區的工人，在最初的階級意識覺醒之下，怎樣自發的起而鬪爭而失敗了的慘痛經歷。

在地上是法北地區底優美的風景和自由的空氣，而在地下則是那些黑色動物陰慘的非人的苦役。

爲了要描寫這些黑色的人們，左拉曾在法北和比利時的礦區生活過半年，本書發行後在這些黑色的村落受到普遍的愛戴，幾乎是每人都熟悉萌芽的。

· 光華書店總經售 ·